

潛書

附詩文錄

(清)唐甄著

(清)唐甄著

# 潛書

附詩文錄

中華書局

潘 書

(清)唐 甄 著

吳 澤 民 編 校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北京市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 毫米 1/32·9 3/4 印張·205,000 字

1955 年 12 月第 1 版

1963 年 6 月增訂第 2 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數: 5,001—8,400 定價: (9)1.35 元

統一書號: 2018·36·56.12.瀟型

## 再版編校說明

唐甄原名大陶，字鑄萬，後更名甄，別號圃亭。生於一六三〇年（明崇禎三年），卒於一七〇四年（清康熙四十三年）。他和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顏元等都是清初的大思想家。唐甄在政治思想方面有更突出的表現。他吸取了明末政治腐敗和農民起義的教訓，提出了一系列進步的政治觀點和主張。

他在本書裏對帝王專制統治的殘暴進行了大膽的攻擊，對民生的疾苦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他說：「自秦以來，凡爲帝王者，皆賊也。」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謂之賊乎！」「卒伍殺人，非卒伍殺之，天子實殺之；官吏殺人，非官吏殺之，天子實殺之。殺人者衆手，實天子爲之大手。」（室語）他提出了「抑尊」、「省刑」、「省官」、「達政」、「更幣」、「富民」等改革政治的主張。

他說：「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位在十人之上者，必處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處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處天下之下。……是故殿陛九仞，非尊也；四譯來朝，非榮也。海唯能下，故川澤之水歸之；人君唯能下，故天下之善歸之；是乃所以爲尊也。」（抑尊）又說：「養民之善政，十有八焉：勤農豐穀，土田不荒蕪，爲上善政一。桑肥棉茂，麻苧勃鬱，爲上善政一。……」「上善政六，中善政六，下善政六，凡十八善政，以課縣令。……十八善政皆備，九



年之間，民昔貧而今富，昔好犯而今知禮，治化大行，斯爲上功。」（達政）又說：「財者，國之寶也，民之命也；寶不可竊，命不可攘。」人君能儉，則百官化之，庶民化之；於是官不擾民，民不傷財。人君能儉，則因生以制取，因取以制用；生十取一，取三餘一；於是民不知取，國不知用，可使菽粟如水火，金錢如土壤，而天下大治。」（富民）他在擔任長子縣知縣的短暫時期中，曾試行他的這些主張，在人民中間留有良好印象（參閱王聞遠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

和他在政治方面的改革主張相聯繫，在學術思想方面，他反對宋儒空談心性，不講事功。他說：「性不盡，非聖；功不見，非性。」（有爲）「儒之爲貴者，能定亂，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但取自完，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乎？」（辨儒）唐甄晚年，「宗陽明良知之學」（行略）。他認爲「良知」既要「自修」，又要擴充出去，「達於天下」。他說：「良知，在我者也，非若外物，求之不可得也。」「心體性德，既已自修，天地萬物，何以並治？必措之政事而後達。」「萬物繁育，咸得此生，皆心之所貫，非異事也。」（宗孟）又說：「性統天地，備萬物，不能相天地，不能育萬物，於彼有闕，即己有闕。」是故虛受不可言仁，必道能廣濟，而後仁全於心，達於天下，」（性才）

潛書是唐甄最重要的著作。起初名叫衡書，初刻祇十三篇，署名唐大陶。後來逐漸增加到九十七篇，並改名潛書，署名唐甄。因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誤認爲兩個人的著作。十三篇的衡書刻本我們沒有見過，潛書的刻本找到了三種。一種是唐甄的女婿王聞遠的原刻本，另外兩種——一八八三年李氏刻本和一九〇五年鄧氏刻本——是翻刻本。鄧刻本錯誤很多。我們拿原刻本和李刻本參校，

給分了段，加上標點，又改正了一些顯著的錯字，於一九五五年初次印行。

這次再版，增加了一些內容。唐甄的著作，除潛書外，還有春秋述傳、毛詩傳箋合義和詩文集、日記等，沒有見到，可能都已散佚。西北大學李之勤同志從其他書裏搜集到了一部分唐甄的詩文，並附上唐甄父親唐階的十一首詩，交給我們。數量雖然不多，却也彌足珍貴。因不適宜單獨成書，特錄附潛書之後。其中有些錯字，我們作了校改。另外，李之勤同志還搜集了一些有關唐甄及其先世的傳記資料，和一些介紹與評價唐甄著作的文章，如序跋、提要等。其中一部分是過去研究者不常見到的。他又根據這些資料對唐甄生平事迹作了考證和研究，寫成唐甄事迹叢考。這些資料和考證，對讀者研究唐甄思想有幫助，現列為本書的附錄。謹在這裏向李之勤同志致謝。

唐甄的女婿王聞遠刻印潛書時，曾寫了一篇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附在後面。現在我們把它移入了附錄的關於唐甄及其先世的資料項內。

一九六二年九月

余校試雲間，焚膏稍暇，緬想二陸之文章，迄於啓禎之季，陳夏諸公，振興風雅，執牛耳於壇坫之上，裴徊者久之。

華亭王生聞遠，持所刻潛書來謁，謂爲唐君鑄萬所誤。且謂唐君蜀人，舉孝廉，爲長子令，寄籍吳下，隱居著書。寧都魏叔子見之，稱爲漢唐以來所未有；宣城梅定九亦以爲周秦而後僅見之作。余聞其言異之，披閱既訖，不禁掩卷而歎也。

當周之末，諸子各以其意爲書。莊周爲漆園吏，著述十餘萬言，沈洋自恣以適己，自序以爲萬言十九。太史公作傳，謂王公大人不能器之，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荀卿爲蘭陵令，既廢，謂莊周等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要其大旨，以仁義爲僞，以人性爲惡。剽竊聖人之餘論，發爲近似亂真之辭，以蛆蠹孟子之道，而求異於人人。後世荀孟並稱，豈不甚哉！

漢成哀間，蜀人揚雄以詞賦爲雕蟲小技，悔其少作，發憤著書，好以艱深之語文淺易之言。當時桓譚憂其覆瓿，張伯松比之鼠坻牛場，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祗糞棄之於道。唐韓子篤好其文，宋司馬溫公至作潛虛以擬之，或且儕諸荀卿，惟蘇長公極詆其陋。

善乎有明方正學之言也！曰：「卿才高而果於大言，子雲才劣而篤於好古，其未聞道則一也。」然則士不聞道，雖作爲文章以冀必傳於後，而求免於君子之譏，豈可得哉！

唐君之書，分爲上下篇。其論心性，則尊崇孟子而及陸子靜王陽明；夫先立乎其大與致良知，

皆孟子之學。其言政治，則以返樸崇儉，棉桑樹牧富民爲先，視蘭陵之果於大言，穿蠹聖人之道者大異。至於比物類情，或空語無事實，或俚談近事，皆供驅遣，率有得於漆園寓言。其文馳騁反復，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又如淮陰將兵，多多益善。本其自得於心者，暢所欲言，無艱難勞苦之態，而與道大適。殆必傳於後無疑，而不憂其覆瓿且棄於路也。

昔李漢序昌黎集，比於武事摧陷廓清之功，當時歎其篤論。李蓋韓之女夫而及其門者也；王生壻於唐，不自言，乃徵引一時能言者以表章唐氏之遺書，其亦有漢之心也夫！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季秋，江南督學使者韓城張廷樞序。

古之立言垂世者，必有卓絕之識，深沈之思，蘊積於中，多不可制，吐而爲辭，風發泉湧。若先秦諸子之書，醇駁不同，奇正不一，要皆獨抒己見，無所蹈襲，故能歷千載而不磨。唐宋以還，乃有勦說雷同之弊。近代文人如林，而胸有獨見者甚寡，大都依傍前人，掇拾衆說，稍藻繪之以爲文。每有徑尺之集，按之枵然無所有者。文之弊極矣！

唐鑄萬先生，賦資英果，制行高潔，舉於鄉，一爲令，即罷歸，盡發百家之書而讀之，考古證今，求其成敗得失之故，洞然心胸。晚而學道，奮以聖賢爲歸，默證潛修，多所自得。不爲應酬之文，意所欲言則言之。每一篇出，人爭傳寫。

余未深交先生。先生沒後，其婿王生出潛書一編，屬余爲序。讀而歎曰：此非今人之文也！今人惟無立言之本，故專求工於枝葉，此則直披胸懷，不假細削，而氣充詞達，高下咸宜。論學術則尊孟宗王，貴心得，賤口耳，痛排俗學之陋；論治道則崇儉尙樸，損勢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親如一家，乃可爲治；皆人所不及見，不敢言者，先生獨灼見而昌言之。資之深，故信之篤；蓄之厚，故發之果。其文高處，閎肆如莊周，峭勁如韓非，條達如賈誼。漢後無子，間有倣作，萎蕙不逮。斯編遠追古人，貌離而神合，不名潛書，直名唐子可矣。

先生蜀人，父亨子，曾宰吾邑，有賢聲，遭亂轉側兵間，齋志以沒，家族燬於賊。先生僑居吳中，酷貧無子，遺文將就湮滅，賴有佳婿袁集梓行，其可幸也夫，其可慨也夫！

舊史氏松陵潘未撰。

# 目錄

再版編校說明	一
張序	四
潘序	六

## 潛書

### 上篇上

辨儒	一
尊孟	五
宗孟	七
法王	九
虛受	一一
知行	一三
性才	一五

性功	一九
自明	二三
充原	二五
居心	二六
除疾	二九
病獲	三〇
悅入	三一
恆悅	三四
七十	三六
無助	三八
思憤	三九
敬修	四一
講學	四三
勸學	四五

上篇下

取善……………四  
 有爲……………五  
 良功……………五  
 格定……………五  
 去名……………六  
 五經……………六  
 非文……………六  
 知言……………六  
 鮮君……………六  
 抑尊……………六  
 得師……………六  
 太子……………七  
 備孝……………七  
 明悌……………七

內倫……………七  
 夫婦……………六  
 居室……………七  
 誨子……………八  
 善施……………八  
 交實……………八  
 食難……………八  
 守賤……………八  
 獨樂……………八  
 養重……………九  
 居山……………九  
 貞隱……………九  
 大命……………九  
 破祟……………九  
 博觀……………九

下篇上

尚治	.....	一〇一
富民	.....	一〇五
明鑒	.....	一〇八
考功	.....	一〇九
爲政	.....	一一三
存言	.....	一一三
權實	.....	一一五
格君	.....	一二九
任相	.....	一三三
善功	.....	一三四
遠諫	.....	一三五
卿牧	.....	一三六
善任	.....	一三三
省官	.....	一三五

下篇下

制祿	.....	一三七
達政	.....	一三九
更幣	.....	一四〇
匪更	.....	一四二
用賢	.....	一四四
六善	.....	一四六
恤孤	.....	一四八
善遊	.....	一四九
主進	.....	一五一
柅政	.....	一五四
惰貧	.....	一五七
教蠶	.....	一五七
省刑	.....	一五六
名稱	.....	一六〇



除黨	.....	一六一
賤奴	.....	一六一
醜奴	.....	一六一
去奴	.....	一六七
恥奴	.....	一七〇
女御	.....	一七〇
吳弊	.....	一七一
全學	.....	一七三
五形	.....	一七七
審知	.....	一八一
兩權	.....	一八四
受任	.....	一八八
利才	.....	一九〇
仁師	.....	一九三
室語	.....	一九六
止殺	.....	一九九

厚本	.....	二〇〇
有歸	.....	二〇一
潛存	.....	二〇四

唐甄詩文錄

詩

嶽陽	.....	二〇七
後寫懷	.....	二〇七
今夕	.....	二〇七
王秋山絹作蔡文姬歸漢圖	.....	二〇八
鐵門行	.....	二〇八
清明上河圖	.....	二〇八
半塘紅行	.....	二〇九
丹青引	.....	二一〇

廣武山看月……………三〇

新泰縣南午食……………三〇

高唐州北四十里阻雨……………三一

澠池道中懷高霖公……………三一

都下遇王子奇至自漢陽……………三一

湖濱……………三一

柳下傷秋……………三二

遇越國公胄子胡星卿年八十……………三二

有三過其竹屋賦贈……………三二

景州與福寺立秋……………三二

興化縣城上登覽……………三二

謙集作……………三三

薄命詞……………三三

文

唐階泰墓表……………三三

奉送可師誼兄出塞省親序……………三五

海氏廟記……………二七

徐華國傳……………二八

附 唐階泰詩鈔

客中行……………三〇

舟中寫懷……………三〇

偶作……………三一

中秋家宴……………三一

晨興……………三一

元日村中……………三一

蘇州僦居不得有感……………三一

霜降……………三一

偶作……………三一

病足……………三一

飲楊怒飛小閣……………三一

附錄

關於唐甄及其先世的資料

唐鑄萬傳……………楊賓三四

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一十五則……………王開遠三五

清史列傳唐甄傳……………三九

地方志及其他文獻中唐甄小

傳選錄七則……………三〇

附：

外甥唐大陶至……………姚淑仲三三

亡友——唐鑄萬……………楊賓三三

送唐鑄萬移家金陵二十韻……………朱鶴齡三三

唐階泰墓表見本書頁二二三……………唐甄

地方志及其他文獻中唐階泰

小傳選錄四則……………三四

唐棣之墓誌……………黃道周三五

唐自彩傳唐階濬傳附……………李長祥三七

唐自綵傳……………溫睿臨三九

臨安死事傳……………屈大均四〇

前侍郎達州李公研齋行狀……………全祖望四一

冉麟傳……………李長祥四四

關於唐甄著作的介紹與評論

唐鑄萬潛書序……………楊賓四六

唐鑄萬文集序……………楊賓四七

書唐鑄萬潛書後……………王源四八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衡書提要……………四九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潛書提要……………五〇

李慈銘論唐甄潛書……………五一

唐甄事迹叢考

前言……………三五

姓名及改名	二五三
籍貫	二五七
先世	二五六
爲長子知縣的時間	二六九
家庭經濟情況的變化	二七五
卒年	二八一
遺著要旨和潛書的刻印	二八三
事迹簡表	二八九

# 潛書

夔州唐甄鑄萬著  
華亭甥王聞遠編

## 上篇上

### 辨儒

佛者大瓠過唐子之門而入問焉。唐子喜，炊麥食之，而與之言終日。

大瓠曰：「子，天下之明辨之士也，然而未學道也。」唐子曰：「學道何如？」曰：「儒者，世之宗也；身者，人之表也；心者，事之本也。君子欲易世，必立其宗；欲正人，必端其表；欲善人，必務其本。諷誦三詩，定卦，索象，秉禮，道書，合春秋之邪正，皆所以閱身也，皆所以養心也；審人倫之則，探性命之微，根於誠信之地，而往來仁義之塗，堯舜雖遠，趨焉如躡其跡也，立焉如合其影也。若斯之人，生爲生民之師，死配先師之饗，法言矩行，流於無窮，豈非有道君子哉！此古之人所以日夜孳孳，至於老死不倦也。」

唐子曰：「子之言信美矣；雖然，聖賢之言，因時而變，所以救其失也；不模古而行，所以致其真也。昔者先師既沒，羣言乖裂。自宋以來，聖言大興，乃從事端於昔，樹功則無聞焉。不此之辨，則子之美言，猶爲虛言也夫！」大瓠曰：「自宋及明，聖言大興，百家盡滅，不誤於異聞；大

賢先生，高世可法，功爲不少矣；而子獨以爲無功者，是何說也？」

曰：「吾聞魯哀公之時，齊人大興師伐魯；季孫立於朝，屬諸大夫謀帥焉。諸大夫皆曰：『冉求可使也。』於是季孫舉以爲將，與齊人戰。冉求不能將，魯師大敗，喪其戎車三百乘，甲士五千人。季孫欲誅冉求，冉求懼而奔楚。已而田常欲伐魯，子貢請出救魯。仲尼止之曰：『吾道奚爲此也！』子貢不聽，往說吳晉之君，困齊以存魯。吳晉之君弗信也，而反私於田常。田常大怒，以子貢來誅。師薄於門，魯之君臣繫頸請降，獻三邑以解伐，而後田常乃釋之。當是之時也，魯幾亡。」大瓠驚曰：「吾於書傳未聞此也，子於何而聞之也？」

唐子曰：「更有於此：昔者宋國日蹙，竄於吳越，其後諸儒繼起，以正心誠意之學匡其君，變其俗。金人畏之，不敢南侵。於是往征之，不戮一士，不傷一卒，不廢一矢，不刺一矛。宋人卷甲而趨，金人倒戈而走。遂北取幽州，西定西夏，東西拓地數千里，加其先帝之境七十三焉。子聞之乎？」於是大瓠乃大笑曰：「甚矣子之爲戲也！」

唐子曰：「非戲也，請爲子正言之可也：求賜之學多疾，宜若無功者；諸儒之學，如錫百火，可爲百世師，宜若有功者。然而得失相反，功業相遠也！吾嘗官於長子矣：聞上黨之參，天下之良藥也；命醫獻之，其形槁然而長，其色堊然而白，曰：『是物之生，其變也久矣，食之雖亦有補，而不能起羸弱之疾。』異哉！一山谷，一根葉，一雨露，昔爲良藥，今非美草。古之儒，昔之上黨之參也；後之儒，今之上黨之參也。」

大瓠曰：「吾聞儒者不計功。」曰：「非也。儒之爲貴者，能定亂，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則舜不必服有苗，湯不必定夏，文武不必定商，禹不必平水土，棄不必豐穀，益不必辟原隰，皋陶不必理兵刑，龍不必懷賓客遠人，呂望不必奇謀，仲尼不必興周，子輿不必王齊，荀况不必言兵。是諸聖賢者，但取自完，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乎？子曰『心者事之本也』，請爲貴本之譬：彼樹木者，厚壅其根，旦暮灌之，旬候糞之。其不憚勤勞者，爲其華之可悅也，爲其實之可食也。使樹矣不華，華矣不實，奚貴無用之根，不如掘其根而場之。惟心亦然。事不成，功不立，又奚貴無用之心，不如委其心而放之。木之有根，無長不實；人之有心，無運不成。若今之爲學，將使剛者韋弱，通者圍拘，忠信者膠固，篤厚者痹滯，簡直者絲棼。天實生才，學則敗之矣。」

大瓠，儒者也，好學多聞，善爲楚騷之辭，其父不得其死，適於佛以免難者也。他日，唐子往見焉，欲有所言，使權之也，乃大瓠則病且死矣。

正心誠意，學之本也。古之人正心誠意，則爲聖人；後之人正心誠意，則爲拘儒。治心之道，曰毋利而思義，毋詐而主誠。義則一義，誠則一誠。誠一也，然有分焉。毋以義與利辨，以義與義辨；毋以誠與詐辨，以誠與誠辨。雞卵素，雉卵文，此易辨也。雞卵與雞卵則無辨；其方伏之時，視之無象，揣之無形，豈有雌雄之分哉！然雌雄則已異矣。伏雄者爲聖人，伏雌者爲鄙儒。有宋襄之義，有文王之義；有尾生之信，有季路之信；奚必戰於泓而後爲襄公，戰於崇而後爲文王哉！其終日默坐，終日事事，終日讀書，思之所注，心之所存，宋襄文王之分已種於中矣。未有伏雄成

雌，伏雌成雄者也。

心之動也，有愛惡是非之用，有忠信仁義之道。有用之信必不愚，有用之仁必不懦，有用之義必不固。別若黑白，人未之知，己自知之。陽者伏於窮亥，萌於微子，是震雷澍雨之根也。信者不欺僕妾，不欺童稚，是馴暴服蠻之根也；仁者不忍庖廚，不傷蟄宿，是澤覆四海之根也；義者不貪利，不蔽愛，不徇惡，是誅暴亂定天下之根也。君子既得其根，又善其養也。善養則根生，不善養則根腐。

丹溪者，昔之良醫也；治不得前洩者，助其陰，餌以黃蘗，知母，烏知其用桂三分也！心，靈物也；不用則常存，小用之則小成，大用之則大成，變用之則至神。不可使如止水，水止則不清；不可使如凝膠，膠凝則不并。

昔者蜀之蔣里有善人焉，善善而惡惡，誠信而不欺人，鄉人皆服之。有富者不取券而與之千金，賈於陝洛，以其處鄉里者處人，人皆不悅。三年，盡亡其貲而反。斯人也，豈不誠善哉！爲善而亡人之千金。何則？水止而膠凝，無桂以道之也，此所謂不出鄉里之善也。

昔者陽明子方少，有後母而數行不善也，陽明子憂之。女巫來，陽明子使告其母曰：「今者有神與我言，毋毋爲不善！爲善降之福，爲不善降之禍。」於是遽改其行，一朝而爲賢母焉。是謂以狙待親，君子病之。乃他日用是道也，以奇用兵，而成禽寧定瀾之功，治心之用，於斯可見矣。



## 尊孟

固哉程頤！孟子曰：「我，聖人也；」而頤也以爲非聖人也。

古人多實，今人多妄；是故古人自知，今人不自知。子路之才千乘，冉求之才七十，其自許者，仲尼亦許之。昔者公孫丑問於孟子曰：「夫子其聖矣乎？」孟子曰：「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不自謂不聖，而謝之以孔子所不居也，蓋亦不敢自居焉云爾。丑未之達也，曰：「然則夫子安於顏淵矣乎？」曰：「姑舍是。」夫道之進也，舍其過迹；階之升也，舍其過級；舍之者，過之也。過乎顏淵，是何人也？

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烏知其見麟則伏也！麟，善獸也，可以手挽其角而指數其牙。人之視之，謂是虎之肉也；而不知其能伏焉者，麟虎未相遇也。聖人，麟也；奸雄，虎也。世無聖人，或有聖人而不用，是以奸雄無所於伏而霸天下。

昔者孟子子之世，天下強國七。秦孝公發憤於西陲，布恩惠，振孤寡，招戰士，明賞功，西斬戎王，南破強楚，虎視六國，狙以濟之。六國之人，君臣危懼，異謀並進，西向以待秦。燕昭王篤於用賢，韓昭侯明於治國，趙武靈王以騎射雄北邊。蘇代陳軫之屬，奇計莫測；白起趙奢樂毅之屬，神於用兵，所向無敵。當是之時，人皆習兵而熟戰，以甲冑爲衽席，以行陣爲博奕。智謀之士，率而用之，張軍百萬，轉戰千里，伏尸滿野，血流漂鹵。七雄並角，其勢不能相下。論者審當時之

勢，以爲雖太公復生，不易定也。乃孟子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王之者，必使秦孝燕昭，趙武靈之屬，籍其土地人民之數，稽首爲臣，誅賞惟命；白起趙奢蘇代陳軫之屬，杜口而不能謀，投戈而不敢校；化狙爲良，柔雄爲雌，而後天下可定，齊可王也。嗚呼，豈不神哉！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天下莫強於仁。有行仁而無功者，未充乎仁之量也。水能載舟者也；其不能載舟者，水淺也。仁能服人者也；其不能服人者，仁小也。仁之大者，無強不順，無詐不附。謂仁勝天下，鄙人皆笑之。夫愚者見形，智者見心。禮揖不格刃，儒服不禦矢，形也。刃不我刺，反爲我操；矢不我傷，反爲我發；心也。

戰國致形，聖人致心。何以見其然也？天下有心至而身不能至者四輩：孺子在幼，婦人在內，黎民在土，三軍之士在將。此四者，恃以爲國者也；然心至而身不能至者也。賢才者，四者之舟車也；去之，則四者皆去而國亡；歸之，則四者皆歸而國興。

是故聖人之得人心，自賢才始。請於一室之中設爲兩國之形：相彼之國，君疑臣猜，征煩法峻，老幼飢寒，夫妻離散。相此之國，君明臣忠，上下和易，老幼飽煖，養生送死無憾。彼白起趙奢蘇代陳軫之屬，其從彼國乎，其從此國乎？彼數子者，亦欲得君就功，置田宅以遺子孫耳，豈樂處不測之朝，取難保之富貴哉！其來歸恐後，無疑矣。賢才既歸，彼秦孝燕昭趙武靈之屬，斷臂折翼，不能自立。叛則爲禽，歸則爲侯，豈待計哉！「反手」之言誠然也。

孟子之道，在養氣而不動心。今夫足之所履，衡不及二寸，縱不及七寸；二寸七寸之外，皆餘地也。彼度山之梁，廣若二三尺，豈不能措足哉！然下臨千仞不測之淵，使怯者過之，則驚眩而欲墜。非足弱也，心不持足也。冶人致風之器，南方以櫝，北方以橐。挈其橐而鼓之，則風勁火烈，鎔五金，鑄百器，橐之利用大矣。若有容錐之隙，則抑之中虛，鼓之無風，而器不成。非橐之不足用也，氣不充橐也。心不持足，則不能歷險；氣不充橐，則不能成器。任天下之重亦然。氣大則心定，心定則才足，固歷險成功之道也。

## 宗孟

性具天地萬物，人莫不知焉，人莫不言焉；然必真見天地萬物在我性中，必真能以性合於天地萬物，如元首手趾，皆如我所欲至。夫如是，乃謂之能盡性也。

繁辭中庸，廣大精微，入而求之，雖有其方，難得其樞。性本在我，終日言性，而卒不識性之所在，於是求性者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性非他，仁義禮智是也。」於是求性者乃有所據焉。

仁能濟天下，以堯舜爲準；義能制天下，以湯文爲準；禮能範天下，以周公爲準；智能周天下，以五聖人爲準。必若五聖人，而後四德乃全。

守隅而不能徧，具體而不能充，雖有前言往行，遵而行之，皆爲襲取，終非我有，而卒不能全

其德，於是爲仁義禮智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仁義禮智非他，人心是也。天下豈有無心之人哉！四德我所自有，非由外鑠。」於是爲仁義禮智者乃知所從焉。

心之爲物，顯而至隱，微而至大。聖人之於四德也，神化無窮；衆人之於四德也，致遠則泥。寂寂焉主靜不動，屹屹焉屏慾如賊；外專而內紛，外純而內雜，真僞莫辨，而卒不知心之所在，於是求心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人生所同有者，良知也；孩提知愛親，稍長知敬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人皆有是心也。推此四端以求四德，毋違，毋作，因其自然，具備無缺。」於是求心者乃知所從焉。

良知，在我者也，非若外物，求之不可得也。而不能致者，非不用力也；雜以嗜好，拘於禮義，雖爲我所故有，如觀景模形，明見其爲良而卒不得有其良，於是致良知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造道之方無他，貴其自得之也。父之所得，不可以爲子之得；師之所得，不可以爲徒之得。疾病在己，飢渴在己，爲治，爲療，宜飲，宜食，我自知之，未可專恃講習也。」於是求致良知者乃知所從焉。

心體性德，既已自修；天地萬物，何以並治？必措之政事而後達。昔者堯舜治天下，風之則動，教之則率，不賞而勸，不刑而革。後世風之而多頑，教之而多犯，賞之罰之而不以爲懲勸，於是爲政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堯舜之治無他，耕耨是也，桑蠶是也，雞豚狗彘是也。百姓既足，不思犯亂，而後風教可施，賞罰可行。」於是求治者乃知所從焉。

學由自得，則得爲真得；良知可致，本心乃見，仁義禮智俱爲實功。直探性體，總攝無外，更無疑誤。措之於天下，人我無隔，如處一室，各遂其惡欲矣。夫陰陽順逆，人氣所感。百姓旣安，滌戾消釋，則地無山崩水溢之變，天無恆暘恆雨之災。萬物繁育，咸得其生，皆心之所貫，非異事也。

堯舜以來，傳道皆以傳心。人莫不知焉，人莫不言焉，而道卒不得明者，何也？以其雖知心而學之不一，求之不專，如天象全見而未執其樞也。陸子靜讀孟子而自得，立其大而小不能奪；陽明子專致良知，而定亂處讒，無所不達。二子者，皆能執其樞者也。學問之道，必得所從入之門；若不得從入之門，誤由外入，不由內出。聖人之道，廣矣，大矣。失其本心，徒觀其形象，如泛大海不見涯涘，其如己之性何哉！其如人之性何哉！其如萬物何哉！其如天地何哉！

## 法王

陽明子有聖人之學，有聖人之才，自孟子而後，無能及之者。

仲尼之教，大端在忠恕。卽心爲忠，卽人可恕，易知易能者也；無智無愚，皆可舉趾而從之。然易實不易。蓋世降日下，古之風也淳，今之風也薄；古之習也淺，今之習也深。是故古人之心，如鏡蒙塵；今人之心，如珠投海。本心旣亡，客心篡入而爲之主。嗜慾內膠，人已外隔。以是心求忠恕，猶登山網魚，入水羅雀也。求忠恕非卽心乎？然而有聞。忠恕爲用，心爲質；無質何用！古

人心在，故求忠而忠，求恕而恕。今人心亡，故求忠而非忠，求恕而非恕。諸儒之言，皆各有得。然使聞其言者，以既亡之心求合其言，始而誤焉，以影爲形；轉而既焉，以假爲真。如以石爲玉，雕琢之工，雖巧雖勤，終爲惡器，非質故也。

陽明子以死力格外物，久而不得，乃不求於外，反求於心。一朝有省，會衆聖人之學，宗孟子之言，而執良知以爲樞。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非教之愛親而然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非督之敬兄而然也；天下之孩提皆同也。充愛親之心而仁無不周，充敬兄之心而義無不宜，則前後之聖人不外是矣。是良知者，乃江漢之源，非積潦之水，豈有竭焉而不達於海者哉！

天之生人，有形卽有心。有耳必聽，有目必視，有鼻必聞，有口必嘗，有手必持，有足必行。聽者心聽之，視者心視之，聞者心聞之，嘗者心嘗之，持者心持之，行者心行之。形全而無缺，則知心全而無缺。堯舜無缺，我亦無缺。是故雖夫婦之戀，是非自見，必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善惡自見，必不以善爲惡，以惡爲善。心知其是，乃背是而甘於非；心知其善，乃背善而從於惡。是豈心之本然哉？利慾蔽之也。泥羿篡國，義心自在；盜跖殺人，仁心自在；卯酉晝晦，日光自在。自良知之說出，使天下之蒙昧其心者，於是求之。如旅夜行，目無所見，不辨東西；雞再號，顧望一方，微有爽色，而知日之出於是也。爽色者，日之見端也；良知者，心之見端也。執此致之，直而無曲，顯而無隱，如行九軌之途，更無他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人皆可以明心也。仲尼以忠恕立教，如闢茅成路；陽明子以良知輔教，如引迷就路。若仲尼復起，必

不易陽明子之言矣。此真聖人之學也。

才成於學。三代以後，多過人之才，皆其生質，不由學問。更事多而識見敏，亦可以定亂，亦可以安邦。其中亦有好學者，但能法言矩行，得聖人之皮毛，心體未徹；如秉燭不能遠照，如汲井不能廣潤。故其所爲，或壹於剛，或壹於柔，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或及於五而遺於十，雖或小康，終非善治。此周公之後所以無相也。

陽明子專致良知，一以貫之，明如日月，涉險履危，四通八關而無礙也。其見於行事者，使人各當其才，慮事各得其宜；慮患難而能全其用，遇小人而不失其正；委蛇自遂，卒保其功。跡其所爲，大類周公。明之有天下也，亦可慨矣！爲君者非悍則昏，爲臣者非迂則黨。傾險之智，接踵於朝；奄人之專，滔天無忌。惜陽明子之不爲相也！若得爲相，人主信任之專，如成王之待周公，必能啓君之昏，化君之悍，散黨驅邪，不張皇而潛消，而天下大治矣。此誠聖人之才也。

### 虛受

陽明子有聖人之學，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德，不可以不察也。謂其無聖人之德者何也？以其小仲尼而自擅爲習兵也。

舜不及堯，禹不及舜，湯武不及禹，堯舜禹湯武不及孔子。見於書也詳矣，見於孔孟子思之言也明矣。而陽明子則反之，曰：「堯舜爲黃金萬兩，孔子爲黃金九千兩。」吾不知其何以衡之，而

決其輕重如此也！若有人焉，獨具神識，觀於泰山，而謂泰山之土輕重於華山者幾斤兩；觀於華山，而謂華山之土輕重於泰山者幾斤兩；人其信之乎？陽明子之衡堯孔，若似於此。

兵者，國之大事。周公曰：「其克詰爾戎兵，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聖人未有不知兵者也。仲尼之所慎者戰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曰「我戰則克」。其謀討陳恆也，能以魯之弱小勝齊之強大。是故冉有曰：「我之用兵，學於仲尼。」且聖無不能，不習無不利也。而陽明子則曰：「對刀殺人之事，非身習不能；孔子謂軍旅未學，亦非謙言。」是何言也，禽一區區小賊，遂以傲仲尼！謂得金九千兩，是仲尼有未足矣；謂未習於兵，是仲尼有不能矣。以仲尼有未足，必有足之者；以仲尼有不能，必有能之者；其傲亦已甚矣，故曰「無聖人之德也」。

學問之道，貴能下人；能下人，孰不樂告之以善！池沼下，故一隅之水歸之；江漢下，故一方之水歸之；海下，故天下之水歸之。自始學以至成聖，皆不外此。昔者郭善甫與其徒良善自楚之越，學於陽明子，途中爭論不已，以其所爭者質之陽明子。陽明子不答所爭，而指所體語之曰：「孟下，乃能盛饘；几下，乃能載孟；樓下，乃能載几；地下，乃能載樓。惟下乃大。」此爲至善之言矣，何彼言之異於此言也！

傲者，人之恆疾；豈惟衆人，聖賢亦懼不免。是故禹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舜之爲聖，盡善矣；禹之爲聖，無間矣。以無間之聖人，進言於盡善之聖人，豈好直言之名而爲是必不然之防哉？蓋必有所深見焉。衆人之傲，在可見之貌；聖賢之傲，在不見之微。意念之間，自足而見其



足，過人而見其過人，是卽傲矣。足而不以爲不足，過人而不以爲不及人，是卽傲矣。是故仲尼答鄙夫之問，而自以爲空空無知；不爲酒困，尤庸人之善事，而自以爲未能。其心如是，是以受攝廣大，造極無上，而與天地準也。仲尼且然，何況吾屬！

吾屬當何如？其爲志也，必至於堯孔而不少讓；其爲心也，視愚夫愚婦之一言一行，有我之所不及者。有而若無，進而若退，而後可以爲學也。師友之言，必期以大者。然人心多傲，得寸爲尺，得尺爲丈。欲進於大，未見其大，先成其傲。有以聖人之言敗德者矣，且有以聖人之言叛道者矣。權衡不精，其害甚大。陽明子，吾之所願學也；乃兢兢於斯者，恐不善擇於其言，徒以長傲，以是自察焉爾。

## 知行

息關蔡子，其父忠襄公嘗夢見陽明子而問道焉。息關因畫爲圖，而以己侍側，請唐子有以發而題之。乃題之曰：

凡求道者，患在道之無從；既知所從矣，患在身之不至。詩曰：「邇洄從之，道阻且長；邇游從之，宛在水中央。」邇而上之而道阻焉，不知所在也；邇而下之而宛在矣，知所在而未能卽也。夫不憚身勞而上下往反，其求道可謂勤矣；而卒之望若見焉，而不能身至其人之側者，是何也？未得所從之道也。斯人也，雖生於魯哀之時，遊於東魯之邦，踵於孔氏之門，猶之乎身不離於戎狄

也。兼葭之言，吾所恥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既見聖，則在聖人之側，異於水中之隔矣。於斯時也，聞聖人之言，見聖人之行，如渠之導水，帆之遇風，無往不利，而若之何其不克由哉！其不克由者何也？未得所由之道也。斯人也，雖入於孔氏之門，從於顏季之列，日觀聖人之貌，猶之未見也；日聞聖人之言，猶之無聞也。君陳之篇，吾所憾也。蓋彼知在水之中央，而不知在身之中央；彼知由於聖之聖，而不知由於心之聖。不自得而求於外，是以在焉而弗在也，由焉而莫由也。

陽明子曰：「良知，是吾師也。是非自明，依而不違，自合於道。」以言乎其人，則陽明子爲忠襄息關之師；以言乎良知，則忠襄卽陽明子，息關卽陽明子，凡行道所見之人皆陽明子。不在言貌，各自得師，夫何宛在興嗟，欲由弗克哉！不知良知者，不知自有寶者也。知良知而不致者，懷其寶而不善用者也。

甄雖不敏，亦願學陽明子而不敢謝不及者，蓋服乎知行合一之教也。知行爲二，雖知猶無知，雖致猶不致。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實功也；雖弱者亦可能焉，雖愚者亦可及焉。何也？善如甘食暖衣，惡如糗食糲衣。知其甘者，知也；知其甘而食之，卽行矣。知其暖者，知也；知其暖而衣之，卽行矣。若知其甘而忍餓不食，以待明日乃食；知其暖而忍寒不衣，以待明日乃衣；天下豈有是哉！糗食糲衣反是。以此譬知行，則合一者，自然之勢也；分而爲二者，自隔之見也。我瞻此圖，一反求於心，不假於外。知之所在，卽行之所在，不移時，無需事，以從息關之後，或庶幾乎！

## 性才

世知性德，不知性才。上與天周，下與地際，中與人物無數，天下莫有大於此者。服勢位所不能服，率政令所不能率，獲智謀所不能獲，天下莫有強於此者。形不爲隔，類不爲異，險不爲阻，天下莫有利於此者。

道惟一性，豈有二名！人人言性，不見性功，故卽性之無不能者別謂爲才。別謂爲才，似有歧見；正以窮天下之理，盡天下之事，莫尙之才，惟此一性。別謂爲才，似有外見；正以窮天下之理，盡天下之事，皆在一性之內，更別無才。

古之能盡性者，我盡仁，必能有天下；我盡義，必能裁天下；我盡禮，必能匡天下；我盡智，必能照天下。四德無功，必其才不充；才不充，必其性未盡。自子輿以後，無能充性之才者，性乃晦；以至於今，有非性之才，有無才之性。非性之才，能小治，不能大治；無才之性，爲小賢，不爲大賢。

聖人道衰，管國申商之倫作，亦能匡世治民；然暴白藏墨，使民形悖情散，齊鄭秦韓終爲亂國。性之爲道，聖不多加，衆不加少，得亦非得，失亦非失，卽非聖之爲，皆由以發。然失其中正，壹於外假；雖出於性，已非本性，不可爲治。譬如穀之精氣，淫爲菽稗，春爲粉粢，味與穀同；雖出於穀，已非正穀。亦可以療飢，不可以恆食，恆則致疾。又如星之戾氣，散爲彗孛，亦爲明體，

亦爲懸象；雖出於星，已非正星。不可以恆明，恆則爲水旱兵革之災。管國爲菽稗，中商爲彗孛，非性之才，所成如是。

自是以後，千有餘歲，世不知性；卽有言者，亦偏而不純。程子朱子作，實能窮性之原，本善以求復，辨私以致一。其於仲尼子與之言，若合符契。此其所得，我則從之；此則我從，人不我得，其若人何！蓋彼能見性，未能盡性。外內一性，外隔於內，何云能盡！

人有性，性有才，如火有明，明有光。著火於燭，置之堂中，四隅上下，無在不徹，皆明所及，非別有所假而爲光。亦有無光之明，如燭滅而著在條香，滿堂賓客無不見其明者。然而明不及衆，衆皆昏亂，不能行作，不知几席所在，不知東西所向，不知門戶所由，人亦何賴於此明！若卽此明取而燎之，何患無光！惟止於香杪，炷而不燎，是以雖明而不及於衆。無才之性，所成如是。性之爲才，故無不周，何以聖人乃能周世，後儒僅能周身？蓋善脩則周，不善脩則不周。

性統天地，備萬物。不能相天地，不能育萬物，於彼有闕，卽己有闕。欲反無闕，必脩其無闕。雞卵無雄者，蜀人謂之寡彈。有媪易十卵，鬻者給以五配五寡；既伏既出，乃知其寡。卵之爲物，無陽亦成。銳前而豐後，白外而黃中，雖有至精者，不能察其孰爲配，孰爲寡。既伏之後，有陽者出爲雛，無陽者敗爲液。卵見渾成，其中闕陽而媪不知；學見渾成，其中闕陽而儒不知。儒者豈不知陰陽，乃其思力惟恐不精，惟恐不一；理沈事滯，固守不生。於是求復亦成剝，求泰亦成否。十月之閒，陽雖存而不用，不能疏土脈，鼓萬物，謂之無陽。人心亦然。心之陽若何？道貴明，

明由於靜；道貴通，通由於明；道貴變，變由於通；道貴廣，廣由於變。發生不窮，是爲心之陽。古之聖人，萬物爲一，功同天地，所施無不合者，皆在於是。

道力雖廣，不於廣徵。雖卽次有推，實具於由靜得明。靜中自足，至明則顯。明非其明，守靜乃塞；靜得其靜，大明乃生。以軸觀靜，以受軸之虛觀明，以行觀通，以御觀變，以至觀廣。軸虛相受，徑不二寸，圓轉無滯。九州之遠，道里交錯，不計其數；造車之始，已攝於徑寸之內。性之爲才，視此勿疑。言性必言才者，性居於虛，不見條理，而條理皆由以出。譬諸天道，生物無數；卽一微草，取其一葉審視之，膚理筋絡，亦復無數。物有條理，乃見天道。堯舜雖聖，豈能端居恭默，無所張施，使天下之匹夫匹婦，一衣一食，皆得各遂！必命禹治水，稷教農，契明倫，皋陶理刑，后變典樂；庶職無曠，庶政無闕，乃可以成功。堯舜之盡性如是。後世之爲政者，心不明，則事不達；事不達，則所見多乖，所行多泥。徒抱空性，終於自廢，何以性爲！誠能反求諸性，盡其本體，其才自見。

性渾無物，中具大同，仁所由出。苟善脩之，物無不同。仁與私反，若能去欲至盡，如匹帛無纖塵之色，是可謂之無欲，不得謂之無私。人知人私而不知天私。天非己獨專以自善，是爲天私，雖天非仁。仁之爲道，內存未見，外行乃見；心知未見，物受乃見；流動滿盈，無閒於宇內，是卽其本體，非僅其發用。氣機不至，萌蘖立見其絕，條榦立見其槁；既絕既槁，仁將安在！是故虛受不可言仁，必道能廣濟，而後仁全於心，達於天下。

性渾無物，中具大順，義所由出。苟善脩之，無行不順。義與固反，無有定方。凡德易識，惟義爲難識。內主易識，外行難識。主以專直，行以變化。心如權，世如衡，權無定所，乃得其平。確守不移，謂之石義；揚號以服人，謂之聲義。二者雖正，不可以馴暴安民。人我一情，本無衆異。一情衆異，猶一繩互縮而爲百結，從中解之，則不可解，引而直之，各自爲解，復爲一繩，豈有不順！於此識義，夫然後義達於天下。

性渾無物，中具大讓，禮所由出。苟善脩之，人無不讓。禮與爭反。古之禮經，後世多不能行，不行不足以病禮。禮之失，非儀文度數之失，乃爭之失。上世以禮息爭，後世以禮遂爭。君子而不爭，則君子不名；道德而不爭，則道德不顯；何況勳勞，何況富貴，何況奸慝！天下大亂，此爲之根；救於其發，其何能救！知禮者不在行讓先，揖讓右，而在心讓賢。尙賢之世，必無眞賢。示賢於人，恥於賈貨；歸賢於己，辱於攘貨。世以賢爲賢，我以不爭爲賢。讓德之外，更以何者爲賢！抑抑雍雍，不習而成風，君子不黨，小人不戎，雖不議禮，而禮自行於天下。

性渾無物，中具大明，智所由出。苟善脩之，物無不通。智之本體，同於日月。自襁褓以長，知識日深，掩蔽日厚。蔽明者非他，卽我之明；蔽聰者非他，卽我之聰。我所以不及舜者，我唯一明，舜有四明；我唯一聰，舜有四聰。是以我測一物而不足，舜照天下而有餘。人之耳目，不大相遠。十里之間，不辨牛馬；五里之間，不聞鼓鐘。誠能法舜以爲智，四海之祝詛，附耳以聲；未至之禍福，承睫以形。所患智之不足者，患在正不勝詭。夫詭明不如小明，小明不如偏明，偏明不如

大明。大明所在，雖身所不歷，事所不習，而智常周於天下。

三德之脩，皆從智入；三德之功，皆從智出。善與不善，雖開於微渺，亦不難辨。但知其不善而去之，知其善而守之，謂爲竟事；以此用智，未得智力。脩德者雖能致精，得於沈潛，其中易膠。智之真體，流盪充盈，受之方則成方，受之圓則成圓；仁得之而貫通，義得之而變化，禮得之而和同；聖以此而能化，賢以此而能大。其誤者，見智自爲一德，不以和諸德。其德旣成，僅能充身華色，不見發用。以智和德，其德乃神。是故三德之脩，皆從智入。人固我同，及其積小至大，積近至遠，則有不同。

世有守一官、治一邑而稱善者，而善治天下者則未之聞。蓋大小不同勢，遠近不同情，豈能縮天地爲三里之城，豈能縮萬物爲三百戶之民！德雖至純，不及遠大，皆智不能道之故。無智以道之，雖法堯舜之仁，不可以廣愛；雖行湯武之義，不可以服暴；雖學周公之禮，不可以率世。有智以道之，雖不折枝之仁，其仁不可勝用；雖不殺梟之義，其義不可勝用；雖不先長之禮，其禮不可勝用。是故三德之功，皆從智出，此爲大機大要。陽氣發生，軸處相受，二喻蓋取諸此。

## 性功

儒有三倫：大德無格，大化無界，是爲上倫，上倫如日；無遇不徵，無方不利，是爲次倫，次倫如月；己獨昭昭，人皆昏昏，其倫爲下，下倫如星。亦有非倫，非倫如螢；螢不可亂星，不必爲

辨。日之上升，天地山河，無有隱象；堂房奧窔，無有隱區；青黃錯雜，無有隱色；上倫如斯。月之上升，九州道塗可見，諸方車馬可行，衆農耒耜可施，鳥獸棲伏可興；次倫如斯。星體非不明，明不外光；光非不照，照不遠及；不能代日，不能助月，物無所賴；不如樹燭可居，不如懸燈可導；下倫如斯。

以象取喻，日月星有異體；以心取喻，日月星惟一明。自照則爲星，及物則爲日月。爲日月之明者，能照一室，卽能照一城；能照一城，卽能照一國；能照一國，卽能照東西南北億萬里。照一室，卽一室之耳目心身遂；照一城，卽一城之耳目心身遂；照一國，卽一國之耳目心身遂；照東西南北億萬里，卽其耳目心身無不遂。爲星之明者，智盡經緯，學窮度數，何讓日月；品絕塵垢，體立峻潔，何讓日月；孰不尊其賢，仰其德！雖賢雖德，無尺寸之光以臨下土，以惠營作飛走之類。

天有三明，人心亦有三明。人心三明，可以爲星，可以爲月，可以爲日。胡乃爲星而不爲月，不爲日？堯舜仲尼爲日，禹文伊周顏淵子輿爲月，後儒爲星。辯者恆謂「聖賢無位，不可校功；仲尼子輿何功？」不智莫甚於此！仲尼爲夜之日，子輿爲晝之月。謂二聖人無功，猶夜處而論日，謂日無光；晝處而論月，謂月無光。謂後儒得位亦有功，猶晝處而論星，謂星亦可照萬方。

今之制度，朝賓之服，必束絲帶。絲帶之長五尺，綴以錦包，綴以佩刀，綴以左右疊巾，繞後結前而垂其穗，斯爲有用之帶。若有愚者，割五尺爲二尺五寸者二，持以鬻於市。圍之不周，結之



不得，綴之不稱，市人必笑而不取。然則雖爲美帶，割之遂不成帶。脩身治天下爲一帶，取脩身割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成脩身。致中和育萬物爲一帶，取致中和割育萬物，不成育萬物，亦不成致中和。克己天下歸仁爲一帶，取克己割天下歸仁，不成天下歸仁，亦不成克己。孝悌忠信制挺撻秦楚爲一帶，取孝悌忠信割制挺撻秦楚，不成制挺撻秦楚，亦不成孝悌忠信。若續所割二尺五寸之帶還爲五尺之帶，可圍，可結，可綴，兩端之稊蕤然，而中有續脊，終不成帶。大道既裂，身自爲身，世自爲世；此不貫於彼，彼不根於此；強合爲一，雖或小康，終不成治。若是者何？身世一氣，如生成之絲；身世一治，如織成之帶；不分彼此，豈可斷續！又譬織帶者引五尺之絲於機上，但成二尺五寸，其二尺五寸不加緯織，仍爲散絲，但結尾端，亦豈成帶！以織所起喻本，以織所止喻末。工專於本，不能使未織之半自然成帶；學專於本，不能使未及之羣生自然成治。若是者何？一形一性，萬形萬性，如一器一水，萬器萬水。器雖有萬，水則爲一；於己必盡，於彼必通。

是故道無二治，又非一治。以性通性，豈有二治；通所難通，豈爲一治！父子相殘，兄弟相讐，夫婦相反，性何以通！天災傷稼，人禍傷財，凍餒離散，不相保守，性何以通！盜賊忽至，破城滅國，屠市燬聚，不得其生，不得其死，性何以通！但賦己性，無救於世，可爲學人，不可爲大人；可爲一職官，不可爲天下官。

天地初開，有道無德，有治無政，清靜淵默，各養其身。黃帝谷神之書，老聃稱述，傳爲道宗。運及堯舜，生人日衆，情慾日開，不能與鳥獸雜處。黃帝所治，不復可治；政教乃起，學問乃

備。使五穀爲食，五行爲用，五教爲序，五兵爲衛，心原身矩，以溉生匡俗。至於釋氏，則又大別。斷絕塵緣，深挾本真。知生死流轉之故，立不生不滅之本。老養生，釋明死，儒治世。三者各異，不可相通；合之者誣，校是非者愚。釋出天地外，老出人外；衆不能出天地外，不能出人外。一治一亂，非老釋所能理；是以乾坤筭鑰，專歸於儒。故仲尼子輿言道德必及事業，皇皇救民，轉轉亂國，日不寧息；身旣不用，著言爲後世禾絲種。釋惟明死，故求真心寶性，以天地山河爲泡影。老惟養生，故求歸根復命，以萬物百姓爲芻狗。儒惟治世，故仁育，義安，禮順，智周，天地山河，萬物百姓，卽所成性，離之無以盡性。譬如一家，門庭房廡，童僕婢妾，諸器畢具，乃爲主人；若棄其廣宅，棲身於野，乃非主人。舍治世而求盡性，何以異是！今於其內致精，於其外若遺若忘。天地山河，忘類泡影；萬物百姓，遺等芻狗；名爲治世，實非治世，卽非盡性。儒嘗空釋而私老。究其所爲，吾見其空，未見其實；吾見其私，未見其公。

學能盡性，四通六格，備在一身。如酌水於井，取火於石，井無盡水，石無盡火。夫井僅容甕，石大如棗，何以無盡若是？以天地之水通於容甕之井，以天地之火藏於如棗之石，水火本自無盡，非井石能不盡。世能用我，如日酌日取，無求不足；世不用我，如不酌不取，而井之無盡水者自若，石之無盡火者自若。夫井之通水廣，故其濟亦廣；石之藏火廣，故其用亦廣。今之言性者，知其精不知其廣，知其廣不能致其廣。守耳目，銅智慮，外勳利，忱變異，守己以沒；不如成一才，專一藝，猶有益於治。破其隘識，乃見性功。

## 自明

道無大小，今皆不傳。醫有書，讀其書者不能生人；卜筮有書，讀其書者不能知吉凶；聖人有書，讀其書者不能治天下；道在書而非自得也。是故上世無書而道出，中世書少而道明，下世書多而道亡。心如果，書如土；枝葉出於果，非出於土。不自得而壹於書，是舍其種而求枝葉於土也。

惟師亦然。因師而得者，不過繩墨其身，權度其心，爲君子人而止；其可得者在師，其不可得者在我。是故以仲尼爲之父，而伯魚不過爲中材之子；子輿之後也百有餘歲，不及身爲之徒，乃得其學焉而爲聖人。

學天地之道，雖知天地；道在天地，於我乎何有！學聖人之道，雖知聖人；道在聖人，於我乎何有！學君臣父子之道，雖知其道；道在君臣父子，於我乎何有！過都市者，見寶而喜，去之不可忘，就之不可取。寶非己有，猶壤芥也，夫豈非寶不可以爲寶！以斯譬道，道非己有，夫豈非道不可以爲道！

天生物，道在物而不在天；天生人，道在人而不在天。取諸一物，道在此物而不在彼物；取諸一人，道在我而不在他人。身有目，目有明；身有耳，耳有聰；道在明而不在目，道在聰而不在耳；道在明明而不在明，道在聰聰而不在聰。不知我之言者，以爲止而不及於通也，獨而不及於該也。知我之言者，以爲止所以爲通也，獨所以爲該也。園師伐樹以接樹，非木相貫，生相貫也；鉅

人肢痿，非體不相貫，生不相貫也。道散然後見形，道歸不復見形。天地爲首趾，身心爲胡越，身世之故，判於斯矣。

多聞多識，譬諸藥食；內實內明，譬諸氣血。氣血資於藥食，藥食非卽氣血。人知藥食之非卽氣血，而不知聞識之非卽聰明。心不可以空明，不可有所倚以爲明。所見之事，所遇之物，所讀之書，所傳之學，皆心資也。然而倚於四者，則心假四者以爲明而本明不見。本明不見，則學與不學同失，學之是者與學之非者同失，學之正者與學之偏者同失。

心之不能自見，有如其背也；心之不能自知，有如其藏也。然兩鏡傳形，則背可見；三指按脈，則癥結可知。是背與藏猶可見知，而心不可見知。致思之深，結而成明；求見之篤，結而成象；其於天性自以爲達其微，其於庶事庶物若顯然有以貫之者。若是者，乃其心之所假，非正心也。楚有患眚者，一日，謂其妻曰：「吾目幸矣，吾見鄰屋之上大樹焉。」其妻曰：「鄰屋之上無樹也。」禱於湘山，又謂其僕曰：「吾目幸矣，吾見大衢焉。」紛如其聞者，非車馬徒旅乎？其僕曰：「所望皆江山也，安有大衢！」夫無樹而有樹，無衢而有衢，豈目之明哉？目之病也。不達而以爲達，不貫而以爲貫，豈心之明哉？心之病也。不死其病而生其病，尙何言心！

心有真明，人皆以意爲明；心有真體，人皆以影爲體。以此爲學立業，是期意以成應，而責影以持行也。真體真明，大徵小徵，內見於寸而外寸應之，內見於尺而外尺應之。心無長短，易應者，內得其一，而外效不過於一，內得其十，而外效不闕於十。心無多寡，易效者，既事既試，內

外相衡，如錙銖之不爽，夫是之謂得心。

古之人，學之九年而知事，學之二十年而知人，學之三十年而知天。知事則可以治粟，可以行軍；知人則可以從政，可以安社稷；知天則德洽於中土，化行於四夷。迨其後也，非性命不言，非聖功不法；辨異端過於古，正行過於古，參稽勤備過於古，言說辨博過於古。問之安社稷之計，則蒙蒙然不能舉其契；問之平天下之道，則泛掇前言以當之。古之人，推學於治，如造舟行川，造車行陸，無往不利。後之人，推學於治，如造舟行陸，造車行川，無所用之。

君子爲天下母，君子之學爲天下乳。不能育人，則生化無輔，帝治以絕，大道以熄，其害甚於異端之橫行。蓋異端惑世，如身之有病耳；學道無用，如身之氣盡而斃焉。不能究極之，勿言學也。

## 充原

唐子嘗出遊而歸，問其妻曰：「自我之往也，朋友親戚亦有來問者乎？」曰：「無有也。」則稱鄰人之善，問鄰人之善者，誰也？則皆鄰人之婦也。又嘗出遊而歸，其妻出果蔬以飲酒。唐子曰：「家且無食，是果蔬者其以何易而來？」曰：「是鄰人之婦所遺也；恐子之歸，而無以飲酒也，故留以待子。」又嘗出遊而歸，入門，見女安而憐愛之，執其手，理其髮，拊其頰，而笑問其妻曰：「自我之往也，是兒何以爲嬉？」妻曰：「昔之夕，鄰女要之往，爲設餅食，又遺之橘十二

枚以歸。」於是唐子乃歎曰：「婦人之智不如男子。豈男子固薄而婦人固厚哉？男子溺於世而離於天者也；婦人不入於世而近於天者也。」

昔者唐子遊於吳之南，館於甯生之館，年俱弱，相親如弟兄也；夜不相舍而臥，飢相與燂竈爲羹。登舟送唐子，既垂涕去矣，復循淮而追及於湖濱，相望不見而後反。又十年而遇之，禮貌有加，情則疏焉。又十年而假宿於故館。有客右坐，唐子左坐。勸食必於右，勸酌必於右，笑語必於右，晨興則爲辭而避去。於是唐子追念之而歎曰：「孺子之智不如丈夫。斯人也，豈爲孺子則厚而爲丈夫則薄哉？孺子未入於世而近於天者也，丈夫溺於世而遠於天者也。」

嘗聞諸越之耆老曰：「郭鴻臚居喪，自始死至於禫，統衾，虞祔，哭踊居食，皆中於制，陽明子謂之知禮。他日，有嬰兒喪其母者，入室求其母不得，號而不乳食者三日，恃粉糜以生。陽明子見之，謂門弟子曰：『嚮也鴻臚之居喪，不如是嬰兒之善居喪也！』」

陽明子行年五十，當其始生之日，門人往賀曰：「唯夫子不虛此年。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夫子之謂也。夫子，天授之哲人也，非弟子所能及也。」一人言斯，衆人皆歎。陽明子曰：「吁！二三子未知我也。衆人順年，聖人逆年。知與年加，見與年加，聞與年加。知浚沈心，見博覆心，聞蓄亡心。三者根心，還以戕心。順年而下，如順瀧而下；逆年而反，如逆瀧而反。吾行年五十哉，吾欲反乎襁褓之初而未能也。」

祭之先，肆樂舞於郊壇，唐子往觀焉。或曰：「古樂不得聞。今聞此聲，廣大和平，感我性

情，是必虞夏商周之遺聲也。美哉，聖人之制器作樂也！」唐子曰：「聖人烏能制作！天地生物，八器別焉；八器既別，八音具焉。音者，器所固有也。於是聖人取泗濱之石以爲磬，斷嶰谷之竹以爲管，伐嶧陽之桐以爲琴瑟，文嗟歎之言以爲歌詠，協之以六律，播之以五音，宣其固有也。后夔雖聰，工倕雖巧，豈能有所加損哉！皆天地之本聲也。道喪世降，情失慾流，奸聲繁興。猶是鐘磬，猶是管籥，猶是琴瑟，賤工校量，蕩節致柔，佻狡靡曼，以爲謹樂。是淫濫之志所造也，非天地之本聲也。是故古之聖人，治以樂成，不外乎聲奏；至於邦國以和，萬物以蕃，天地以安。無他，以本聲達其本性也。及乎亂世，樂亦成亂；至於君臣無禮，父子無節，男女無別，兵革緣起，邦國崩喪。無他，以奸聲長其奸氣也。蓋聖人脩身育物，因其故有，不益於外。故有者恆生，外益者必害，物固然也。」

唐子曰：「舜治天下，有苗不服。有苗，天下之昏民也；伐之不懼，教之不知。舜能格之，斯無不格矣。易曰：『信及豚魚。』豚魚，物之至戾者也；浮木觸之，翻若吹脰。信能及之，信斯神矣。不及而格之謂神，非類而同之謂神；非聖人能而我不能，通與間異也。天既生物，萬億其類；不得其類，則人與物二。天既生人，萬億其形；不得其形，則人與人二。母既生子，彼此其身；不得其身，則子與母二。奚啻是哉！耳既有聞，百千其聲；不得其聲，則耳與心二。目既有見，百千其色；不得其色，則目與心二。心既有知，百千其慮；不得其慮，則心與我二。苟得其道，則舜與苗民爲一身，舜與豚魚爲一氣。不得其道，則苗民豚魚卽心而是，其如心何哉！其如心何哉！水在

杯中與在海中，豈有二水！然兩杯相並，隔在分秒，不得爲一水；四海相去，不知其幾萬里，游魚可達也，豈謂爲異水！山川草木牝牡，形質大判矣；生天地，以生羣物，無二生也；陽氣時至，蟄蘇而化，有條達而苞長，無二生也。方各見方，物各見物，故不相通。聖人盡性如海，復性於原，是以類亦通，非類亦通也。」

## 居心

聖人與我同類者也。人之爲人，不少缺於聖人；乃人之視聖人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何哉？或曰：「天地之氣有叔季，故其生人也有厚薄。我觀在昔，或百年而聖人生焉，或五百年而聖人生焉，或數聖人同朝而立，或數聖人比肩而遊。自周以後，遂無聖人。是氣之薄而不生聖人，非人不能爲聖人也。」唐子曰：「謂古今之氣有厚薄，其必古之人皆如長狄，今之人皆爲侏儒；古之馬其身倍象，今之馬其身不加於犬。而不若是也。以是論人，不薄於形而薄於所以爲形，必不然矣。」唐子曰：「古之爲學者始造於常；常則必至於大；大則必至於精；精則必至於變；變則必至於神。如時之除而不見其除也；如時之進而不見其進也。若農夫然，播種百穀，候之而弗失焉。今之爲學者不然。其書百千於古，其聞百千於古，其論之詳備百千於古。聖人之言，得彼而益見其神。其言合於神矣，其人不於常，不出於未造之常，則亦不免於爲衆人之身而已矣。」

「今之人，猶古之人也；今之學，猶古之學也。好學者內省外察，唯恐分秒之不合於聖人，而



卒至於相去之遠如是，何哉？曷亦反求諸其心矣！人孰不欲有安宅哉？過朋友之家，語言飲食既畢，則去之矣。假居於人之室，近則日月，久則歲時，則去之矣。之燕趙者，次於旅舍，信宿則去之矣。非己之宅，過而不留焉；是己之宅，終身不離焉。於宅則知我，於心則不知我。以觀宅者觀心，則知心矣；以居宅者居心，則得心矣。

「然則當何以居心哉？嵩嶽之山，立乎天地之始，並乎天地之終；處於六合之中以爲之位，連乎四極之下以爲之根。斯亦不移之至矣。心之不移也似之。大海之水，風乎南北，蕩乎東西；無所表之以識其處，無所維之以得其止。斯亦無定之至矣。心之無定也似之。聖人之心如嶽；衆人之心如海。善居心者，能使海變爲山，則堯孔可幾也。」

或曰：「心既定矣，敢問求道之何從？」曰：「子欲將心求道乎？」曰：「然。」曰：「子之將心以求道也，豈不以道爲至神之一物，望之而不見；將竭心思，窮歲月，如結網求魚，操弓彈鳥乎？」曰：「其或然乎！」唐子指燈而言曰：「吾與子處於暗室之中，目無所見。著火於燈，明照四壁，無所不見，豈非以火乎？然則火自明也，明即火也；非火在是而別有所假以爲明也。心譬則火也，道譬則明也，何見爲二物哉！」

## 除疾

唐子曰：「我有疾曰逸。其寂也液液然，其動也洩洩然，其流也不知其所之焉。若使我繫心如

繫羊，夫亦奚難；有不縱而縱，繫之而莫繫者。不除此疾，終無至道之日。

「我又有疾曰躁。人之產於其土者，其性多如其土；吾產於湍峻之鄉，故吾性亦湍峻。閉戶之時，不能移景而坐，必將變焉。不能終食以須，必將先焉；不能終朝以寂，必將動焉。不除此疾，終無至道之日。」

「少康失家，滅浞乃復。不然，成郊者浞衆也，守門者浞衆也，衛宮者浞衆也。少康至郊，誰爲啓郊？少康至門，誰爲啓門？少康至宮，誰爲啓宮？雖其故家，終不能入；必戰郊，斬門，清宮而後入。我之欲除二疾也如是。」

「孺子有好戲者，侍於先生，教之以成人之禮。孺子悅，端坐不動，無異於成人。及先生出，與其曹嬉，跳越奔走，好戲如初。我年五十六矣，求止不恆，猶彼孺子，豈非恥哉！請自今毋若孺子。」

「鄉人有好鬪者，有事飲於社，就席而能下，舉爵而能恭，無異於善人。他日，與狎少年處，一言不合，起鬪如初。我學聖人之道者也，求靜不恆，猶彼鄉人，豈非恥哉！請自今無若鄉人。」

### 病獲

唐子爲學十年，視陶猗之富如鼠壤，視趙孟之貴如鷲毛；而逸心不收，躁心不除；見譽亦喜，見色亦悅。行年六十二矣，飲酒過多，晨興嘔沫。懼其馴爲迴風也，於是止飲。因疾而思生，因生

而思身，因身而思養，因養而思遇，因遇而思營，因營而思死。曰：生，且也；死，晦也。羊相抵於屠門，而不知其將屠也；雞乘尾於竈下，而不知其將烹也。人皆求勝於人，求遂其欲，何以異於是！

朱氏之館有養生之書，取而觀之。其言有之曰：「神御氣，氣駐形；心生則神亡，心死則神居。」解之曰：「心無生死。生死云者，舜之所謂人心也。殉心喪神，終其身爲戚戚之小人而短命以死。爲心乎，爲神乎？」引箸而思之，舍箸而變焉。食進於前，方惡忽甘，視之如易器。僕使於前，方怒忽悅，視之如易僕。出門不罔，入室不憂；有遠慮而不思，見好色而目不留。十年學之而未能，一食忽焉而得之，樂莫甚焉。引而直之，勿使復曲；扶而正之，勿使復偏；一食得之，必且一食失之也。

虛中以與人，直己以遇詐。知我不爲喜，不知我不爲慍；譽我不謂厚，慢我不謂薄。虛吾宮，潔吾室，明吾牖，謹吾戶，處乎其中，無所願於宅之外，如斯以俟之耳。

## 悅入

甄晚而志於道，而知卽心是道，不求於外而壹於心，而患多憂多患爲心之害。有教我以主靜者，始未嘗不靜，久則復動矣。有教我以主敬者，始未嘗不敬，久則復縱矣。從事於聖人之言，博求於諸儒之論，爲之未嘗不力，而憂患之疾終不可治。

因思心之本體，虛而無物者也。時有窮達，心無窮達；地有苦樂，心無苦樂；人有順逆，心無順逆。三者，世之妄有也；三無者，心之本無也；奈何以其所妄有加於其所本無哉！心本無憂悲，而勞其心以治憂悲；外疾未除，內主先傷，非計之得者也。既知其然，而求心之方將何從入？嘗聞良醫治人之疾，不於見疾治之也；必察其疾之所由來，從而治之，則藥必效而疾易除。

吾今而知疾之所由來矣。吾之於人也，非所好而見之，則不宜於其人；吾之於食也，非所欲而進焉，則不宜於其味。凡所遇者，大抵少所宜者也；故嘗冒僕妾而怒養子，而亦求備於妻。一朝有省焉，卽此一人，卽此一事，或宜於朝而不宜於夕，或不宜於朝而宜於夕。其所不宜者，必當吾之不悅時也；其所宜者，必當吾之悅時也。然則宜在悅，不在物也；悅在心，不在宜也。故知不悅爲戕心之刃，悅爲入道之門，無異方也。於是舍昔所爲，從悅以入。悅者，非適情之謂，非狗欲之謂。心之本體，虛如太空，明如皦日。以太空還之太空，無有障之者；以皦日還之皦日，無有蔽之者。順乎自然，無強制之勞，有安獲之益，吾之所謂悅者，蓋如是也。

自從悅入，不戚戚而恆蕩蕩。未嘗治憂也，而昔之所憂不知何以漸解；未嘗治悲也，而昔之所悲不知何以潛失。二疾雖未盡絕，固已十去七八矣。不啻於是。十年以前，嘗專力以治躁逸，如繫狙，包汞，愈謹愈失。自從悅入，久不治躁逸矣。今則漸安，不至如狙之無定；今則漸止，不至如汞之易流。二疾雖未盡絕，固已十去五六矣。此吾悅入之功也。

人倫難協，民物難齊，皆心之所貫也。心本可貫，或不能達，唯悅可以達之。不悅則嘗懷煩

慙，多見不平，多見非理，色不和，言不順。處君臣之間，必不相愛；處父子之間，必不相親；處夫婦之間，必不相宜；處兄弟之間，必不相好；行於邦國之間，必多怨尤。如是，則內拂於性，外隔於人，其違道也遠矣。悅則中無矯戾，所見無不平，所見無非理，色和而言順。處君臣之間，必能相愛；處父子之間，必能相親；處夫婦之間，必能相宜；處兄弟之間，必能相好；行於邦國之間，必無怨尤。如是，則內不拂於性，外不隔於人，其違道也不遠矣。不悅則君亢於上，臣怨於下，百僚相競，朋黨以興。措之於政事，喜怒必不平；喜怒不平，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百姓不安。以此求天下之治也難矣。悅則君臣相親，上下相交，百僚和同，無相爭競。措之於政事，喜怒必平；喜怒平，則刑罰中；刑罰中，則百姓安。以此求天下之治也易矣。

日月照臨，萬物皆喜；陰霾晝晦，萬物皆憂。和風所被，萬物皆喜；雷霆所震，萬物皆懼。生於心，見於色，發於聲，施於政，其理一也。是故唯悅可以通天地之氣，類萬物之情。此吾之所未試，而信其爲悅之所可致也。

仲尼之教亦多術矣，不聞以悅教人，而予由此入者何？予，蜀人也，生質如其山川，峻急不能容，而恆多憂患。細察病根，皆不悅害之，故由此入也。悅爲我門，非衆之門。人固有生而無懼怒者，豈非質之近於道乎！而不可以入道者何？蓋人之生也，爲質不齊，而爲疾亦異。或之剛之柔，不以相濟；或好名好利，用心不壹。是在因其疾而治之，不可同於我也。

## 恆悅

唐子語戈仲子曰：「子勿憂貧。貧者，天也；子如憂之，貧未可去，而憂之害子心者甚於貧矣。」戈仲子曰：「吾亦求樂耳。」唐子曰：「子將何以求樂？」曰：「吾一日之間，有可樂之人則與之，有可樂之時則弗失，有可樂之地則往焉。」唐子曰：「若然，則子之心是百憂之府也。若憂子之人至，憂子之時至，而亦無可樂之地，子其若之何？且三可樂者假於外，三可憂者根於中，子避憂如避讎，防憂如防賊，而不知讎與賊已先據於心，其將焉逃？」仲子未學而不善問，遂無以發之也。

心之本體，無憂無樂者也；不受物加，不懼外鑠。金工冶金，鼓烈火，施椎鑿，雖百其器，千其形，而金質不變。心之爲體，有似於此，而難見心者何？人之有身，生於嗜欲，養於嗜欲，其所以陷溺其心者，自生而然矣。雖見爲故有而實難復於故有，雖順乎自然而實難合於自然。用力既久，漸有得於初，心不於樂見而於憂見。蓋害心者卽養心之方，蒙心者卽明心之樂。是故仲子去憂求樂，吾則去樂就憂。憂樂不移其心，則無往而不自得。心之本體，雖難復全，由此可以漸見。傅說假食於胥靡，呂尙賣飯於孟津，管仲敵幽於南陽，百里奚飯牛於秦市，時憂也。舜遊於鹿豕之羣，太伯處於蛙鼃之鄉，顏淵居於陋巷，原憲棲於漏宇，地憂也。瞽象殺舜，管蔡害周公，桓魋厄仲尼，臧倉沮子輿，人憂也。此十二君子者，身當時憂，無異於居上卿而封大國也；身處地憂，無

異於臨南面而宅夏屋也；身遇人憂，無異於九族敦睦，羣賢從遊也。是故處樂不見君子，處憂乃見君子。堯之於舜，亦必試之於烈風雷雨，乃知其不迷，况學者乎！

吾既漸有得矣，亦必有所試矣。昔者吾行於燕市，見有鬻皮榼者，漆繪精良，可受斗酒；繫以革條，挈之甚輕，可攜以遠遊。買之以歸，注酒一夜，則鞞窳而酒溢於外。他日，更市良者，乃適於用。未試之皮榼，不知其良不良；未試之心，焉知其恆不恆！吾自從悅入，未敢自信悅之恆然，蓋試之於可憂之地而後知其能恆也。

昔者盡鬻其田，使原賈經，少有利焉。原不肖，盡亡其資。又使爲牙，以主經客。客竊客金以爲質，以責原負。失金者移其妻子子弟數人寢食於堂，日夜號哭而欲自經，竊金者與其屬數十人，舍僕而問主；勝於衢巷，告我盜金，遂速於訟。當是之時，孤而無助，家人離心。雖非死亡之禍，實無異於秦楚之兵交攻我也。當是時，有以償之則已；器物鬻盡，無以償之。於是客無至者，產失而行廢，食盡而禍起。無以弭禍，惶恤其後。豈與顏淵之瓢飲，曾子之踵決等乎哉！士之困窮，未有至此其極者也。妻曰：「過五日，無食矣。既處困窮，又遭多難。多難卽解，飢寒漸至。朋友不可告，親戚不可告，何以爲生乎？子近日之學專主於悅，吾恐悅無解於憂，而憂且以傷子之悅也。」唐子曰：「無食豈能不憂，多難豈能不憂！憂之自憂，有憂之所不及者。譬諸客之諫焉，諫於外者不溷吾堂，諫於堂者不溷吾室。心如室，非諫之所及也。又譬諸堂前之井焉，炎暑如焚，無所逃避；寒泉在下，澄然不知。心如井，非暑之所及也。內外不相及，我之所憂，亦何傷於我之所

悅哉！」

## 七十

唐子行年七十，處於張氏之館。當始生之日，以其餘酒，晝而獨飲，自慶也。七十者，生之日遠，死之日日近。是弟子之所慶也，非所以自慶也。然則何爲自慶？人之老少，不同於鳥獸。鳥獸不知脩，人則知脩。我髮雖變，我心不變；我齒雖墮，我心不墮。豈惟不變不墮，將反其心於髮長齒生之時。人謂老過學時，我謂老正學時。今者七十，乃我用力之時也。

少不能學道。少之所學者誦讀，非道也。若可學，必其智慧早成；智慧早成者，萬不得一。壯不能學道。壯之所學者聞見，非道也。若可學，必其道力早全；道力早全者，萬不得一。蓋人生於氣血，氣血成身，身有四官，而心在其中。身欲美於服，目欲美於色，耳欲美於聲，口欲美於味，鼻欲美於香。其爲根爲質具於有妊之初者，皆是物也。及其生也，先知味，次知色，又次知服，又次知聲，又次知香。氣血勃長，五欲與之俱長；氣血大壯，五欲與之俱壯。二十以上，爲士者貢舉爭先，規卿希牧而得貴；其爲衆者，營田置廩，居貨行賈而得富；其貧賤者，亦竭精敝神以求富貴。若是者奚爲也？將以求遂其五欲也。非貂狐之溫不以爲裘，非錦段之華不以爲茵，凡所以奉身者無不爲也。吳越佳冶之女，列於房帷；姑蘇奇巧之優，供其宴樂；凡所以奉目者無不爲也。玉田之嘉穀，德易之美酒，閩廣之海珍，凡所以奉口者無不爲也。豔姬歌曲，巧伶奏聲，靡靡曼曼，移聽迷



心，凡所以奉耳者無不爲也。蘭桂芬於園囿，沈涎馥於堂室，凡所以奉鼻者無不爲也。此自二十至於四五十之候也。

心之智識，皆爲五欲之機巧；五欲之機巧，還以助心之智識。五欲逐心而篡其位。心既失位，欲爲之主，則見以爲生我者欲也，長我者欲也。人皆以欲爲心，若更無所以爲心者。其本心雖未嘗亡，而陷溺之久，如素入染，不可認取；如珠投海，不可尋求。於斯之時，舍欲求道，勢必不能。謂少壯之時不能學道者，以是故也。

血氣方壯，五欲與之俱壯；血氣既衰，五欲與之俱衰。久於富貴，則心厭足；勞於富貴，則思休息。且以來日不長，心歸於寂。不傷位失，以身先位亡也；不憂財匱，以身先財散也。貧賤之士，亦視之若浮雲而非我有。此六十七十之候也。

向以從身之欲而遠於道；今則貂狐之溫同於布褐之衣，身蔽撤矣。向以從目之欲而遠於道；今則蛾眉之女同於鬻犢之妾，目蔽撤矣。向以從口之欲而遠於道；今則王侯之羞同於閭里之食，口蔽撤矣。向以從耳之欲而遠於道；今則絲竹不如無聲，耳蔽撤矣。向以從鼻之欲而遠於道；今則馨香不如無臭，鼻蔽撤矣。於斯之時，不啻視富貴如浮雲，而且視死生如旦暮。向有聞不可用，今則聞皆可用；向有見不可用，今則見皆可用；向有思不可用，今則思皆可用；向有力不可用，今則力皆可用。五蔽既撤，一心漸露。如素墜於泥中，漚之而易復；如珠遺於室中，求之而易獲。是故老而學成，如吳農穫穀，必在立冬之後，雖欲先之而不能也。學雖易成，年不我假，敏以求之，不可少

待。不然，行百里者九十而日暮，悔何及矣！

### 無助

吾遊天下，其不至者，廣以南耳，未嘗見一賢人焉。以天下之大，家誦詩書之言，人慕文學之名，豈無賢哉？而未見一賢者，蓋以甄之不敏，非見賢之人；故天下雖多賢，不可得而見也。吾處吳中三十年矣，未嘗見一賢人焉。吳地勝天下，典籍之所聚也，顯名之所出也，四方士大夫之所遊也；多聞多見，士多英敏，豈無賢哉？而未見一賢者，蓋以甄之不敏，非見賢之人；是以吳中雖有賢，不可得而見也。

文者，君子之所貴也。今之文，非古之文也；其言雖美而非實義，吾不欲取而觀之矣。經者，道與治之所在也。今人窮經，好爲創見而無實用，是爲誣經，吾不欲取而觀之矣。性卽性耳，有何可言！今之學者好言性，辨論多端，何與於性！卽其言善，亦爲論性，非求見性，吾不願聞之也。今世亦有正直之人，言不妄，行不苟，但能淑身而不能明心，下學而不能上達，吾豈不見而敬之，然非學之竟事也。今之士，吾未見有出乎四之上者，亦何益於我哉！

所貴乎師友者，師道迷而友振惰也。有此二益，則進學易而成功蚤；無此二益，其遂已乎？其亦難易蚤晚之異耳。孟子生於戰國之世，未得爲仲尼之徒，未得與顏曾爲友。天下之言學者，非楊朱則墨翟；其謀國者，非儀秦則孫吳。孟子無所取益，而巍然爲聖人，獨立於天地之間。彼，聖人

之雋也，非中下之人所及也。然而卽心是道，卽心得師；破迷起惰，不假外求。誠能精思竭力，必爲聖人，不過爲之難而成之晚，雖無師友可也。故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昔者有明之世，山東有公子，家富而好逸，不習於勞，閭里之近，非馬不往。一日，之京師，擇良馬，選健僕以從，執鞵而升，執鞵而下，執鞵而過險。馬良僕健，日行二百里而後舍，浩浩乎其足樂哉！前途遇寇，失其馬，又失其僕，號天四顧，無救之者。已而無可如何，則強起而行；脛腫蹙趺，自河間十五日而後達京師。夫僕馬者，致遠之資也。一旦中道而失之，足不如人，力不如人，欲進不能進，欲退不能退，左顧而莫爲之左，右顧而莫爲之右。於斯時也，豈遂委於溝壑哉？反求諸己而已矣。我無馬，我自有足；我無僕，我自有力。足雖弱，不至不能行；力雖弱，不至不能舉。人如翔而至，我如別而至；人先庚而至，我後癸而至。苟不憚勞，不恥後，雖無僕馬之助，終亦必至焉。爲學無朋，亦若是矣。甄也請從山東公子之後也。

## 思憤

洪範六極，予有五焉：皮絮三襲，遠矰則栗；比戶露寢，當風則噓；疾也。越在異鄉，子處無族；十世之澤，將於我絕；憂也。雖有陋室，不展四體；雖有下田，不足二征；貧也。身五咫半，要二拱弱；禮人起慢，致辭聽藐；惡也。遇重如尪，處彊如女；秉德不弘，爲義無勇；弱也。客有聞是言者，見唐子而弔之。唐子曰：「客之恤我厚矣；雖然，客當弔我一極而賀我四極。」

客曰：「四極何極？云何當賀？」曰：「體彊者必先敝，氣盛者必先委。恃其彊盛而無所可虞，或淫於色，或困於酒，或壅於味，外以沈鑠其體，而內以蠱喪其志。是彊盛者，所以自戕也。保生後死者，恆由於疾；屏慾近道者，亦由於疾。是疾當賀也。昔者大伯竄於荆蠻，背親違宗而又無子，憂莫大焉。乃仲尼稱爲至德，比於文王。惟憂所以見德也。且夫古之人，沮抑志奮，困阨學成。或內寧而啓亂，或多難以興邦。是憂當賀也。虛中者，道所居也；空外者，心所安也。美好盈於外，愛樂糜於中，則心佚而道亡。無欲者上矣；寡欲者中；多欲者下。吾患不能劫欲，而乃有以遂欲。有以遂之，中可移於下；無以遂之，下可移於上。是貧當賀也。偉於貌者，人敬之；美於度者，人愛之；辨於言者，人服之。是三者，未必爲德器也，適足以蔑人而自足。反是，則所向多拂，增勵其修，必不以短於形者短於德矣。是惡當賀也。人之視此四者，以爲天降疾惡，甚於刑剗之刑；天降憂貧，甚於流竄之罰。其於愚人，則流於傭隸，入於竊乞。其於才人，則流於微幸，入於奸亂。其於文人，則發爲騷怨之辭，肆爲狂悖之行。志道之士則不然。烈火可以鍛金，粗石可以攻玉。阨於處世者，利於入道者也。今使一福一極者同居而共學，則極者之修，必半福者而十之矣。是四極者，殆天所以資賢豪也，而可不賀乎！」

客曰：「然則子以爲當弔者，弱也。弱，亦四者之類也，而獨以爲當弔者，何也？」曰：「疾病慎之，憂患安之。飢寒不足以爲憂，不重於人不足以爲恥。人之大患，莫過於弱矣。弱者雖好善若渴，見義必爲；進而不續，續而不終。以之爲國，必衰其國；以之爲家，必索其家；以之爲學，

必廢其學。卽有智慧異敏，而卒與衆人同沒者，惟弱之故也。幸生爲士，身爲聖人之徒，志任天下之重；入道知路，爲學知方。乃因仍其心思，需次其歲月；悠游晏安，卒以無成。生爲食粟之人，死爲游魂之鬼，如之何不弔！挈餅之力，不能舉鼎，不勝其重也；馬不千里，徒不百里，不勝其遠也；荷擔而行，弛擔而息，有時而閒也；此亦弱之無可如何者也。是誠然乎？是殆不然。求道不與器界同，用力不與手足同。求道在我，用力在心，弱則斯弱矣，強則斯強矣。詩云：「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周道坦坦，夫何所畏；吾志必往，誰能沮之！己不能趨而倚於人，雖有載而驅之者，亦將半途而廢矣。又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必朝焉，必宗焉，緣陵趨壑，晝夜不息，必達於海；雖有從而壅之者，其沛然之勢，卒莫能禦也。吾誠不安於弱，又當困阨；有以憤發，雖弱可強。今雖老矣，願爲朝宗之沔流，必不爲丘隅之黃鳥。客其不終弔我乎！」

## 敬修

徐中允謂唐子曰：「聖人之學，以敬爲本。先生言靜而不言敬，非所以善修也。吾謂靜不足以盡之，當益之以敬。」

曰：「然。靜以言乎心之體也；敬以言乎體之持也。心如玉；靜則玉之質，敬則執之慎也。道著而變，變形而多，靜其本也。爲資不同，爲修各異，敬其總也。居於河濱者，始汲而歸，濁不可飲也；注而勿擾，則石泉矣。定其器而蓋之者，敬之謂也；撼其器而擾之者，不敬之謂也。聖衆同

心，靜與不靜之分也。聖衆同靜，敬與不敬之分也。聖衆同敬，恆與不恆之分也。我有在而敬，不能無在不敬；我有時而敬，不能無時不敬。夫心之覺也無閒，氣之息也無閒。能敬者，與覺俱在，與息俱存。與覺俱在，故心無散時；與息俱存，故氣無暴時。心無散時，氣無暴時，是爲能敬。謹慎，敬也；而敬不盡於謹慎。溫恭，敬也；而敬不盡於溫恭。無肆無慢，敬也；而敬不盡於無肆無慢。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祭祀之敬也；詩曰：『顛顛卬卬，如圭如璋，』威儀之敬也；書曰：『匹夫匹婦，一能勝子，』臨民之敬也。三者詎非心與！吾聞之：養卉木者，枝葉披墮，其根必傷。詎非君子之所慎守與！然非其本也。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欲與縱，出於心而自賊者也。敬者，止欲於未萌，消欲於既生；防縱於未形，反縱於既行；所以保其心而納於禮度者也。

「自堯舜以來，天下之言學者，皆知以敬爲本。人知敬之爲本，而不知其能治心，亦或害心；不知其有功於天下，亦或無功於天下。是何也？人孰不知敬與不敬之異，而莫辨敬與敬之有異也。心用尙智；善敬者益智，不善敬者則御而之乎固。心用尙勇；善敬者益勇，不善敬者則御而之乎弱。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是拘儒之敬也固矣。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是淺儒之敬也弱矣。若是者，反害其心而無功。

「當堯之時，九山不闢，九川不順，五穀不樹，五倫不敘，於是堯禪舜，舜禪禹，不傳子而傳賢，以安天下之民。夏商之季，獨夫燒燭民命，百官警亂，於是湯伐桀，文王伐崇，武王伐紂，

伊摯放太甲，呂望出奇謀，以安天下之民。若是者，自天地開闢以來，未有之大變也，未有之奇功也。虞夏商周之君臣，惟能以敬慎行智勇，故處此大變，成此奇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非徒慎也，將以求涉濟也。吾聞之：習心太約者，不可以致遠；習身太謹者，不可以犯難。有言行如曾子而涉濟不如孟賁者，其去聖人之敬也遠矣。

「敬之爲道，豈期於寡過而稱爲君子云爾乎？將以盡其心也，將以全其性也，將以大其功也。天地與道際，心與天地際。有輕心者不能及，敬所以重之也；有慢心者不能及，敬所以篤之也。容儀之莊，視聽之謹，非外也；所以防其外而一於內也。是故其氣清，其知明，不持而固，不勉而行，盡人達天，皆由於敬；施於天下，不勞而定。曲士然乎哉！內省而拘，外慎而泥，求其心而適以鋼其心，其於天下何有，亦自成其爲無營之小儒而已矣。」

### 講學

學貴得師，亦貴得友。師也者，猶行路之有導也；友也者，猶陟險之有助也。得師得友，可以爲學矣。所貴乎師友者，貴其善講也。雖有歧路，導之使不迷也；雖有險道，助之使勿失也。師友善講，則學有成矣。

夫講者，非辨文析義之謂也，所以淑其身，明其心也。若日取五經之文而敷之，日取諸儒之言而討之，日取孔孟之書而述之；使聽之者如鐘鼓之蕩於胸，如琴瑟之悅於耳，羣焉推之以爲當世之大

宗師，君子則鄙之。其鄙之何也？以爲無益於人之身，無益於人之心也。無益於人之身，無益於人之心，則亦講五經之文焉云爾，則亦講諸儒之言焉云爾，則亦講孔孟之書焉云爾，是何異於謝莊之塾師乎！謝莊之塾師，教章句，解文字而已。夫教章句，解文字，童蒙猶有賴焉。茲之講者，無益於學者，殆不如彼之有益於童蒙也。

是故孔子教人，因其各得而言，不聞復取五代聖人之言講之也；孟子教人，以其自得而言，不聞復取孔子之言講之也。善講者，如掘井得水，因其自有而取之，非異水也；如擊石得火，因其自有而發之，非異火也。向也不知道之所在，以爲遠不可求；卽知道之所在，以爲求之而不易致。今則求之於己，乃我之自有焉，則善講者之功也。升五尺之座，坐虎豹之皮，環而聽之者百千人。在堂下者，望而不見；負壁者，及階者，見而不聞；在尋丈之間者，聞而不知；在左右前後者，知而不得；是之謂觀講。衆觀而已，何益之有！

是故教者貴親，親則易知；承教者亦貴親，親則易化。煦嫗覆育，如雞之伏卵，而後教可施焉。一室之中，不過數人，朝而見，夕而見，侍坐於先生，侍食於先生，非若大衆之不相接也，可以教矣。而又患教之同也，又患教之易也。一日言智，共此求智之方；一日言勇，共此求勇之方；一日言仁，共此求仁之方；是同也。不以剛治柔，卽以柔治柔；不以柔治剛，卽以剛治剛；是易也。雖有扁鵲，不能以一藥已衆疾，是不可同也；不能以彼藥已此疾，是不可易也。寒者以桂，熱者以礬，而後可以爲師，而後可以施教焉。



求師於斯世，如鳳如麟，不可得而見矣。師不可得而見，友亦不可得而見矣。雖然，不善得師者在師，善得師者在己；不善得友者在友，善得友者在己。苟善取焉，不必賢於我者，皆可爲師友。若有志於學者，或一二人焉，或三三人焉，會於一所，贏糧以從；兩相糾，三相參也。吾求盡事親之道，而未盡事親之道也；吾求盡兄弟之道，而未盡兄弟之道也；吾求盡夫婦之道，而未盡夫婦之道也；吾求盡朋友之道，而未盡朋友之道也；吾求盡與斯人待僕婢之道，而未能盡其道也；抑或未能盡五者之道，而以爲皆已盡焉。五有所長，五有所短，五有所明，五有所蔽。吾察於所好，而或非所當好也；吾察於所惡，而或非所當惡也；吾察於所喜，而或非所當喜也；吾察於所慍，而或非所當慍也。抑或四者之乎偏，而以爲皆已正焉。四有所長，四有所短，四有所明，四有所蔽。此長短明蔽，人各有其一二，而皆可以相資。蓋己不自知，暗如滅燭；人之視己，明如觀火。不自知短，人見我短，卽短可益，不必其人之長也；不自知蔽，人見我蔽，卽蔽可撤，不必其人之明也。兩相糾焉，三相參焉，二三人中，互相爲謫，循環不匱，何患學之無成！

## 勸學

出入必由戶，無踰垣穴牆而由之者；寢興必居室，無登巢入窟而居之者；飲食必以火，無決暱茹草而飽之者。人未有舍其必爲而不爲者也，未有必不可爲而爲之者也。必爲而不爲，非人道矣。以此三者譬道，則道也者，不可一人離也，不可一事離也，不可須臾離也。聖衆同之，貴賤同之，

無他塗也。

聖人不作，世衰道喪，旁蘖別出，乃訾議儒者。至於宋，則儒大興而實大裂。文學爲一塗，專功爲一塗；有能誦法孔孟之言者別爲一塗，號之曰道學。人之生於道，如在天覆之下，地載之上，孰能外之！而讀書聰明之士別爲一塗，或爲文學，或爲事功，其愚亦已甚矣。雖然，自道不明，儒者習爲迂闊無用於世，是以有薄而不爲，從而訾議之者，未可舍己而罪人也。

韓非曰：「齊宣王問於匡倩曰：『儒者博乎？』曰：『否。博貴梟；勝必殺梟，是殺所貴也，故不博。』『儒者弋乎？』曰：『否。弋者從下害上，故不弋。』『儒者鼓瑟乎？』曰：『否。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大小易序，故不鼓。』『非蓋諸言以誣儒也。夫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不善學者不見大體，泥於外迹，皆不博弋不鼓瑟之徒也。以是見薄於世，誠未可以罪人也。』

君子之於道也，敬以脩己，廣以誘民，文學事功皆備其中，豈可誣也！是故凡爲士者，必志於道。何以志於道？凡所見之人，無貴賤，無小大，皆以學明倫也；凡所遇之事，無順逆鄙俗，皆以學盡義也；養僕妾，謀衣食，量米麥，權蔬肉，皆以學求仁也。草木必有根，舍是而爲文學，必流於浮靡；構築必有基，舍是而爲事功，必至於傾敗而殃民。若斯之人，不求身心，不知人道，猶出不由戶，入不居室，飲食不知味，孟子所以譬之於禽獸也。是故士之爲士，惟此一塗，更無他塗。

王崐繩爲人敏達，善爲文章，唐子樂與之遊。一日，告之曰：「子曷學道！道非異也，智者視

爲高遠而不可求，愚者視爲迂闊而不肯爲。烏知道者，其中無苦難之事，有便安之利。不入其中則已；一入其中，卽嘗其味，天下之物，無有如其甘美者。何以見其然也？處世多憂患，遇人多不良，卽才智足以御之，以苟免於今之世，其身亦大勞矣，其心亦甚苦矣。學道則不然。無入而不得，正己而不求於人。雖有憂患，不改其樂；雖遇不良，無傷於己。終其身處於安宅之中，行於坦道之上，雖美色鄭聲，不足以喻其娛樂矣。天下之便利有如斯者乎？」王子改容曰：「子之言誠是也。」

翰林顏學山試士浙江，唐子爲之客。顏公語坐人曰：「人之生，皆不自足者也。庶人有庶人之憂，士有士之憂，公卿有公卿之憂，天子有天子之憂，此謂天之勞我以生也。」唐子曰：「有一事可以無憂，人不知求之耳，學聖人之道是也。不求足於世，孰有與之以不足者！本無不足於己，孰有處於不足者！坦坦然，蕩蕩然，遊於天地之間，如在唐虞之世，其有憂乎，其無憂乎？」顏公改容曰：「子之言誠是也。」

## 上篇下

### 取善

孔孟之教人也嚴，其與人也寬。唯聖人乃能無闕；若與之不寬，則天下無人，無可與之共學，無可與之居位矣。其人而廉者與，吾取其廉而略其才；其人而達者與，吾取其達而略其節；其人而博者與，吾取其可問而略其自用。夫如是，則天下之人可爲吾之師友者多矣。若必求備焉，冉有之賢也，而爲季氏聚斂；季路之賢也，而死不合義；子貢之賢也，而好貨；子夏之賢也，而哭子成瞽；曾子傳仲尼之道者也，乃其初不察於夫子之言，幾誤喪死之大故。此五賢者，孔門之雋也；親承聖人之教，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甚勤矣。然學之未至，自得之未深，猶多闕焉若是；况其下焉者乎！若必求備焉，以其短而棄其長，則五賢皆所不取；彼廉達博聞之士，亦若鳥獸之不可同羣矣。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所謂三人行者，乃偶遇而與之偕行，非素共學之人也；所謂善不善者，乃偶見之行事，非可與論學之人也；而夫子教人之取益也，則若是矣。其在於今，道喪學廢，德孤無鄰，不得大賢以爲我師，不得小賢以爲我友。雖芻蕘之屬，賈販之流，皆可以三人有師之法求之也。若其中有志於學者，悅仲尼之道以求淑其身心，雖爲人多疵，其在於今爲不易覩，吾不與之而孰與哉！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此言與入之道也，非自處之道也。君子之自處，當如書之所云矣。書云：「與人不求備，檢身如不及。」蓋與人當寬，自處當嚴也。夫玉，天下之寶也。古人得美玉，使良工琢之，必去玷以成器；若玷不去，終非寶器，人不以為重矣。修身之道，亦必去玷。玷非履邪違道之謂也，凡一動一趨之不合於度，即為玷矣。聖人制禮，朝聘喪祭，燕饗飲食，以時以節，無敢違失；登降有數，揖讓有數，酬酢有數，進退有數。豈故為是繁曲以勞人之四體哉？疎於外者懈於內，略於文者亡其實，是修身之要道，治心之切務也。是故孔子教人，罕言心性；謹之以言行，約之以篤實，而心性之功在其中矣。

其在於今，亦有學道之人，志移於風，性成於習，好名而求聞，好動而惡靜。閒居無事，皆出門嬉遊之時也；羣居笑語，竟夕忘反，博奕飲酒，而務悅於人。誤以為朋友之交當然也，而實同於市人之行矣。世雖昏濁，人心自明，真偽自見，賢不肖自別，其出於衆人之口者不可罔也。

是以君子為學，不敢自罔，而即不敢罔人。兢兢焉一言一行，時自謹省，恐人之議其後也。非有弔賀之事也，而數見於鄉閭之會，則人議其流。非問學請益也，而數見於朋友之家，則人議其瀆。名不登於仕籍也，而數造於貴人之庭，則人議其諂。非有干旌之賢大夫也，而時稱大官之相知，則人議其汙。是故君子之論，不敢違也；鄉人之刺，亦可畏也。古人有言曰：「禮義之不愆，何恤於人言，」謂夫讒慝之口，非謂衆論之同也。且果禮義之不愆乎？是故庶人之謗，鄉校之議，皆所以考德也。武王，聖人也；受一藝之貢，而召公則戒之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

切，功虧一簣。」士志於學，而乃役役焉往來於名利之中，德盡喪矣，豈一簣之累乎哉！道盡崩矣，豈一簣之虧乎哉！

### 有爲

顧景范語唐子曰：「子非程子朱子，且得罪於聖人之門。」唐子曰：「是何言也！二子，古之賢人也，吾何以非之！乃其學，精內而遺外。其精者，顏淵不能有加；其遺者，蓋視仲冉而闕如也。吾非非二子，吾助二子者也。」

顧子曰：「內盡卽外治。」唐子曰：「然則子何爲作方輿書也？但正子之心，修子之身，險阻戰備之形，可以坐而得之。何必討論數十年，而後知居庸鴈門之利，崤函洞庭之用哉？」

童子進粥。唐子以粥爲喻曰：「謂粥非米也不可，謂米卽粥也亦不可。耕之，穫之，舂之，簸之，米成矣，未可以養人也；必炊而爲粥，而後可以養人。身猶米也；脩猶耕穫舂簸也；治人猶炊也。如內盡卽外治，卽米可生食矣，何必炊！」

唐子觀霍韜之書，其言有之曰：「程朱所稱周禮，皆未試之言也。程朱講學而未及爲政，故其言學可師也，其言政皆可疑也。」唐子曰：「善矣霍子之言，先得我心之所欲言也。古之聖人，言卽其行，行卽其言；學卽其政，政卽其學。孟子欲制挺撻秦楚，我知其果可撻秦楚也；欲反手王齊，我知其果可王齊也。南濠之賈善言貨，湖濱之農善言稼，使聽之者如坐肆居田，而又奚疑焉！」

徐中允著書，著有明之死忠者。唐子曰：「公得死忠者幾何人？」曰：「千有餘人。」唐子慨然而歎曰：「吾聞之：軍中有死士一人，敵人爲之退舍。今國有死士千餘人而無救於亡，甚矣才之難也！」中允未有以發也。

唐子夜寢而思之曰：「吾與人弈，無所博者常勝，有所博者常敗，利蔽其才也。是故無固利之情者，其才半；無固位之情者，其才七；無固生之情者，其才十。其不然者，則所習之非也。爲仁不能勝暴，非仁也；爲義不能用衆，非義也；爲智不能決詭，非智也。」

昔者大瓠嘗稱高景逸之賢，曰：「是不畏死。」唐子曰：「子謂高君之賢，是也；以其不畏死也而賢之，則非也。君子之道，先愛其身，不立亂朝，不事暗君。屈身以從小人，固可醜也；殺身以徇小人，亦自輕也。是故義有所不立，勇有所不爲，忠有所不致。詩曰：『我有旨蓄，亦以禦冬，』言有待也；君子愛身之謂也。」

唐子曰：「生貴莫如人，人貴莫如心，心貴莫如聖，聖貴莫如功。物非牝牡不相求，非孕育之時不相愛，人則無不通也。耳目不能易其用，上下不能易其體，心則無不行也。釋氏之治其心者盡矣，而不入於世；老子與於治而不辨於理。是故有天地，有萬物，不可無聖人。性不盡，非聖；功不見，非性。天下無無本之枝，豈於外者失之矣；天下無無枝之本，豈於內者失之矣。」

唐子曰：「車取其載物，舟取其涉川，賢取其救民。不可載者，不如無車；不可涉者，不如無舟；不能救民者，不如無賢。」昔者唐子之母善飲酒，有饋唐子甕酒者，發而嘗之，酸不可飲。母

欲以與鄰之貧而好酒者。婦曰：「勿與也，是可以爲醋。」乃燎粟一升入之，七日而成醋，調之終歲不盡。可以人之賢也而不酒之酸若哉！

## 良功

脩非內也，功非外也。自內外分，管仲蕭何之流爲賓，程子朱子之屬爲主；賓擯不入，主處不出；賓不見閭室之奧，主不習車馬之利。自內外分，仲尼之道裂矣，民不可以爲生矣。身之於世，猶龍蛇之有首尾也，猶草樹之有本枝也。存其首而斷其尾，培其根而去其枝，豈有龍蛇草樹哉！昔者莊烈帝嘗曰：「我豈不知劉宗周之爲忠臣哉！必欲我爲堯舜；當此之時，我何以爲堯舜？」誠哉斯言！天下之主在君，君之主在心。然而無邊不成省，無省不成京，無京不成君，無君不成心。以斯觀之，知專執身心，乃大失矣。

仲尼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非獨明也；天地萬物無不通，是理也。性非獨得也；天地萬物大同焉，是性也。隔於天，隔於地，隔於萬物，是不能窮理也。天不安於上，地不安於下，萬物不安於中，是不能盡性也。順天之行，因地之紀，遂情達變，物無詬厲，是能窮理也。有苗作亂，舜服之；桀紂虐民，湯武定之。書曰：「海隅蒼生之地，無不率俾；」詩曰：「綏萬邦，屢豐年；」是能盡性也。當是之時，天得以施，地得以承，萬物各遂其生，是至於命也。君子用則觀其功，不用則觀其言。仲尼試於魯矣。子輿雖未試，其策齊梁者，如衣必煖，如食必飽；未成之衣，不疑其



不煖；未炊之粟，不疑其不飽；豈可以子輿之不行爲無功之儒解也。

德必一，脩必純，後儒得半誤以爲一也，守固誤以爲純也。請明一與半之形：昔者唐子之妻當童時，與其姊同寢。姊嘗使之驅蚊，妻不悅。一夕，獨驅己首之處而掩帳焉。其姆笑而問其故。曰：「我豈暇爲他人，自爲而已。」儒者爲己之學，有似於此。吾之於斯人也，猶兄弟也；其同處於天地之間也，猶同寢於一帳之內也。彼我同樂，彼我同戚，此天地生人之道，君子盡性之實功也，是乃所謂一也。儒者不言事功，以爲外務。海內之兄弟，死於饑饉，死於兵革，死於虐政，死於外暴，死於內殘，禍及君父，破滅國家。當是之時，束身錮心，自謂聖賢。世旣多難，己安能獨賢！是何異於半掩寢帳之見也，是乃所謂半也。彼自以爲爲己之學，吾以彼爲失己之學。蓋一失，卽半失矣，焉得裂一而得半也！

後儒豈不曰「天地吾心，萬物吾體」；皆空理，無實事也。後儒豈不曰「湯武可法，桀紂必伐」；皆空言，非實行也。不能勝暴，卽不能除暴；不能圖亂，卽不能定亂；不能定亂，卽不能安天地萬物。後之儒者，學極精備矣；終身講道，吾不聞其一言達於此，又奚問其用不用乎！萬物之生，畢生皆利，沒而後已，莫能窮之者。若或窮之，非生道矣。此觀乎其形也。心，形之主也；豈形無窮時，心反有窮時！心有窮時，非心理矣。心具天地，統萬物，人皆知之；而弗能者，有格之而不達者也。格之者何？暴屈之，詐罔之，機愚之，邪傾之耳。心之本體，不角力而能勝天下之暴，不鬪智而能破天下之詐，無術而能御天下之機，不察察於邪而能息天下之邪。其不然者，心體

不充，自窮於內，非有能窮之者。

上古聖人與龍蛇虎豹爭而勝之，堯舜與洪水爭而勝之，湯武與桀紂爭而勝之。蓋龍蛇虎豹洪水雖毒，不若心之神也；桀紂雖暴，不若心之強也。身處末世，心無古今，若龍蛇虎豹與我雜處，洪水桀紂與我爲難，君子深恥之。非恥不若堯舜也，恥失之心也。

自學無真得，反錮其心；措之於世，阻塞不利。乃謂古者大略奇功，天有別降之才。天之生人，豈無大小；然大則成大，小亦成小，無不可造者。若是者何？人皆有心，心皆具仁義禮智。仁義禮智，猶匠之有斧刀繩尺也。天下之材不齊，其成器也，萬變萬巧而不一。豈有斧刀之不能施者哉，豈有繩尺之所不可合者哉！天下之人不齊，其爲變也，亦萬有不一。豈有仁之所不能養，義之所不能服，禮之所不能裁，智之所不能達者哉！大者如是；小雖不及，亦必有成。器之不成，非斧刀繩尺之不利也；操之不習也。功之不成，非仁義禮智之無用也；學之不至也。

衆人有庸見矣，謂功不必出於心性；皆溺於漢以下之見也。漢以下雖多奇功，然治卽梯亂，功卽媒禍，君子無取焉。卽有良治，必其生質之善，忠厚之行，不學而近於道者也，究不外於心性也。天下豈有功不出於心性者哉！功不出於心性，是無天地而有萬物也。豈有心性無功者哉！心性無功，是有天地而不生萬物也。

旣指四德，更觀四官：目之爲明，極天下之形色，大小，邪正，黑白，不必習睹，自無不辨。耳鼻舌亦然，皆不外假而自足極聲色馨味之變，豈有窮四官以莫辨者哉！是聰明者卽耳目，而有耳

目者卽母胞。而有不能治天下者，必其無聰明；無聰明者，必其非耳目。非耳目，是鬼胎也。腹大虛消，或產非人形，俗謂之鬼胎。世之篤學者，其能不爲鬼胎乎！

仁義，故大；聰明，故神；亦去其害之者而已矣。自純，害仁也；自方，害義也；自聽，害聰也；自視，害明也；亦得其養之者而已矣。合天下以爲純，則仁全；合天下以爲方，則義大；以天下爲聰，則聽廣；以天下爲明，則視遠。舉天下者，非逐天下也；周天下，所以完心體也；完心體，所以周天下也。完心若是，於治功也何有！

## 格定

生民以來，治之世少，亂之世多；君子之生，得志者少，不得志者多；畢生之內，樂恆少，憂恆多。治少亂多者，世也；無不治者，身也。得少失多者，志也；無不得者，心也。樂少憂多者，處也；無不樂者，學也。君子亦致其在己者而已矣。得乎己，則所生皆安矣，所處皆豫矣。

風之中人，易性移心，以偏爲正，以疾爲德。賢者甚之；豈不正風，反以成風。世尙剛節，我仍平；世尙殺身，我仍生；世尙朋從，我仍特；世尙道學，我仍直；世尙論議，我仍默。君子之守則然也。蟲鳥多化，象馬不化，強大之不同於微弱也。形之強大者且不化，况心之強大乎！大木隨流，弱荇不隨流，以有根也。草之根於土者且不流，况行之根於心乎！臨難必懼，臨喪必哀，親疾必憂，君危必共，國亂必赴，皆傷其心者也。不爲之傷者，殘薄人也。然衆人不及傷而心亡，君子

厚於傷而心存。其厚於傷者，卽其厚於養者也。

衆人之心如木，潤之則茂，燬之則灰。君子之心如金，雖遇冶則流，遇淬則堅，其質固不變也。遇猶生也，遇之不齊，猶生之不齊也。生安而遇不安，惑之甚也。生於卑則爲卑人，生於丐則爲丐人，生於蠻則爲蠻人，莫之恥也。奈何一朝賤焉則恥之乎，一朝貧焉則恥之乎！卑人可以爲聖人，丐人可以爲聖人，蠻人可以爲聖人，皆可以得志於所生，豈一朝貧賤而遂自薄乎！

是故君子於遇，如身在旅，風雨凍餓，不必於適。輕富貴，安貧賤，勿易言也。果能若此，爲聖之基也。人皆曰「我輕富貴，我安貧賤」，皆自欺也。卽非自欺，不必其不動也。蔬食之士，不慕鼎肉，不能聞馨而不動於嗜；徒步之士，不慕高車，不能見乘而不感於勞。故夫不慕富貴者，則有之矣；見富貴而不動者，吾未之見也。威不懼，侮不怒，尤未易言也。當義不辟死，當辱不與校，固有之矣；遇威侮而不變於色，不動於心者，吾未之見也。布與緞同煖，菜與肉同飽。煖必緞，爲人也；飽必肉，從嗜也。多營以華人目，甘我口，是奴隸負販也。以此思之，亦制心之方也。

憂患道心生，安樂道心亡；貧阨道心生，富豫道心亡。治國家亦然。其生，非得也；其亡，非失也。君子之志於道也，道由心致，不由外致，是以易處而不移。亦有悔悟奮發，由逆生者。生於逆則成於順，豈反亡於順！成於順，行其志之時也。

長短相爭，是非相訟，市人也。並爲君子，亦爭長短，訟是非；雖義與利不同，其爲爭一也。

道未必以此顯晦，國未必以此安危，一言相異，變色而起；其徒助之，相煽不已。以爲爲道，其實爲名；以爲爲國，其實爲身；何自辨之不明也！求勝求名，士之痼疾也。稱其過人，榮於加袞；譏其不如，辱於褫袞；自立安在，而輕重於人也若此！登千仞之山，其處自高；建萬石之鐘，其聲自遠。誠能以道自勝，惟恐其不求勝也；誠能以德成名，惟恐其不求名也。

心有十疾：尊則亢，卑則委，富則驕，貧則隘，樂則散，憂則結，平則懦，怒則潰，惡則狠，愛則溺。此十疾者，勿易言之。除之能盡，可以平天下；有一不除，不可以行於妻孥；盡除之，聖人不能有加；漸除之，幼學亦可以勉而行之也。

君失其道，聽命於臣；心失其道，受役於物。彼不自覺其爲役，方自以爲得主；不知其以物狗心，遂誘於物也。禦寇易，禦物難；破陣易，破誘難。寇，斃我者也；物，遂我者也。中之者甘之，若將以之爲生，不得不可以爲生；若將以之爲人，不得不可以爲人。物毒於寇，惟大勇者能禦之；誘險於陣，惟大智者能破之。有外禦，有內制。禦之嚴，則欲不內動；制之力，則物不外引。化凶勉入，不得不然也。

貪財淫色，小人之欲也，非吾之所患也。吾之所患者，欲挾理而處，挾義而行。豈惟人不能辨，亦且不能自辨。是學也者，藏欲之藪也。君子之欲，雖與小人之欲不同，以此治心，同歸於滅心；以此治世，同歸於亂世。道爲治本，欲爲亂根。世之攘攘藉藉者，皆由欲起。有欲不除，除之不盡，而欲治天下；欺天下乎！

璽一也，其文之見於朱者，千萬如一也。惟心亦然。見於事者，外同於內，不異毫末。以道心而不成治，是璽本籀篆而朱爲鳥跡也；以非道之心而幸治，是璽本鳥跡而朱爲籀篆也。

天地之大也，歷年之遠也，人生其中，飛塵隙景耳。其不讓於天地歷年者，以心體全，性功大也。妄者乃外誘於物，內徇於欲，溺於世，從於體，汨於貧富，顛亂於憂樂，此其生沒與草蟲何異！博奕有勝負，飲酒有慶罰，當其時，亦喜亦慍也；博已飲散，喜慍安在！彼妄者之所營，亦猶是也。斯言也，衆人皆知之，賢者亦有所不免焉。徒知，不如不知，貴能爲之。

## 去名

名者，無脩爲之勞，有賢良之品；無不與之人，有勝真之美；無難合之君卿，有驟得之富貴；與終身勤修老而不遇者，其勞逸得失何如哉！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不耕得穀，不獵得獸，好名者之捷得如是。此後生之所奔走，正直之人或不免改行者也。

若好名者但自竊其名，自敗其德，其亦無害於世。乃使舉世慕之，無非竊名之人，無非敗德之人，其害大矣。蓋名者，虛而無實，美而可慕，能鑿心而滅其德，猶鑽核而絕其種。心之種絕，則德絕；德絕，則道絕；道絕，則治絕。人人爲學，而世無真學；人人言治，而天下愈亂。

名之爲害如是，從來論者皆未及之，何也？古之人，雖惡無僞，不知自掩。是以善惡著於外，

辨若黑白。幽厲自成其爲幽厲，共驩自成其爲共驩；未聞幽厲自號爲堯舜，共驩自號爲臯夔。雖有幽厲共驩，無害於人心者，善惡不混故也。至於春秋，齊桓晉文假名而霸天下，善惡不分矣。桓文內懷無君之心，而外示尊王之義；內爲鳥獸之行，而外假禮節之文；多并小國，而施繼絕之恩；盡竊貢賦，而脩會盟之禮。民眩於僞，而服其信義，稱其有禮；天子忘其偏而嘉賴其功；數世之後，諸侯猶感德不忘焉。當時之大夫，身爲亂賊，事出悖逆，而口道禮義之言，行爲忠信之行，人皆稱其賢焉。當其時，多無君無父之人；而其事君事父之禮，美哉其可觀也；其忠君愛父之言，美哉其盈耳也！

自昔至今，十七代之閒，同一名敝；而外暴之風，於今爲甚。世尙道學，則以道學爲名。矯其行義，僕其衣冠；足以步目，鼻以承睫；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熟誦諸儒之言，略涉百家之語。名旣成，則升坐以講，環聽者數百人；錄以爲書，獻於公卿，布於海內，自以爲孟氏復生，朱子再見。弟子數千人，各傳師說，天下皆望其出，以興太平。或徵至京師，卽以素所講論者敷奏於上，列爲侍從。未有所裨益，卽固辭還山，天下益高其出處焉。此道學之名也。世尙氣節，則以氣節爲名。自清而濁人，自矜而屈人。以觸權臣爲高，以激君怒爲忠。行政非有大過，必力爭之；任人非有大失，必力去之。相援相攻，其徒蜂起而爲之助。不勝，則竄於遠方，杖於闕下，磔於都市。天下之士聞之，益高其義，莫不鼓行而往，願爲之繼也。此氣節之名也。世尙文章，則以文章爲名。宏覽，博物，賦詩，作文，書紙如飛，文辭靡麗。其人又體貌閑雅，言笑便敏，好遊善交，譽滿京

師。斯人也，公卿欲得以為上賓；天子欲得以為近臣。文士無用，其重於天下，不下道學、氣節二名也。夫文，非小物也；漢人之作，文之末也，而况後之瑣瑣方幅者乎！若夫今日設科之文，吾更不知其為何物也，而亦藉藉於其間。凡此皆文章之名也。此三名者，害心之大者也。

君子為政於天下，治亦多道，莫大於去名矣。去名之道維何？破其術，塞其徑，絕其根，此三者，去名之道也。何謂破其術？吾既已言之矣。吾不好道學，言孔，貌孟，宗朱，擯陸者，吾不與也；吾之所與者，忠信也。吾不好氣節，立朋黨，習攻擊，樂流竄，甘挺刃者，吾不與也；吾之所與者，正直也。吾不好文章，窮搜，泛覽，規韓，模歐者，吾不與也；吾之所與者，聖言也。斯不已破其術乎！何謂塞其徑？吾既已言之矣。君臣賢明，不受毀譽，無無實之毀譽；雖或有之，不能上達也。斯不已塞其徑乎！何謂絕其根？吾既已言之矣。君日省於上，卿大夫日省於下，不敢暇逸，以求寡過。天下化之，各務其實，無私好惡。斯不已絕其根乎！

雖然，盜跖之里，不皆惡人；曾閔之鄉，不皆善人。人類之不齊，道雖行，不能盡化也。是以舜撻頑讒，伊尹墨三風，所以齊之也。若有人焉，自以為聖賢，身居深山，而聲聞徧四海，動朝廷；公卿雖賢，庶民雖良，不能不眩於其高世之名。此其為害，百於讒人，什於三風，其巧言令色孔壬之魁乎！巧言令色孔壬，是堯之所畏也。君雖聖，不及堯；臣雖賢，不及禹皋；况其下者，豈可容之以惑人而壞治哉！其放流之，不與同中國，害治者乃去矣。既身先之，又明教之，又去其非類，以變好名之風，其庶幾乎！



## 五經

五經者，心之迹，道之散見，非直心也。仲尼之時，文籍或多，而其要者惟此五書。乃繫易以道陰陽，序書以明治法，刪詩以著美惡，脩春秋以辨邪正，定禮以制言行。於是學者力行之暇，有所誦習；此博文之事，造道之階也。至於直指其心，因人善誘，則在論語一書；而繼之者又有大學、中庸、孟子。此四書者，皆明言心體，直探道原；脩治之方，猶坦然大路。學者幸生仲尼之後，入其門者，隨其力之大小，取之各足，尙何藉於五經乎！取而譬之：五經如禾稼，四書如酒食。酒食在前，即可醉飽；乃復遠求之五經，是舍酒食而問之禾稼也，豈不迂且勞哉！

雖然，五經何可已也！於易觀陰陽，於書觀治法，於詩觀美惡，於春秋觀邪正，於禮觀言行。博而求之，會而通之，皆明心之助；第不可務外忘內，舍本求末耳。若務外忘內，舍本求末；三五成羣，各夸通經；徒炫文辭，聘其議論；雖極精確，毫無益於身心。則講五經者，猶釋氏之所謂戲論，莊周之所謂糟粕也，與博奕何異！是故陽明子曰：「心如田，經則田之籍也。心已亡矣，而日窮經，猶祖父之遺田已鬻於他人，而抱空籍以爲我有此田，可乎？」此學經之準也。

近世之於五經，羣疑多端，衆說叢起，不可以不定所從。子思之後世，有哲人孔安國，仲尼之十一世孫也。仲尼既沒，諸儒則講習於塚上，自漢不絕。安國尤長於書，乃其家學，而又得聞於諸儒之言。其所作書傳，必得其真。學者，舍安國其奚從！詩之序，必仲尼之徒爲之。以序言釋詩

意，論世論人，言隱而義顯。大毛公及事荀卿，其去仲尼之世未遠也。其創爲傳也，尊序如尊經。小毛公又繼成之；鄭氏遵暢厥旨，詩之義大明。學詩者，舍毛鄭其奚從！至於左丘明，身爲魯史，其所記述，本末周詳，典禮彰明。仲尼取之以脩春秋，丘明卽史爲傳，以明仲尼之褒貶，更無可疑。杜氏又推五體，觸類而長之，以發傳所未發，春秋之義大明。學春秋者，舍左氏其奚從！

自宋及明，世之學者，好爭訟而罵人，爲創見以立異；以其意斷百世以上之事，繁引曲證以成其自是。凡周漢以來授受之有本者，皆草刈而蕪除之。暴秦燒之於前，世儒斬之於後，其亦甚悍矣哉！

今人於五經，窮搜推隱，自號爲窮經。此尤不可。何也？當漢之初，學者行則帶經，止則誦習，終其身治一經而猶或未逮。若是其難者，何也？蓋其時經籍滅而復出，編簡殘缺，文辭古奧，訓義難明，是以若是其難也。今也不然。訓義旣明，坐享其成，披而覽之足矣。雖欲窮之，將何所窮！

甄也老而知學，寡聞而善忘。於詩，患毛鄭之言大同而小異，說詩無兩是之義，擇其善者而從之，以便稱引，故於詩有言。於春秋，患左氏之言太簡，取觸類而長之義，以通其所未及，故亦有言。使養子寫以爲冊，忘則檢之；其於詩、春秋之旨，如聽家人之言，聞巷之語，更不勞我心，思安起疑義。書未及爲也。甄老矣，禮書繁而未能讀，且徐俟之。至於易，固在道陰陽，窮性命，知進退，然必占事知來，乃可以用易。不能知來，非占矣，易爲空理矣。他日若有所受則爲之，不

然，其亦已矣。

吁嗟乎！人之於道猶門也，而不出入於門；人之於道猶飲食也，乃飲食而不知味；其異於禽獸者幾希矣。故夫心之不明，性之不見，是吾憂也；五經之未通，非吾憂也。

## 非文

古有文，典禮、威儀、辭命皆是也，不專以名筆之所書。筆之所書謂之言。若書傳之言謂之文者，數之曰「文成幾何」，蓋指六書而言。六書有義，故謂之文，非緣飾其辭而謂之文也。說如其事，辭如其說。善說者有倫有敘，博徵曲喻，聽益耳焉；善辭者有倫有敘，博徵曲喻，書之於策，五采絢焉。是言也，不謂之文也。

古之善言者，根於心，矢於口，徵於事，博於典，書於策簡，采色焜耀。以此言道，道在襟帶；以此述功，功在耳目，故可尚也。漢乃謂之文，失之半焉；唐以下盡失之。迨乎近世之言文者，妄謂有體，妄謂有法，妄謂有繩墨規矩。二十三代之編籍，闕塞其心；序論傳志之空言，矯誣其理。是以秦以上之言如燔肉，唐以下之文如菜羹。秦以上之言雖少也，重於鈎金；唐以下之文雖多乎，輕於車羽。是何也？務炫於文，束於俗，格而不遂其言也。

文必有質。今世求文之弊，盡失其實矣。昔京師有琢冰爲人物之形者，被以衣裳，綴以丹碧，神色如生，形制如真。京師天寒，置之堂背，逾日不變，變則脩飾之。往觀者日數百人，皆歎其

巧，驚其神。一日，語衆曰：「孰能與我三斗粟？吾授之以吾技。」人無應者。乃問之曰：「吾之技亦巧矣！吾欲鬻技，得三斗粟，而人無應者，其故何也？」有笑之者曰：「子之技誠巧矣！子何不範金琢玉，爲夏殷周漢之器，可以寶而不壞。今乃琢冰爲玩物，其形雖肖，不日而化矣。吾甚惜子之技巧而非真，心勞而無用，可以娛目前而不可以傳久遠也。」文而無質，亦猶是也。

物有象，象有滋；取則爲書，有蝌蚪、篆、籀之文。迨於末世，變爲俗書，媚容佻姿，盡亡其制矣。圖畫者，鑄於鐘鼎以垂法，繪於衣裳以明尊，施於屏壁以示戒。迨於末世，爲川巖，爲草木，爲羽毛，爲士女，以取悅於人，盡失其意矣。古之言，變爲今之文，亦猶是也。彼二者，雖失也無與於治亂。若夫文，流爲曲工，流爲末技，以取悅諧俗，使人心輕氣佻，竊譽失真，道喪於此，其亦百十之十一也！

### 知言

唐子至常州見方子。方子不喜名士，見唐子則大喜；館之書室，談四日夜不倦。

方子曰：「人皆疑先生之言兵。」唐子曰：「世之稱良將者，人乎，神乎？」曰：「人也。」  
「所云大敵者，人乎，鬼乎？」曰：「人也。」唐子曰：「若良將克敵，爲神之斬鬼，則吾不敢言；若皆人也，何疑於吾言！彼市里少年婦人小子行詐以欺人，皆兵法也。」

方子曰：「先生之文奇矣。吾欲爲文，若何而可？」曰：「古人豈有所謂文哉，達其言耳。後

人喜其言，誤以爲文。世人善爲文，不善爲言，如芻馬木鷲，故不奇。我不善爲文，善爲言，如馳馬飛鷲，故人見以爲奇。」

方子曰：「昔者先生之治長子也如之何？」曰：「爲治未終。」曰：「雖然，願聞其意。」

唐子曰：「四境如我牆垣，土田如我園圃，道路橋梁如我戶庭，廬舍如我屋宇，蓄積如我倉廩，男女如我婦子。如斯而已。」

蓋唐子三發言，而方子三稱善焉。

方子餽金與褥，執一扇請曰：「吾二月將入京師，乞先生送我以言而書諸扇，朝夕誦之。」唐子樂其知言也，乃言曰：

「人難知也。觀其貌則敏，聽其言則辨，詢之事則多習；使之治民而民或不便。觀其貌則魯，聽其言則訥，詢之事則十難而不得一；使之治民而民或安之。人之難知如是。昔吳中有名醫，華與美裘，顏如渥丹，舌如轉軸。疾病之家，非其藥不飲也。有病愈者，則曰『果醫之良』；有死者，則曰『良醫不能生死人』。是醫也，不任殺人之罪，而獲顯名厚利者，疾病之家，任耳目之過也。吳中多知名士，子未嘗問焉。謂朱熊占良士也，而習於禮。今獨因我書問之，可謂不任耳目矣。吾更言此者，欲子以取熊占者取天下士也。」

唐子反，書其言於扇，以致方子。

## 鮮君

治天下者惟君，亂天下者惟君。治亂非他人所能爲也，君也。小人亂天下，用小人者誰也？女子寺人亂天下，寵女子寺人者誰也？奸雄盜賊亂天下，致奸雄盜賊之亂者誰也？反是於有道，則天下治，反是於有道者誰也？師尹皇父無罪；勃貂驪姬無罪，后羿寒泥無罪。何云無罪？毒藥殺人，不能殺不飲者。伊尹周公無功。何云無功？良藥生人，不能生不飲者。一賢人進則望治，一小人進則憂亂，皆淺識近見，不知其本者也。海內百億萬之生民，握於一人之手，撫之則安居，置之則死亡。天乎君哉，地乎君哉！

上觀古昔，堯舜禹啓，治世惟久。夏殷西周西漢，治多於亂。治世多者，雖有昏主，賴前王以安也。其餘一代之中，治世十一二，亂世十八九。前帝澤薄，無以保其後故也。君之無道也多矣，民之不樂其生也久矣，其如彼爲君者何哉！

天之生賢也實難。博徵都邑，世族貴家，其子孫鮮有賢者，何況帝室富貴，生習驕恣，豈能成賢！是故一代之中，十數世有三二賢君，不爲不多矣。其餘非暴即闇，非闇即辟，非辟即懦。此亦生人之常，不足爲異。惟是儒君蓄亂，辟君生亂，闇君召亂，暴君激亂，君罔救矣，其如斯民何哉！嗚呼！君之多辟，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天無所爲者也，非天之所爲也，人也。人之無所不爲也，不可以有爲也，此古今所同歎，則亦莫可如何也已矣。

匡君治國之才，何世蔑有；世無知者，其才安施！雖使臯稷契生於其時，窮而在下，亦不過爲田市之匹夫；達而在位，亦不過爲將承之庸吏。世無君矣，豈有臣乎！然則三代以下，君子之所學不皆廢乎？是不然。君有明昏，世有治亂，學無廢興。善事父母，宜爾室家，學達於人倫；寒暑推遷，景新可悅，學達於四時；薄天而翔，騰山而游，學達於鳥獸；山麓蔚如，海隅蒼生，學達於草木。吾於堯舜之道，未有毫釐之虧也；奚必得君行道，乃爲不廢所學乎！惟是賢君不易得，亂世無所逃，坐視百姓之疾苦而不能救，君子傷之矣！

## 抑尊

聖人定尊卑之分，將使順而率之，非使亢而遠之。爲上易驕，爲下易諛；君日益尊，臣日益卑。是以人君之賤視其臣民，如犬馬蟲蠅之不類於我；賢人退，治道遠矣。

太山之高，非金玉丹青也，皆土也；江海之大，非甘露醴泉也，皆水也；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是以堯舜之爲君，茅茨不翦，飯以土盃，飲以土杯。雖貴爲天子，制御海內，其甘菲食，暖粗衣，就好辟惡，無異於野處也，無不與民同情也。

善治必達情，達情必近人。陳五色於室中，滅燭而觀之則不見；奏五音於堂下，掩耳而聽之則不聞。人君高居而不近人，既已瞽於官，聾於民矣；雖進之以堯舜之道，其如耳目之不辨何哉！

人君之於父母，異宮而處，朝見有時，則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人君之於子孫，異宮而處，朝

見有時，則曰天子之慈與庶人異。人君之於妻，異宮而處，進御有時，則曰天子之匹與庶人異。骨肉之間，驕充襲成，是以養隆而孝衰，教疏而恩薄。讒人閒之，廢嗣廢后，易於反掌。不和於家，亂之本也。親雖至暱，亦有難諫；友雖至私，亦有難語；師雖善誘，亦有難教；而况君乎！

人君之尊，如在天上，與帝同體。公卿大臣罕得進見；變色失容，不敢仰視；跪拜應對，不得比於嚴家之僕隸。於斯之時，雖有善鳴者，不得聞於九天；雖有善燭者，不得照於九淵。臣日益疎，智日益蔽；伊尹傳說不能誨，龍逢比干不能諫，而國亡矣。

蜀人之事神也必馮巫，謂巫爲端公；禳則爲福，詛則爲殃。人不知神所視聽，惟端公之畏，而不惜貨財以奉之。若然者，神不接於人，人不接於神，故端公得容其奸。人君之尊，其猶土神乎！權臣嬖侍，其猶端公乎！無聞無見，大權下移。誅及伯夷，賞及盜跖；海內怨叛，寇及寢門，宴然不知。豈人之能蔽其耳目哉？勢尊自蔽也。

直言者，國之良藥也；直言之臣，國之良醫也。除腐瘍，不除臧結者，其人必死；稱君聖，謫百官過者，其國必亡。所貴乎直臣者，其上，攻君之過；其次，攻宮闈之過。其下焉者，攻帝族，攻后族，攻寵貴，是瘍醫也；君何賴乎有此直臣，臣何貴乎有此直名！是故國有直臣，百官有司莫不畏之；畏之自天子始。

昔者明顯帝食，庖人進鰲。明顯帝食而甘之，舍箸而問曰：「吾聞劉光縉禁鱻鰲之屬，安所得此鰲也？」左右對曰：「取之遠郊。」明顯帝曰：「自今勿復進此，恐犯御史禁也。」以萬乘之尊，下



畏御史，可以爲帝王師矣。

位在十人之上者，必處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處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處天下之下。古之賢君，不必大臣，匹夫匹婦皆不敢陵；不必師傅，郎官博士皆可受教；不必聖賢，閭里父兄皆可訪治。尊賢之朝，雖有佞人，化爲直臣；雖有好人，化爲良臣；何賢才之不盡，何治道之不聞！是故殿陛九仞，非尊也；四譯來朝，非榮也。海唯能下，故川澤之水歸之；人君唯能下，故天下之善歸之；是乃所以爲尊也。

## 得師

太甲違師保之訓，多行不義，商之天下且危矣。處於桐宮，深自怨悔，敬承伊尹之訓，克終厥德。此皇天之所以佑商也。武王崩，成王幼，不知周公之功，以流言疑公，周之天下且危矣。天降烈風疾雷，成王懼，啓金縢之書，乃知周公之忠，迎公而服其訓，卒爲賢君。此皇天之所以佑周也。二君一昏、一孺，何速變若是哉？先有得於學也。

太甲之嗣位也，伊尹陳三風十愆之戒，謂有一必亡；德，無大必興；不德，無小必墜。太甲知之矣，然狎於習而忽之。及其去宮室之安而處於陵墓之野，聲色之好絕，左右便習不從。困苦憂思，自悔其過。以爲師保旣放我，羣臣不悅，百姓不服，天下必且叛我，乃自咎往背師保之訓以至於此也。是太甲之改德，由學致也。成王嗣位於冲年，周公無日不以君臣父子長幼之道訓於王。其戒懲

之言，具於詩、書。成王聞之熟矣，以其幼也而忽之。及殷人叛，庶孽流言，周公辟於東都，天降疾威。成王是時稍長矣；良弼不在，天怒人叛，如履淵冰。乃追思周公訓戒之言，我不能用，以至此危難罔救也。是成王之改德，亦由學也。

二君幼知學，又困於憂患，乃克自反以明心。故知君德必成於學，而學必得師保。然必先知學，乃可以得師保。何也？湯有伊尹以遺太甲，文武有周公以遺成王，故有之也，不待求也。若夫歷三四世，先帝之勳舊無存；其可以寄社稷者，必歷試於百職焉，必博求於天下之賢人焉。繼世之君，身處尊富，狃於近習，不能周知天下之務。又無大患；即有大患，亦不能憂困憤發，撤其心蔽。其心不明，豈能識大賢於衆人之中！且末世學者不純，中無真得，好爲大言，自信以爲臯夔；人主瞽亂不察，遽委社稷而命之，其不至於覆亡者鮮矣。其在殷，高宗求賢之誠，通於上帝，夢得聖人。及得傅說，與之語，果聖人焉，遂以爲相，繼美阿衡。以說之賤，莫爲之舉，未及於試，一言之閒，遂知其爲聖人。豈高宗之智獨絕於人哉？蓋高宗幼居田野，學於甘盤，恭敬靜默，求道不貳，是以神通於心，智辨於言也。是故治天下必先用賢，用賢必先得師，得師必先辨賢，辨賢必先克私，克私必先潛心，潛心必先好學。此自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治亂之效立見，不可不痛自省也。

天子之學與士同；曰不同者，郭言也。天子齋居靜存，與陋室同；誦詩讀書，與土牖同；身有貴賤，心無貴賤。亦有不同者，居位如天帝，失位不如農夫。是故天子學同於士；懼而篤學，當百

十於士。伊尹未得，先師咎單；傅說未得，先師甘盤；周公未得，先師史佚。卽無此三賢，列士獻詩，譬獻典，史獻書，師箴，腹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皆可師也。丹雘不施，苑囿不廣，珠玉不御，貂錦不服，無有溺其心者。既多受益，又無溺心。譬鏡久昏，不能辨形，石以磨之，汞以發之，無形不受，無形不辨。心既明，則是非無易主，善惡無匿情，大賢大奸並進於前，不察而別。以是求師，而後師可得，豈有榮公專利，皇父厲民之患乎！

或謂：「君既明矣，可以進退天下之賢不肖，雖無師亦可。」如若所云，雖舜亦不能。舜以天下之明爲明，以天下之聰爲聰，故能進退天下之賢不肖。然何以明天下之明，聰天下之聰？非一人能徧察之也；舜之聰明所以能徧天下者，以得禹宅百揆也。禹宅百揆以總內衆職，內衆職總牧伯，牧伯總都邑之吏，遞相稽也；如衣有領，如網有綱。舜則恭己正南面，而天下在其耳目中矣。由太甲成王高宗大舜觀之，吾未見君不明而可以得師，不得師而可以治天下者也。

尙文者實亡，尙貌者心亡。明莊烈非得師之君，賀逢聖謝陞非爲師之臣，乃於朝畢之時，降萬乘之尊，起對之揖，是於殿廷之上爲優偶之觀也！

## 太子

自昔有言：教太子必擇賢師傅。其在於今，則爲罔上之言。公卿之家，千金之子，且輕師傅，何況太子！使師傅教太子，如使弱羊牽大車。然則太子孰教之？天子自教之。天子能教太子，卽師

傅有益於太子；天子不能教太子，卽百伊尹百周公亦無益於太子。太子故尊，必處於卑；故藏，必周於外；故驕，必納於約。

凡教太子，勿南面臨師傅。進而講學，師西向坐，傅東向坐，太子北向坐。始講，則曰「願受教」；講已，則曰「謹受教」。勿命進退，進退惟命；勿命飲食，飲食惟命；勿命坐作，坐作惟命。公卿有疾，則使問之；有喪，則使弔之；有慶，則使賀之；出使，則使送之；反命，則使勞之；入，則降階迎之；拜，則趨左答之；進規，則再拜而受之。

凡教太子，春使視耕，夏使視耘，秋使視穫，冬使視藏。毋多從，毋盛衛，毋辟人。親其婦子，知其生養；入其廬舍，知其居處；嘗其飲食，知其滋味；攬其衣服，知其寒煖。農民者，王后之本；士茅者，殿陛之本；糟糠者，肥甘之本；布帛者，冕服之本。不知其本，必喪其末。

凡教太子，觀於桑，則知衣服所自出；觀於牧，則知服乘所自出；觀於牢，則知鼎俎所自出；觀於澤，則知魚鱉所自出；觀於圃，則知果蔬所自出；觀於山，則知材木所自出；觀於肆，則知器用所自出。

凡教太子，過市，則見販鬻之勞；在塗，則見負擔之勞；行道，則見征役之勞；止舍，則見羈旅之勞。

凡教太子，有過必撻。臣待師傅，亢不受命，則撻之；不敬大臣，不禮羣臣，則撻之；今日聞言，明日不能行，則撻之；出而荒遊，不知農事，則撻之；出而荒遊，不知民窮，則撻之；出而荒

遊，不知物土，則撻之；出而荒遊，不知人勞，則撻之。蓋不習牛羊之性者，不可使牧牛羊；不知百姓之生者，不可使治百姓。

凡教太子，勿異宮而處，勿異庖而食，勿異笥而衣。異則專主自恣，莫知所爲。黷女賊體，陰寺賊性，衆佞賊智。雖三朝三問，禮嚴文備，如優飾然，何有於教！天子視朝之餘，太子事師之餘，不離左右。慈以笑語，嚴以誨責。三賊不近，一習常安。

凡教太子，先去女蠱。庶民一婦，晏寢不謹，且以致疾，且以殞命。乃別宮曲房，美女充之；如置膏澤於治火之中，如置膠革於淫雨之中，豈有幸哉！自秦以來，人君恆不壽，五六十爲上壽，四十爲中壽，三十爲下壽。上壽十一，中下十九，皆女之由。是故處太子，少不近女，婚不多御。奉巾箒，澣衣裳，毋擇容，毋自置，毋敢媿。

凡教太子，必除奄蠱。啓闔，灑掃，振衣，釋襪，進簋，執壺，布衣數人，供使而止。雖老成歷事三世者，使之謹調護，省疾病，視飲食，率羣情，惟是之責。言宮中之事，則殺之；言朝廷之事，則殺之；言百官之事，則殺之；言詩、書之文，則殺之。

凡教太子，有不教之教。天子身自爲制，是謂不教之教。天子之宮，廣於大都；妃妾不得不備，奄奴不得不多。宮大人衆，將以奚爲？將以宮牆爲城乎？將使妃妾守陴乎？將使奄奴禦寇乎？必大乃尊，必衆乃光，是堯舜茅茨，不主四方；桀紂宮臺，實爲盛王。宮室有損無益；妃妾有損無益；奄奴有損無益。日損，歲損，世損，太子之生，不見宮室之侈；不見奄妾之盛，不見珍異之

供，不見珠玉之器。其樸不雕，其志不淫，是以教易行而學易成。

### 備孝

父母，一也；父之父母，母之父母，亦一也。男女，一也；男之子，女之子，亦一也。

人之爲道也，本乎祖而非本乎外，本之重如天焉。若以言乎其所生，母不異于父，母所從出可知矣；是故重于祖而亦不得輕于外也。禮外論情，服外論義，若之何其可輕也！吾向也知其義而未言，以無文可徵也。及讀春秋書杞伯姬來朝其子，其斯義也夫！蓋婦人歸寧，細事也；孺子無知，手挈之而來，尤細事也。于來可勿書，况其子乎！惟諸侯來，曰朝。朝，大禮也；以加諸孺子，重其義也。仲尼欲教天下之人，愛其母之所從出如祖父母，愛其女之所出如其孫，故特起朝子之文以見義也。

人之于父母，一也；女子在室于父母，出嫁于父母，豈有異乎！重服于舅姑夫，輕服于父母，非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也。昔爲人子，今爲人母，于是乃有父子焉，乃有君臣焉，固不得以其身爲父母之身也，亦猶爲人後之義也。以言乎所生，男女一也；恩不以服薄，服不以恩薄也。此義吾未言之，以無文可徵也。及讀春秋書紀季姜歸于京師，其斯義也夫！夫諸侯且不稱字矣，王后之尊，同于天子，乃稱字乎！稱字，所以申父母之尊也。父母之尊，不降于天子，豈降于舅姑！仲尼恐爲人婦者習焉而忘其情，尊舅姑，降父母；近舅姑，遠父母；親舅姑，疏父母；故特起王后稱字之文以

見義也。

## 明悌

人之大倫有五；今存四焉，其一亡矣。

昔者孔子之語其徒也，孝悌惟亟，而言忠或寡焉。江漢源而海委，孝悌源而忠委，有先委而後源者耶，有源盛而委竭者耶？

異哉，人之好名甚也！忠之爲名，大而顯；史記之，國褒之。昔者明之初亡也，人皆自以爲伯夷。鄉學之士，負薪之賤夫，何與于祿食之貴厚，有殺身以殉國者。當是之時，天下之言忠者，十人而九；孝之名不若忠之顯大也。故當世之言孝者，千百人而一二。

若夫悌，人莫爲之，亦莫言之。悌道之絕也，蓋已久于斯焉矣！吾觀賢士大夫，亦有忠如比干者也；養如曾參者也，交如叔牙者也；其處昆弟則何如？予之尺穀，則有矜色；乞其斗粟，則有泚顏；善己，則友資之；惡己，則讎視之；侵己，則盜禦之。姊妹旣嫁，蔑焉忘之，若不知爲誰室之妻者然也。內不自知，責亦弗及。彼自矜爲完行，吾見其不遠于禽獸也。

今有居父母之喪，坐作不忘，旣免喪而哀不已也，斯不亦孝矣乎？其于兄弟亦且有然。昔者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子曰：「奚爲弗除也？」曰：「吾鮮兄弟而弗忍除也。」夫子亦嘗有姊之喪矣，與弟子立而拱尙右也。弟子不知其故，子曰：「我尙右者，以我有姊之喪

也。」由斯觀之，可知悌矣。

殺之而不怨，事君之道也；殺之而不怨，事父之道也；其于兄弟亦且有然。昔者象欲殺舜，舜則富貴之。富貴奚足云乎！象憂舜亦憂，象喜舜亦喜。是道也，舜事瞽瞍之道也，人所難能也。舜則施之於弟，且施之殺己之弟。孟子稱舜之孝曰：「美色富貴不足解憂，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我且以此稱舜之悌矣，曰：「美色富貴不足解憂，惟順于兄弟可以解憂。」由斯觀之，可知悌矣。

人之愛莫私于其妻。詩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則愛其色；居同室，寢同棲，則愛其嫗；執蠶績，功鍼縷，治酒醴，調燔炙，則愛其助；及其老也，長子孫，訓婦女，則愛其成。此性情之常，賢聖之所同也。然愛之道，則甚下于其兄弟。若子路有妻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曰：「吾思吾妻而弗忍除也。」若堯之二女，日以殺舜爲事。舜幸免于死，及立爲天子，尊之爲妃，寵之爲夫人。妻愛我亦愛也，妻喜我亦喜也。則是子路者，溺情好內，君子之所薄也；則是舜者，狂疾人也，且不及桀紂之嬖妹喜妲己也。

昔者高子嘗問于我矣，曰：「君父之重，人皆知矣。若兄弟，若妻，若子，平居奉之，及難免之，其後先輕重若何也？」曰：「昔也吾嘗慎思之矣，差之爲五等：一曰君，父母；次二曰兄弟；次三曰妻；次四曰子，兄弟之子；次五曰朋友。子其權之焉！」



## 內倫

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氏曰：「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亦相下以成家也。孔氏曰：「易之咸爲夫婦之道；其象曰：『止而說，男下女，』以證夫婦相下之道，恆道也。泰之天下于地，其義亦然。」夫天高地下，天尊妻卑；若反高下，易尊卑，豈非大亂之道！而詩之爲義，易之爲象，何以云然乎？蓋地之下于天，妻之下于夫者，位也；天之下于地，夫之下于妻者，德也。

古者君拜臣；臣拜，君答拜；師保之前，自稱小子；德位之不相掩也。天子之尊，冕而親迎，敬之也；亦德位之不相掩也。若天不下於地，是謂天亢；天亢，則風雨不時，五穀不熟。君不下於臣，是謂君亢；君亢，則臣不竭忠，民不愛上。夫不下於妻，是謂夫亢；夫亢，則門內不和，家道不成。施于國，則國必亡；施于家，則家必喪；可不慎與！

今人多暴其妻。屈于外而威于內，忍于僕而逞于內，以妻爲遷怒之地。不祥如是，何以爲家！睽則易犯，瀆則易覺，弱則易暴，孤則易施，遂至大不祥焉。蓋今學之不講，人倫不明；人倫不明，莫甚于夫妻矣。人若無妻，子孫何以出？家何以成？祭則孰寄？居則孰輔？出則孰守？不必賢智之妻，平庸之妻亦有之。是則如天之有地，如君之有臣。以言乎位，則不可褻；以言乎德，則顧可上而暴之乎？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高山出雲，雨徧天下；天賴以成其施，是以仰止焉，言不可以不敬也。四牡既良，致遠不勞，如琴瑟之調焉，言不可以不和也。敬且和，夫婦之倫乃盡。請誦是詩，以爲爲夫者教焉。詩云：「有洸有潰，既詒我肄。」德不能服人，威不能加人，入室而逞于妻。洸乎怒之充也，潰乎忿之不可收也，此何爲者也？人之無良，至此其極。始爲夫婦，終爲仇讎，一倫滅矣。請誦是詩，以爲爲夫者戒焉。

### 夫 婦

唐子宿于汪氏之館，汪子數言其少子。唐子曰：「子愛男乎，愛女乎？」曰：「愛男。」唐子曰：「均是子也，乃我之恤女也，則甚於男。」汪子問故。曰：「好內非美德；暴內爲大惡。今之暴內者多，故尤恤女。」

汪子曰：「然。吾之交友亦多矣；處室數十年，無變色疾聲者，惟見先生與城西劉子。其他則暴其妻不如待其僕者，亦數見之矣。」唐子曰：「君不善于臣，臣猶得免焉；父不善于子，子猶得免焉；主不善于僕，僕猶得免焉；至于妻，無所逃之矣。」

汪子曰：「先生有賢妻，故能相和以處。婦人智室而見不通，嘗不順于其家，非盡夫之過也。」曰：「不然。天之生物，厚者美之，薄者惡之，故不平也。君子於人，不因其故；嘉美而矜惡，所以平之也。人有二子，一賢，一愚，當孰憐？必憐愚者。人有二妾，一美而慧，一醜而愚，

當孰憐？必憐醜而愚者。而況于妻子！且恕者，君子善世之大樞也。五倫百姓，非恕不行；行之自妻始。不恕于妻而能恕人，吾不信也。必其權利害，結交與，非情之實也。」

汪子曰：「莫難于處有妾之妻。」曰：「昔吾先君有二妾：一余氏，一畢氏；衣襦簪飾之用，未嘗一問。我年十歲，先君戲以二竹篔使我閒遣畢氏。畢氏不受，推之于我之懷中，曰：『爲我反之，我不闕此。我卽闕此，當請于夫人也。』先君歿，嘗侍先母，夜飲，言往事而因及竹篔。先母大笑曰：『孝哉子乎，不知有母，但知有父。』」汪子曰：「有妾如此，亦良妾也。」曰：「非妾之良也，吾先君處之有道也。」

## 居室

王子揆喪妻。明年，將再娶妻，期三月而後就館。或曰：「子旣娶，一月可卽來；奈何期之三月之後也？」王子曰：「吾恐夫婦之意未合也。與居三月，意旣合，乃可與之言。悅吾之言，誘之以善，其從必輕；戒之不善，其去必易；而後可以事姑，可以宜家。此吾所以三月乃來也。」

蔣生在側，王子謂之曰：「子若娶，必疏於妻者也。子好交，好遊，或月不歸，或歲不歸，或屢歲不歸。歸則出之日多，入之日少；入則朋來之時多，見妻之時少。度子之情，歡于友而慍于妻，逆意于外而作色于內，將必不免。人不我親而我親之，人不我愛而我愛之，人不我敬而我敬之。」

之，天下無此人情。以是責妻之不良也，難矣。」

唐子曰：「善哉，子揆之論夫婦也！人皆以爲夫婦之愛常厚于四倫，其實不然。吾見以爲夫婦之相好者，皆由于溺情；溺情，皆由於好色；非是則必相疏，甚者或至于乖離。蓋夫婦之道，以和不以私。和則順于父母，私則妨于兄弟；和則不失其情，私則不保其終。好內者，君子之大戒；戒私也，非戒和也。雖然，上德者少，凶德者少，中德者恆多。中德者，道之善則善，道之不善則不善；唯凶德不移。妬者，男子之所不免也；妬而至于無後，則凶矣。傲者，男子之所不免也；傲而至于凌夫犯上，則凶矣。聖人之所不能化者有之矣，不得舉是以難王子之言也。」

## 誨子

昔楊介夫謂其子用修曰：「爾有一事不如我，爾知之乎？」曰：「大人爲相，位冠羣臣之上，此慎之所不如也。」曰：「非也。」曰：「非也。」曰：「大人爲相，三歸而爲鄉人創大利三焉，此慎之所不如也。」曰：「非也。」曰：「天子南征，大人居守，政事取決，如伊尹周公之攝，此慎之所不如也。」曰：「非也。」曰：「敢問慎之所不如者何事？」楊公笑曰：「爾子不如我也。」

唐子曰：「鄙哉楊公之語其子也！多其子之爲狀元，而又有望於其孫。請爲更之。謂其子曰：『慎乎，爾知爾之不如我乎？君子之道，修身爲上，文學次之，富貴爲下。苟能修身，不愧於古之人，雖終身爲布衣，其貴於宰相也遠矣。苟能修身，不愧於古之人，雖老於青衿，其榮於狀元也遠矣。』」

矣。我之教子，僅得其次；爾之教子，且不如我，我復何望哉！」

## 善施

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此受交之道，非致交之道。君子于人，歡必不盡，忠必不竭。驕吝者，富貴之恆疾。下人于揖坐，近人以辭氣，不可以免其驕也；饋金于人，視其人之有聞而厚之，不可以免其吝也。直能與善，忠能致謀，博能益寡；須濟以財則反之。臨財可以辨賢。

唐子有姊之喪，有鄉先生來弔。蚤未盥，攬衣而出，先生責之。人皆稱直焉。他日，舉殯，衆助之，而謝弗與也。唐子有族大夫富，居教之居，仕教之仕。鄉人稱愛焉。他日，罷縣，乞其負，而歸之半也。施學而居財，世多其人矣；學必非學。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取友之道也。詩云：「心之憂矣，之子無服，」交友之道也。

大信必謹于小。急難相要，苟非忍者，不失其言也，是不足以爲信。必釜鬲之約，三年不忘，不易其日，不易其物。有賈子交廣者，或語之以欲得椰實。比及三年而反，其人已死矣，乃陳椰實于位而告以復之。唐子聞之，曰：「推斯義也，可以寄社稷矣。」亂國之人心散，非信不能結也；貧士之言輕，非信不重于人也。其不然者，不由于中，其外莫喻；積之不漸，其行不治。

唐子之妻問于唐子曰：「子行忠信而人多不悅，其故何也？」曰：「稻麥，穀之美者也；炊之

不熟，人將棄而不食。豈可以咎人哉！吾反而求之，釜飢中矣。」

唐子曰：「善佞者，必以信行佞；善詐者，必以信行詐。世多悅之；不悅，非君子所病也。君子之處貧士，惠非難，不慢爲難。惠焉而將之以慢，不得不受，是受慢也。使其受之，惟禮所安，惠之善也。辭受者，禮之大節，士之知義者不敢廢也。以慢受惠，所以免死也。豐其酒脯以饗之，則感其德而心傷；恤其父母之老而賜之帛，則感其煖而心傷；哀其妻子之餓而餉之粟，則感其飽而心傷。感之者，感其救死也；傷之者，傷己之辱于受也。慢者，非禮文之疏，飲食之薄也。其揖不失，其覩若無；問答不失，其語若忘；是慢也。禮有儀，有實。見尊于己者而下之，見己敵者而衡之，見卑于己者而上之，禮之儀也。接賤士如見公卿，臨匹夫如對上帝，禮之實也。儀有尊卑，實無厚薄也。」

甚矣，世之衰也，雖不義之財，君子亦取焉！仕者鬻獄以惠人，求者鬻獄而得之，以爲無害于義，不知其爲盜也。

揚人之善，德之大者也。能揚一鄉之善者，必使聞于一鄉；能揚一方之善者，必使聞于一方；能揚天下之善者，必使聞于天下。知善不揚，是蔽其善；蔽善之人，天命不祐。揚人之善，不啻顯其善也；善既廣聞，與之者衆，必有周其窮乏，救其急難者。唐子之母弟之子隍，來自番禺數千里，求葬不獲。問于唐子曰：「子何以得葬吾姑？」唐子曰：「吾友魏叔子葬之也。」曰：「吾聞叔子之死，先姑之葬四年，前資之乎？」曰：「非也。吾著書而人不知，叔子樂稱之，人多知之。」

者，以是得助。是葬吾父母者，叔子也。」

用財之道，必先凍餓；葬次之；婚次之。今年不葬，可待來年；今年不婚，可待來年。不惜重施之，爲其足稱于人也。朝不食，不能待夕；夕不食，不能待朝。綴絮無溫，蝟體不直，一日寒侵，強者病，弱者死。忽其急而緩是謀，昧于施矣。

惠人之道，必先魯弱；強有力者次之；敏多謀者次之；忠獻之後次之。天薄其生，人憎其貌；吾不恤之，是助天人爲虐也。自致有半，所藉有半，助之易矣。從而壹之，則不得其平，况反之乎！

聽訟之道，必先負擔；巨室多財次之。奪之十束薪，立絕其食；負千金于萬金之家，曾不少損其啓處。有司常置小而論大，是重餘財之得失而輕夫婦之生死也。

爲政之道，必先田市；死刑次之；盜賊次之。殺人之罪，一縣之中，歲或一二人；多盜之方，一府之中，歲不數見；其爲害也恆少。農不安田，賈不安市，其國必貧。無殘而民多死亡，無盜而室多空虛。農安于田，賈安于市，財用足，禮義興，不輕犯法，是去殘去盜之本也。

千金之產，其生百五十；分而三之：一以爲食，一以待不虞，一以周飢寒。倍之，則凶歲可備焉。千金之富，可惠戚友；五倍之富，可惠鄰里；十倍之富，可惠鄉黨；百倍之富，可惠國邑；天子之富，可惠天下。

## 交實

若有友焉，見唐子有憂色，則問之曰：「子何爲不豫？」曰：「無食也。」是友也，退而歎曰：「吾且無失之于行道之人，况良友乎！」于是周之。己其富者與，發廩而輸之粟，發篋而饋之金，終其身無乏焉。己其貧者與，釋敝衣以遺之，分疏食以餉之，不須臾緩；姑以救其一時之急，且徐謀之以善其後焉。

若有友焉，知唐子秋不嘗，則必問之曰：「子何爲不祭？」曰：「無以供尊俎也。」是友也，慨然而歎曰：「祭，大事也；死不能祭，猶生不能養也，不亦傷乎！其周之。」于是使人遺之一肩豕，一膊羊，雙雞，匹魚，旨酒，嘉穀。富則如是；貧則魚蔬醴酒，皆可助之以成禮焉。告之曰：「秋分逝矣；雖後，可追也。子以貧失，非以事失。今日不能，明日追之；明日不能，再日追之；其何傷！禮雖無文，是亦禮也。」

若有友焉，知唐子無妾，則問之曰：「子無子，何爲不買妾？」曰：「無財也。」是友也，入寢不安，撫子不樂，饗祀不忘，爲之圖買妾。計己之廩篋而有損焉，計己之出納而有損焉，計己之昏姻燕幣而有損焉。日損之而不足，則以月；月損之而不足，則以歲；今歲損之而不足，則以來歲；必濟而後已。其或諸計之而終無濟也，則告于其仕之識者，告于其友之好義者。未得所請，則如楚冒勃蘇泣于秦王之庭，雀立而不轉。則忍者必動心焉，吝者必強助焉。不然，豈以朋友之交，



而不能爲圖二十餘金；豈以二十餘金之微，而坐視千百世之故家絕于一日哉！諒爲友者不當如是矣。

吾之爲此言也，非缺望于我友也；立此三義，以明朋友之道固當然也。若我與友異位而處，以是待友，務竭其力以完我分，奚以自多乎哉！

或曰：「友也者，所以講學進德也，非以財交也。」固也。然而凍餒偏矣，不可以言禮；考妣餒矣，不可以言孝；先澤斬矣，不可以言傳。于斯講學，何學可講？于斯進德，何德可進？必使不陷于死，不絕于先，有繼于後。此三者，正所以講學也，正所以進德也，是所賴於二三友也。

## 食難

唐子有治長涇之田三十畝，謝莊之田十畝。佃入四十一石，下田也。賦十五，加耗，加斛及諸費又一焉，爲二十三石。大熟則餘十八石，可爲六口半年之用；半熟則盡稅無餘；歲凶則典物以納。嘗通七歲計之，賦一百五十四石，豐凶相半，佃之所獲不足于賦，典物以益之者六斛，而典息不與焉。

于是有田而無食，且有害于食，將及于凍餒矣。乃謀諸婦曰：「不可以爲家矣。吾欲賤鬻此田，歸衷于其家，任原所之。鬻田之金，子懷大半，以寄食于王氏之壻；我懷小半，遊諸名山，寄食于僧舍。人之生也，豈能常保。夫妻家人，終歸于無，聚處之日無多。毋戀此也！」婦曰：「不

可。吾老矣，豈能復俛首于他人之宇下；容顏觀色，以求無拂于人，吾不能也。所欲多違，所惡多受，吾不堪也。且子亦老矣，衰而多病。獨身遠遊，無左右之者，飲食不時，寒暖不適。若有疾病，其誰將之！此尤不可爲者。子其更爲計焉！」唐子數日思之，而無以爲計也。

吁嗟乎！明之賦于吳者，半其田之所穫。建文皇帝令畝稅一斗，至仁也。成祖篡立，則復其故。若今得畝稅一斗，吾守四十畝之下田，歲熟則有三十七石之粟，可以足食；半熟則收半，謀半可以無飢；大凶，則一歲之計猶可假貸典鬻，雖不免于飢，而猶不至于死。夫妻僕婢，豈有離散之憂哉！今若此，雖有善爲謀者，亦無可如何矣。

有言經可賈者。于是賤鬻其田，得六十餘金，使衷及原販于震澤，賣于吳市，有少利焉。已而經之得失不常，乃遷于城東，虛其堂，已居于內不出，使衷原爲牙，主經客，有少利焉。

客有謂之者曰：「先生昔嘗舉于闔中之場，官于丹朱之封，亦不賤矣。秉心不貳，爲行無遺，獨違乎末俗所尚，可謂高矣。學詩清，明春秋，而身合乎古人之義，人皆稱爲君子，可謂賢矣。今春秋高矣，乃自汙于賈市，竊爲先生不取也。」

唐子曰：「天下豈有無故而可以死者哉！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所以成義也。非其義也，生爲重矣。今欲假布粟于親戚而不可得，假束藁于鄰里而不可得，或得擔粟于朋友而不可爲常。一旦無米，無藁，不能出戶，豈有款門而救之者！吾雖不貴，不高，不賢，亦父母之身也，其不可以餓死也明矣。今者賈客滿堂，酒脯在廚，日得微利以活家人；妻奴相保，居于市廛，日食不

匱。此救死之術也，子不我賀，而乃以誚我乎？」

客曰：「天下惟匹夫匹婦，無能，無所與之人，乃有死亡之患。其有薄伎者，雖困窮無傷也。以先生之文學，達于政體，爲奏，爲檄，爲論，足以開人心而顯令譽。上之可爲幕府之賓，下之亦不失爲司郡之館客；亦足以給家食。奈何而自卑若此？」

唐子曰：「子雖明于計而不明于時。上古無養賢之名，中古乃有養老之禮。養老，所以教孝也，非爲飲食之也。蓋其時，上富下足，賢者皆已在位，無待于養，此盛世之風也。降及下古，爭用甲兵，不尚禮義，士乃貧而無節。于是富貴大臣，收而置之門下，肉食者幾千人，而皆得以贍其室家。又若關市疆場諸小吏，人皆可爲之。降及末世，又有辟召署職之門，士之貧者猶有所藉焉。斯二者，降志屈身，士道亦旣喪矣。然而士之無田，不至于飢餓困踣者，猶賴有此就食之所也。其在子今，斗食小官，皆出于朝廷選授；雖有賢能，不得爲也。昔之辟召，猶盛事也。公卿賤士，士無及門者；不敢望其犬馬之食，即求其鵝鶩之食而不可得也。昔之致客，猶盛事也。若其所好，則有之矣；善賈之徒，善優之徒，善使命之徒，善關通之徒。此諸徒者，多因之以得富貴矣；此其伎，士能之乎？即能之，其可爲乎？子若有可得之途，吾不及纓冠而從之矣。」

客曰：「吾嘗聞先生與人言學，內制心，外制行，先明義利之辨，此吾所心服者。民之爲道，士爲貴，農次之，惟賈爲下。賈爲下者，爲其爲利也。是故君子不言貨幣，不問贏絀。一涉于此，謂之賈風，必深恥之。夫賈爲下，牙爲尤下。先生爲之，無乃近于利乎？願先生舍此而更圖爲生之

計。」唐子曰：「呂尙賣飯于孟津，唐甄爲牙于吳市，其義一也。」

## 守賤

唐子謁貴者，達名，不稱晚。曰：「吾不敢也。吾爲貧而仕，爲知縣十月而革爲民。吾猶是市里山谷之民也，不敢與大夫士論尊卑也。」

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唐子曰：「天下有三尊，我獨有其二焉。」或曰：「何謂也？」曰：「爵之尊不達于我也。」或曰：「志傲貴乎？」曰：「非然也，吾不敢也。吾爲貧而仕，爲知縣十月而革爲民。吾猶是市里山谷之民也，不敢知爵之尊也。」

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唐子曰：「自古有五倫，我獨闕其一焉。」或曰：「何謂也？」曰：「君臣之倫不達於我也。」或曰：「子居盛世，志巢父乎？」曰：「非然也，吾不敢也。吾爲貧而仕，爲知縣十月而革爲民。吾猶是市里山谷之民也，不敢言君臣之義也。」

## 獨樂

居沃洲之山者曰石氏；居南洲之山者曰丁氏。此二氏者，東漢之民也；山深，城遠，世耕于斯而無達者。昔者明之亡也，唐子從其父避于南洲，有田一頃，有圃五畝，有竹延山三里。父食雞

豕，奴牧羊耕灌，春葛蔴，將以爲石丁氏也。舅戰石郭，乃去之而居於五湖之濱。唐子之父有疾，謂唐子曰：「浙江之上，三泉之隩，我唐氏之所出也，其山可隱。我幸未卽死，將往居之。」寢疾以沒，不得徒焉。

當是時，唐子之年二十有一矣，欲得志於天下。嘗讀漢書，至嚴光傳，勃然大怒，椎几而起，投書於地。罵之曰：「猾賊！我知汝折辱聖主，爲王莽報仇者也。」婦聞之，大驚，以爲與客爭鬪也，疾趨來視之。唐子告之故。婦笑曰：「君自無所發憤，嚴光何罪焉！」當是之時，氣蓋天下，上望伊呂，左顧蕭張，豈不壯哉！母老，無食，乃出而遠遊。度熊耳之山，幾爲虎傷，困于會稽，危于大別之江，宦于長子，再辱于燕，阨于滑衛汝澠之間。如是者二十餘年，卒無所得食。形貌憔悴，志氣銷亡，於是乃慨然而嘆，謂其妻曰：「吾甚悔向者罵嚴光之過也。」

或與唐子論隱，曰：「隱者辟世，猶麋鹿之辟人也。鄙夫患不得其君，猶犬豕之豢於人也。二者，性相反也。」唐子曰：「不然也。子未識隱者之情，是以云爾也。堯得而豢之，桀亦得而豢之，犬豕也；見桀而逸，見堯而亦逸者，麋鹿也。君子遇堯不爲麋鹿，遇桀不爲犬豕，適于時而已矣。」

曰：「豪傑失志，與沮溺遊，顧瞻卿相之位，得毋動于心乎？」唐子曰：「不然也。子未識隱者之情，是以云爾也。君子之行藏，近譬諸身，其猶寢興之於晝夜乎！披衣而興，目用明，耳用聰，口用言，體用儀。非故爲動也，當晝則然也。及其滅燭而寢，雖有錦繡丹青之文，不欲觀也；

雖有簫鼓琴瑟之音，不欲聽也；雖有煎熬燔炙之味，不欲嘗也；雖有冠帶輿蓋之美，不欲御也。非故爲靜也，當夜則然也。順時而隱，猶當夜而寢也。當是之時，加以卿相，富以黃金，是猶夜起寢者，與之觀色而聽音，甘味而樂遊也，豈其所願哉！

天地之始，生民之初，無治無亂之世，不可得而見也。人生行年二十，不知十七年之世；行年五十，不知四十七年之世；而况生民之初！是不然也。古亦此天地也，古亦此日月也，有擾天地而昧日月者，是以不可得而見也。及去而之深山之中，與草木並生，與鳥獸並遊，不見城郭，不見朝市，無錦耀褐，無車加徒。生民之初，亦若是焉耳。惟聖人能善汙世；其次處之；又次辟之。辟之者，辟于此也。

老聃曰：「天下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唐子曰：「何謂大患？腰領不能當挺刃，面目不能當僇辱，腹腸不能當癥結，易鑠之精不能當憂慮，是謂大患。何謂有身？人有此生，惟知此身；狗名以顯身，狗爵以尊身，狗財以肥身，是謂有身。何謂無身？人皆有生，我獨得其所以生；人皆有死，我獨得其所不死。不以生者喪其所以生，不以死者喪其所不死，是謂無身。愛者欲中其愛，憎者欲中其憎，是以身爲的也，豈不殆哉！我不自愛，孰能愛我；我不自憎，孰能憎我！不能愛我者，不能辱我；不能憎我者，不能殺我。火能流金，不能焚空，夫是之謂無患也。」

## 養重

苟非仕而得祿，及公卿敬禮而周之，其下耕賈而得之，則財無可求之道。求之，必爲小人之爲矣。我之以賈爲生者，人以爲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雖然，身爲賈者，不得已也。溺而附木，孰如無溺。

昔者荊州大水，飢者萬人。張居正爲政，皆食而活之。是時荊州之士二百餘人，賴食以活者五十人。其不食之者，皆有田而有蓄者也；其食之者，皆無田而無蓄者也。于是得食者皆德之，而處于居正門下，大則貴，小則富。及居正沒，皆禁不得進用焉。

昔者蜀有二士：曰駱純，曰殷正，以文學稱。楊榮爲相，使使奉書幣二，而屬之于布政使曰：「駱殷二子，蜀之雋士也；吾懷其人久矣，君其爲我致之來！」于是駱子貧而無妻，教生徒于鄉里；殷子富有田園畜牧山林之饒。駱子受書幣，越三日而啓行。殷子辭以疾，固不肯行。其友勸之行。殷子曰：「吾非不知楊公之賢可與爲交，且力能進用我也。然富貴之家，不可客也；危疑之朝，不可居也。車馬之上，不如我山居之安；公卿之祿，不如我歲入之多。舍己之安而任人之危，舍己之多而受人之少，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矣。」遂終身隱而不出焉。

夫荊士駱子之不能守其節者，食不足也；殷子之能守其節者，食足也。節之立不立，由于食之足不足；食之于人，豈不重乎！

其在古昔，諸侯能恭儉者，保國之君也；大夫能恭儉者，保家之主也。今之爲士者，何獨不然！若數口之家，有五十畝之田，儉而守之，可以無飢矣；有百畝之田，儉而守之，可以自足矣；有二百畝之田，儉而有蓄焉，可以周親戚鄰里矣。顧有此田實難。無則固窮；有之則儉守勿失，以遺子孫。是立身垂後之要道，不可不察也。

## 居山

唐子病不見賓。有款門者，僕婦以一簡一牋入；簡署黃山道人方熊，牋乃人所爲賦歸黃山詩也。詩道景物，而不言所居之志。唐子曰：「斯人也與作詩者，皆不善居山。居山者，樂其有喬林幽谷乎？樂其有鳴鳥游魚乎？樂其茅宇場圃之安乎？古之賢者，避世而入于深山之中，雖樂其有此，而所樂不在焉。流俗同尚，與之言仁義道德，則或非之；以爲是者，亦悅于名，不得其實，非若渴之遇飲，飢之遇食也。有實致之行者，則以爲迂而不悅，豈惟師友，且無可與之爲鄰者。於斯際也，若可不求食而無飢，去而避之深山之中，不亦宜乎！上聖卽性而善，賢者動于遇而善，未賢者擇所處而善。目不覩營營之形，耳不聞攘攘之聲，居不見巍巍之象，所以遠習也。市朝之間，豈不可以爲學哉？不于動心者制心，亦便于自修也。若見山而後樂，見水而後樂，樂不在心而在外，則山與水雖遠于俗，亦溺心之物耳。」

堯峯之下，有比丘洪源，遺唐子以巨篋之根。與之處數日，見其身如丘山，神如淵水，無疾



言，無矜色，無流視，無傾聽。心服其靜，而自慊未能也。去數旬而復見，則憔悴枯槁，面有憂色。問以胡爲若此也，曰：「吾徒多人，日食不給，是以若此。」唐子口不言而心笑之曰：「是靜于象而不靜于心者也。然則見山而適，有奪其山者而不適；見水而適，有奪其水者而不適。不寓于山水而壹于山水，則喬林幽谷，猶之城郭市廛也；鳴鳥游魚，猶之優伶歌舞也；茅宇場圃，猶之峻宇雕牆也。」

## 貞隱

凡物之生，必有其用：金木土石，人之所資；布帛稻麥，人之所養；奚必珍寶！敗屋之瓦，廢牆之礫，人之取之則無遺焉。物且有然，而况天下之賢人乎！賢而不致于用，吾見其不瓦礫若也。父子之恩，君臣之義，豈徒大倫之不可廢哉？思以成材，義以致用也。今夫弓之爲物，可以禦暴，可以定亂，物之可貴者也。然而良工爲之，必得善射者引而發之。苟不操于善射者之手，則亦筋弛角撥弦絕已耳。雖有良材，天下之棄材也；雖有良工，天下之棄工也。身，猶弓也；父，猶良工也；君，猶善射者也。故夫不得乎君而居于林，觀于川者，心雖樂之，非所願也，不得已也。

古無許由。許由者，是莊周之荒言也夫！當是之時，謀尊滅仁，謀富滅義，爭城，爭地，覆軍，殺將，血流海內。馳說之士，不驚于西，則驚于東；不驚于東，則驚于西；黃金在前，白璧在後，天下之士大夫相鬪而取之，如羣犬之攫骨也。莊周惡之，則爲之言曰：「堯讓天下于許由曰：

「夫子，日月也，我，燭火也。我不能治天下，請致天下于夫子。」許由曰：「我居于林而飲于河，我何以天下爲哉！」其設爲斯人也，猶畏累噓庚桑楚之倫也。若果有斯人，洪水冒陵，五穀不播，笑踞高山，視民如蠶蠶；雖百四凶之罪，不足以戮之。堯必誅之，著之戒命曰：「後世有行堅而僻，無君臣之義，不同百姓之憂者，有如此許由矣。」至德之世，莫如堯舜。若遇其時，願爲夔龍之家奴；出則從輪，入則操箒，飽其食餘之食，煖其弊垢之衣，死則裂帷而葬之，榮莫大焉，尊莫甚焉。

昔者伯夷少連虞仲夷逸，遭亂世能高其志，是以先師亟稱之。自夫世多濁行，人有矯情，不知賢哲時駕時息之道，而乃跡其所處，昧其所懷；跡其所樂，昧其所憂。于是以富貴爲陋，貧賤爲高；卿相爲污，野人爲潔；亂不出，治亦不出；桀紂招之不來，堯舜招之亦不來。若此者，禽鹿之類也；論于賢哲之隱，如龍與蚓，其辨遠矣。

天地之氣，不能有解而無閉；日月之行，不能有益而無虧；九淵之龍，不能有升而無潛；蟻螳之族，不能有啓而無蟄；曆數之運，不能有清而無濁；聖人之道，不能有興而無廢。此際窮之厄，亦時極之常也。愚者反之；智者順之。反之者，溺其身，墮其名；順之者，藏其身，而毋喪其寶焉。昔者呂望之未遇也，不逆意其得志于八十之年也。使其七十九歲而死，一東海之老布衣耳。當其七十九歲之前，年老困窮，無以資口食；居朝歌之市，操刀屠牛。又之孟津，天下之衝，行旅往來者多，身自執炊，賣飯以給食。此市販者之所羞，閭里少年之所笑也。呂望則安之，樂爲賤行以

沒世；豈嘗以其兵法奇計出干諸侯，而望身封東海，澤流子孫哉！故夫賢哲之隱，知命之至也，守身之道也，虎決而尸默者也，鷹揚而龜息者也，非以爲名高也。

爲學之道，制欲爲先。彼出而不能反，申而不能屈，必至溺其身，墮其名。博學智士，蹈此者多矣；此無他，欲敗之也。人之情，孰無所欲！得其正而安之，不得其正則棄之，是爲君子。得其正而溺之，不得其正而強遂之，是爲鄙夫。人所欲者，食色衣處是也。藜藿之菜，不如羊豕之味；布褐之衣，不如貂狐之溫；窮巷之妾，不如姬姜之美；蘆壁之屋，不如楠棟之居。此數者，君子豈不欲有之哉！然非其時，則醜其美而甘其惡者，是何也？蓋以食其肉，是殺我也；束其帶，是械我也；衣其錦繡，是塗墨我也。

唐子飲酒，其妻烹瓜以進。唐子甘之，食之而飽。以食其妻之兄，其妻之兄笑而不食。唐子曰：「毋笑甘瓜也，則近于道矣。昔者先子浮河而東，見築防者，語同舟者曰：『吾聞之：一指之穴，能涸千里之河；一樹之味，能敗十世之德；乃今于茲見之。』夫樹瓜之辨豈小哉！得失之大判也。」

人之情，道德不如人，則不知恥；勢位不如人，則恥之。賢者不與立，則不知恥；妾婦不爲禮，則恥之。有不忍小辱而甘蒙天下之大辱者，是又不可以不察也。昔陝之南有嵇生者，家貧而好讀書。三試，三黜，慍而歸里。有娶婦者，召客飲酒。其延之上坐者，盡豪貴人也。酒數行，主人出玉卮勸客，以奉豪貴者，而不及嵇生。嵇生大慚，若無所容其身者。歸，謂其父曰：「主人出玉

卮勸酒而不及我者，薄我之貧賤也。人不可以不富貴。我若不富貴，無以生爲也。」既而李自成入關，嵇生迎之，伏謁道左，以策干之。自成以唐制命官，以嵇生爲京兆尹。嵇生坐堂上，使召不飲我。我以玉卮者，至則伏地請死罪。嵇生笑曰：「我昔飲子之家，子不飲我以玉卮。使我今日飲子之家，子其飲我以玉卮乎？」陝之人至今以爲笑。士之欲潔其身者，毋恥于玉卮之不及，則幾矣。

## 大命

歲饑，唐子之妻曰：「食無粟矣，如之何？」唐子曰：「以糶。」他日，不能具糶，曰：「三糠而七糶。」他日，猶不能具。其妻曰：「三糠七糶而猶不足，子則奚以爲生也？」曰：「然則七糶而三糶。」鄰有見之者，盛頰而弔之曰：「子非仕者與，何其貧若此也？意者其無資身之能乎？」唐子曰：「不然。魚在江河，則忘其所爲生；其在涸澤之中，則不得其所爲生；以江河之水廣，涸澤之水淺也。今吾與子在涸澤之中，故無所資以爲生也；子曷以弔我者弔天下乎！」

唐子行于野，見婦人祭于墓而哭者。比其反也，猶哭。問：「何哭之哀也？」曰：「是吾夫之墓也。昔也吾舅織席，終身有餘帛；今也吾夫織帛，終身無完席。業過其父，命則不如，是以哭之哀也。」唐子慨然而歎曰：「是天下之大命也。夫昔之時，人無寢蔽席者也；今之時，人鮮衣新帛者也。」

唐子曰：「天地之道故平，平則萬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則彼薄，此樂則彼憂。爲高

臺者，必有滂池；爲安乘者，必有蘭足。王公之家，一宴之味，費上農一歲之穫，猶食之而不甘。吳西之民，非凶歲爲覯粥，雜以菑稗之灰；無食者見之，以爲是天下之美味也。人之生也，無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提衡者權重于物則墜，負擔者前重于後則傾，不平故也。是以舜禹之有天

下也，惡衣菲食，不敢自恣。豈所嗜之異于人哉？懼其不平以傾天下也。」

唐子之父死三十一年而不能葬，母死五年而不能葬，姊死三十年而不能葬，弟死二十九年而不能葬。乃遊于江西，乞於故人之宦者，家有一石一斗三升粟，懼妻及女子之餓死也。至于繡谷之山而病眩，童子問疾，不答。登樓而望，慨然而歎曰：「容容其山，旅旅其石，與地終也！吁嗟人乎！病之蝕氣也，如水浸火。吾聞老聃多壽，嘗讀其書曰：『吾惟無身，是以無患。』蓋欲竊之而未能也！」

## 破崇

屈原之死，疑有崇焉，或湘水之神爲祟與？今人但知人不得其死，則爲厲鬼，而未考古者列星山川之神，皆能爲祟。原也發而爲言，皆非人世之言；其心志所往，皆非人世所及之境。見神，見鬼，神語，鬼語，魂已上天，魄已入淵，可畏也。使當日者，其弟子若宋玉之徒，見其師之迷亂，往卜于鄭詹尹，詹尹必曰：「湘水爲祟。」則至湘水之濱，備牲，沈玉，以禳其災，原或免于死乎！婦人自殺于房，丈夫自沉于河，有物使之也；原其斯類與！不然，原亦賢者也。營營青蠅，無

傷正直；丘中有麻，益見高蹈。彼豈未之誦與！而以父母之身飽淵魚之腹，生死不明，得失罔辨，非有物使之乎！是爲忠崇。伍員不忍其父之死，託身離國，而爲之弑其君。身爲亂賊之首，激烈狂悖，以求遂其志。是爲孝崇。宋襄公爲仁崇；季路爲義崇；荀息爲信崇。奚啻是哉！莊周傷道喪世，亂，由于利慾，而矯之以虛無。虛無非差也，無之，所以求其有也。今讀其書，不知其心安在，不知其明心之方安在。詆堯舜，詆仲尼，縱橫顛倒，莫測其端。卒之其心無主，如火燼塵散，與利慾同歸于滅亡。是爲道崇。忠孝，大倫也；仁義信，美德也；道，大路也；不正其心，不得其方，失身之主，禍人之國，其害甚大，若之何不省也！

吾聞崇有二：有外崇，有內崇；內崇成而後外崇得以中之。似德非德，似道非道，以至美色，厚利，奇器，夏屋，皆外崇也。似德是德，似道是道，以至好色，好利，僻嗜，宴安，皆內崇也。心智闇塞，執見罔覺；血氣憤張，往而不反；趨岐爲正，發狂爲聖。于是智者入于非僻，愚者溺于邪淫，心化爲妖矣。豈必彭生形見，申生人語，而後爲禍哉！春秋，是非之準也；其所予奪，大異常見。人以爲忠，而春秋以爲非忠；人以爲孝，而春秋以爲非孝；人以爲仁，而春秋以爲非仁；人以爲義，而春秋以爲非義；人以爲信，而春秋以爲非信；人以爲道，而春秋以爲非道。明于此，而後內崇不起，外崇不入。

## 博觀

唐子見果贏，曰：「果贏與天地長久也。」見桃李，曰：「桃李與天地長久也。」見鸚鵡，曰：「鸚鵡與天地長久也。」天地不知終始，而此二三類者，見敵不越歲月之間，而謂之同長而並久，其有說乎？百物皆有精，無精不生。既生既壯，練而聚之，復傳爲形。形非異，即精之成也；精非異，即形之初也。收於實，結於彈，禪代不窮。自有天地，即有是果贏鸚鵡，以至于今。人之所知，限於其目。今年一果贏生，來年一果贏死；今日爲鸚鵡之子者生，來日爲鸚鵡之母者死；何其速化之可哀乎！察其形爲精，精爲形，萬億年之間，雖易其形而爲萬億果贏，實萬億果贏而一蔓也，雖易其形而爲萬億鸚鵡，實萬億鸚鵡而一身也。果鳥其短忽乎，天地其長久乎？果鳥其易形而短忽乎，天地其一形而長久乎？

無成乃無毀，有成必有毀。天地之既成也，吾知其必有毀也；知其必有毀也，亦知其必復有成也；知其必復有成，亦知其後成之不異於前成也。其日月星辰，必復如是；其山川百物，必復如是；其君長上下，必復如是；其宮室舟車衣服飲食，必復如是；猶之相此蝸而知彼蝸之羽如是也，相此菌而知彼菌之輪如是也。夫蝸不孳，菌不實，而其生也古今若一。是又氣之所至，不待傳而傳者也。是知天地非不易形而長久者，亦若蝸菌焉而已矣，亦若果贏鸚鵡焉而已矣。乃人所欲莫如生，所惡莫如死。雖有高明之人，亦自傷不如龜鶴，自歎等於蜉蝣。不察於天地萬物之故，反諸身而自昧焉。是故知道者，斗酒羔羊以慶友朋，而不自慶；被衰圍絰以致哀於親，而不自哀。蓋察乎傳形之常，而知生非創生，死非卒死也。

天地人物，奚以不窮乎？天地之混闢大矣；必有爲混爲闢者在其中，而後不窮于混闢也。物之絕續衆矣；必有爲絕爲續者在其中，而後不窮於絕續也。人之死生多矣；必有非生非死者在其中，而後不窮於死生也。孟春中月之夜，爲燈之玩者，以紙爲郭，景旋於裏。或揚旆而過，或鳴鑼而過，或甲冑荷戈而過，或乘馬徒步而過，綿綿不絕，何機之巧也！是非獨機之巧，出燈則過者皆止，置燈則過者如飛。其轉而不窮者，有燈以鼓之也。混闢絕續死生之不窮，必有爲之燈者。不然，形斂則已，精亡則已，氣索則已，孰爲傳之而不窮者？

老氏載魄抱一而能無離，專氣致柔而能嬰兒，滌除玄覽而能無疵。以之求長生，魂欲上天，魄欲入淵；還魂反魄，合乎自然。是皆逆陰陽之用，竊天地之機，以私其身。於是有人皆死而我獨存者。觀傳形者，順乎氣耳，而機不在焉；得長生者，握其機耳，而道不在焉。

句匯問於唐子曰：「仲尼觀水而歎逝者，其義可得聞乎？」唐子曰：「善哉問也！時之逝也，日月迭行，晝夜相繼，如馳馬然。世之逝也，自皇以至於帝王，自帝王以至於今茲，如披籍然。人之逝也，少焉而老至，老矣而死至，如過風然。此聖人與衆人同者也。聖人之所以異于衆人者，有形則逝，無形則不逝；順於形者逝，立乎無形者不逝。無古今，無往來，無生死，其斯爲至矣乎！」



# 潛書

夔州唐 甄鑄萬著  
華亭甥王聞遠編

## 下篇上

### 尙治

孫子曰：「昔者吾之師嘗聞諸願涇陽曰：『禮義者，治之幹也；學校者，禮義之宗也。先王謹學校以教天下，是以治化大行。學校既廢，禮義無師，欲效先王之治，難矣。居今之世，正心，復性，敦倫，淑行，得朋，講復，聖道昭明。以之正君，以之正職，端於朝廷，洽於鄉里。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先王之治，其庶幾乎！』」唐子曰：「是天下之善言也；烏知其不能行也！」

曰：「何爲不能行也？」曰：「先王之世，自國及鄉，所在有學。人之於學也，猶其於田也；無人無田，無人無學；習而安焉，安而忘焉。當是之時，人之甘於禮義，猶五穀也。學廢世衰，惟欲所恣；黷昏債興，不可解喻。人之苦於禮義，猶藥石也；雖有能者，不能強人之甘藥石也亦明矣。今夫勢之易行，情之易達，莫如父之於子。子之良者，不教而善；子之不良者，雖教不善。家

有不良之子，冒則冒之，杖則杖之，教之豈不篤乎？然入則詩書，出則博奕，知其入而不知其出

也。夫以嚴父之教，然且不行於子，而況四海之大，生民之衆乎！乃欲稱詩書明禮義以道之，使之去惡遷善，是涸東海移太山之勢也。」孫子曰：「然則天下終不可治乎？」曰：「苟得其道，治天下猶反掌也。」

曰：「教之難行，民之不率，信如先生之言矣；又謂治之若易爾者，何也？」唐子曰：「毋立教名，毋設率形，使民自爲善而不知。」曰：「使之若何？」曰：「聖人之所馮以運者，風也。天地之間，無形而速動者莫如風。起於幽陸，至於炎崖；偃靡萬形，鼓暢衆聲，無一物之不應者，惟風爲然。人情之相尙，或樸或雕，或鬼或經。忽焉徧於海隅，改性遷習，若有物焉陰率之，而無一人之不從者，亦猶風之動於天地之間也。是故天地之吹氣，謂之風；人情之相尙，亦謂之風。古者鄭衛之民淫，男女無別；今也朝歌之墟，溱洧之間，織履不假於鄰女。豈古淫而今貞哉？風使然也。使古人生於今，今人生於古，則皆然矣。吳越之民，衣穀帛，食海珍；河汾之民，衣不過布絮，食不過菜餅。豈東人侈而西人約哉？風使然也。使東人居於西，西人居於東，則皆然矣。風之行也，必有作之者。作之善者，善以成風；作之惡者，惡以成風。善作者，因人情之相尙，以身發機；人之從之，如蟄蟲之時振，草木之時生，而不知其誰爲之者。夫轉陰陽，判治亂，分古今，皆風爲之。得其機而操之，人皆可以幾唐虞之治，此人所罕知者也。」

孫子曰：「風之爲言誠然矣；雖然，竊有感焉。人之爲善，必由禮義；民既苦於禮義，不可強而從我，更以何者爲風乎？」曰：「樸者，天地之始氣；在物爲萌，在時爲春，在人爲嬰孩，在國

爲將興之候。奢者，天地之終氣；在物爲茂，在時爲秋，在人爲老多慾，在國爲將亡之候。聖人執風之機以化天下，其道在去奢而守樸。耳不聽好音，非儉於耳也，所以養天下之耳也；目不視采色，非儉於目也，所以養天下之目也；口不嘗珍味，非儉於口也，所以養天下之口也；身不衣輕煖，非儉於體也，所以養天下之體也。四者，不從心之欲，非儉於心也，所以養天下之心也。當是之時，家無塗飾之具，民鮮焜耀之望，尙素，棄文，反薄，歸厚，不令而行，不賞而勸，不刑而革，而天下大治矣。」

孫子曰：「民之趨於奢也，如水之下壑也；逆而反之，竊恐不能。」曰：「何爲不可反也？子未之信也，請徵諸故跡：昔者秦奢而漢樸，及其治也，世多長者之行；隋奢而唐樸，及其治也，錦繡無所用之。夫二代之君，未聞堯舜之道也；與其將相起於微賤，鑒亡國之弊，以田舍處天下，人之化之則若此。豈惟君天下者哉，卿大夫亦有之。荆人炫服。有爲太僕者，好墨布，鄉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遠徙。荆之尙墨布也，則太僕爲之也。豈惟卿大夫哉，匹夫亦有之。陳友諒之父好衣褐，破斷，不殺衣褐者。有洛之賈在斷，以褐得免，歸而終身衣褐，鄉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遠徙。洛之尙褐也，則賈爲之也。穀帛，衣之貴者也；布褐，衣之賤者也；貴貴，賤賤，人之情也。有望人焉反之，能使一鄉之人貴其所賤而賤其所貴，蓋風之移人若斯之神也！洛賈且然，况太僕哉！太僕且然，况萬乘之君哉！」

孫子曰：「敢問行之之方。」曰：「先貴人，去敗類，可以行矣。」「先貴人若何？」曰：

「捐珠玉，焚貂錦，寡嬪御，遠優佞，卑宮室，廢苑囿，損羞品，卻異獻。君既能儉矣，次及帝后之族，次及大臣，次及百職，莫敢不率。貴人者，萬民之望也；貴之所尙，賤之所慕也。貴尙而賤不慕，世未有也。」  
「去敗類若何？」曰：「吾嘗牧羊於沃洲之山，羊多病死。有教之者曰：『一羊病，則羣羊皆敗；子必謹視之，擇其病者而去之，不然，且將盡子之羣。』從其言而羊乃日蕃。治天下亦然。講學必樹黨，樹黨必爭進退，使學者扳援奔趨而失其本心。故有口心性而貌孔顏，所至多徒者，是敗類之人也，雖賢必去之。好名者，無才而人稱其才，無德而人稱其德，使人巧言令色，便媚取合，而失其忠信之情。故有身處草野，而朝廷聞譽求之，公卿折節下之者，是敗類之人也，雖賢必去之。多言者，以議論害治，以文辭掩道，以婁直亂正，使人尙浮夸而喪其實。故有書數上而不止，繁稱經史而不窮，廷折百官而莫能難之者，是敗類之人也，雖賢必去之。此三者，表僞之旗也，雕樸之刃也，引佞之媒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是故善爲政者，務先去之也。」

孫子曰：「始吾以爲天下之難治也，今聞先生之言，而後知天下之不難治也。苟達其情，無不可爲。今先生憮然在闕塞之中，身雖極而言則傳，後世必有用先生之言以治天下者，不必於身親見之也。」  
唐子曰：「吾何足以當此！雖然，必有明其可用者。世多明達之才，但見聖人正天下之法，不識聖人順天下之意。沮於時勢之難行，習於刑法之苟安，舉天下之民，繫之，策之，如牛馬然。民失其情，詐僞日生，文飾日盛，嗜慾日縱。於是富貴之望勝，財賄之謀銳，廉恥之心亡，要約之

意輕，攘竊之計巧，爭鬪之氣猛。六邪易性，非賢，師奸，比離，閑決，不可以安，不可以動。安則爲奸，動則爲寇，此天下之亂所以相繼而不已也。天地雖大，其道惟人；生人雖多，其本惟心；人心雖異，其用惟情；雖有順逆剛柔之不同，其爲情則一也。是故君子觀於妻子，而得治天下之道；觀於僕妾，而得治天下之道；觀於身之驕約，家之視效，而得治天下之道。不繙十三經之言，不稽二十三代之法，不問四海九州之俗，閉戶而堯舜之道備焉。先人有言曰：『語道莫若淺，語治莫若近。』請舉其要：古之賢君，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存心如赤子，處身如農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貧士，海內如室家。微言妙道，不外此矣。」

孫子曰：「由周而上，治日多而亂日少；由秦而下，亂日多而治日少；時爲之也，雖有善治，不復於古矣。」曰：「不然。陰陽者，治亂之道也。陰陽之復，其時不失，冬夏之日至是也。治啓於黃帝，二千餘歲，至於秦而大亂。亂啓於秦，至於今，亦幾去黃帝之年矣，或將復乎！」

## 富民

財者，國之寶也，民之命也；寶不可竊，命不可攘。聖人以百姓爲子孫，以四海爲府庫，無有竊其寶而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益，婦子皆寧。反其道者，輸於佞臣之家，藏於巨室之窟。蠹多則樹槁，癰肥則體敝，此窮富之源，治亂之分也。

虐取者，取之一金，喪其百金；取之一室，喪其百室。竟東門之外，有鬻羊鬻者，業之二世

矣。其妻子傭走之屬，食之者十餘人。或誣其盜羊，罰之三石粟。上獵其一，下攘其十，盡鬻其釜，餽之器而未足也，遂失業而乞於道。此取之一金，喪其百金者也。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於鐵冶，業之數世矣。多致四方之賈，椎鑿鼓瀉擔輓，所藉而食之者，常百餘人。或誣其主盜，上獵其一，下攘其十，其治遂廢。向之藉而食之者，無所得食，皆流亡於河漳之上。此取之一室，喪其百室者也。

虐取如是，不取反是。隴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飼鶩，湖濱繅絲，吳鄉之民，編蓑織席，皆至微之業也。然而日息歲轉，不可勝算。此皆操一金之資，可致百金之利者也。里有千金之家，嫁女娶婦，死喪生慶，疾病醫禱，燕飲齋餽，魚肉果蔬椒桂之物，與之爲市者衆矣。緡錢鎰銀，市販貸之；石麥斛米，佃農貸之；匹布尺帛，鄰里黨戚貸之；所賴之者衆矣。此藉一室之富可爲百室養者也。海內之財，無土不產，無人不生；歲月不計而自足，貧富不謀而相資。是故聖人無生財之術，因其自然之利而無以擾之，而財不可勝用矣。

今夫柳，天下易生之物也；折尺寸之枝而植之，不過三年而成樹。歲翦其枝，以爲筐筥之器，以爲防河之掃，不可勝用也。其無窮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生之也。若其始植之時，有童子者拔而棄之，安望歲翦其枝以利用哉！其無窮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絕之也。不擾民者，植枝者也，生不已也；虐取於民者，拔枝者也，絕其生也。

虐取者誰乎？天下之大害莫如貪，蓋十百於重賦焉。穴牆而入者，不能發人之密藏；羣刃而進

者，不能奪人之田宅；禦旅於塗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誅焚者，不能窮山谷而徧四海。彼爲吏者，星列於天下，日夜獵人之財。所獲既多，則有陵已者負篋而去。既亡於上，復取於下，轉亡，轉取，如填壑谷，不可滿也。夫盜不盡人，寇不盡世，而民之毒於貪吏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以數十年以來，富室空虛，中產淪亡；窮民無所爲賴，妻去其夫，子離其父，常歎其生之不犬馬若也。

今之爲吏者，一襲之裘，值二三百金，其他錦繡視此矣；優人之飾，必數千金；其他玩物視此矣；金環，銀罌，珠玉，珊瑚，奇巧之器，不可勝計。若是者，謂之能吏；市人慕之，鄉黨尊之，教子弟者勸之。有爲吏而廉者，出無輿，食無肉，衣無裘，謂之無能；市人賤之，鄉黨笑之，教子弟者戒之。蓋貪之錮人心也甚矣！治布帛者，漂則白，緇則黑。由今之俗，欲變今之貪，是求白於緇也。

治貪之道，賞之不勸，殺之不畏，必漸之以風。禮曰：「知風之自。」昔者明太祖衷襦之衣，皆以梭布。夫衣可布，何必錦繡；器可瓦，何必金玉；梁肉可飽，何必熊之蹠，玉田之禾。吾聞明之興也，吳之民不食梁肉，閭閻無文采，女至笄而不飾，市不居異貨，宴賓者不兼味，室無高垣，茅舍鄰比。吳俗尙奢，何樸若是？蓋布衣之風也。人君能儉，則百官化之，庶民化之；於是官不擾民，民不傷財。人君能儉，則因生以制取，因取以制用；生十取一，取三餘一；於是民不知取，國不知用，可使菽粟如水火，金錢如土壤，而天下大治。爲君之樂，孰大於是哉！

## 明鑒

爲政者多，知政者寡。政在兵，則見以爲固邊疆；政在食，則見以爲充府庫；政在度，則見以爲尊朝廷；政在賞罰，則見以爲敍官職。四政之立，蓋非所見。見止於斯，雖善爲政，卒之不固，不充，不尊，不敍，政日以壞，勢日以削，國隨以亡。國無民，豈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庫，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職，民養之，奈何見政不見民也！堯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每誦斯言，心墮體戰，爲民上者，奈何忽之！

昔者明之亡也，人皆曰：「外外交闕，國無良將；雖有良將，忌不能用，安得不亡！」此其亡之勢也，非其亡之根也。當是之時，兵殘政虐，重以天災，民無所逃命，羣盜得資之以爲亂。馬世奇曰：「治獻賊易，治闖賊難，蓋人心畏獻而附闖也。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於楊嗣昌之兵，再苦於宋一鶴之兵，又苦於左良玉之兵。行者居者，皆不得保其身命。賊知人心所苦，所至輒以勦兵安民爲辭。愚民被惑，望風降附，而賊又散財賑飢以結其心，遂趨賊如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州縣？以從賊者衆也。」施邦耀曰：「今日盜寇所至，百姓非降則逃，良由貪吏失民心也。得一良吏，勝得一良將；去一貪吏，勝斬一賊帥。」二子之言，見亂本矣。

當是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恆患無兵。京師之守，以一卒而當數陣。李自成雖嘗敗散，數十萬之衆，旬日立致。是故陝民之謠有之曰：「挨肩膊，等闖王。闖王來，三年不上糧。」民之



歸之也如是。蓋四海困窮之時，君爲讎敵，賊爲父母矣。四海困窮，未有不亡者。其不亡者，未及其命之定也。天留其命，未生奸雄；天薄其命，則生小雄；天絕其命，則生大雄。當四海困窮之時，無雄，則飢寒積憂之氣，發爲災祲，爲彗孛，爲水旱，爲山川草木人鬼之妖。有小雄以倡之，則連聚山澤，破城據險，旋滅旋起，以耗國家。有大雄以倡之，則長智增勇，撼山沸河，數百年厚建之社稷，如椎卵矣。若是者，皆困發也，爲奸雄所馮也；此明之所以亡也。若四海安樂，人保家室，誰與爲亂！雖爲君者不過中材之主，卽有湯武之賢，一匹夫耳；欲謀社稷，亦無如何，況泥泆之流哉！

君之於民，他物不足以喻之。請以身喻民，以心喻君。身有疾，則心豈得安；身無疾，則心豈得不安；有戕其身而心在者乎？是故君之愛民，當如心之愛身也。非獨衣服飲食爲身也，牢廄門庭，田園道路，凡有所營，皆爲身也；非獨農桑蠲貸爲民也，上天下地，九夷八蠻，諸司庶事，內宮外庭，凡所有事，皆爲民也。茅舍無恙，然後寶位可居；蕤笠無失，然後衮冕可服；豆菴無缺，然後天祿可享。

## 考功

近代之政，亦堯舜之政也。曰「三載考績」，曷嘗不考績乎！曰「敷奏以言」，亦求言也；曰「明試以功」，亦論功也。以治天下而卒莫能治者，其故何也？昔者堯之命舜曰：「天之曆數在爾

躬，毋俾四海困窮！」舜承斯命以攝位，朝諸侯，命衆職，明天時，脩庶政，興禮樂，除凶慝，咸底於績。堯知其能救困窮之民也，乃授之以天下。其舉事任職雖多，不過使民不困窮而已。困窮之民，祖不得有其孫，父不得有其子，死喪不葬，祭食無烹，兄弟仇讎，夫妻離散。當是之時，民何以爲民，君何以爲君！是知堯舜之道非異，盡於命舜之言矣。

昔者唐子爲長子知縣，將見都御史達良輔，賦役，傳芻，備誦之，以待難也。都御史不問，而問武鄉知縣曰：「武鄉之民何如？」對曰：「有生色矣。」都御史曰：「爾欺我哉！吾使人觀於武鄉，有女子而無袴者矣。女子而無袴，武鄉之民，其不堪乎！」唐子出以告人而歎曰：「善哉言乎！惜也未知爲政也。」

唐子曰：「古之賢君，舉賢以圖治，論功以舉賢，養民以論功，足食以養民。雖官有百職，職有百務，要歸於養民。上非是不以行賞，下非是不以效治。後世則不然。舉良吏而拔之高位，既顯榮而去矣。觀其境內，凍餓僵死猶昔也，豕食丐衣猶昔也，田野荒莽猶昔也，廬舍傾圮猶昔也。彼顯榮之舉奚爲乎？爲其廉乎？廉而不能養民，其去貪吏幾何？爲其才乎？才而不能養民，其去酷吏幾何？愛赤子者，必爲之擇乳母。勤謹不懈，得主母之歡心，可謂良乳母矣；然而無乳以餵其子，是可謂之良乳母乎？廉才之吏，不能救民之飢餓，猶乳母而無乳者也，是可謂之良吏乎？廉者必使民儉以豐財；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舉廉舉才，必以豐財厚利爲徵。若廉止於潔身，才止於決事；顯名厚實歸於己，幽憂隱痛伏於民；在堯舜之世，議功論罪，當亦四凶之次也，安得罔上而受

賞哉！

「賢才者，世不乏也；仁愛者，人所具也。身爲民牧，藉權以行惠，苟非頑薄之資，其誰不能！而不能焉者，未可以咎爲吏者也。朝廷行政，羣臣從政，未有行左而從右者。上不以富民爲功，而欲吏以富民爲務，豈可得乎！誠如是，雖在位皆高世之才，爲大學士者若臯陶，爲尙書者若稷契，爲都御史者若伊摯，爲翰林者若史佚，爲給事中御史者若龍逢比干，爲將軍者若呂牙，爲巡撫者若召奭，爲布政使者若管仲，爲按察使者若子產，爲知府者若孫叔敖，爲知縣者若公綽冉求，其得人也如是。於是輔相無缺，出納如衡，奸慝畢除，克壯戎兵，文章典禮，辭命敷榮，布於八方，海隅以寧，四譯來朝，厥功告成，天下豈不大治矣乎？然而觀於民，則所謂女子而無袴者也，是可以爲治乎？欲適燕而馬首南指，雖有絕羣之馬，去燕愈遠。爲治者不以富民爲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適燕而馬首南指者也，雖有臯陶稷契之才，去治愈遠矣。」

唐子嘗語人曰：「天下之官皆棄民之官，天下之事皆棄民之事，是舉天下之父兄子弟盡推之於溝壑也，欲治得乎！天下之官皆養民之官，天下之事皆養民之事，是竭君臣之耳目心思而並注之於匹夫匹婦也，欲不治得乎！誠能以是爲政，三年必效，五年必治，十年必富，風俗必厚，訟獄必空，災祲必消，麟鳳必至。」或曰：「子，文士也，文其言焉而已。」唐子曰：「吾之言，如食必飽，如衣必煖。用吾之言，三年不效，五年不治，十年不富，風俗不厚，訟獄不空，災祲不消，麟鳳不至，則日西出而月東生矣。請與子合契而博勝焉可也。」

## 爲政

達良輔撫山西，武鄉知縣見。良輔曰：「武鄉之民何如？」對曰：「有生色矣。」良輔曰：「爾欺我哉！吾使人觀於武鄉，有女子而無袴者矣。女子而無袴，武鄉之民，其何以堪！」平陽知府見，良輔曰：「平陽之爲縣者，孰賢，孰不肖？」知府舉數人以對。良輔怒曰：「百姓之所謂賢者，爾之所謂不肖者也；百姓之所謂不肖者，爾之所謂賢者也。爾不可以爲三十四城之長。」劾而去之。當是之時，財賄不行，私餽雖不絕於府，無有以匹帛方物入二司之門者。良輔之所食，日不過肉三斤，蔬一筐。觀其讓武鄉之言，可不謂仁乎！觀其察遠縣之賢不肖，而不任耳目於知府，可不謂明乎！己不受財賄，羣吏亦不敢受，可不謂清乎！清且明，明且仁，宜山西之大治矣。而卒不見山西之小治者，何也？不知爲政故也。請假其事以明爲政之道：

武鄉知縣見，良輔云然。且曰：「吾與子約，三年之內，必使子之民，人有數袴。」武鄉知縣必曰：「願受教。」良輔則曰：「武鄉之士雖瘠，亦必生也；武鄉之民雖貧，亦有力也；以人之力，盡土之生，誰謝不能！子歸而行四境之內，棉桑樹牧，省宜時作，尺土不棄於山，寸壤不棄於谷。勿以文示，身往勤之，必期就子之功。」於是月觀其舉，歲察其利，上計之日，舍是不以行進退焉。平陽知府當逐，易知府，見，以教武鄉者教之。督諸縣棉桑樹牧，舉而不廢，與同功；墮而不舉，與同罪。是縣一其賞，一其罰，而府三十四其賞，三十四其罰也，敢不盡心。山西之地，五

府，百州縣，方數千里，不病其廣也。縣察其鄉，旬一之；府察其縣，月一之；巡撫肆察，時一之。舉數千里之內，轉相貫屬，視聽指使，如在一室。奚啻山西哉，宰制四海有餘矣。此爲政之略也。

震澤之人有善計者，與之爲稼，稼入則倍；與之爲絲，絲入則倍；與之爲肆，市入則倍。一日，過豪貴之門，見其從事之出入者，皆貂冠腋裘，則自思曰：「吾處於鄉里，所與不過升斗之人，所與買者不過魚鹽之豎，不可以爲富也。誠能入於是門，主人幸而親用我。出我之籌筭以主計筭利，必大得所欲，毋徒勞於鄉里爲也。」乃援而得入，而歸辭乎其鄰。鄰之人有尤之者，曰：「子誤矣。彼之所用，不卽子之所習也，子必毋往！」不聽而去。去之一年，鄰之人故往過於豪貴之門，見善計者敝袍而出，面有病色。招之閒所，問之曰：「何爲若是？」曰：「主人無所用我，故至於此。」鄰人笑曰：「子何見之不蚤也！彼豪貴之家，獵財自厚。其所用之人，狗馬之足，鷹鷂之翮也。其所食之粟，不由稼得，所服之帛段，不由蠶得；所御之器物，不由市得。負子之計以干之，將安所用！吾固知子之必困於此也。」於是乃再拜辭乎主人，隨鄰人而歸。由是人皆謗之，以爲固不善於計也。非不善計，不善主也。

## 存言

中允徐公召用，唐子送之而言曰：「甄聞之：言可行也則有功，言不可行也則存其言。以公之

賈，復得進用，心有感焉，結中必發，故言之。言之不可行，知之久矣。

「甄聞之：生養之道，三年可就，五年可足，十年可富，政之常也。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困窮，農空，工空，市空，仕空。穀賤而艱於食，布帛賤而艱於衣，舟轉市集而貨折賈，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爲家，是四空也。金錢，所以通有無也。中產之家，嘗旬日不覩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凶。良賈無算；行於都市，列肆焜耀，冠服華靡。入其家室，朝則燼無烟，寒則蜎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於遠方；男之美者爲優，惡者爲奴，女之美者爲妾，惡者爲婢，遍滿海內矣。困窮如是，雖年穀屢豐，而無生之樂。由是風俗日偷，禮義絕滅，小民攘利而不避刑，士大夫殉財而不知恥。諂媚恣淫，相習成風，道德不如優偶，文學不如博奕，人心陷溺，不知所底。此天下之大憂也。」

「徵之在昔，天下既定，苟無害民之政，未有一二十年而民不豐殖者。今也天子寬仁而恤民，兵革偃息，國家無事，享國歲久，勤於庶政，而困窮若此，是公卿之過也。」

「立國之道無他，惟在於富。自古未有國貧而可以爲國者。夫富在編戶，不在府庫。若編戶空虛，雖府庫之財積如丘山，實爲貧國，不可以爲國矣。國家五十年以來，爲政者無一人以富民爲事，上言者無一人以富民爲言。至於爲家，則營田園，計子孫，莫不求富而憂貧。何其明於家而昧於國也！」

## 權實

天下奚治？令行則治；天下奚不治？令不行則不治。令不行者，文牘勝論，充塞衢宇，民若罔聞，吏委如遺。民吏相匿，交免以文，格而不達，舉而易廢。始非不厲實也，既則怠，久則忘，本政之地，亦且自廢而自掩之。是以百職不脩，庶事不舉，奸敝日盛，禁例日繁，細事糾紛，要政委棄。譬之樹木，傍蘖叢繆，而枝幹枯朽矣。當是之時，皆謂在位無賢也，行政不善也，良策無出也。是猶牽車者但求厚載，而不顧轂之利轉也。若如今之致行者，雖官皆聖哲，政皆盡善，使閔天散宜生之屬議爲憲令，周公裁之，召奭貳之，史佚文之，布於天下，亦不能少有補救也。

會稽之東有石氏者，其季女病瘖，迎良醫治之。久而不除，謝醫使去。其父思之，以爲是良醫也，奈何療之而病不除？他日，竊窺之，見其舉藥不飲而覆於牀下也。乃復迎醫，進以前藥，三飲之而疾已。夫國有善政，而德澤不加於民者，政雖善，未常入民也，猶石季之飲藥也。十口之家，主人雖賢，然令不行於子，則博弈敗趨；令不行於僕，則柝汲不勤；令不行於妾，則壺餐不治；令不行於童子，則庭糞不除。以此爲家，其家必索，况天下之大乎！駿馬病蹙，不如駑馬之疾馳；勇士折肱，不如女子之力舉；是以聖人貴能行也。

昔者唐子之治長子也，其民貧，終歲而賦不盡入。璩里之民，五月畢納，利蠶也。乃徧詢於衆曰：「吾欲使民皆桑，可乎？」皆曰：「他方之土不宜桑。若宜之，民皆樹之，毋俟今日矣。」遂

已。他日，遊於北境，見桑焉，乃使民皆樹桑。衆又曰：「昔者河巡撫令樹榆於道，鞭笞而不成，今必不能。」不聽。違衆行之。吏請條法示於四境，唐子笑曰：「文示之不信於民也久矣。」乃擇耆者八人告於民，五日而遍；身往告於民，二旬而遍。再出，遇婦人於道，使人問之曰：「汝知知縣之出也奚爲乎？」曰：「以樹桑。」問於老者，老者知之；問於少者，少者知之；問於孺子，孺子知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無不知之者。三出入其廬，慰其婦，撫其兒，語以璩里之富於桑，不可失也。一室言之，百室聞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無不欲之者。唐子曰：「可矣。」乃使璩民爲諸鄉師，而往分種焉。日省於鄉，察其勤怠，督賦聽訟因之。不行一檄，不撻一人。治雖未竟也，乃三旬而得樹桑八十萬。長子，小縣也；樹植，易事也；必去文而致其情，身勞而信於衆，乃能有成。夫多文藏奸，拂情易犯，不親難喻，無信莫從，所從來久矣，是以治道貴致其實也。

羣臣奏入，下於有司；公卿集議，復奏行之。其所行者，著爲故事，因時增易，百職準以決事。自漢以來皆然，舍是無以爲政。然有治不治者，以實則治，以文則不治。若徒以文也，譬之優偶之戲，衣冠言貌，陳事辦理，無不合度，而豈其實哉！以娛人之觀聽也。君有詔旨，臣有陳奏，官有文書，市有榜諭，此文也。此藉以通言語，備遺忘耳，奚足恃乎！君臣相親，朝夕無閒，飲食作坐同之。如匠之於器，日夜操作，則手與器相習而無不如意。主臣一心，夜思蚤謀，無謀不行，無行不達。三月必達，終歲必效，三年必成，五年必治，十年必富，此實也。苟無其實，則謹守成法者，敗治之公卿也；明習律令者，敗治之有司也；工於文辭，嫻於言貌者，敗治之侍臣也。三者



非不美也；而專尙焉，則表暴日厚，忠信日薄。察於內外，稱職常多；核其行事，無過可舉；問其治功，則無一事之善成，無一民之得所。上下相蒙而成苟免之風，雖有志之士，亦將靡然而不得自盡其情，此治化之所以不行也。

雖然，行難矣。近與遠異風，少與衆異勢。門庭之內，常不盡見；伯仲之間，亦有異心；况天下之大乎！海內之地，爲府百六十二，爲州二百二十，爲縣千一百六十，必官其地，治其事者，皆如長子之樹桑，而後天下乃治，是不亦難乎？

權者，聖人之所藉以妙其用者也。今夫與一人期，至者十八；與三人期，畢至者十五；與九人、十人期，畢至者十一；何則？權不在也。大將居中，提兵十萬，副參，遊守，都總以及隊百什伍之長，轉相貫屬，如驅羣羊，齋生赴死，不敢先後。何則？權在也。乘權之利，如軸轉輪；乘權之捷，如響應聲。乘權而不能行，恥莫甚焉。官有萬職，君惟一身。賢君之用官，如大將之御衆。以一用十，以十用百，以百用千，以千用萬，是則君之用者有萬，而憑之者惟十。約而易操，近而能燭。夫尊卑次屬，職之恆也，而奚有異？蓋不善用之，則萬職之利，轉而奉之於十；善用之，則十職之修，轉而布之於萬。十職能修，澤及海內，其功大；功大者賞厚。十職不正，毒及海內，其罪大；罪大者刑重。此舜所以誅四凶也。

唐子之嬖妾生子，唐子甚愛之，而妻不恤。教之不從，則罵之；罵之不從，則撻之；撻之不從，則去之；改而後已。夫人情之愛，莫甚於妾；人生之重，莫過於母；次於妻者，又莫貴於妾；

而輕於去之者，何也？不去，則愛不及於子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夫人臣之愛，未必矐於妾也；人臣之重，未必過於子之母也；人臣之貴，未必等於妻也。乃愛之而不忍傷之，重之而不敢拂之，貴之而不能抑之。斯人也，未嘗操刃，而百千萬億之刃肆行殺傷，有不期然而然者。當是之時，雖上有賢君，惠澤日施，寬恤日行，考績日嚴，流殺日具，而民常苦生而甘死。

夫雨露，至溼也，不能入陶穴而滋生；泉流，至澤也，不能越隄防而灌溉。何則？有隔之者也。是故善爲政者，刑先於貴，後於賤；重於貴，輕於賤；密於貴，疏於賤；決於貴，假於賤；則刑約而能威。反是，則貴必市賤，賤必附貴。是刑者，交相爲利之物也，法安得行，民安得被其澤乎！恩義之大，莫如君臣。親臣爲腹心，政臣爲股肱，疆臣爲拇指，庶臣爲毛髮，戎臣爲衣履。是以仁君之待其臣，安富同樂，疾病同戚，厚之至也。聲色不和，貧勞不恤，猶爲亢而少恩，况加之以刑罰乎！此以待良臣也。若夫專利，蔽主，徇私，黨邪，是民之讎，國之賊也，若之何不刑！愛德爲祥；愛殺人之人，斯爲愛乎？忍德爲凶；忍於殺人之人，斯爲忍乎？刑不可爲治也，而亦有時乎爲之者，以刑豺狼之官，以刑豺狼之官，而重以刑匿狐鼠養豺狼之官。國有常刑，有變刑。常刑者，律刑也；有司議之，人主不敢私。變刑者，雷霆之威也；英主神之，羣臣不得與。常刑以齊小民，變刑以治元惡。元惡之臣，多援要譽，其罪難見。察之而不得其罪，質之而不得其罪，速之獄而不得其罪；非雷霆之用，何以治之！德外無治，不言德而言刑者，猶醫之治寒疾也。不卻殺而飲藥，其人必危。疾愈，卻藥而反殺也不遠矣。

## 格君

明之諸帝，難與言者，莫如世宗。然其剛敏之資，亦可爲用；若道之有方，入之亦易。宗祀其父，雖爲非禮；比於魯之郊禘則相遠矣，猶不失人子尊親之意焉。當時之臣，可正，正之；不可正，置之；其勿以此受杖竄可也。至於好神仙，亦人情之常，且未嘗以此廢政。當時之臣，可止，止之；不可止，置之；其勿以此犯之可也。推其求仙之意，視人之諫我者，皆殺我者也；人之助我者，皆生我者也。以是之故，雖以嚴嵩之奸，已發其罪，猶愛而護之，蓋德其生我也。其不可奪如是，雖舜禹復生，且拒其言而不納。乃進諫者皆折以道學之恆言，固其所厭聞者也，其何能濟！何不上言曰：「諸臣皆非陛下之脩玄也，臣惟恐陛下之不脩玄也。清靜者，道所居也。卻塵非清，無欲爲清；獨處非靜，不擾爲靜。日月照臨，氛霧無障，清之象也；深淵冥冥，喬嶽安安，靜之體也。不清不靜，則神不存而氣債，偏於所惡，偏於所嗜，是伐性之刃而敗道之賊也。黃帝之遺書，胡云谷神？谷者，神所棲也。胡云玄牝？玄者，不暴也，牝者，不雄也，大生之本也。綿綿若存，恆也；用之不勤，毋躁也；如是，則神可以御氣，氣可以養形，形不壞而長生矣。符籙丹藥，道之餘也。庶人有身，天子有天下。庶人自養其身，天子以天下爲身，兼天下以養身。黃帝治天下如治身，不使有疾害焉。於是總其兵師，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滅之。蚩尤作亂，行不由義，虔毒民生，舉兵征之，禽蚩尤而誅之。當是之時，天下無害，百姓和樂，五穀豐熟，民

人養育，日月不失其明，四時不失其序，風雨不失其時，災害不生，嘉祥並至，麒麟來遊，鳳鳥來止。於是上帝嘉之，以爲不負所託，予之長齡而上仙焉。是豈有異術哉？清靜之所致也。陛下誠能學黃帝之道，居心玄漠，靜專純一，不以好惡擾其心，不以喜怒傷其體。上有黃帝之君，下必有風后力牧之臣。陛下垂拱於上，百官脩職於下，兵革自強，遠人畏服，無爲而天下大治，豈復有邊境之虞哉！臣聞真人者，逍遙物外，無求於人，不可強致者也。易曰：『水流濕，火就燥，』言各從其類也。陛下誠能養心復性，羣生並遂，是真人之契也；無俟旁求，必駕羽來朝，指授脩治之方矣。世宗聞是言也，必心悅之，可以伐其競躁之心，消其亢悍之氣，而治理可徐進也。焉用矻矻懸言，使君臣之際至於兩傷哉！

莊烈良於世宗，亦可爲之君也。繼位之始，罷太監鎮守及織造之使，專將帥以責效，節儉以足國用，此人臣見功之時也。乃使之治兵而兵無用，使之治賦而用不足，盜寇日張，國勢日蹙。於是乃復用太監，橫征無藝。此其計無所出，知其不可而爲之，誠可憫也。乃當日之臣，不諒其不得已之心，不察其不可轉移之故；守詩書之恆訓，爲無實之美言。第謂奄人不可用，加賦不可爲，直言不可拒。雖有善用言者，將何以用之！此陳於太平無事之時，則爲美言；言於危急存亡之日，則爲敵愾矣。當是之時，若有明達國事之人，謂溫體仁不可用，必舉孰可爲相者；謂楊嗣昌不可用，必舉孰可執兵柄者；謂督鎮無人，必舉孰可以任將帥。其所舉之人，進而問其計，明如指掌，實有可行；措之朝廷之上，攻戰之場，朝受任而夕見功，則奸佞不攻而自去，橫征不諫而自止矣。我常無

食，有可從之而遊平涼者。友皆沮之，以爲道遠難行，又所求不可知。我曰：「二三友之愛我也至矣。我非不知此行之非計也；且夕無炊，妻子餓死，故不得已而爲此行也。諸君誠能爲我謀食，不坐困以至於死，雖勸行，亦不行也。」沮者皆默然而止。當日之進言於莊烈者，皆不能救其死而徒沮其行者也；固益增其煩懣而惟恐其言之入耳也。

我觀兩朝之臣，無誘君之術，無取信之實，無定亂之才，無致治之學；紛紛然攻權奸，譎橫政，彰君過以明己直，惟恐杖之不加於身而煙瘴之不得至也，何昧昧也！詩曰：「如蜩，如蟻，如沸，如羹。」言雖忠直，實蝸蟻沸羹也。是謂以暴益暴，以昏益昏，卒使明不得後亡，亦與有咎矣。

## 任相

亡國之道有十焉：有法而無實，國亡；賞罰不中，國亡；用舍不明，國亡；左右譽之而褒顯，民安之而貶黜，國亡；百姓困窮，司牧不知，知而不爲之所，國亡；百官好利而無恥，國亡；將帥不得人，士卒不用命，國亡；御將不得盡其能，國亡；不奴使宦寺，使與國政而號爲內臣，國亡；金粟殫竭，不足以厚祿食，養戰士，國亡。此十亡者，明君或蹈之，不必暴亂如桀紂者也。

君者，利之源也，奸之的也。人皆的之，皆欲中之。以一深宮不嘗事之人，而環而伺之者百千輩，雖有智者亦有所不及矣。於是佞以忠進，詐以誠進。其耳目達於宮庭之隱，其推引藉於左右之

口，其搖惑假於優人之諧言。使人君入其術者，且自以爲聰明過人，無微不見也。於是虐民者以良薦，覆軍者以捷聞。功罪倒置，誅賞駭世。忠臣義士肝腦塗地，徒殺其身。而權臣賊奄竊旦夕之富貴，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且安然而自以爲得計也。

莊烈皇帝，亦剛毅有爲之君也。以藩王繼統，卽位之初，孤立無助，除滔天之大逆，朝廷晏然，不驚不變。憂勤十七年，無酒色之荒，晏遊之樂，終於身死社稷，故老言之，至今流涕。是豈亡國之君哉！而卒至於亡者，何也？不知用人之方故也。

當是之時，非無賢才也。袁崇煥以開誅，孫傳庭以迫敗，盧象昇以嫉喪其功。此三人者，皆良將，國之寶也，不得盡其才而枉陷於死。使當日者有一張居正爲之相，則開必不行，師出有時，嫉無所施，各盡其才，而明之天下猶可不至於亡。然而跡莊烈之所爲，雖有居正，不能用也。莊烈居高自是，舉事不當，委咎於人。無擇相之明，執國政者，皆別黨之主，數舉數罷，易於敝帚。百職之任，何由得人乎！是以援私植黨，充於朝廷；傾人奪位，險於儀秦；將卒無忌，誅焚劫略，毒於盜賊；百姓畏兵如虎狼，望賊如湯武。迨乎季年，主慮督亂，無所適從；誅戮亟行，四方解體；而明遂不可爲矣。

相者，君之貳也，宗廟所憑，社稷所賴，不可以輕爲進退者也。譬之構屋，戶牖可以改作，丹堊可以數新，至於棟梁，則一成而不可易。古之爲國者，得一賢相，必隆師保之禮，重宰衡之權。自宮中至於外朝，惟其所裁；自邦國至於邊陲，惟其所措。讒者誅之，毀者罪之。蓋大權不在，不

可以有爲也。國有賢相，法度不患不脩，賞罰不患不中，用舍不患不明，毀譽不患至前，田賦不患不治，吏必尙廉，將必能逞，士必能死，府庫充盈，奴僕懾伏。彼十亡者，皆可無虞也。

然知人之識，自古爲難，在叔世爲尤難。叔世之人，矯情飾貌，矩行法言，驩兜可以爲臯夔，盜跖可以爲夷惠，猝難辨也。然則中才之主，烏能任相乎？人不易知，功則不可掩。譬之飲藥，一飲之而良，再飲之而效，三飲之而疾去者，必良醫也。一飲之而不良，再飲之而無效，三飲之而疾不去者，必庸醫也。人雖至愚，豈以疾去者爲庸醫，以疾不去者爲良醫哉！任相之道亦然。

張居正之爲相也，拜命之日，百官凜凜，各率其職，紀綱就理，朝廷肅然，其效固旦夕立見者也。爲政十年，海內安寧，國富兵強。尤長於用人，籌邊料敵，如在目前。用曾省吾、劉顯平、都蠻之、亂，用凌雲翼、平羅旁之亂，並拓地數百里；用李成梁、戚繼光，委以北邊，遼左屢捷，攘地千里；用潘季馴治水而河淮無患。居正之功如是，雖有威權震主之嫌，較之嚴嵩，判若黑白矣。主雖至愚，未有以亂政爲良相，以安社稷爲奸相者也。然則任相之道，豈難能哉！

顯帝之任居正也，畏之如嚴師，信之如箴龜，無言不從，無規不改，雖太甲、成王有所不及。是以居正得以盡忠竭才，爲所欲爲，無不如意，可謂盛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能用居正而不能保其終者，何也？居尊自高，恥於下人故也。顯帝當幼弱之時，童心尙存，血氣未剛，故憚於師傅，不敢爲非。及其稍長，念先帝付託之重，又加之以賢母之訓；而元輔才大功高，倚爲股肱，尙不敢失師保之禮。然以萬乘之尊，不得自專，而受控於其臣，內懷忿憤，固已久矣。及居正

死，念功之心，不勝其含怒之心，於是削其官爵，暴其罪愆，流其族屬，至欲斲棺戮屍。始有明良之美，而終爲桀紂之暴，君臣之際，反覆如是，可不爲寒心乎！使當日者，居正尙存，勳勞日高，顯帝之齒漸長，四方無事，志氣驕盈，讒聞得入，則居正覆巢之禍，不在身死之後矣。曷亦念手挈十歲之童子，坐之南面之上，奸亂不作，海內服從，澤洽中土，威暢四裔，使高帝之天下，安於秦山，此誰之功與！是則據遼宮之罪小，安天下之功大，雖割江陵一縣以爲封國，伐荆楚之良材以營宮室，未爲過也。奈何身死之後，憾及骸骨，曾不得比於狗馬，此良臣謀士所爲望國門而卻步者也！迨乎莊烈之世，天下傾危，將相無人，乃追思昔功，官居正之子孫。人亦有言：「往事則明，當事則昏。」使居正當莊烈之世，舉以爲相，朝受命而夕被誅矣，尙安望其有爲哉！是故人君之患，莫大於自尊；自尊則無臣，無臣則無民，無民則爲獨夫。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龍德既亢，必有宇宙玄黃之戰，而開草昧之運矣。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 善功

張居正位冠羣臣，進爲太師，天子不名。人臣之貴，極於此矣。輔少主，進退百官，易置將帥，九邊戎事，奉其諭書，凜於詔勅。人臣之權，莫重於此矣。匡君，進戒，節用，豐財，百務脩舉，海內安寧，命將征伐，所向成功，四夷畏服，邊境無虞。人臣之功，莫大於此矣。登高則身危，衡重則權墜，物成則陰殺，必至之勢也。此伊尹之所不敢久居，周公之所遜而得免者也，况未



世之君臣乎！

使居正於斯，不矜其能，不伐其功。上褒其富國之功，則曰：「此有司勤勞所致也，臣何功之有！」上賞其命將克敵之功，則曰：「此將率之略，士卒之力也，臣何功之有！」百僚進規，則拜受而加譴焉；身被劾奏，則引以爲罪而不辯焉；入閣議政，則推讓而不敢先焉；郎吏博錄之屬，見之而禮有加焉；入朝則秉笏如不勝也；侍側則鞠躬如待罪也。社稷已安，規模已立，求賢自代，歸老江陵，豈不善始善終哉！

乃不知道此。位已極矣，猶恐人之不我屈；權已重矣，猶恐人之不我威；功已大矣，猶恐人之頌我者不至；時當退矣，猶固位而不能釋。主忿積於中，羣怨結於下，其禍已成，不可復解。顯帝猶爲能忍之主也；不然，不待遼宮一女子之訴，早已身死經毒，族無遺類矣。

是知居高，乃所以自卑也；立威，乃所以自侮也；好譽，乃所以自毀也；求固，乃所以自滅也。是故有爲相之才，必有爲相之學。使居正好學自脩，不矜不伐，可以從伊周之後矣。

## 遠諫

臣不敢諫，雖諫不直，直亦不盡。君不納諫，雖納不從，從亦不改。當其世之臣，雖有伊尹周公之告，若不聞知；雖有龍逢比干之忠，徒殺其身。吾今有言於百世以上，訓百世以下之爲君者，以代其臣之不敢直。誦吾之言，有不驚心喪魄，手戰股栗者，非君也。

天下之大可恃乎？甲兵之多可恃乎？君惟不義無道于民，雖九州爲宅，九川爲防，九山爲阻，破之如摧雀卵也；雖盡荆蠻之金以爲兵，盡畿省之籍以爲卒，推之如蹶弱童也。昔者桀爲不道，身死於三變之國；紂爲不道，身死于烈焰之中；太康不道，后羿逐之；厲王不道，國人流之。自夏以後，二十代之失天下者，其禍類然也。跡其所以亡者，奄妾蠱志，權奸蔽聰，濫賞淫刑，善惡倒置，似亦庸君之常，未足大異。然有一於此，雖不卽亡，禍成於漸，不及其身，在其子孫。天命已去，臣叛人散，死亡奔流，如四君者，一朝爲烈矣。

今夫富家大族，雖不幸而身陷刑辟，猶可以保其妻妾，全其子弟，不至於滅絕。萬金之子，驕矜淫佚，廢其田宅，其親戚友朋，猶有恤而周之者。雖失其故業，環堵之室，布褐之衣，蔬糲之食，父子夫婦，猶可庇其身而聚處也。爲天子者則不然。家國一破，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盜及寢門，左右奔逃，宮妾散亡，珠玉盡俘，宮殿燒焚，身爲囚虜。嫡庶諸子，駢首就繫；后嬪貴主，受辱於人。累世墳陵，藏穴發掘，松柏斬伐，宗廟丘墟，祐主毀棄，百十鬼神，號哭而無所憑依。當是之時，萬乘之主，求爲道路之乞人而不可得也，欲與妻子延旦夕之命而不可得也。亡國之慘，一至此哉！

不啻是也；旣毒其家，遂毒天下。當是之時，社稷無主，羣雄並起，各據一方；大者百餘城，小者一二十城，相爭相殺，無有寧日。五里之邑，十里之郡，朝屬于東，夕屬於西，旋陷旋復。父兄弟弟，死亡無遺類。四海之內，覆軍屠民。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不惟兵刃；男不得

耕，女不得織，天災流行，野無青草，民之凍餓而死者，枕藉於道。迨乎天心厭亂，或一二十年而後定，或數十年而後定，或百年而後定。海內死者，非算數之所及矣。亡國之毒，又至此哉！

川流潰決，必問爲防之人；比戶延燒，必罪失火之主。至於破家亡國，流毒無窮，孰爲之而孰主之？非君其誰乎！世之腐儒，拘於君臣之分，溺於忠孝之論，厚責其臣而薄責其君。彼烏知天下之治，非臣能治之也；天下之亂，非臣能亂之也。使舜內惟二妃之聽從，外舍臯夔而用四凶；雖有臯夔，舜之天下必亂。使紂不聽妲己之言，舍佞臣而用比干膠鬲；雖有佞臣，紂之天下必治。治亂在君，於臣何有！

不責其臣而責君者，非吾之言，仲尼之教也。春秋之法：臣弑其君，罪在臣，稱臣之名；罪在君，稱君之名，而不著其臣之名。宋人弑其君杵臼，齊人弑其君商人，莒弑其君庶其，晉弑其君州蒲，莒人弑其君密州，吳弑其君僚，皆隱其臣之名，若國人共誅之者。豈寬弑君之賊哉？君惟不道，不君其君而後動於惡；非人弑之，自弑之也。君而不君，國人不與，社稷不保，國家危亡，而且惡名著於春秋，罪在賊臣之上，可不懼乎！

人無賢不賢，賢不賢惟君；政無善不善，善不善惟君。君惟有道，雖佞才常法，可以爲治；君惟不道，雖有大賢良法，亦以成亂。是故明哲之君，無所爲恃，必責於己。知天子於民庶，過及十一，禍倍百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亦有嬖妾，南威西子，身之蠱也；亦有便侍，豎貂勃鞞，家之蠱也；亦貴所好，巧言令色，朝之賊也；亦賤所惡，良藥鑿石，國之寶也。若反其

道，則上禍祖父，下滅子孫，血流海內，屠及百年。

吾爲此懼，於百世之上，訓百世以下之爲君者。若聞吾言，懼而知改，雖中才之主，可以保天下。其有暴君，終於不省，樂禍不悛，則有如前之所言者。是謂遠諫，亦諫之一法乎！

## 卿牧

明君欲興上治，舉賢以任官，必審官以盡其所學。稽古以爲名，順時以定職，期于允宜，以安天下之民。

冢宰輔相天子，無所不理。今名爲吏，但主除吏。當授使授，當陟使陟，當黜使黜，不過注簿一小吏，烏得爲長卿！五卿皆然，不可以不正，請復名爲冢宰。冢，大也；宰，主也。五卿，諸寺，諸司，史曆，軍將，儀衛，奄人，羣牧，守令，皆其所統也；宮，朝，畿，州，華，夷，文，武，政事，皆其所治也。紀綱萬方，弼亮一人；君在，代之理，君崩，攝其政；乃其所任也。而其大者則在用人。周官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卽用人在其中，當中命之以重其用人之責。人鮮睿聖，無私則明，博咨則周。朝之卿士，日夕所見，豈或不知。近自邦畿，至于海隅，苦樂豐饑，其長不敢不以聞。雖有所蔽，形于別奏，流于謠諺，聞于計吏、僚友、遊士之口，皆可審察而知之。其政得失，其人賢不肖，其才長短，卽可馮以爲黜陟，爲易置。天子垂拱仰成，百官盡職聽命。嬖寵不得邀厚祿，貴戚不得竊尊位；賢能無沈淪之歎，俊傑有奮興之路；內外之官，無不得人。居此位

者，不兼庶政，庶政實由以舉；不兼衆功，衆功實由以奏；不專治平，治平實由以成；斯無忝于家宰。

司徒任土，制賦，當從今職，以敷教歸之宗伯，而授司空以地利之任。今名爲戶，按戶納租，不過守籍一小吏，烏得爲次卿！請復名爲司徒。徒者，衆也。有衆，土乃治；土治，財乃生；財生，用乃足。衆爲邦本，土爲邦基，財用爲生民之命。司徒之職，重農功，籍土田，審肥磽，時贏紕，稽蓄散，慎出納。制爲成法，授之有司，毋敢廢越。必使民有餘藏，國有餘用，雖天災流行，年穀不登，而民不困。去貪黷，如鷹鷂之逐鳥雀；去苛斂，如藥石之攻疾。天子不得有私用之財，後宮不得有珠錦之飾，貴戚不得有田宅之饒，民庶不得有侈麗之好。不以征伐傷財，不以營作傷財，不以多事傷財。三年必生，五年必成，十年必富，斯無忝于司徒。

宗伯敷教優民，以端治化，小大由之有所視效。今名爲禮，但言其道，未顯其官。請復名爲宗伯。宗者，師也；伯者，長也。禮出于身，爲天下師，爲百度長，上下從之，如徒之不敢違師，如少之不敢先長。名爲宗伯，所以重其責也。禮行于宮，君毋驕，后毋陵，嬪寵毋踰，適立毋易，庶愛毋干。禮行于朝，君毋過尊，臣毋過卑；凡爾百職，有功不伐，有能不矜，居上不驕，居下不援。禮行于四海，父子不相離，夫婦不相陵，兄弟不相爭，強不暴弱，富不耀貧。有難之者，謂三代世遠，末俗多僞，言禮于今，必不可行。是不達情之論也。民何愛惡？羣尙則愛，羣棄則惡；物何貴賤？羣尙則貴，羣棄則賤。禮不離文，徒文則晦；禮不離器，徒器則虛。以文以器，民之觀

之，同于優偶，禮云乎哉！以文見實，以器達意。敬敷五教，必先正君。君身先之，大臣率之，小臣順之，庶民觀而化之。風被心悅，雖驅之使勿從，亦且不得，何患乎難行！如是，則興仁興讓，無爭無黨，三代之治可復，斯無忝于宗伯。

司馬主兵，期于弭兵。兵者，毒民之器；今名爲兵，是示天下以尙兵，非吉祥之名也。請復名爲司馬。國之大事在兵，兵之大用在馬；隱其名，必修其實，制勝有具矣。數軍實，核籍伍，教行陳，嚴約束，乃戎事之常。而其大者亦如冢卿，在能用人。圖危在安，定亂在暇，必素知其人智勇，蓄以待用。其貳其屬，必皆知兵之人；以及朝臣牧屬，有堪爲將者，又皆博訪而知之。一旦寇發，如抽矢于房，惟我所使，不患無將。已知兵，然後知知兵之人。用是卿者，必求知兵之才，試于疆場，徧歷山川，通古謀略，達今情事，乃可以授斯任。如是，則卿使將，將使偏裨，偏裨使千百長，如臂運手，手操弓，弓發矢，矢破的。捍邊制蠻，雖遠在萬里，如提挈于左右手。甲兵不用，威德遠服，戰勝於朝廷者，上也；賞罰嚴明，先期決勝，計日獻捷者，次也；將士和睦，保守封疆，寇至能禦者，又其次也。三長有一，斯無忝于司馬。

司寇詰姦慝，禁暴亂，表裏宗伯，以成政教，不壹于刑。刑者，殘民之物；今名爲刑，是示天下以尙刑，非仁慈之號也。請復名爲司寇。民不知禮，見利則爭，爭成奪，奪成寇，以至于大亂。名爲司寇者，欲其功至于內寧外靖，無爲寇者，不啻明刑無失而已。夫功期于無寇，事則先于明刑。刑罰不中，當死不死，不當死乃死；當流不流，不當流乃流。其在有位，功罪不分；其在庶

民，手足無措。賢人害，小人利；善人禍，惡人福；必且淪胥以底亂亡。夫刑自貴始，自寵始，自近始；刑乃威，威則民畏。刑于命獄，于鬻獄，于奸獄，刑乃清，清則民服。今之議獄者，盜殺爲重，財產爲輕。烏知財產爲四海之大命，有司輕之，恆不爲理，理不得宜，亦不卒事。逮役所至，盡其雞豚，亡者不復反；多所亡，漸至家室空虛，農民失業，其害大于盜殺。必申戒有司，懲其所知，做所不知，孰敢不盡心于獄！如是，則臣安其職，不虞得罪；民安其家，不罹禍殃；寇賊奸宄，無覺以作；斯無忝于司寇。

司空所掌，則如今制，以從周禮之考工，但不可名爲工。名爲工，是上卿下夷于賤工矣，奚可乎！請復名爲司空。宮室美，則山林空；衣服麗，則機絲空；飲食侈，則牢墼空。名爲空者，欲其不空也，猶治亂之臣曰亂臣也。時平則淫，物豐則奢。畢命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敝化奢麗，萬世同流。」奢麗之風，實由上作。居斯位者，其朝夕陳戒于君，告以太康好峻宇而夏亡，紂作奇技而殷亡，幽王殫杼柚之力而周亡；傳有明鑒，不可不懼。榷楠不發于荆蜀，丹青不進于辰沅，翡翠不進于交廣，珠璣不進于雷池，織繡不造于東吳，三代尊卣不御，汝定陶器不御，苑囿不廣，禽獸不畜，桂柏不植，橘荔不嘗。無征伐轉輸之勞，以造舟車，增甲楯。于是民不費財，農安耕作，養老育幼，不廢其業，斯無忝于司空。

六卿之貳，皆卿才也；亞長一命，其位已尊，皆天子大臣也。今名爲侍郎；郎；徵官也，其辱已甚。請從其長之名而爲少。冢宰之貳，曰少宰；司徒之貳，曰少司徒；各置左右。其次四卿皆

然。六卿有退者，卽以代之，其任如長。嘉績並著，斯無忝于卿貳。

京師，天子之都；今夷爲府；京尹重任，今爲閒職。請從漢制，名爲京兆尹。貴戚有訟，決于是；六軍犯法，正于是；王侯，公主，后族，奄奴，嬖幸不得肆行，豪俠不得惑衆，奸宄不得潛藏。京師肅清，郊圻無虞，斯無忝于京兆尹。

卿尹如是，餘官可定也。內有六卿，外有羣牧，古之制也。今又以巡撫臨之；非由內使，虛有巡名。多官盛衛，以都御史之威，恐喝官民。府縣之吏，入見嚴于朝參，跪拜卑于奴隸。卿屬無此禮，乃行于外，以辱君子，挫志士，是教天下以無恥，何以風有位！出入鏡吹，行道霆震，上下隔絕。稟令發命，三累而上，三累而下，而後及民。天子一人，六卿在內，不周萬里，故設斯任。乃亢絕如是，亦何與于蚩蚩農民，瑣瑣婦子！都御史旣革，其并革之。昔未有巡撫，三司分治賦兵刑而無所統，固非良法，請亦革之，而復立州牧，賦兵刑以其貳屬分理而統于牧。牧者，養也；當下其尊而與民親。以時行視，少從，省騎，裹糧，束芻，步田塍，入廬舍，訊父兄，撫婦子。如召伯巡行，遇有訟者，就決于樹下。周知民艱，從欲去惡，目見遂行。軍伍脩整，武備嚴密；內外有寇，隨發攘除，百姓不驚。其于守令，重之如保母，親之如弟姪。以事時見，降階以迎，登堂以揖，燕好以密，而禁其跪拜。春秋會盟之禮，五等之爵，雖有上下，同列，同坐，同敵，同盟，其相稱皆曰君，曰寡人。大國大夫，亦得會伯子男。豈若今之外吏，尊卑懸絕哉！故州牧于守令，當敬之以禮賢，親之以共勵。及考績之年，功罪明列，不敢隱蔽。牧考則諸績聽于六卿。于是各盡其



職，境內無虞，斯無忝于州牧。

古人有言曰：「非知之艱，行之爲艱。」府縣之官，以知爲名，非義也。請如漢制，爲郡守，爲縣令。守者，保也；令者，善也；保土善民也。

## 善任

六卿既得人，任之又有其道。有道，則能盡其才以告成功；失道，則雖篤于用賢，終于才絀而政廢。天下治亂，社稷安危，皆由于此。其道有四：

一曰專。天子有六卿，猶身之有耳目手足。耳惟聽，目惟明，手惟執，足惟履，不相爲用，各專其職。唐虞之臣，惟禹爲無善不備，故終陟元后。若棄爲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專典一職，終身不易。使八臣互易其位，豈不可以爲理；終不若取其尤長，各用其極。是以唐虞之治，巍巍如天，非後世所能及。當法此以任官，既有成績，終身不遷。老而避位，必舉賢以自代。歷年既久，守官既專，其慮益熟，其學益精，其事易成。

二曰虛。天子有六卿，如匠之有繩墨斧斤。引之既直，斲之無爽，宮室乃成；雖垂班之巧，亦不能廢。人君長于宮中，天下之事不能周知。而且居高易驕，處富易侈，敗度敗禮，常不自覺。尙賴諸元老格其非心，講道論德，以補闕裁過。毋作聰明以自用，毋作好惡以遵法，毋拒忠言以聞

過，則受益爲多。

三曰親。天子有六卿，當如魚之得深淵，鳥之得深林，以游以處，不欲久閒。古者謂異姓之臣曰甥舅，勢充分疏。充欲其下，疏欲其親，故下之若舅，親之若甥。咨訪時見，敷奏時見，暇豫時見，燕飲時見。嬖妾媚寺，辭臣諧優，皆屏而遠之，以專于有道。如江河之浸，膏澤之潤，久則與化。

四曰敬。六卿有過，如月之食，何損于月；如山隕石，何損于山！大明不同于炬火，崇岡不等于土垣，豈爲小災所傷！當視此以禮上卿。上卿非大過不退，不錄其小失，不加以小罰。凡罰，月奪其祿，歲奪其祿，累降其階，此罰但可行于卿貳羣牧以下，而絕于六卿。待以師賓之禮，不敢煩責，是謂能敬。若常班定分，不可以言敬。

如是，任之專，受之虛，待之親，禮之敬。君臣同心，上下一德，無嫌疑，無猜忌，不閒于讒慝之口。君無不測之恩威，臣無不虞之禍福，中道不變，始終不易。樂哉斯時！君卿和于上，小臣和于下，庶民和于野，休風所被，天下大治。

吾聞君子之道，無德不酬，無施不報。爲人臣者，終其身以死守官，佐君爲聖以致太平，朝廷百姓並受其福，而榮不加于本職，澤不及其子孫，仁人深所不忍。是故勞久者，報之以富貴；功大者，報之以封爵。夫尊爲上卿，祭祀燕飲，其禮必備，親族賓朋，仰望必多。故九命食祿九千石而殺以下。三公至貴，難得其人，故爲兼官。若內貳外撫，皆得以兼，武臣總兵，亦蒙師保之名，

其襲已甚。故惟六卿得兼公孤而絕于下。老而請歸，則營其宅，仍其祿，官其適子，食其庶子，時賚其後孫。

古者列爵惟五，所以崇德報功。後世以征戰奪天下，勦叛亂，專尚武勇。欲人致死，于是乃創爲制，非軍功不侯。此衰世之制，豈可爲法！凡六卿，能進賢，富民，靖亂，變俗，是有大勳勞于天下。宜因其功之大小，封爲侯伯，或止于身，或一二世，或數世，或世世不絕，斯報功之典無缺。如是，則忠上惠下，各盡其禮，君臣之道乃全。

## 省官

官多，則祿不得不薄；祿薄，則侵上而虐下，爲盜臣，爲民賊。故養民之道，必以省官爲先務焉。今夫富人之家，百羊爲羣，以一人牧之，足矣。主人慮其不周也，既立之牧，又爲之監，司芻有人，司菽有人。欲厚其廩食，而羊息不足以供之；薄其廩食，則必竊芻與菽，而羊且瘦而多耗矣。多官害民，亦猶是也。

內有六卿，有京尹，各有貳，有屬，其諸太史、國學、曆象、圉牧、儀衛、饗膳之類，無多人也。京營之卒十萬人，司馬卽爲元帥，不別置武帥，但有偏裨。有事，則少司馬帥以征伐，則內戎職亦不多人。外有州牧，有郡守，有縣令，亦各有貳，有屬，其驛倉諸司，無多人也。鎮屯之卒，卽以州牧爲元帥，不別置武帥，但有偏裨。有小寇，則使一將討之；有大征伐，其方寧則牧親行其

方，不寧則使其貳率將士以從于少司馬，則外戎職亦不多人。內外執政任事之臣，大略不過如此。今之所謂重臣，我以為閒職者，有六官焉，皆可革也。六官維何？宰相也，太子之官也，翰林也，都御史也，諫官也，總兵之官也。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伊尹傳說周公皆爲是官，不聞商周之世更別有相加于三公之上者。宰相不可革乎！吾聞一師教衆子，不聞衆師教一子。孺子入學，六卿六貳皆可爲師；乃別爲之立三公，立三孤，立詹事，多其官屬，雜沓盈庭，此何爲者？太子之官不可革乎！六卿六貳，皆老成明達，其學可以進講，其文可以掌詔令，其多聞可以總史官，修國史。翰林不可革乎！六卿之尊，乘天下大政。百官受成，除慮糾繆，豈有不足，更何所藉於都御史？都御史不可革乎！六卿六貳進講陳戒，師箴，謏誦，百工諫，士議于學，庶人謗于道，皆諫官也。天子特不納諫爾；苟能納諫，何患直言之不聞？諫官不可革乎！兵者，自然之理，人情之常。審勢，好謀，可以決勝，何必猛如虎，貪如狼者，乃可爲大將！陽明子禽宸濠，皆以知府爲將而成大功，前事之驗也。先登，陷陣，致師，挑戰，勇力之士，軍中所寶，但可使之爲偏裨，不可使總三軍，爲大將。是故內戎屬之司馬，外戎屬之州牧，可以靖亂，可以禦寇。盡除強鎮，又無擁兵逆命之憂。總兵之官不可革乎！革此六官并其屬，所省多矣。

官旣多省，當從周九命之數。其官名，去鄙冗不典者，取周漢之官以更之。官之有品也，自曹魏始也；品之有從也，自元魏始也；衰世之制也。九命足以定尊卑矣；而周之恆命，猶缺八九，不病其簡也。夫更命爲品，猶未有害。乃品分正從，重之而爲十八，繁累不經，適以滋多官之弊，其

害爲甚。不法先王而襲衰世之制，奈何至于今無正之者！予，賤士也，不登朝堂，不見國典，不能詳言。竊謂可省之官，大略如是。官既省，然後祿可制也。

## 制祿

自天子至于縣丞史，皆食于農。是以古者班祿，亦起于農夫食人之數。井田既廢，田不可分，至于漢，以穀班祿而以石差。降及于唐，未之有改。其在于今，曷爲不可！請用漢制而損益其數：

三公，九命一品，祿九千石；三孤，八命二品，爲八千石；六卿，七命三品，爲七千石；六卿之貳，六命四品，祿降其卿二，爲五千石；京尹之品如卿貳，祿降其二，爲三千石。

六卿極尊。爲三品者，周制，侯七命；雖大勳勞如太周公，爵不過侯，比于今之三品。以兼三公，故稱公。公孤官不備，爲兼官；唯六卿得兼，餘不得兼。六卿兼三公者，如其命爲一品，祿九千石；兼三孤者，如其命爲二品，祿八千石。卿之屬及諸卿、寺、國學、史官、司曆之類，則自二千石以五降至千石；其次末之屬，則自八百石以二降而至百石。

州牧，六命四品，比京五品，爲三千石；郡守，五命五品，比京六品，爲二千石；縣令，四命七品，比京八品，益其祿爲千五百石。牧守之貳，則自千五百石以五降至千石；牧守之屬，縣之丞尉及他末職，則自八百石以二降而至百石。卿貳、京尹、京令、牧、守、令之祿，皆以實。其餘命雖多，品雖崇，無重任，無民責，當如漢法。

二千石有中、真、比之分。自二千以下，爲上、中、下三等；上二千石則二千石，中二千石則千二百石，下二千石則千石；八百石以下，亦以是差之，百石以實。功臣之子孫繼世者，公比卿爲七千石，侯比卿貳爲五千石，伯比京尹爲三千石，皆以實。

武臣內屬司馬，外屬州牧，酌以前代之制，定爲衛尉、都尉、千夫長、百夫長之號。其祿，則自二千石以下，如卿、牧、守、令之屬，以三等次降之，百石以實。其有征戍之勞，則益其祿，贍其家；有功，則厚其賞賚；有大功，則封爲侯伯，不爲限制。

京師石粟，雖賤不下千五百；中原之麥，衡湘之米，非凶歲，石不過三百。若準以石數，則一石不過三百，有名而無實；遠方之吏，不得賴祿以爲家矣。計其值，雖不能如京粟之值，當石以千，準四方。歲報粟之貴賤，而各增益其石。若山巖之邑，不毛之地，則多給以錢，或純以錢。

六卿得受九命之榮，食上公之祿者，重大臣也。卿貳、京尹、京令祿以實者，重其任也。牧、守、令祿以實者，重民命也。縣令加五百石者，保赤子也。其他秩從尊而祿從降者，所以別勞逸也。百石不降者，恤小吏也。繼世而祿降于爵者，不任事也。武臣有功勞不限賞者，重戎事也。遠方之祿，不計石而核其值者，不虛惠也。粟少以錢者，通其變也。如是，則尊卑有別，輕重得宜，而祿可均也。官省，則吏役亦省；祿厚，則廩食亦厚，可從而定已。

凡人之性，上者有義無利，其次見利思義；其下見利忘義。上下少而次者多，厚其祿，所以興義也。上者不德而忠；其次德而後忠；其下雖德不忠。上下少而次者多，厚其祿，所以勸忠也。興

義勸忠，所以厚民生也。

有患此者，謂國用不足，百官之祿，驟增十五倍，將焉取給？是殆不然。君臣驕奢，民生殫亡，太倉之粟非其粟，府庫之財非其財，而奚啻于百官之祿！君臣恭儉，民生富庶，太倉之粟不可勝食，泉府之錢不可勝用，而何有于百官之祿！

## 達政

有明君，則有賢輔；有賢輔，不患有司之不良；有司良，不患政事之不達。反是，則政雖善不達。凡政之大者在黜陟。何以爲黜，何以爲陟？責飽者必炊飯，責暖者必縫衣，責治者必養民。

養民之善政，十有八焉：勤農豐穀，土田不荒蕪，爲上善政一。桑肥棉茂，蔗芋勃鬱，爲上善政一。山林多材，池沼多魚，園多果蔬，欄多羊豕，爲上善政一。廩蓄不私斂，發濟不失時，水旱蝗蟲不爲災，爲上善政一。犯其父母必誅，兄弟相殘必誅，爲上善政一。闡幽發潛，彰孝舉節，爲上善政一。獨騎省從，時行鄉里，入其茅屋，撫其婦子，民不以爲官，無隱不知，爲中善政一。強不陵弱，富能周貧，爲中善政一。除強暴奸僞，不爲民害，爲中善政一。居貨不欺，商賈如歸，爲中善政一。省刑輕杖，民自畏服，爲中善政一。察奸發隱，四境無盜，爲中善政一。學校殿廡常新，春秋享祀必敬，爲下善政一。城隍、道路、橋梁、廬舍修治，爲下善政一。納賦有方，致期不煩，爲下善政一。選勇力智謀，具戈甲干楯，教之騎射，以衛四境，爲下善政一。天災流行，疫癘

時作，使醫療治，爲下善政一。蔬食布衣，燕賓必儉，爲下善政一。

上善政六，中善政六，下善政六，凡十八善政，以課縣令。重其權，厚其祿。其牧守，但行考績，不得專制；待以賓禮，不行跪拜。凡有興革，唯其所爲。三年考績，無功有過者黜；無過無功者，以其品秩致仕。三考，有上善政者受上賞；有中善政者受中賞；有下善政者受下賞；其升遷以是爲差。十八善政皆備，九年之間，民昔貧而今富，昔好犯而今知禮，治化大行，斯爲上功。唯不受國，封爲侯伯。厚其廩祿，冕服與馬，比于古之諸侯。公卿缺，則舉用之；或老而歸田，予以爵祿終其身，錄其子孫，以崇報功。如是，則有位知勸，咸自競勉，何治功之不成！

## 更幣

古者言富，唯在五穀；至於市易，則有龜、貝、金錢、刀布之幣。其後以金三品，亦重在錢。後乃專以錢，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但爲器用，不爲幣。自明以來，乃專以銀。至于今，銀日益少，不充世用。有千金之產者嘗旬月不見銖兩；穀賤不得飯，肉賤不得食，布帛賤不得衣；鬻穀肉布帛者亦卒不得衣食；銀少故也。當今之世，無人不窮；非窮于財，窮于銀也。于是楓橋之市，粟麥壅積；南濠之市，百貨不行；良賈失業，不得旋歸。萬金之家，不五七年而爲窶人者，予旣數見之矣。

夫財之害在聚。銀者，易聚之物也；範爲圓定，旋絲白燦，人所貪愛。囊之，瘞之，爲物甚



約；一庫之藏，以錢則百庫，雖盡四海而不見溢也。大吏則箕翁，斗鬩，歲運，月轉，輕于隼逝。一贏所負，以錢則百贏，雖累百萬而人不覺也。蓋銀之易聚，如水歸壑。哀今之人，尙可恃此以爲命乎！聖人復起，必有變道矣。天運物運，皆有循環；興必廢，廢或復。錢廢于前代，豈不可復于今世！救今之民，當廢銀而用錢。以穀爲本，以錢輔之，所以通其市易也。今雖用錢，不過以易魚肉果蔬之物；米石以上，布帛匹以上，則必以銀；涓涓細流，奚補于世！錢者，泉也；必如江河之流而後可博濟也。

凡祿九千石以下，皆令受粟。度宮朝官軍之所用，皆令輸緡；以錢附粟而給之。其在州郡縣，常賦皆令輸粟。凡祿三千石以下，皆令受粟。度城郭兵役之所用，皆令輸緡；以錢附粟而給之。其在邊防、內屯、將祿、卒食，皆令受粟。度甲冑衣履之所用，皆令運緡；以錢附粟而給之。唯是禮大臣，惠百官，既厚其祿，積粟何以運歸？則多與之錢，使可以置田宅，遺子孫，所以別于商賈也。夫賦以錢配，祿以錢配，餉以錢配，自朝廷至于閭閻，自段帛至于布絮，出納無非錢者。不出三年，白銀與銅錫等矣。昔者一庫之藏，今則百庫；天府雖廣，其勢不可多藏也。昔者一贏之負，今則百贏；家室雖富，其勢不可多藏也。有出納皆錢之便，無聚而不散之憂，錢不流于海內，其安之乎！

客有發難者，一難曰：「錢重難行，民商必病。」我應之曰：「漕粟數百萬，舟挽而注太倉。

皮絮之枵，銅鐵之墜，贏馱而越山谷。而病錢之難行乎！」二難曰：「銅不可採，又不易市，鑄治

「多廢。」我應之曰：「貨至無多寡，須多則多至，須少則少至。昔之計錢以萬數，以巨萬數，以億數，以億萬萬數。金之生也，無古今異，豈生于古而死於今！」三難曰：「民欲難拂，俗尚難移。民之愛銀也，殺身不顧矣，其能廢之乎？」我應之曰：「米粟之征兼錢，布縷之征兼錢，力役之征兼錢，關鹽之征以錢，市貨之征以錢；天下之錢多納于公。宮中之用以錢，朝廷之用以錢，百官之祿兼錢，兵衛之饋兼錢，芻豆之市以錢；府庫之錢盡布於天下。歲納歲出，如發原放海，不少止息。民惟恐錢之少，雖驅之使用銀，不可得已。」

## 匪更

句匯問曰：「卿牧、善任、省官、制祿、達政、更幣六篇之言，畝既聞之矣。然諸名物多寡之數，行之久矣；至於今而欲盡更之，恐有所不可。」

唐子曰：「吾何欲變哉！順情合義而仍之者也。於其所當正而正之，則職盡；於其所當省而省之，則官清；厚其祿，則臣勸；專其養，則民安；通其窮，則財用足。如是，則上下同欲，民心大悅，自然之理，豈變之爲乎！君子行法，爲從爲更，何常之有！行之而民悅，則行之；從其所欲也。行之而民不悅，則不行；更其所不欲也。」

「且衰世習行之政，有必不可仍者。古人有言曰：『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周之衰也，不易禮而滅。』蓋禮之既壞，如美木積久而有蠹朽，不可以爲宮室。是故聖人之興也，隨時制

法，因情制禮，豈有不宜者！

「詩云：『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物無敝而不改者。緇衣始製，亦嘗美矣；及其敝也，衿傾袂錯，四垂紕離，非復緇衣矣；猶復服之，以爲不改其舊，可乎？及其改爲之，其衿其袂，已非故緇。自緇七入，出於新染。觀其色，攬其度，宛然故緇之初加於體也。以爲改其舊，可乎？季世所行之政，昔嘗以致治矣。及其既久，國家無事，君臣宴安，喪志成鄙，未能遠謀。官守不明，惠澤不行，名存而實亡，文飾益美，不顧百姓之便利。於斯之時，猶爲謹守舊章，不敢踰越，是服敝緇衣也。

「有有爲之君臣，奮興在位；去因仍之舊法，殫制作之精思，慎慮時宜，講論典禮，審量法度，歸於百姓之便利，以發四海之塵蒙。於斯之時，官墮其職守，民之苦於敝法久矣。一朝棄其舊而新是圖，宜民宜俗，安之如固有之，是服新緇衣也。

「然則陳晦繆裂，已屬委棄，取而服之，是謂變常。燦燦在身，不易其制，委蛇合度，是謂從舊。新舊之故，從變之宜，唯精義者爲能通天下之故，類民物之情。人君不明，執政不敏，司牧不勤，謹守舊制。惡政令之不行，飛牒文示，徧於天下，制爲斬流之刑以懼之。卒之民玩坐廢，斬流亦不行，朝廷亦不復問，謂之無官無政可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其子言之謂矣！」

## 用賢

書曰：「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乂。」此五者，人之恆德，生而各具。謂非然者，其必天無水、火、木、金、土，人無言、視、聽、思、恭。五者唯聖人乃全；其次或兼四三德；其次或兼二三德；其下亦具一德。必有聖者，何患國論之無定；亦有哲、謀、肅、乂之一長者，何患才猷之無濟。吾不謂凡民皆然。愚夫愚婦，具五者之體而愚不及；士具五者之體而才或不達，學或不充。四海之大，凡百多士，必有能學達才者，用之將不勝用。

然盛世常見多才，衰世常患無才，其故維何？易之泰曰：「小往大來。」是時肅、乂、哲、謀、聖在位，狂、僭、豫、急、蒙在野，故見爲多才。否曰：「大往小來。」是時狂、僭、豫、急、蒙在位，肅、乂、哲、謀、聖在野，故常患無才。夫泰否，非天爲之，實人爲之；大小往來，非時之泰否爲之，實君之明昏爲之。

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師至郊，無一人能禦者，遂一戰破紂之國。此億萬臣中，有陳洪範之箕子，若紂能早用之，則彝倫敝于有商，肅、乂、哲、謀、聖並爲之用，武王之聖亦終爲商之良臣，而有商豈至于滅亡！

幽王無道，尹氏皇父亂政，小人盈朝；犬戎至郊，無一人能禦者，遂弑幽王于驪山之下。當其

時，有賦小旻之賢大夫，若幽王能早用之，則蘇倫斂于西周，肅、父、哲、謀、聖並爲之用，犬戎雖強，亦終爲周之外臣，而西周豈至于滅亡！

紂有此賢父師，幽王有此賢大夫；二賢近在左右，人皆不知；其處于下位，淪于巖野者，又孰從而知之！然則紂幽之世，其才奚不若湯文之世！使以好色之心好德，以寵佞之心寵賢，則伊傅周召比肩于朝。博而求之，如燧火源泉，不可勝用。

有難之者，謂：「知人之明，自古爲難。友不知友，父不知子，兄不知弟，亦且不能自知。君雖哲，臣雖明，恐亦有所難知。」吾謂：「友不知友者，無所試其友；父不知子者，無所試其子；兄不知弟者，無所試其弟；不自知者，無所自試。蓋今學校實亡，無以教士，無以取士，唯馮于既試。今以非文之文教士取士，賢愚雜進，孰能爲辨！譬如不耘之田，穀稗並生；納稼于場，穀稗並積；北礮南捶，穀稗並下；簸籩既施，稗稗乃去，嘉穀乃得。士竊三試而進，如在礮捶之前；迨授官考績，猶簸籩既施，稗士乃去，穀士乃得。蓋才可僞，功不可僞；臨民聽政，長短賢不肖立見。才雖混于始進，而不能掩于既試。又廣之以內外大臣所薦，並用而試之，豈不可以得人，而何患人之難知！」

又有難之者，謂：「天子一人，庶官有萬；雖至明有所不及，雖至察有所不周。于是以私以賄，上下相援，以虐爲能，以貪爲良。其于賢者，惡其異己，以小過受降革之罪。京朝之官，陷人奪位，援黨助己，傾害之術，巧于儀秦。結近侍，通宮掖，以惑天子之耳目；能使黑白變行，功罪

異狀，將何以救之？」吾謂：「水流溼，火就燥；不聞臯陶用驩兜之徒，驩兜用臯陶之徒。唯元凶秉政本，霸天下，故羣奸附勢引朋，以朝廷爲巢窟。若天子用冢宰得人，冢宰總五卿得人，以共攝羣牧，皆得其人。如網在綱，無一綸之不就理，則百職無所容其奸。雖有奸者，亦化爲良；而何患賢者不用，不肖者不去！是故君何以昏？自用則昏，君何以明？用人則明。恭己虛衷，不敢自是；師冢宰而友五卿，舉社稷以從。是謂以衆明爲一明，以衆聽爲一聽，不勞而天下大治。」

## 六善

句匯問爲政之道。唐子曰：「六善備，可以爲政矣。」「何謂六善？」曰：「遠己，從人，慎始，循中，期成，明辨，是謂六善。」

「堯舜，聖人之雋也，猶不敢自用；而况聖不及堯舜者乎，况賢遠于堯舜者乎，况不賢不見堯舜之履迹者乎！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非道。』逆己，非逆；遜己，非遜；勿己之是，惟道之歸。是謂遠己。」

「天下有天下之智，一州有一州之智，一郡一邑有一郡一邑之智，所言皆可用也。我有好，不即人之所好；我有惡，不即人之所惡；衆欲不可拂也。以天下之言謀事，何事不宜；以天下之欲行事，何事不達！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人無賢愚，皆我師也。是謂從人。」

「凡事，見以爲可，而其中有不可者焉；見以爲不可，而其中有可者焉。惟一再思之，更覆思

之；不必上智，其端必見，其識必及。若不思而遂行之，其爲悔也後矣；不思而遂不行，其爲惜也多矣。發政如發矢；矢發不可復反，政發不可復收。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鶴之度在目中，不省則不見也。是謂慎始。

「始非不慎也；迨其後，有欲速而不達者，有厭倦而若忘者，遂有中道而廢者矣。中道而廢，則民多玩，後雖有作，不可爲矣。詩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敷政優優。』又曰：『不震，不動，不難，不竦。』言不欲速也，毋厭倦也。如農夫之耕耘，四時不失序焉，日月見其長焉。是謂循中。」

「始既已慎矣，中既已循矣，而有不保其終者，小器易盈，志滿則驕也。宣王，中興之君也；及其德衰，而小雅之刺者三章。桓公，五霸之盛也；及其氣矜，而葵丘之叛者九國。不啻此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武王，聖人也，召公猶慮其服九夷八蠻，或啓侈心，而進一簣之戒；而况德本中人，智効一官者乎！」

「是故政必期于有成也。無樞易拔，無軸易脫，不可謂違己。左言則左，右言則右，不可謂從人。卿士盈廷，發難不已，不可謂慎始。勝牒申命，日遵歲結，不可謂循中。考績多良，治功不見，不可謂有成。若是者，辨之不明故也。集人成己，始終一貫；物不能蔽，人不能欺。功之成，不予成成；立志發令，已立其成。明辨于此，而後六善備焉；六善備，可以爲政矣。」

## 恤孤

蘇州有育嬰之堂，以收棄子。凡窮民之不得有其子者，則送之堂中；願育者懷之而去；衣襪醫藥，無不備焉。月給乳婦之食三百錢；乳婦之記籍者三百餘人。歲費千餘金，皆士大夫助之。此一鄉之善事也。

唐子貧，歲豐而家人恆飢。妻寄食於女家。僕原，有一男一女，以其婦傭乳於外，鬻其男於遠方；女生一月，送之育嬰堂。唐子不忍，常使視之。其所養之家，子死，願以爲己子，故育之專而無疾也。諸乳婦多不良，第貪三百錢。得堂中之衣襪，皆用於己子；所養之子，置之不顧，故多病死。其籍記中，病者十二三，死者十一二矣。堂中雖有察嬰之規，使從事者視之；不過月一至焉，豈能相與寢處，故病死者多也。自有此堂以來，所活者多矣；然念所不得全者，恆爲戚戚焉。

一郡之中，雖有此善事，不過小補；而况天下之大，生民之多，飢無食，寒無衣，父母不得養，兄弟妻子離散，嬰兒之委於草莽者，不知其數矣。當是之時，天地不能容其生，鬼神不能赦其死，心爲之痛而手不能援，吾其如彼何哉！雖有仁人，盡出府庫之財，盡發太倉之粟，以大賈四海，亦猶之乎育嬰堂也。

吾嘗觀於田矣。天久不雨，諸苗將槁。吳中之人，農衆而力勤，車汲之聲，達於四境。然灌東畝而西畝涸，灌南畝而北畝涸，人力雖多，無如之何。迨夫陽極陰起，蒸爲雲霧，不崇朝而徧於天



下，沛然下雨，濛濛不休。旦起視之，苗皆興矣；溝塍蔓生之草，皆苗甲青青矣。人力之勤，不如普天之澤也。以人譬苗，以雨譬政，若使四海之民，家給人足，衣食飽暖；父母之心，人皆有之，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男有室以養其父母，女有家以遺其父母；惟恐生男生女之不多也，亦奚待於育嬰堂哉！百爾君子，何不以文王治岐之政，陳於今天子之前乎！

## 善遊

陟高山而遠望，游長川而安流；望之蒼然，臨之漪如；斯亦天下之美觀，人情之所樂，君子所不廢者也。是以黃帝遊於釜山，堯遊於康衢，舜遊於四嶽，禹遊於會稽，文王樂於靈臺，武王浮於河流，成王偕儲於南原，周公舉觴於洛水，仲尼登太山，遊於舞雩，曾點浴於沂水。由是觀之，古之帝王聖哲，未聞以遊爲敗德而絕其履跡也。

人見太康遊而有窮拒河，穆王遊而淮徐作亂，遂謂敗德之事莫過於遊。夫二君荒淫昏髦，先自敗德矣；百姓積怨，國事不脩。雖不好遊，亦有內起之變，外發之寇；豈待遊而後致亂哉！昧於事君之道者，於其出遊，不能因其勢而利道之，卽其事而獎掖之；徒立直諫之名，懲荒遊之禍；扼於殿上，沮於道中；引裾裂衣，當車斷鞅。忠則忠矣，我以爲多事矣。

君子不拂人情，不逆衆志，是以所謀易就，以有成功。撻錮閉幽者，憂之象也；啓關渙散者，樂之情也。鳥守故巢，亦翔於叢林；魚潛在淵，亦洄於蕩澤。魚鳥有情，何況於人。人無貴賤，孰

能閉戶操作，暮春清秋不一觀山川景物乎！

上古既遠，淳風不作，諛風日興；天子之勢日尊，羣臣之情日隔。一人無忌，有沼四海而圍八方之氣。當是之時，剛直之臣，不能匡君，恥於屈伏，乃不避杖夾斬磔之刑，以與天子爭勝，必欲伏至尊而使出我下。郊社之外，制之不使輕出；苑囿之中，制之不使輕入；天子則不得已而從之。又有道學師傅，正色拱立其側，使天子嚴憚，非時之枝，不敢妄折；非名之菜，不敢妄食；亦不得已而從之。久之不便於私，鬱鬱不樂，乃漸畏正人而疎之矣。於是陰行樂於深宮，諸奴閒入，施其排斥，天子引以爲助。始焉屈於名義，今也得遂其欲。如久鬱之陽，忽焉橫泄；如久壅之川，忽焉潰決。誅戮直臣，放流賢士，乾坤晦塞，君臣昏迷，雖有善道者，亦無所施其術矣。

人亦孰不欲遂其情！天子雖尊，亦人也。善事君者，敬之如天而處之無異於人，同其情而平其施。何必望其尊威，矯爲亢直，而犯之以其所不能受！古來死諫之臣，吾敬之，難之，而不深與之，蓋以是故也。

好遊者，人之恆情也。古有省耕之事焉，親民之事焉，巡嶽之事焉，禮也。於省耕，樂原野之曠；於親民，樂田舍之逸；於巡行，樂山川之色；禮也而寓遊之樂焉。於斯時也，履畝，入舍，撫其婦子，視其寢處，觀其稼之厚薄，察其藏之多寡，問其食之足不足。吏之清濁，獄之枉直，橫征之有無，皆可問之。民卽畏官，不敢以告；觀其形，察其情，知其苦樂，加之以素所咨訪，吏之賢不肖，其安所遁哉！卽以是行誅賞，雖偶行於一方，不周於五嶽；四海之民聞而大悅，惟恐天子之

不好遊也。然則一舉而政修治興，民心悅服；山川之色，更益美觀；流覽之懷，更爲悅豫；豈非天下之至樂哉！以此道君，不必諫止也。

好色者，人之恆情也。閨房之內，和樂而制之以禮，謹慎而御之有節；其諸妃嬪，寵之而無奇巧之飾，寵之而無並后之嫌，寵之而不啓煽政之漸，斯門內之善經也。好色其何傷！

好財者，人之恆情也。苟非聚斂之君，取之必有制；取之有制，用之必有節。無功之賞，不具一錢；無益之費，不易一金。惟其愛財，故不傷財，此富國之善機也。好財其何傷！

好古器者，人之恆情也。夏后氏之琨戈，殷人之玉鉞，周人之石鼓，皆寶也。歷數千載，琨戈在而夏安在，玉鉞在而殷安在，石鼓在而周安在？有守器之感，斯有守國之慮矣。此修德之一助也。好古器其何傷！

好宮室者，人之恆情也。棟宇太廣，則不適；丹雘太麗，則不雅；臺榭太高，則不安；苑囿太曠，則不周。不惟其廣，惟其適；不惟其麗，惟其雅；不惟其高，惟其安；不惟其曠，惟其周。以天子之居，有儒生精舍之風，如是好宮室，好之乃見明德矣。

## 主進

爲政亦多務矣，唯用賢爲國之大事；治亂必於斯，興亡必於斯，他更無所於由也，一於斯而已矣。然賢者難知也，天子欲用賢，何以知其賢而用之也？必也大臣薦於天子，內外羣有司薦於大臣

也。賢者難知也，有司欲進賢焉，何以知其賢而進之也？必也訪之於鄉人，訪之於鄉士大夫也。天子求賢於大臣，未可也；大臣求賢於有司，未可也；有司求賢於其鄉，未可也。夫是皆進賢之人也，有司不求於其鄉，將焉求！大臣不求於有司，將焉求！天子不求於大臣，將焉求！豈舍是而別有進賢之路哉！然則以爲未可者，是何說也？是皆可以進賢，而不必其無私；卽有無私者，不必其能知人；故以爲皆未可也。

且古之人多直，今之人多詐。古者聽其言爲君子之言，觀其行爲君子之行，其人誠君子矣。今也聽其言爲君子之言，觀其行爲君子之行，而其人則小人也。世尙道學，則爲儒者；世尙文辭，則爲名士；世尙氣節，則爲直士；世尙功業，則爲才士。惟其所爲，言貌皆真；營營往來，籍籍聚會，以圖進取，孰能辨之！以利達之徒入於多私者之門，則以合進；以矯飾之徒入於不知人者之門，則以罔進。於是舉皆其階，有位皆其窟矣。

且彼進賢之人，其先進也，皆以是物也，豈烏媒而致鳳哉！是故求賢之道，勿問孰爲賢，孰爲不肖，當先觀進賢之人。蓋賢不肖各有其類。吾嘗見夫鳥矣，彼鳥也，集於喬木之上，其羣飛而從之者，皆鳥也，無異鳥也。又嘗見夫魚矣，彼鯽也，游於淺水之間，其羣游而從之者，皆鯽也，無異魚也。惟人亦然。從伯夷遊者，必伯夷之所與也，無盜跖之徒也；從盜跖遊者，必盜跖之所與也，無伯夷之徒也。若使盜跖主進，而望其所進之人有若伯夷者，豈可得哉！是故明君察於羣臣之中，得其大賢，處以上卿之位，惟其言之是聽，而不惑於讒匿之口，則列於朝廷者皆其類矣。列於

朝廷者皆其類，則列於邦國之職者亦皆其類。各以類進，則賢才不可勝用矣。

然諸卿雖賢，若並責之以進賢，則又不可。吾欲糴乎，必使善糴者轉販於衡湘之間；左右雖多良賈，別有任使，不使之買馬也。吾欲買馬乎，必使善相馬者求於秦隴之間；左右雖多良工，別有任使，不使之買馬也。何也？舍其所短，用其所長也。古之大臣，於政事無所不達，於社稷之長計無所不周，而獨於知人或有不及，此亦賢者之常也。放齊薦胤子，兪薦繇；唐虞之臣且有不知人若是者，況其下乎！帝之試繇者，當時洪水方急，未知有禹，惟繇才有可用，姑且使之，非信兪之舉繇爲知人也。人各有其類，才各有所長。惟賢者乃能進賢，得賢者爲進賢之人，使各舉所知，所以引其類也。惟知賢者乃能用賢，得知賢者爲用賢之人，使擇決衆之所舉，所以用其長也。具斯二者，用賢之道無遺矣。

豈惟臣有其類也，君亦有類焉；豈惟臣各有長也，君亦必善用其長焉。惟賢君，然後能用賢臣；惟君能知人，然後能用知人之臣。書曰：「在受德啓，惟羞刑暴德之人，同於厥邦；惟庶習逸德之人，同於厥政。」言紂德之不克類進者，皆其類也。書曰：「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言文武知人，故能用賢以及天下之賢也。由是觀之，惟君先正其身以爲天下表，卿士百職，罔非正人，天下不得其徑而緣之。又於諸大臣之中得知人者，委以推賢進能之任，非天下之良士，孰得而幸至哉！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向之所懷而不可得者，今皆寘之周行，講論道德，興造功業，無不如意。誠如秦誓所思惟在一臣，則能

用衆才，其利無窮，不其然乎！

## 梏政

天下難治。人皆以爲民難治也；不知難治者，非民也，官也。凡茲庶民，苟非亂人，亦唯求其所樂，避其所苦，曷嘗好犯上法以與上爲難哉！論政者不察所由，以爲法令之不利於行者，皆梏於民之不良，釋官而罪民。此所以難與言治也。

以詔令之尊威，上馳於下，下復於上，不待旬月而徧於海內矣。人見其徧於海內，吾見其未嘗出於門庭也。蓋徧於海內者，其文也；未嘗出於門庭者，其實也。雖有仁政，百姓耳聞之而未嘗身受之。此非有司之故而奚故哉！谿谷阻車，羨藜阻足；今之有司，皆谿谷羨藜也。

若有司之盡乃心，如傭之事其主，則善矣。傭何善乎？主人督之不使卽於惰，而亦不肯自惰，慮不當於主人之意而逐我也。計一日之工必無負於一日之酒食，計終歲之工必無負於終歲之廩粟。是以禾稼豐，畜牧蕃，而主人坐獲其利焉。是主人之法令行於傭，而傭能不梏於其所行。何有司則不然邪？豈爵位不足以爲榮邪？祿雖至薄，豈祿外自然之利不足以厚其家邪？何不若傭之忠於其主也？

一官之所任，我代者前此幾何人；代我者後此幾何人。我在其間，一旅客之信宿耳。土地非我之產，府庫非我之藏，民人非我之族黨，於我何有焉！今之爲官者，不必貪邪；卽廉能無過者，其

存心莫不如是。不忍之心，人孰無之！乃但知仕宦，不知道義，溺於父兄之爲，習於流俗所尙，因仍而不知其非。由來已久，不可深責。朝廷所寄以牧民之任者，大官小官，自內至外，皆如是之人。上以文責下，下以文蒙上，紛紛然移文積於公府，文示交於路衢。始焉羽逝，既而景滅，卒不知其紛紛者何爲也。如是千萬職，外塞九州，內塞五門，君臣上下，隔絕不通。雖有仁明之君，欲行堯舜之政，其何所藉以達於天下乎！

政不行於天下，豈徒無益，必有大害。諺曰：「官屋漏，官馬瘦。」推而廣之，田園廬舍，一官屋也；父兄子弟，一官馬也。心不在民，雖田園荒蕪，廬舍傾倒，而不一顧也；雖父兄凍餓，子弟死亡，而莫之恤也。凡爲官者，視爲故然。雖無不肖攘民之事，而視民若忘，等於草茅。夫攘民之害小，忘民之害大。攘民者不多人，忘民者徧天下，是舉天下之民委棄之也。疾不救者日深，至於四海困窮，民無以爲生。有天下者其危矣哉！

然則治民先治官乎！三代既遠，仕不由學，官焉而失其官也久矣，將何以治之？治之以賞罰乎？賞罰者，聖人善世之大權，然而難言之矣。聖人之賞，使天下之不善者皆悅其賞而遷於善；聖人之罰，使天下之善者亦兢兢焉恐入於罰而益修於善。此君子之所學以待用者也；然非所望於後世之賞罰也。世之降也，官之爲善者不必賞，爲不善者不必罰，執事不可必之賞而畏不可必之罰乎！於是有所術焉，能使賞不出於朝廷而出於我。悅於上官，悅於大臣，悅於近臣，是其術也。悅於上官者，一秩之賞至；悅於大臣者，超遷之賞至；悅於近臣者，不次之賞至。賞自我操，罰焉能及！由

是言之，賞罰不可以治官也明矣。

然則官終不可治乎？是蓋斯民之不幸，上天之不祐，非人之所能爲也，則亦莫可如何也已矣。輾轉思之，不釋於心。不得大成，且求小補；不能普利，且圖少濟。設爲說之之言曰：「君之貴，非君賜乎？」必曰「然」。「君之用，非出於民力乎？」必曰「然」。「吾願君之有以報君賜而勿忘民力也。今夫受人壺餐，必有以酬之；而况受人富貴，且以遺子孫乎！食粟，衣帛，必念所自，况今薄祿之時，官之衣食，非取於農而實資於農乎！仁者居其位，受其福，所以兢兢業業不敢自安者也。損人以益己，必不可爲者也；損己以益人，亦不可爲者也；有益於己，無傷於人，斯則可爲者也。居今世而不悅於人，不但失官，且以得罪，誠不可以直道而行。曷若量己之力，以其半交人，以其半勤民事，察農桑，築圩防，計豐凶，除奸慝，則民亦少害矣。夫忠君愛民，無失其本心；保身遠害，又不失於自利；斯兩得之道也。內省有咎，孰若無咎？百姓詛之，孰若百姓祝之？鄉黨非之，孰若鄉黨稱之？其請擇於斯焉！」



## 下篇下

### 惰貧

震澤之蠶半稼，其織半耕。沸鹵漬卵，蠶壯絲美。唐子以家室處於沈氏之廬，制服，安習綫綿爲經；寒，不及緯，市之；授諸嚴氏之婦沈孟。孟養橡實之冠以爲色，登機而織，閒以麤乳嬉語，不盡三日而成。孟裁，妻佐縫，服之甚康也。絲不於市，綫不於市，色不於市，織不於市。

一婦之手，歲可斷百疋。嚴氏不耕，夫並作則倍；有事損十三。一畝之桑，獲絲八斤，爲紬二十疋。夫婦並作，桑盡八畝，獲絲六十四斤，爲紬百六十疋。嚴氏故有土一畝，易桑，損十五，以食三口，歲餘半資。菜茹蔭桑，瓜豆綠垣，牧豕陰霑，放雞鄰疆，抑又爲利。嚴氏不然。桑不盡土，不剪，不墜，機廢不理，不畜，不蔬，故其貧甚於無藝者。察一鄉之人，無大異者。以斯觀之，謂吳地盡利，殆不然矣。

### 教蠶

吳絲衣天下，聚於雙林；吳越閩番至於海島，皆來市焉。五月，載銀而至，委積如瓦礫。吳南諸鄉，歲有百十萬之益。是以雖賦重困窮，民未至於空虛；室廬舟楫之繁庶，勝於他所。此蠶之厚利也。四月務蠶，無男女老幼，萃力靡他。無稅，無荒，以三旬之勞，無農四時之久，而半其利。

此蠶之可貴也。

夫蠶桑之地，北不逾涖，南不逾浙，西不逾湖，東不至海，不過方千里。外此，則所居爲鄰，相隔一畔，而無桑矣。其無桑之方，人以爲不宜桑也。今楚蜀河東及所不知之方，亦多有之。何萬里同之，而一畔異宜乎？桑如五穀，無土不宜。一畔之閒，目覩其利而弗效焉，甚矣民之情也！

三代以下，廢海內無窮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乃患民貧，生財無術。是猶家有寶藏而不知發，而汲汲膾臠果蔬之是鬻也。蓋亦謀諸此與！吾欲使桑徧海內，有禾之士必有桑焉，然亦非易也。蓋安之久者難創，習之慣者難作。約法而民不信，施教而民不從，則樹殖亦不可就。

古者田有官，是故棄爲稷官。其後教民田者，謂之田峻。田既有之，桑亦宜然。其在於今，當責之守令。於務蠶之鄉，擇人爲師，教民飼繅之法，而厚其廩給。其移桑有遠莫能致者，則待數年之後，漸近而分之。而守令則省騎時行，履其地，察其桑之盛衰；入其室，視其蠶之美惡；而終較其絲之多寡。多者獎之，寡者戒之，廢者懲之，不出十年，海內皆桑矣。昔吾行於長子，略著於篇，可以取法焉。

## 省刑

萊陽盛九苞曰：「山東習用重刑。杖以巨竹連根爲之，長八尺，頭徑六寸，厚五寸，敦然方物也。卓必長大強力者。臨杖，則裂犯者之袴覆足。以杖一拊臀，卻立尋丈；揚杖後，扶地大呼躍

進，身杖俱下，乃一撻之，不聞撻聲，但覺地動。一卓一杖；撻二十則易二十人，撻三十則易三十人，恐其再撻則力減也。

「昔余七之叛也，事既平，繫獄當死者甚衆。巡撫趙祥星訊之。有一人枉者，祥星鑿鑿而謂僚吏曰：『是可矜，吾欲釋之，諸君以爲何如？』僚吏皆起而揖於前曰：『此至仁至明，釋之幸甚。』於是釋之。故事，免死者必撻而後釋之。撻之二十，昇出，死矣。」

「夾棍以鐵貫本，置脛其間，左右各五人并力曳之。良久，乃合其末，左右擊以巨棍，至百數十。異日復夾，脛腫如股，不可入；卓舉踵踏入，復夾之。」

「杖之毒者，前一杖卻，一杖中。蓋一杖杖已，皮不少損而內肉糜爛，如腐瓜之瓤。出，以刀割去糜肉，得良藥，十有半活者。卓得賂，則直撻之，血立濺，乃反不死。其毒如此。」

「山東之民號爲獷悍，皆謂非重刑不能服之。又謂大吏有體，非重刑無以示尊威。是以沿習而然，雖有慈者不能改也。吳民號爲柔弱，習用輕刑，故吳爲幸。」

客有嗜者曰：「吳刑雖輕，重者自重，不一於輕也。吾親見巡撫杖僞爲薦書者，血肉飛濺四傍，四傍方丈之閒，青草皆爲赭地。此亦何輕於山東！」

昔者唐子之治長子也，一年而罷。一年之閒，治羣殺數人之獄者二，獄成，未嘗加一杖於殺人者之身。內司諫曰：「殺人，至惡也；殺數人，大獄也；而公不加一杖。從來號爲慈吏者，未有過寬若此者也。公不忍於所當忍，吾恐民風日玩，從此得罪者愈多矣。」

唐子曰：「不然。彼殺人者，豈其始念則然哉！逞一時之忿，自陷其身於死，而不徐爲之慮也。旣以一死抵一死，亦足蔽其辜矣；又從而杖之，是淫刑也。吾不加一杖者，是爲至平，不爲過寬。」

夫山西之民，非弱於山東也；長子之民，又號爲多好。唐子爲吏一年，夾棍非刑，廢而不用。俗用之杖，雖未能遽改，以從律之制，然且薄且減，亦不乖制。一年之閒，令未嘗不行也，政未嘗不舉，賦未嘗不入也，豪強未嘗不伏也，疑獄隱隱未嘗不得其情也，關市橋梁傳乘賓旅未嘗不治也，四境之內未嘗不安也。

巡撫達良輔嘗謂唐子曰：「百里之長，不患無威，奚以重刑爲！重以刑之，旣傷其體；歸而療治，又費其財；仁者弗爲也。苟治事而事治，懲民而民服，斯可已矣，奚以重刑爲！」

## 名稱

名者，序長幼，辨貴賤，別嫌疑，禮之大者也。

今也士而不仕或未仕，於貴者自稱曰晚，非禮也。晚之者，齒長於我也，非以爵也。通謁於貴者，名之上不敢有所稱，曰某而已，口稱亦曰某。若均舉均仕，於先舉先貴者則稱曰晚。今也有等於我而長於我者，則不稱晚，非禮也。齒之尊，猶爵之尊也。通謁於長者，或二十年以長，或三十年以長，雖非貴，則於名之上稱曰晚，口稱亦曰晚。

今之稱貴者，於先生之上，雖少，必加以老焉，非禮也。於師曰先生，於賢曰先生，於高年曰先生，可謂尊矣，奚假於老！古人於少之時曰富於春秋；謂之爲老，將短於春秋矣，不祥莫大焉！是故於貴者但稱先生。

今之稱天子曰皇上，非禮也。古者稱王公卿大夫，若殿，若閣，若僕夫，若執事，若左右，不敢斥之也，可以天子而斥之乎！將欲尊之，乃反褻之。當稱曰陛下。

明謂奄人爲內臣，非禮也。在列謂之臣，有職謂之臣。奄人備灑掃，非臣也，奴也。奴也而臣之，是抗奴於公卿，辱公卿矣。天子無外。奴也而內之，則股肱腹心之臣皆外乎？庶士庶民皆外乎？是屏手足赤子於四夷，無臣無民矣。是故爲奏爲文，勿曰內臣，但曰奄人。

今之名地者，不以時而以古，非禮也。以古名地，若爲異代之土地，非今日之土地矣，悖莫大焉。是故出言爲文，於蘇州則曰蘇州，勿曰姑蘇；於吳江則曰吳江，勿曰松陵。

今之名官者，不以時而以古，非禮也。以古名官，若爲異代之朝廷，非今日之朝廷矣，悖莫大焉。是故出言爲文，於某部尙書、侍郎，則曰某部尙書、侍郎，勿曰太宰、少宰、大宗伯、少宗伯。

## 除黨

唐子曰：「黨者，國之危疾，不治必亡。」孫子曰：「雖有扁鵲，無能爲也。」唐子曰：「何

必扁鵲；苟達其故，中醫皆能治之。」曰：「是滅漢，滅唐，滅明，非人力之所能勝也。乃先生則易言之，何也？」唐子笑曰：「漢往矣，安得起漢黨而治之以信於子！唐往矣，安得起唐黨而治之以信於子！明亡矣，安得起明黨而治之以信於子！今有良藥，可以一發而解固結之疾，在吾與子之目前，而子不見也。」孫子愕然問其故。

唐子曰：「良藥者，今天下之勢是也。昔者明之爲黨，邪者緣卿相，緣奄奴；正者緣氣節，緣道學。如南濠之市，貨別爲行，惟賈所投。凡人之求顯名厚祿者，不入其黨，不得也。當是時也，黨之爲勢，固於人心，蔓於海內，若亡人之國而不與之俱亡者。及大清之有天下也，黨人之長老猶有存者。後生習聞其術，攘臂而起，如草枯而根萌，木斬而蘗生。郡邑之閒，往往百十爲羣，更立社名，宴飲締交，亦嘗遠近響應矣。然究則獸逸鳥散，莫之禁而自廢者，其故何也？名者，黨之招也；勢者，黨之帥也。今之將相功臣，其耳目心思與民俗異。名譽不足以動之，其權勢又不得假而爲我用，是無招無帥也。無招，則黨不聚；無帥，則黨不立；百官有司，救過保位之不暇，何黨之能爲！此所以不禁而自廢也。昔之雄辨如鋒者，今之杜口無言者也；昔之攻人必勝者，今之自守不足者也；未嘗不拊掌大笑而稱快也。然則治黨之道無他，在絕其緣而已。絕其緣，則邪黨不伐而自破，正黨不解而自散。請悉其說：

「用相者，天下之大事也。昔者明之季世，有免相者，衆爲行一二十萬金，輒得復相。凡相必有所由致。袁萃曰：『爲相必賂內侍，如樹之托根然。』則相者，非國家之相，內侍之私人，衆人

之霸主也。人君雖庸，曷思其故？斯人也，何以得相乎？必使之行政而政舉，任官而官治，而後從而用之也。何以免相乎？必使之行政而政不舉，任官而官不治，而後從而免之也。傅曰：『雖有高世之名，無尺寸之功者不賞。』左右雖善毀，不能毀有功以爲無功；左右雖善譽，不能譽無功以爲有功。豈以無徵之巧言遽決用舍哉！君能以相用相，不以左右用相；相能以人用人，不以朋類用人。天下之士，皆知由黨者不必得富貴，得富貴者不必由黨，人亦何樂於爲黨乎！曷觀之聚而爲盜者乎！以貪戾之徒，一夕相親，厚於兄弟者，豈以義固哉？將以取人之財也。若爲主人者，峻牆垣，謹防禦，不與以鑽隙之便，雖驅之使爲盜，不可得矣。此治邪黨之法也。

「直節之臣，國之寶也；道德之臣，王者之師也。匡君爲直，攻人非直；讓能爲賢，爭名非賢；是不可以不察也。有人焉，直諒之聲震天下，當國任職之臣，一有過失，非與於政之興壞，非與於天下之安危，必欲攻而去之。其氣如戰，其志如刃，其言如訟；視其鳴鏑所向，羣起射之而不敢後。此黨人之雄也。若是者，不必加戮也；戮之，適以堅其死而成其名。人君當談笑而視之曰：『此豎子無知也。』上書若不聞其言，在朝若不見其人。始輕之，漸遠之，徐廢之，歲月之間，並其醜類淪澌而銷亡矣。天下有行於今必如行於古者，有行於古必不可行於今者。必如行於古者，學也；必不可行於今者，聚衆以講學也。聚衆講學，其始雖無黨心，其漸必成黨勢。氣節之爭，由此而起；小人之敵，由此而立。若不以道學號世，不以氣節凌人，小人無所於盛，亦不成黨，甚爲易制。人君將欲風天下，勿畏非聖之謗，勿竊尊儒之名，當心法孔孟，不可口法孔孟。於視朝之時，

明言以告羣臣曰：『我不喜道學；有以道學進者，我必廷辱之。』則貌孔孟者望風沮喪，不敢蟻引而進以竊位惑世。第講於鄉，教於里，雖非真學，其亦無害於天下。若夫身退而去，寓書京師，制黜陟之權；處士巷居，公卿就而決是非，訪賢不肖。此道學之大賊，法所必誅者也。明主處此，不謀於羣臣，不按於法律，驅而斬之於市，而以徇於天下曰：『吾欲使士爲士，大夫爲大夫；仕者盡其職，致仕者安於家。有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者，視此矣。』此治正黨之法也。」

孫子曰：「黨不可以刑勝，徵於前代矣；先生又欲行誅，毋乃疎於計乎？」唐子曰：「子何見之不明也！賞善刑惡，人主之柄也。刑賞由己，孰敢不服！若臣下竊以行私，則互相讎報，天下必亂。假使稷契夔龍與皋陶朋比而誅四凶，則四凶之徒亦必計斃皋陶；人心不服，亦將叛舜。夫權假於下，舜且不得爲任賢之君，皋陶且不得爲執法之臣，况衰世之君臣乎！善乎吳修齡之言曰：『萬曆之朝無君矣，安得無黨！』夫君失其爲君，則致亂之釁，百出難料，不獨黨也。」

孫子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東林，亦賢者之所遊也，其中多蹈仁行義之儒，奮不顧身，爲國家去邪慝。先生論黨而不別人，吾猶未慊。昔人有言：『附東林者亦有小人；攻東林者必無君子。』此言是乎，非乎？願因先生定之。」唐子拊掌而笑曰：「古語云：『伐國不問仁人，』子奈何以此事問我哉！吾與子論黨者，傷人國之淪亡，惡人心之中戾氣，故明中和之道，以立治辨學，以爲後世取法。吾烏知其何爲附東林，何爲攻東林；吾烏知其爲東林、西林、南林、北林也！」



## 賤奴

凡奄人，小患七，大患三。小患亂國，大患滅國；小患難除，大患易除。請先爲之譬：凡人之居室者，以妾爲妻，此患之大者也；愛妾之色，聽妾之言，此患之小者也。父命曰：「毋愛妾之色，毋聽妾之言！」雖嚴父不能得之於順子。曰：「毋以妾爲妻！」雖悍子不敢逆慈父矣。蓋法所不及，則不可禁，法之所及，則易禁也。

凡奄人，道君以酒色，道君以荒遊，道君以侈御，道君以惡見正人。權臣因之，上隱無不聞，下巧無不達，國之大柄下移矣。明示以便進之門，邪曲進，賢正沮矣。金入則死罪生，求拂則有功死；刑不中，罰不中矣。此七患者，其患小。然剛明之君，或中其一二，法制無可加，誠訓無所益，祖雖神聖，蓋亦莫之如何也已矣。兒畜公卿，奴使百司，狗奔將帥，天子孤矣；豕屠忠良，草刈善類，朝廷空矣；囚禁天子，羊驅天子，干戈起矣。是三患者，其患大，斬滅宗社而後已。然絕之甚易也，如拔茅根焉。

凡爲國之道，善後有定制，亂制有定刑。明法不置丞相，其後孰敢言置之！譬之受室於祖，桷腐則改斲之，堊蝕則改鏤之，戶不便則改闢之；其棟其楹，百年不改也。夫小法時改，大法不時改。凡政皆然，奄人居其一焉。

自公卿以下，凡有品秩者，皆助外治者也；凡左右之奄人，皆奴也。自后妃以下，凡有品秩

者，皆助內治者也；凡宮中之女子，皆婢也。請著爲典曰：「凡奄人，不授官，不任事，不衣黃，不服袞。後世人臣，有言立奄人之職司及使視戎事者，凌遲無赦。」今士庶人家，師至，友至，則敬而禮之。有童子者，奉壺餐而進，舍壺餐而坐，主人將云何，師將云何，友將云何？三公者，天子師也；九卿者，天子友也；奈何使奔走之奴與師友抗乎！請著爲典曰：「凡奄人，傳命於朝，見宰相，跪而致言，跪而受言，不得立焉。傳命於堂，見九卿，立而致言，立而受言，不得坐焉。遇百官於道，見而下馬，過而上馬，不得乘焉。抗公卿者斬；抗百官者流；大臣不言者死；小臣不言者革。」

## 醜奴

奄奴之禍，自古爲烈，明著於前史。後世人君，且有愛之如美女而不見其爲猛虎者，禍不可以爲戒也。請無言其禍而言其醜：彼奴也，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聽之不似人聲，察之不似人情。臃然，磊然，如癩，如魑，如魃，如牛，如豕；不似人身也。有頰，非男；無髯，非媪；雖少美如玉，索無生氣；不似人面也。其聲似童，不穎；似女，不媚；似啞，成聲；似狸，成語；不似人聲也。煦煦愛人，亦復毒人；憫之則流涕如雨，惡之則斬殺如草；不似人情也。四不似，人見之無不憎者。今使僕之長大多鬻者服事其側，而使黠童瘍婢進酒食於前，吾且憎之，必易之乃快。彼奴何物也！而人君親之愛之，苟不待側，則飲食不樂。是誠何心哉！

原其所以自宮者，使我心慄。腎爲身根；掘身之根，其痛非常痛也，其害非常害也。今使人斷一指以易王侯，雖有悍者不願爲之；而彼奴則爲之。其求太監能忍若此，則其謀富貴何所不爲。而猶欲得其忠於所事，何不思之甚乎！何人斯之詩，善究小人之反側，所謂「有覩面目，則不可極」，彼猶未見奄奴之非面目也。若奄奴者，非鬼蜮之妖，其人妖乎！人君奈何不畏，使妖在左右，飲食啓處與俱乎！其不祥大矣。

在昔宮中之妖，有玄龜，有黑眚，彼實異物，人懼知避。若奄奴，則實人類，人所安也。凡物爲妖，人知其妖，其害小；若人爲妖，人不知其妖，其害大。汴中有狐，變爲美婦人，迷一男子。旣而覺其非人，嚴拒之，狐亦不至。其後得一美妾，成疾而死。汴人爲之語曰：「狐妖猶可，人妖殺我。」可以斯言爲奄奴比也。

## 去奴

魏叔子曰：「用奄人始於周，夏商以前無聞焉。唐昭宗盡誅宦官，其出監諸務者，皆令方鎮殺之。至莊宗卽位，乃復求宦官。則此一二十年閒，不用宦官亦明矣。然則奄人固未始不可革也。奄人旣革，宮中之事，選粗健女子充之，以給力役，備非常。若出納命令，則於內外各設一廬，男子給事於外，女子給事於內。又於內外之閒，選寡婦年五六十者居之，以司出納。如是，則奄人可革也。」

唐子曰：「叔子之言善矣哉！奄人不革，則小人必逞，君子必災，家必內敗，天下必亡，去之不得轉計者也。」蜀人諺曰：「斬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生。」除根若何？不用奄人，則無自宮以幸進者。此除根之道也，非奄人得志而後謀去之，乃謂之除根也。

叔子欲革奄人，固無疑矣；若其所策，給力役，備非常，吾未敢執焉。何也？東鄰之家，不知西鄰之事；環堵之子，不可以權巨室之宜；草莽之士，不可以妄意宮中之事。天子之宮，如大郡之城；宮中之人，如大郡之戶口；其中給力役，備非常，恐未可以專恃女子也。卽女子可爲，必其親近善謀之臣，於宮中之事，纖微悉知，其或可或不可，孰宜孰不宜，君臣協謀，乃可以爲之也。豈可以草莽之士懸度而言之，而望其從我哉！

繼世而爲天子者，席疆土之富強，承先帝之侈麗，幼習於嬉戲之徒，長安於使令之給，是故溺於奄奴，與嬖色等。而况母后帝后以及妃嬪，皆所便習，不可以缺。當是之時，雖有剛明之君，知其害而欲去之，其勢如決癰割瘤，不可爲也。

吾思之，叔子之策，不可以行於繼世之君，而可以行於開國之主。開國之時，去奄人如去草，除奄人之萌如除草之萌，固甚易也。何以決其然也？開國之主，起於貧賤。當其貧賤之時，團十堵，覆百棧，身析薪，妻執爨。當是之時，若有一奴一婢以供使令，已過望矣。卽起於侯服，亦不過巨室之家耳。及其得天下，入亡國之宮，觀宮室之廣大，觀器玩婦女之衆多，目則眩焉，心則移焉。其遠慮之臣，當進言曰：「此天下之所以亡也，不可處也。」於是廢其土以爲民居，撤其埏埴

糧槁以散於百姓，量吾之所處而因其材以構焉。損亡宮之萬億，加故室之百十，亦已足矣。

若新建京邑，創營宮室，亦可規焉。何以決其然也？城堦之固，甲兵之多，以禦寇也；宮中其何禦乎？庶司之繁，百官之衆，以行政也，宮中其奚行乎？降及末世，宮中女子常數千人，多至萬人。力役非常之事，非女子所能爲，故不得不用奄人。女御奄人之多如此，吾不知其何有於國家也！

然則宮中無以多人爲也，貴爲天子，亦可以庶人之夫婦處之。縫紉庖廚，數妾足以供之；灑掃糞除，數婢足以供之。入則農夫，出則天子，內則茅屋數椽，外則錦壤萬里，南面而臨天下，何損於天子之尊，而吾以爲益顯天子之尊也。且約身以處，益可以達於政事，何也？內外無遠，出入甚便，賢人君子，不時接見，如左右手之相將也，何治不聞乎！春省耕，秋省斂，入廬舍，嘗麥菽，如赤子之在懷抱也，何隱不達乎！尙何藉於奄奴之出納哉！

帝嚳立四妃，帝堯因之；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夏增以九女，爲十二人；殷增以二十七人，爲三十九人；周增以八十一人，爲百二十人。唐虞夏商女御少，故不用奄人；周女御多，故用奄人。不從周，從夏商；且不從夏商，從唐虞。時有古今，人無古今；人有古今，治無古今；無不可爲者。

夫女御少，則宮室小；宮室小，則奄人無用。以此治家治天下，其道已全，不獨去奄人而奄人從可去也。是故開國之去奄人，乃斬草除根之時，不可失也。

## 恥奴

昔奄人魏忠賢與魏朝皆私客氏，客氏厭朝之弱而喜忠賢之強。二奄嘗擁客氏飲於乾清宮暖閣，醉而相罵，聲達於昏君之耳。昏君呼之前而斷之，則與忠賢而退朝，於是忠賢遂殺朝而專有客氏。奄人無陽者也，客氏何分於強弱而有所好惡於其間乎？固疑之矣。嘗聞人言，奄人雖奄，精氣自在，其陽雖不能如常人之具形，亦稍突長；又聞有異術能使陽長；固笑而弗信也。

然吾嘗親見之矣。昔明南都潰，衆立魯王於會稽，號曰監國，南北奄人多從之者。一奄人死，有美妾二人。是時吾幼，從先君辟亂，居於雞山。先君有所養勇士魏興，據死奄之財物而攘其一妾。興嘗荷戈衛先君於難，故先君嘉其勞而弗之罪也。凡令節，興必使是妾入賀，而從拜於僕婦之列。諸僕婦則私問之曰：「爾之從太監也，如夫婦矣；衾枕之間，其狀若何？」妾曰：「太監性淫，不勝其擾。交接之際，其陽亦突出將寸。」由是觀之，奄之不可使混女也明矣。

男女之別，禮之大防也。奄若化爲女子則可；不然，固男也。雄雞無陽，以尾交；奄雖無陽，乃使之鷄乘怨女，穢亂宮掖，其罪大於亂政矣。可恥孰甚焉！

## 女御

好色者，生人之恆情；好之不以禮，有以喪家亡國者。罪好之者而並罪色，何不思之甚也！

桀之亡於妹喜也，固也；紂之亡於妲己也，固也；幽王之亡於褒姒也，固也。三女子之爲蠱而不可近焉，固也。然女子，微也，弱也；可與爲善，可與爲不善，非若權臣之不可制，奸奄之不可親也。使此三女子生於文王之世，入於文王之宮，處於窈窕之室，后妃率之以采芣苢，供祭祀，琴瑟以悅之，鐘鼓以樂之，則此三女子皆窈窕之淑女也。

女子之賢者鮮矣。如必以賢，世無姜嫄任姒，宮中遂虛無人乎！士之賢者鮮矣。如必以賢，世無周召畢散，周行遂虛無人乎！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豈文王宮中百二十人皆賢乎？詩曰：「糾糾武夫，公侯好仇。」豈文王之地，荆梁雍豫徐揚獨多賢乎？此無他，君德使然也。君有德，奸化爲賢；君無德，賢化爲奸。

玉，美物也；君子佩以比德。然桀愛玉，載其寶玉以奔三變；紂愛玉，衣其寶玉衣以入火。若曰「亡夏殷者玉也」，其可乎！

### 吳弊

吳人發塚，非異人，卽其子孫也。貧無所計，則發其先祖父母之尸而焚之，而鬻其地，利其藏中之物。得利之厚者，有金玉之帶，珠鳳之冠，千金之木，珍異之寶，蓋先世之貴者也。吳中之人，視爲故然，未有以爲不義而衆誅之者。

昔子未葬親，屋於他人之墓側。有語子者曰：「此有善地，公何不卽此而葬乎！」問其所在，

則指其墓曰：「卽此是矣。公能以十金子其主人，則起其棺而去之矣。」予掩耳而走。

桐涇有墓，人皆以爲善，而葬之未得其所也。有富者求地，其孫請之曰：「願移先人於他所而敬獻諸君。」富者大悅，增價至百二十金，而未之售也。

吳人善訟，凡以求勝者，無不爲也，無不忍也。震澤有農夫，欲訟其叔而知其不可。則謀之於母，使婦誣叔亂我。婦不可，姑與夫交撻之；不從，將致之死。婦懼而從之。姑婦告之官，其叔不能辯也。鄉人皆知其罔，而亦不能爲之辨。今獄未成也。

吳江有欲訟其所疾者而知其不可勝，乃夜與人謀曰：「爾卽爲我致之來，我斷其頭。」其人笑曰：「爾亦與之俱死矣。」曰：「不然。吾斬吾妻之頭，明日挈二頭而告於官，曰：『是人通吾妻，并斬之矣，敢請死罪。』」天下豈有無故而自殺其妻者哉！雖有明者，不能察也。於是除吾所疾而吾且晏然，又有豪傑之名。子以爲何如？」其人曰：「妙哉此計，非吾所能及也。」卽起，往召所疾者。其婢竊聞之，而告其妻。其妻大驚，急奔之鄰。入室視之，不見其妻矣，計遂不行。

## 全學

君子之爲學也，不可以不知兵。

有人於此，爲子而不慚於曾參，爲弟而不慚於叔齊，爲臣而不慚於比干，爲仁而能養民，爲義而能修政，斯世之謂全學人矣。一旦社稷不幸，盜賊蠱起，遠近驚潰；寇薄國都，君臣震懾。問



左，左不應；問右，右不應；問大臣，大臣不應；問小臣，小臣不應。當是之時，國多孝子而父死於敵，國多悌弟而兄死於敵，國多忠臣而君死於敵，身爲仁人而爲不仁者虜，身爲義人而爲不義者虜。雖有周公之才之德，亦奚以爲！

學者善獨身。居平世，仁義足矣，而非全學也。全學猶鼎也，鼎有三足，學亦有之：仁一也，義一也，兵一也。一足折，則二足不支，而鼎因以傾矣。不知兵，則仁義無用，而國因以亡矣。夫兵者，國之大事，君子之急務也。獸之有角，不時觸也；噬及無患，以角便也。身之有手，不時搏也；暴至無患，以手便也。國之有兵，不時刺也；敵至無患，以兵習也。

所貴乎儒者，伐暴而天下之暴除，誅亂而天下之亂定，養民而天下之民安。若魯用仲尼，有齊寇而不能禦；齊用子輿，有秦寇而不能禦；社稷丘墟，墳墓樵伐，何以爲仲尼，何以爲子輿！

仁義之事，日行而不離。兵之象，常伏而不見；伏則爲天下祥，見則爲天下殃。是故仁義可習也，兵無可習也。士所與處者，妻子耳；引而置之衆賓之間，猶色沮而語塞，安見五萬之衆，十萬之衆也！士所守者，蘆壁廢戶耳；穿窬入焉，臥不敢起，安見河山之險與盜賊之猛也！士之威，或不行於瘍童護婢；安見如虎之將，如狼之卒也！士之智，或困於閭里小人；安見敵之誘我以不測也！士或遇蠶蠶而色變，觸棘刺而失聲；安見白刃交於睫，矢石集於身也！若此者，皆無可習者也；無可習，將焉學之？

天下有老於軍中，擁衆百萬，而不知兵者矣；有朝廢詩書，夕入帷幄，貌若農夫，口不能言，

一計而斬大將，再計而破敵國者矣。若是者，非以盡責夫人。人有智愚，唯智者能之，非以盡責夫智。智有明於事而暗於兵者，有暗於事而明於兵者，唯智之明於兵者能之。暗於兵者，雖習猶不習也；明於兵者，雖不習猶習也。

夫兵，猶火也。金以冶而成劍，木以斲而成耜，水以熬而得飲，土以陶而成器。斯四者，必得其師，習其藝，而後人得而用之。其於火也不然：寓於無形，流於一擊；不求於鄰，閉戶自得；發於硝艾之微而能燎百里之原者，惟所取也。豈若四者之事，必得其師，習其藝，而後能哉！火之爲物也，無乎不有；金中有之，木中有之，土中有之，石中有之。兵之爲道也，亦無乎不有；聖人之言有之，傳記有之，時勢有之，盜竊之形有之，德怨有之，喜怒有之，所歷山川，所過城邑有之。無意於兵，干戈弓矢非兵；有意於兵，耳目聞見皆兵；而何不可學之有！

夫世多智者，而無一人可與言兵者，何也？有三蔽焉：高者講道，卑者誇文，謂武非我事，蔽一；視良將如天神，非常人所可及，蔽二；畏死，蔽三。其蔽如是，雖使太公復生於今，亦且習爲儒儒，烏知兵爲何如者哉！無惑乎士之不知兵也！

請決三蔽：身爲大將，仁義之聲充於四海，戰必勝，攻必取，功成，名立，相賢君，輔少主，致太平，百姓安寧，風俗敦厚，與貌孔顏而追屈宋者，果孰賢乎？一蔽決矣。武安君曰：「兵者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吾蓋深識乎斯言也。戰勝者必勝，未有幸而勝者也；戰敗者必敗，未有不幸而敗者也。譬之鄉里之中，有二少年，相與鬪智角力，觀者早決之矣。兩軍相感，聲動天地，白日

無光，飛鳥不過。一瞬之間，山崩，川潰，血流，屍橫，此人所以心懾慮昏，若有鬼神，而不敢輕言兵也。智者則不然。伍什百千，前後左右，繫於一將。兩軍相遇，士卒雖衆，不過兩將，猶之鄉里二少年，有異勢而無異算也。彼以十萬之衆來，我以十萬之衆往。衆相如也，彼怯我勇，則勇者勝。勇相如也，彼實我詐，則詐者勝。詐相如也，彼詐而我知之，我詐而彼不知，則知者勝。知相如也，彼知而發之疑，我知而發之決，則決者勝。決相如也，彼決而攻不善，我決而攻善，則善者勝。若自料不如，未見可勝，則固守封疆，俟釁而動。此所謂自然之理而非神也。二蔽決矣。兵，死門也，實天下之生門也。陷於死者，必不善用兵；善用兵者，必不陷於死。請試思之：受命爲將，寄河山於纊下，決興亡於一戰，存宗廟於呼吸之間，其任重矣，其機危矣。不能保一身，何以保天下哉！若勢不可爲，窮居不許身，臨事不受命矣，無死道也。且爲將者，流矢飛礮，或所不免；至於謀臣，不操戈，不臨敵，又何以死！若以爲不然者，顏淵短命，伯牛惡疾，豈在行陣哉！且人臣事君，官守言責，不敢愛死，何必將乎！三蔽決矣。去此三蔽，兵之不可不學也明矣。

昔者黃帝伐涿鹿，舜伐有苗，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黃帝三戰，其餘則皆一戰遂定天下。當是之時，以仁克暴，如水滅火，兵不復舉，亂無餘遺。其交兵之際，雖未免輿死扶傷之泣，然而天下和平，不聞有戰爭之事。是何也？其君皆聖人也，其將亦皆聖人。黃帝之將不聞；舜之伐有苗也，以禹爲將；湯之圖有夏也，以伊摯爲謀臣；文王得呂望以爲師；武王舉天下諸侯及蠻夷之衆，屬之呂望而立爲大將。以聖人之君，任聖人之將；以聖人之德，行聖人之謀；此所以天下

和平，不聞有戰爭之事也。

及乎後世則不然。兵革一動，遠者百餘年，近者二三十年。屠絕百城，荆棘千里。殺人之事，盜賊居其半，帝王居其半。大亂既定，君臣安榮，海內之男女死者已十六七矣。父母養子，惟恐不長；三年懷抱，十年提攜；男爲之室，女爲之家；飢食寒衣，常恐失時。殺一人而非其罪，子孫不長；杖一人而非其罪，人皆謫之。而一旦起而爭天下，遂草刈之若此。蓋自秦以來，屠殺二千餘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盜賊之毒至於如此其極哉！

古之君臣，雖任不求備，才鮮兼長。然而無事則修政教，有事則爲將帥，非二事也。世衰學敝，聰明之士，習爲文辭，自矜大雅；以兵爲凶器而惡聞之，以爲非仁人之道而不言也，於是以兵事推之武夫。彼之爲人，或白晝殺人，或掘塚劫室，或起於卒伍，出於盜賊。人見其俯首入戶，有力如虎，則曰「此真將軍也」。彼烏知君臣之道，社稷之長計！一旦得志而爲將，殺無辜，虜婦女，掠寶貨。縱之則毒人，禁之則擁兵不臣。雖有拔城略地之功，而兵禍不解，常少寧日。此自秦以來所以殺人之多也。

乃世之論將者，謂戎事尙力；使儒生禦敵，如以卵投石也。是未明乎用兵之道也。夫鬪力者，如兩虎相搏，生死未知。以待敵，則天下之事豈不殆哉！所貴乎勇力者，不過使之登城，使之衝陣，使之先犯，使之閒出，是大將之所使，而不可爲大將也。昔者賢君之任將也，如己身有疾，委之良醫，必曰除疾易而體氣無傷。孫子十三篇，智通微妙，然知除疾而未知養體也。夫爲將者，智

足於軍，未善也，軍不可偏也；智足於戰，未善也，戰不可瀆也；智足於破敵，未善也，破一敵又有一敵也。善軍者，使天下不煩軍；善戰者，使天下不欲戰；善破敵者，使天下不立敵。是何也？凡人處安樂之時，常不見德。及其救之水火之中，則親之如父母；禦其暴己者，則敬之如君長。用兵之道，所以救諸水火而禦人之暴者也，其見德易於爲政。以兵行仁，何人不順；以兵伸義，何亂不散！於是可以用軍而無戰，戰而無敵。雖不及湯文之兵，於以勝殘去殺，其庶幾矣。

夫兵以力勝，力以謀勝，謀以德勝，非學不可。自秦以來，以勇力智巧取天下者多矣，何必學！然而方之於古，學之則爲湯文之兵，不學則爲秦項之兵。爲湯文之兵，不數戰而天下定；爲秦項之兵，大小數十百戰，殺戮數十百年，而後天下定。二者相去，豈不遠哉！

## 五形

雞之鬪者，兩距相拒，不知其他；狗之鬪者，兩牙相齧，不知其他。吾笑拙兵之智類雞狗也。正道之上，我之所往，敵之所來；我之所爭，敵之所禦；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出所當出，出所不當出。無屯之谷，無候之徑，無城之地，可以利趨，能趨之者勝。必攻之地常固，必攻之城常堅，必攻之時常警，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攻所當攻，攻所不當攻。欲取其東，必擊其西，彼必不舍西而備東；欲取其後，必擊其前，彼必不舍前而備後。此人情所不虞也，能擊之者勝。萬人爲軍，不過萬人；五萬人爲軍，不過五萬人；十萬人爲軍，不過十萬人。我有此衆，敵亦有此衆，

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專主乎一軍；正兵之外有兵，無兵之處皆兵。有游兵以擾之，有綴兵以牽之，有形兵以疑其目，有聲兵以疑其耳。所以撓其勢也；能撓之者勝。此三奇者，必勝之兵也；少可勝衆，弱可勝強。

昔者唐子試於蜀，同舍生九人。有饋篋酒者，五人者據之；四人者弱，爭之不得也。乃擇奴之捷者，教之曰：「我譟而入，彼必舍甕禦我；汝疾入取之。」於是聲譟而攻堂之左，彼果悉衆禦我於左。五人者勝而反飲，已亡其酒矣。善用兵者，如唐子之取篋酒，可謂智矣。

鼠之出也，左顧者三，右顧者再；進寸而反者三，進尺而反者再。吾笑拙兵之智類出穴之鼠也。人之情，始則驚，久則定；驚者可撓，定者不可犯。善用兵者，乘驚爲先。敵之方驚，千里非遠，重關非阻，百萬非衆。人懷乾糶，馬囊蒸菽，倍道而進，兼夜而趨，如飄風，如疾雷。當是之時，敵之主臣失措，人民逃散，將士無固志。乘其一而九自潰，乘其東而西自潰，乘其南而北自潰；兵刃未加，已壞裂而不可收矣。

凡用兵之道，莫神於得機。離朱之未燭，孟賁之甘枕，此機之時也。伺射鷺，伺射突兔，先後不容瞬，遠近不容分，此用機之形也。機者，一日不再，一月不再，一年不再，十年不再，百年不再，是故智者惜之。古之能者，陰謀十年，不十年也；轉戰千里，不千里也。時當食時，投箸而起，食畢則失；時當臥時，披衣而起，結機則失；時當進時，棄家而進，反顧則失。不得機者，雖有智主良將，如利劍之擊空；雖有累世之重，百萬之衆，如巨人之痿處；雖有屢戰屢勝之利，如刺

虎而傷其皮毛。機者，天人之會，成敗之決也。

唐子之少也，從舅飲酒。坐有壯士秦斯，力舉千斤，戰必陷陣。常獨行山澤間，手格執杖者數十人。舅指一客戲之曰：「客雖羸也，然好拳技，嘗欲勝君；君其較之。」斯笑曰：「來！」遂舍卮離席，方顧左右語而立未定也。客遽前擊之，觸手而倒。坐客皆大笑。夫以客當斯，雖百不敵也；然能勝之者，乘其未定也。善用兵者，如客之擊秦斯，可謂智矣。

取應者，設機繫雞，鷹見雞而不見機，以繫其爪。吾笑拙兵之智類飢鷹也。諜者，軍之耳也。有以諜勝，亦有以諜敗。敵有愚將，可專任諜；敵有智將，不可專任諜。我有巧諜，彼乃故表其形，故聲其令，故洩其隱以誘我。吾聞之，善用諜者，用敵人之諜，不可不察也。古之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彼設爲死形以堅衆心，非死地也。若夫糧食不繼，後無軍援，進不可戰，退不可歸，彼壯我竭，彼明我迷，此真死地也；雖太公穰苴不能出，兵之大忌也。知敵之情者，重險如門庭；不知敵之情者，目前如萬里。窄渡之國，索登之山，我能取之，不困其險，不中其譎者，非有他巧，知敵之情也。

昔者秦王好獵而擾民，下令獵於北郊。前日，民皆徙避之。有韓生者止之曰：「王之愛子病三日矣，王心憂之，必不出。」已而果然。或問之曰：「吾宿衛王宮，且不知王之愛子病也。子何以知之？」韓生曰：「吾聞王之愛子好紙鳶。吾登丘而望王宮之上，三日不見紙鳶矣，是以知之。」天下之物，見形可以測微，智者決之，拙者疑焉。料敵者如韓生之料秦王，可謂智矣。

江上之嫗，鬻績而得錢，虛則開篋，實則謹鑰。善竊者因以爲候。吾笑拙兵之智類江上之嫗也。昔者唐子之大父郎中，好奇謀而善用兵。當是之時，張獻忠數十萬之衆，三道趨成都，屠梁萬，將道達而西，達之守，號稱萬人，實不甲之卒，不滿千人。其守將欲棄城而走。郎中曰：「父殯，將焚城郭，流血，吾不可以獨免，吾請先死之。」父兄子弟皆哭。有少者曰：「敢問死之何道也？」郎中曰：「寇心爭利大都，其行甚疾，奚用以小邑緩其行！是可以疑之，使之他道去也。寇去，吾及暇以修備，禦之易矣。」乃率其私卒之敢死者數百人，踰斗磴而上，伏於巖隘。賊之前軍，笑歌徐過。大呼突擊之，斬首數十。賊驚，敗退。生縱一人使告曰：「吾之大軍盡出南門陣矣，我守隘者也。賊能戰，我其退而待賊，與之決死平沙之上。」於是賊果疑之，從他道去矣。郎中乃發其藏，有穀萬斛，火穀五千，麥如之；桐膏千籠，蠟千斤，繭絲千兩。招士修具，三旬而備。寇反，城不可附矣。其後三攻三卻之，城無墮壞焉。當是之時，非專攻之兵，道過之兵也。弱則拔之而行，強則舍之而去。是故輕敵示銳，趣進示強。犯勁敵以爭小邑而後大都之利，彼必不爲。此郎中之成其算者也。山能顯而不能隱，淵能隱而不能顯；龍能變而不能常，虎能威而不能變。善用兵者，兼山淵龍虎之用，卽顯卽隱，卽常卽變，使敵莫知所從，莫知所避，斯爲神矣。

貴人之處，衛生常謹。古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恐其傷肢體也。吾笑拙將之智類貴人之處也。夫兵者，死門也，不可以生心處之。有自完之心者，必亡；爲退休之計者，必破；欲保妻子，妻子必虜；欲全家室，家室必滅。善用兵者，有進無退，雖退所以成進；有先無後，雖後



所以成先；有速無遲，雖遲所以成速；有戰無守，雖守所以成戰；有全無半，雖半所以成全。邳兵圍三盜，立陷如林，几積充開，盜斬圍而出。以彼千百之衆，其智其力，豈不三盜若也？而不能禽者，趨生者怯，趨死者勇也。人之常情，棘迫膚則失色，砭觸趾則失聲；一旦臨死莫逃，怒發氣生，心無家室，目無鋒刃，鬼神避之，金石開之，何戰不克！何攻不取！故夫以能死之將，驅能死之衆，如椎椎剡，鮮不破矣。

## 審知

量力而行則不竭，量智而謀則不困。譬之權焉，移石於鈞，移鈞於斤，則衡拔而權墜；又譬則工焉，使金攻石，使石攻木，則斂手而器不成；才有所不及，智有所不通也。

聰明博達之士，讀書，鑑古，審時，度勢，口談，指畫，皆能盡當世之形，決成敗之機。及其遇主而行，受國任則危國，受兵任則敗軍。非其智不足也，其知之不自明也。能行百里者則道百里，能行五六十里者則道五六十里；飯升米者則炊升米，飯合米者則炊合米；力能舉百斤者則取百斤，不能百斤者則六七十四五十。手足口腹有然，豈心謀則不然！自辨之明者，如別黑白，權銖兩，量斗侖。發議盈幄，不恥不兼，不恥不及。任信如發矢，謝疑如蹈冰。不自知而倖成，如骰博注；自知而圖成，如契取負。古之人，運動如鬼神，功名震天地。人皆慕而跡之，不知其所擇微也。

若夫問兵如轉丸，問謀如抽緒；辯言偉貌以傾世主，卒至功墜名敗，爲人笑辱者，非其智不足也；高望蔽之，倖心汨之也。立謀尙詭，臨危尙決，取事尙短，制事尙長；出言戒易，謀功戒貪，圖成戒幸。古之人，忠厚而不妄，故能以五慎成二奇。功勞不可盡居，大名不可盡取，爵祿不可盡得。一不得當，大則覆軍亡國，小則不保腰領，非小禍也。故曰，用其所信，毋用所疑；用其所長，毋用所短；用其所熟，毋用所疎。此三者，自知之道也。

唐子至壽鹿之山，李條侯請觀騎射。旦日，率其子弟家衆，束馬操弓，馳於壽鹿之右。日中而畢，畢而飲酒。條侯曰：「今日之事，騎之利鈍，射之虛實，隊之勝負，子能審知其數乎？」曰：「不知也。」條侯曰：「子儒生，固也。」唐子曰：「子之言，見一而廢二三者也。武王伐紂，太顛闕天不在干戈之列而與尙父分功。夫壯者任兵事，巧者察兵勢，二者不相易以爲功。水火鋒弦，謂之兵事；順時觀變，達情度務，謂之兵勢。譬之於射，發者手臂，體立，目審，心度，皆命中者也。」

條侯曰：「然。一軍之中，鍛斲縫割之工，醫占文數之技，有一不備，則不成軍，况謀士乎！願聞子之所能策。」唐子曰：「兩石相擊則明生，兩怒相搏則力生，兩謀相傾則智生。善策者，因形計便，不可徒言也。人病不自知，知病不能用，不可不審也。天下之勢，單少則平，積多則神。今夫水一也，壽鹿之湖，坐盆而芟，立艇而魚。至於河海，疊波若丘山，神棲而龍興。浮湖之法，不可以浮河；浮河之法，不可以浮海。豈有異水哉？積多之勢異也。用壽鹿之衆，用兩河之衆，用

江淮之衆，用天下之衆，其勢亦然。今夫龍家之集，善販布粟者，亦可以厚利；予之十數萬金，使買鹽絲珠犀，則謝未能任。非其智不足也，未嘗適漢廣與大賈遊也。仁暴強弱順逆，勝敗興亡決焉，此可閒居而度者也。若用兵之道，非身在軍中，雖上智如隔障別色，故曰「百聞不如一見」。今我道北而來，河決壞道。次宿而問邳之道，次邳而問徐之道，謂可履塵而逝矣，然不免於陷蹄塗體。何則？聞見之實異也。身在軍中，百人爲耳，千人爲目，兩敵之形皆熟知之。要塞山陬，熟知地利；面背應逆，熟知人心；遠近離附，熟知援勢；巧謀捷候，熟知敵隱；別道閒谷，熟知奇伏；智力等類，熟知將能；信疑愛怨，熟知卒用；騎步水火，熟知技使。危險嘗之，歲月歷之，是以謀可效，功可成也。乃曰倚鋤而衍策，釋鋤而拜將；今日受命，明日克敵；此文辭之見，優偶之觀也，奚可用哉！」

條侯曰：「善乎子之能慎審也！知人者用人，自知者用於人。雖知之自明，必待知人者乃見。矢以弓利，可以穿重甲；馬以御良，可以致千里。苟無其遇，雖太公之賢，不如閭里之少年；苟有其遇，雖偏才曲智，亦得馮風順流以就功名。此志士之所以白首長歎者也。天下不皆聖人。長短者，才之常也；得失者，謀之常也。上焉者，一短不損十長，小失不傷大得；其次短不喪長，失不喪得；其次長短得失半；而皆可以成功者，以其得高世之賢主也。良治有分金之爐，五金砂石，雜爲一物；攝而火之，五金五出，砂石別出。賢主用人，羣謀雜進；區而別之，等而差之，各效其用，亦猶爐之分金也。奚啻是哉！大匠不能徒直，定於墨繩；不能徒方，準於曲尺；此主之資於臣

也。墨繩能直，有引之用；曲尺能方，有相之用；此臣之資於主也。主蔽，臣達之；臣蔽，主達之；主缺，臣補之；臣缺，主補之；主臣交資，乃能發不盡之謀，成無誤之智。故夫智士之遇賢主，非但能盡其謀，才半而功倍，無不利矣。」

## 兩權

兵有兩權，內外是也。兩得者興，一得者亡。請設爲易見之形，以明所度之必當於事，而後效其說：

今有勇士，力舉數百斤，如挈餅然。攘臂於市，市之人百千聚而莫敢與之校，是豈不可以無勝於人哉！然而不能自養以致疾，三日疾則力衰，五日疾則不能行，十日疾則不能起坐，雖有弱女子，可以扼其項而殺之矣。若是者，非無勇也，內虛必自盡也。今有厚養之士，節食，遠色，導氣，服藥，身無疾病，可以長年。一日遠行，不幸而遇殺奪之盜，力不如其強，器不如其利，與不如其衆，俛首而就死矣。若是者，能保於內而不能強於外也。

熟察於二者之形，凡舉事者，有必勝之兵，而不能先自固；有自固之計，而不能制勝，豈能幸存哉？同歸於滅亡耳。請舉二寇以觀滅亡之實，而後效其策：

昔者有明既衰，羣寇蠡起。闔王以遁逃之孽，率飢寒之民，由關中而東至於井陘，南至於鞏洛，至於漢沔；東至於荆，至於亳泗。越五州之地，橫行萬里，疾於飄風。一二年之間，蹂踐天下

之半，破城屠邑，莫有能當之者。李自成襲用其鋒，擁數十萬之衆，灌大梁，敗孫百谷之軍，入潼關，帝西安，乘勝渡朝邑，由大同而攻京師，如破烏卵。其用兵可謂能矣，其事亦既成矣。乃一朝奔潰，無所復之，而破腦於田夫之耨鋤。是何也？蓋盜賊之行，不營家室，退無所據，雖有百勝之兵而不能支一日之潰也。

吳三桂遭時附景，身爲王者，其軍多宿將戰卒；蓄積數十年，金錢之富，甲兵之多，等於京師。一日發兵反，天下震動。又有三叛爲之助，東西援結萬餘里。此其厚集之勢，固於金城，雖有韓白，亦無如彼何矣。然此賊實不知兵，乃曰「我用兵天下無雙」。當其出兵，次於滹，卽阻江而守，下令諸將曰：「毋得進兵！」其志得爲南帝足矣。其爲人，猜忌信讒，非其子弟親戚不使。將兵有以策干之者，絕不省覽，曰：「此必書生腐言也。」及其敗於平鄉，失桂陽臨武藍山嘉禾郴廬陵茶陵，退守於衡；不能悔改自厲，乃急於稱帝，鑿平回雁峯，上登行郊祀之禮。卒至身死之後，盡亡境土，子孫誅絕，分裂身首，懸示天下。若是者，何也？蓋盜賊之智，本無遠略，不好計策，不下謀士，恃其強固之勢，適以速其滅亡也。

夫李寇之兵，蚩尤之兵也，而無本根，以至於亡。吳寇之所處，霸王之資也，而昧於攻守之計，以至於亡。使去兩短，兼用兩長，豈易敵哉！欲見兵之長短以決成敗，無明於此者矣。

百金之賈，必有居處，以安妻子，固管籥，結鄰里，無盜竊之虞，乃可以轉販於四方。而况有十萬數十萬之衆以經營天下，不先爲自固之計，豈可以有爲哉！自固之計有三：地、食、法是也。

地者，非定咸陽，非定河內，非定金陵；因勢之便而處，因民之宜而處，因糧之利而處，因敵之形而處。擇其可而處之，則大功可就，大業可成。夫龍有所止之淵，而後可以興風雲；虎有所伏之穴，而後可以騰山谷，搏取百獸。此地之爲固一矣。軍食之所賴，田稅必輕於故籍以寬之，糴必增直以利農。破一城必有食粟，走一軍必有棄糧。民藏不可取，野積不可掠，富室不可貸。取之不溢滋，其取者必厚，恐敵有僞爲賈人貴糴以空我者。陰戒四境，粟米有入無出。如是，則堡屯廬舍皆實，人人各自爲守；守障萬人可當十萬人，十步之溝可當百步，一丈之壘可當十丈。士卒之有父母妻子者，飽暖安樂，寄於百無一虞之地，雖兵出屢年，轉戰千里，無有貳心。此食之爲固一矣。國中無法，雖衆不一，其主可虜；軍中無法，雖勇不齊，其將可禽。不可以草創之始，人心未集，姑爲因之。不私於故，不偏於親，尊卑有等，冠服有章。文武之官，各盡其職。典兵者不侵民，牧民者不構兵。文武之課，一級不苟遷，一級不苟降。有罪必刑，戰後必誅，雖親暱不赦。有勞者必厚其賞，有功者必尊其爵，雖離疾不吝。如是，則人心信服，不爲苟免，不爲幸望，不約而同，不戒而遵。此法之爲固一矣。誠能自固如是，是山止川行之勢也；以戰必勝，以攻必取者也。

然而善用之則功可成，不善用之則終亦必亡。何也？天下之賢士，所以棄父母妻子，或載父母妻子而委身於干戈之際者，蓋欲就其功名，取封侯之爵以遺子孫也。三軍之衆，不惜斷脰破腦，陷陣登城者，蓋欲自拔於行伍之中以取爵祿也，其次亦不失賞賜以置田廬也。若乃遺機失謀，數戰不利，數舉無功，二年三年，甲敵兵鈍，戰氣消竭，豪傑失望，思歸丘隴，人心解散，不可復振，此

坐而自亡之道矣。天下多羣盜，枉扱囊括，可次取也。若有大敵，非我克彼，卽彼克我，雖支將遊旗，積累千百功，而決機則在於一日，成功則定於一戰。夫人情，興則附，衰則去；誠能一大戰而勝，兵威震世，義聲盈耳，則人心歸附，豪傑響應。地有所不略，略一而得十；城有所不攻，攻一而得十；軍有所不破，破一而得十。夫用兵之道，過重與過輕同失。及銳乘閒，不失其時，則天下之勢集於我矣。其有重於進兵者，未能先決勝於己也。

昔者齊亂而管仲用之，燕弱而樂毅用之，六國散而信陵君用之，遂能霸天下，舉強齊，挫暴秦者，誠能修武教而得士心也。十萬人爲軍，勒爲五軍，軍二萬人；伍合於十，十合於百，百合於千，千合於萬；左合於右，後合於前，前後左右合於中，而提於元帥。一知相應，一氣相貫，如億萬絲爲一繩，曲綰直引，無不如意，不見一絲之異。此整而不可亂之兵也。整而不可亂，然後可使。感德然後畏威，畏威然後感德。士卒未安不先寢，未食不先食，草食不甘食，疾病必視藥；賞賜俘財，盡以分賜，日烹牛豕饗衆。親之如此，士卒愛之如父母矣。止舍有度，臨戰有節，遠於法者卽誅之，不少假於將帥。於是士卒既愛且畏，無不願效者。此能死而不可走之兵也。能死而不可走，然後可使。有如是之衆，得以變化從心，合而不狃，散而不亂，進而不佻，退而不先，隱而不惑，危而不懼。我可以撓敵，敵不可以撓我；我可以入敵，敵不可以入我。以是方行天下，誅暴救民，乃有戔也。

## 受任

能成大功者，必不敗功；能成大名者，必不敗名。且毋審其智能，毋論其權用。出身必有所主，行道必有所由。立於不敗之地，行於不窮之道，乃可以恣我之爲也。功名之道，無幸無不幸。智者必成，不成必非智；智者必不敗，敗必非智。是何也？兩合則成，兩違則敗。見可成則就之，見不可成則避之。成敗去就，謹於所擇者，功名之門也。

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畫也。善雕者必於楸檀，善畫者必於堊素。有工於此，取彼腐材墨質，率然而運斤，率然而施采。及其無成，人皆曰：「非其技之不良，所遇之非材也。」智者必笑曰：「是尙不能辨材別質，卽其技可知矣。」貧賤者，人之常處也。璞玉不出，於玉無傷。有拙工者，剖而琢之，不能名器，玉乃傷矣。苟無其遇，寧休於戶牖，食於賤業，保其妻孥，不慕榮貴，所以守璞也。

萬金之賈，行於道塗，必挾善射者爲之衛。盜至則引弓待之，不輕發也；發必洞胸，必穿脇，必貫顛。一發不中，則刃鏃已加其體矣。天下之大，非特萬金之富也；萬人之敵，非特一盜之智也；豪傑之身，非特一矢之用也；是何輕於委身者之不如發矢也！

是故君子有不受任者五：不遇其時，不受；不得其主，不受；用違其才，不受；任屬不專，不受；權臣持之，嬖倖市之，不受。君子非不勇於受任也，其重若此者，恐其墮功毀名，辱國殘命



也。士當巷居，隱見惟己，人不得致也。出而干主，任之猶輕，言之猶淺，去留亦惟己，人不得泥也。若夫入室而謀，處幄而議，食以其食，衣以其衣，屬之以心腹，傾之以密機。當是之時，國安與安，國危與危，國亡與亡，義不可去矣。

唐子之治長子也，有訟奪其妻者，曰：「糜蟲許嫁我矣。」奪妻者曰：「糜蟲昨日嫁我矣。」問糜蟲以誰願也，不願奪妻者。唐子曰：「汝休矣！朝奪而夕訟焉，猶可也。」主義之既厚，猶女子之既宿也；道不行而欲去之，是糜蟲之悔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能慎於初，則有終矣。

君子之始得君也，觀其聰明，觀其用舍，觀其誠僞，觀其度量，觀其將相之臣，觀其左右之人。皆可矣，試之以言論；既合矣，博之以仁義；既合矣，進之以奇謀。直之不怒也，深之不疑也，專之不參也，夫然後可以效死而不去。是以諫受，言悟，才達，智順，功名可成，福祿可長也。

汪子著申甫之傳曰：「申甫居嵩山之中，學古兵法，長於用車。愍帝使之將，既無車，又無戰士，驅市人以當強敵，以是敗死，非其不善用兵也。」唐子曰：「申甫善用車，請以車喻。有車於此，圓其軸，方其轂，茅其纜牽，鑿其驂服，善御者將笑而去之乎，抑鞭斃牛馬而強驅之乎？以此決事，知申甫之無能爲矣。」

昔者唐子問於陳盟曰：「先生熟明事，敢問明之亡也，亦有人乎？」曰：「有孫傳庭者，雖古

良將不能過也。其在關中，休兵不動，曰：「卒未練，未可用也。」朝使數趣之，不得已引兵而出，一戰大敗，賊遂入關。惜哉，孫子不敗，明其未亡乎！唐子曰：「先生之言失於此矣。善用兵者，生卒亦勝；不善用兵者，練卒亦敗；善用兵者，怯者亦死；不善用兵者，勇者亦走。且孫子之所將，未必皆市人也。大敵卒至，亦可以未練謝乎？凡用兵之道，危伏於安，安伏於危；死伏於生，生伏於死；惟達變者能見其微而用其巧。是姑勿論，論孫子之所處。若果不可出，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寧伏劍而死，必不辱身；寧伏劍而死，必不辱名；寧伏劍而死，必不辱軍；寧伏劍而死，必不辱君。古之白起是也。奈何驅千萬人之肉，委於虎狼之口，而身受敗軍之辱！以此決事，知孫子之無能爲矣。」

## 利才

功名，險道也；君臣，險交也。不必直諫而險，直言亦險；不必臨戰而險，立朝亦險；不必事暴君而險，事賢君亦險。我之所謂險者，非安其位，保其爵祿也；非不慮患，不避禍也。致我之道，以任重安邦也。夫任重者，功罪同迹，信讒相參。非必爲之而輒危也，或出於萬有一危，則危矣。處險而安者，鄙夫也；處險而險者，君子也。

死者，人之所甚重也。昔者先師飲食有方，衣服有度，著之於經，不厭其繁。所以養其體氣，固其壽命，是力學，修身，建業之所先也。人之常情，搨脫爪髮，必相不踐履之地乃委置之。是何

也？甚愛其身，且惜其身之所棄也。况豪傑之身，家國倚之，而肯冒挺刃，嬰木索乎！彼夫義激氣憤，解帶自決，暴虎馮河而不反；世皆壯之，稱爲烈士。是愚夫悍婦之行也，君子不爲也。

君子有四不死：權奸擅命，天子斂手；欲救而逆之，如冶鑪燎羽耳。當是之時，君子不死也。朋黨相讐，有伏戎焉。自賢而非人，自白而濁人，禍不移影。當是之時，君子不死也。與廢用舍，非所以安危者則不爭；抗言爭之，或以激怒。當是之時，君子不死也。大命既傾，人不能支。君死矣，國亡矣，非其股肱之佐，守疆之重臣，而委身徇之，則過矣。當是之時，君子不死也。此四不死者，死而無益於天下，是以君子不死也。君子有三死：身死而大亂定，則死之；身死而國存，則死之；身死而君安，則死之。自堯舜以至於今，成大功，立大名，受大封，揚名後世，澤流子孫者多矣，奚爲以死期哉？

不知君子之當大任，立身於必不死，設心於必死。必不死，以善其用也；必死，以堅其志也。天下之險，莫如蜀江，莫如滄海。然江海者，商舟由之以致富利，烏可廢也。道黃陵新聳者，必熟識沒石；適裸人黑齒者，必謹候風占。是舟人立身於必不死，而後人民賴有舟楫，殊方之貨畢至焉。隱中之讒，同體之忌，權倖之處，邪正之交，宮庭之異同，君嗣之便逆，敵人之疑開，若是者，皆功途之沒石、風占也。不能謹辟之，曲遂之，則身危功敗，爲天下笑矣。

吾聞之：立功者，才也；卒功者，智也；審定者，心也；達險者，志也。才者刻也，志者椎也。天下重器，舉之難舉也；命數不常，測之難測也。江海之險，雖善操舟，或千百而一二覆焉。

是以君子爲學既成，得君而行，必先委死生於不計。苟以死存心，以死立志，諸妻泣之而不顧，愛女牽之而不顧，暱子隨之而不顧。臨事之時，處之必靜，見之必明，思之必熟，行之必決。雖謀不及太公，亦可以成太公之功；雖才不及管仲，亦可以成管仲之功。今夫矢一也，以弱弓發之，或不能殺人；以強弓發之，則可以貫甲。志堅則才利，亦猶弓之發矢也。

昔者蜀大亂而食人肉，冉鄰起兵。冉鄰者，唐子未娶之女之父也。遣二人者爲謀於寇。聞有獵人者於途，一人懼而欲反；其一人曰：「進死於釜，退死於法。等死耳，其行乎！第疾走，慎毋怯而反顧。」比肩而走，一人不反顧，一人數反顧。一反顧，遜不反顧者五步；再反顧，遜不反顧者十步，卒之追者及之。反顧者肉糜於釜；不反顧者烏逝隼集而反命，得寇之形，以戰勝焉。由是觀之，以死心處死地者成，以生心處死地者敗。成敗之間，勇怯之分也。

## 仁師

古之用兵者，皆以生民，非以殺民。後之用兵者，皆以殺民，非以生民。兵以去殘而反自殘，奈何襲行之而不察也！

古之賢主，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實有慈心。不握而提，不懷而抱。痛民之陷於死，兵以生之；恐民之迫於危，兵以安之；如保赤子。德者，乳也；兵者，藥也；所以除疾保生也。

湯武之後，道與謀爲二，德與力爲二。羣雄並起，武力上人者得之。其君其將，皆慘刻少恩，

譎詐無實，惟利天下，利爵土，無救民愛人之意。非屠府縣百十城，殺無辜數千百萬人，絕煙火，絕雞犬之聲千百里者，不可以得天下。

自二千年以來，時際易命，盜賊殺其半，帝王殺其半。百姓之死於兵者，不可勝道矣，可不哀乎！有帝王者出，豈不號爲義兵哉！而不免於殺者五：誘降而殺，受降而殺，掠其芻糧而殺，冒上首功而殺，忿其城之不下而殺。五殺之惡，莫大於屠城。夫城之大者數萬戶，小者亦萬千戶。市集攘攘，老幼嬉嬉，婦子依依。一旦盡殺之，屍橫屋宇，血滿溝澮。夫傾沸鼎以灌蠅穴，雖有忍者不爲，而何以忍此！

夫屠城者有二見：恐其反爲敵守也；以威未至之城，使不敢拒我也。是其爲謀，亦極拙矣。夫危險之地，人必避之；寬仁之主，衆必歸之。昔者張獻忠之寇蜀也，屠梁萬，將至達。唐子之大父郎中號於衆曰：「賊至必屠，其俛首而死乎，抑殺賊而死乎？」衆皆憤曰：「寧殺賊而死。」其後三攻三却之，終不能拔。然則屠城者，是使之拒我也，是使之爲敵守也。請設言之：若屠一城而千百城皆下，釋一城而千百城皆守；屠一城而千百城皆爲我守，釋一城而千百城皆爲敵守；問：「仁者爲之乎？」曰：「不爲也，雖有天下不願也。」

昔者張獻忠驅江夏之民於江，驅華陽之民於江，江夏之江壅，華陽之江不流。積手與山齊，積山齊與山齊，積耳與丘齊，積鼻與丘齊。使獻忠既得天下，立宗廟，建社稷，興禮樂，定制度，與天下更始，羣臣諛之，史官贊之，必謂德比唐虞，功高湯武矣。有天下者，屠一城，是卽一城之獻

忠，殺一無辜之人，是卽一人之獻忠；特以大功既成，貴爲天子，民安其治，無議之者，遂自矜其功，亦人忘其毒。天道好還，不可不信，不可不畏。殺人之子孫，亦或殺其子孫；戮人之宗族，亦或戮其宗族。天伏其誅，鬼畜其厲，不可以貴免也，不可以力除也。

主臣一心，上下共體，內外同氣；何細不聞，何隱不達！海內之境，如身之膚；生民之衆，如膚之毛；未有拔一毛而身不知者。將卒殺人，人主不知，謂之不明；知而不問，謂之不仁。不明不仁，不可以爲天下主！

天下之害，莫大於將驕卒悍。將驕卒悍，殺人則勇，殺敵則怯；取寶貨婦女則勇，取城郭軍壘則怯。若然者，主不能用將，將不能用衆；欲得其力，務厚其恩，乃適其所欲而恐或傷其意。此殺戮之不可法禁也。蜀人諺曰：「寧逢惡虎，不逢善兵。」欲爲斯民主，而殺人之惡甚於猛虎，豈不異乎！

老聃曰：「慈，故能勇。」斯言未善。非慈無以救民，非勇無以行慈。是何也？善用將者，將軍之命執於人主之手；不善用將者，人主之命執於將軍之手；善用衆者，士卒之命執於將軍之手；不善用衆者，將軍之命執於士卒之手。人主不能進退大將，大將不能齊偏將，齊小將，齊隊長，齊卒伍，必爲亂兵，何以救民！不如委而去之，耕於壠上，毋爲禍主。

吾聞王者之師，士卒愛畏，以將帥爲父母，以將帥爲神明。率而用之，強如猛虎；止而休之，柔如羣羊。其視敵國，如視父母之讎；其見良民，如見鄰里之人。是以戰必勝，攻必取；所過無閉

戶之虞，所處無犬吠之警；制之得其道故也。

凡用兵之道，有不得不殺者二：曰殺敵，曰自殺。昔者武王伐紂，戰於牧野。紂兵不能敵，倒戈而走。尚父乘之，追奔逐北，血流漂杵。當是之時，天下諸侯，蠻夷君長皆從。此不再舉之勢也。若尚父不急乘之，紂得以七十萬之衆，退守數千丈之城，猶足以自固。圍其國都，未必能克；曠日淹月，士卒懈怠，諸侯解體，雖尚父不能無敗。是以乘其敗北，并力奮進，如疾風捲蓬，使不得稍聚，一戰遂定天下。殺戮雖多，四海之民不知兵革之苦。此不得已而殺敵者也。書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爾所不臧，則於爾有戮。」此不得已而自殺者也。不得已而殺敵，不得已而自殺，仁人蓋傷之矣。若夫敵人嚮義，武教克修，亦有不殺一人而獲敵者，亦有不戮一卒而克敵者。惟敵之強，勢不並立，不得不殺；將卒之悍者，鞭杖不足，貫耳不足，不得不殺。蜀人諺曰：「長痛不如短痛。」久亂不定，長痛也；一戰之殺，一令之誅，短痛也。以短痛去長痛，是之謂殺以成仁。

夫兵有不動，動必傷人。不傷於己，亦傷於敵。凡用兵之地，拘牛豕，輸粟麥，廣樵牧，具樓櫓，其費必空。凡用兵之地，耕廢，機廢，工廢，賈廢，市廢，其養必竭。凡用兵之地，竄谷翳叢，暴日蒙霜，老羸僵塗，嬰孩委莽，其傷必多，奚必刃矢！是三者，皆致死之道也。一戰之死，已不可數，何況百戰；一日之死，已不可數，何況五年，何況十年！是以仁人之於兵也，不欲久處。成功必速，罷兵必早，乃能救民。其孰能之？其必好謀能斷，仁義充於天下者乎！

## 室語

唐子居於內，夜飲酒。己西向坐，妻東向坐，女安北向坐，妾坐於西北隅。執壺以酌，相與笑語。唐子食魚而甘，問其妾曰：「是所市來者，必生魚也。」妾對曰：「非也。是魚死未久，卽市以來；又天寒，是以味鮮若此。」於是飲酒樂甚。忽焉拊几而歎。其妻曰：「子飲酒樂矣，忽焉拊几而歎，其故何也？」唐子曰：「溺於俗者無遠見。吾欲有言，未嘗以語人，恐人之駭異吾言也。今食是魚而念及之，是以歎也。」妻曰：「我，婦人也，不知大丈夫之事；然願子試以語我。」

曰：「大清有天下，仁矣。自秦以來，凡爲帝王者皆賊也。」妻笑曰：「何以謂之賊也？」曰：「今也有負數匹布，或擔數斗粟而行於塗者，或殺之而有其布粟，是賊乎，非賊乎？」曰：「是賊矣。」

唐子曰：「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謂之賊乎！三代以後，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漢。然高帝屠城陽，屠潁陽；光武帝屠城三百。使我而事高帝，當其屠城陽之時，必痛哭而去之矣；使我而事光武帝，當其屠一城之始，必痛哭而去之矣。吾不忍爲之臣也。」

妻曰：「當大亂之時，豈能不殺一人而定天下？」唐子曰：「定亂豈能不殺乎！古之王者，有不得已而殺者二：有罪，不得不殺；臨戰，不得不殺。有罪而殺，堯舜之所不能免也；臨戰而殺，



湯武之所不能免也；非是，奚以殺爲！若過里而墟其里，過市而竄其市，入城而屠其城，此何爲者！大將殺人，非大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偏將殺人，非偏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卒伍殺人，非卒伍殺之，天子實殺之；官吏殺人，非官吏殺之，天子實殺之。殺人者衆手，實天子爲之大手。天下既定，非攻非戰，百姓死於兵與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暴骨未收，哭聲未絕，目眇未乾，於是乃服袞冕，乘法駕，坐前殿，受朝賀，高宮室，廣苑囿，以貴其妻妾，以肥其子孫。彼誠何心，而忍辜之！若上帝使我治殺人之獄，我則有以處之矣。匹夫無故而殺人，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無故而殺人，雖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殺一人之罪。是何也？天子者，天下之慈母也，人所仰望以乳育者也。乃無故而殺之，其罪豈不重於匹夫！」

妻曰：「堯舜之爲君何如者？」曰：「堯舜豈遠於人哉！」乃舉一箸指盤中之餽魚曰：「此味甘乎？」曰：「甘。」曰：「今使子釣於池而得魚，揚竿而脫，投地跳躍，乃按之樞上而割之，剝其腹，剝其甲，其尾猶搖。於是煎烹以進，子能食之乎？」妻曰：「吾不忍食也。」曰：「人之於魚，不啻太山之於秋毫也；甘天下之味，亦類於一魚之味耳。於魚則不忍，於人則忍之；殺一魚而甘一魚之味則不忍，殺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則忍之。是豈人之本心哉！堯舜之道，不失其本心而已矣。」

妾，微者也；女安，童而無知者也；聞唐子之言，亦皆悄然而悲，咨嗟欲泣，若不能自釋焉。

## 止殺

悲哉！周秦以後，君將豪傑，皆鼓刀之屠人；父老婦子，皆其羊豕也！處平世無事之時，刑獄凍餓，多不得畢命；當用兵革命之時，積屍如山，血流成河，千里無人煙，四海少戶口。豈不悲哉，豈不悲哉！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他道也，惟全此不忍之心而已矣。推是心也，富貴不以易；不惟富貴不以易，聖人亦不以易，天道亦不以易。何以言之？覆軍屠城，以取封侯，是食人之肉以爲侯祿也，其忍之乎！覆天下之軍，屠天下之城，以取天下，是食天下人之肉以爲一人養也，其忍之乎！故曰富貴不以易也。

奚以言聖人亦不以易也？善哉孟子不信「血流漂杵」之言也！武成之書，史佚記之，周公裁之，豈有不信；而不信之者何？武王，聖人也，不可以非之，非之則傷誅暴之義；不可以是之，是之則後世以爲口實，而遂其肆殺之惡。非之是之，兩有所不可，故歸咎於史臣之誣，使人反求諸心而戚然自得之也。此孟子之善爲言也。若論其實，上古聖人，以德勝，不以兵勝。殺人之多，自牧野之戰始。蓋武王之德，聖而未盡善，上不逮舜，下遜文王。文王伐崇，崇人不服；退修政教而伐之，不戰而服。武王自度德有未至，勢已克殷，恐釋此不取，殷之君臣懼而改過，結好民心，淬厲守備，後且難以加兵。故戰一日而破殷，以致殺人之多如此也。血流漂杵，念之心墮。我若於當日與於從

伐之列，必痛哭而去之，從夷齊於首陽之上矣。故曰聖人不易也。

奚以言天道不以易也？占天之書：五宮之星或失常，及五星入犯，皆兵大起。歲星與太白鬪，熒惑行逮太白，填星與水火金合，太白出入失常，辰星入太白，皆兵大起。日暈異象，月蝕五星，皆主兵亂。由是觀之，兵未起而象見於天。然則屠殺生民，非人之所得爲也，天也。夏殷以前，不見此象，雖或有亂，兵起旋弭。春秋之世，兵雖不戢，無大勝敗，或交和而退。至於七雄之世，殺人如亂麻。武安君爲將，斬首之數，見於史者已九十八萬矣。其他殺人之多，非數所及。十九代以來，不可勝舉。若我生逢斯時，所熟聞之者：張獻忠空江夏之民，盡蹙之於江，江水千里不可飲。及其據成都，成都屋宇市貨之盛，比於姑蘇錢塘，皆盡屠之。遣兵四出，殺郡邑之民。恐其報殺無實，命獻其頭。頭重難致，命獻其手。道塗之間，彌望更多山丘；迫而視之，皆積頭積手也。蜀民既無可殺，飲食作樂，亦爲不樂，乃自殺其卒。是時獻忠之卒百三十萬人，先殺其新附者；已過大半，又無可殺，方欲殺延安初起之人，而身已爲禽矣。獻忠之殺人也，告於天曰：「天生百物與人，人無一物報天，不殺何用。欲殺盡蜀民，乃出殺中原，殺吳楚，殺閩越，殺滇黔，殺盡四海之人。自天地開闢以來，生民之種，自我殺盡，此後無復生人。」其志願乃爾也。自周秦以來，殺人之毒，至此爲極。悲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詩曰：「天之方虐，無然謔謔。」吳人謂范蠡曰：「子毋助天爲虐。」夫干羽服苗，聖人之仁也；血流漂杵，聖人之虐也。世唐際虞，天之仁也；溺楚屠蜀，天之虐也。推吾不忍之心，吾欲諫天之虐，敢諫天之虐；吾欲反天之虐，敢助天之虐！故

曰天道不以易也。

## 厚本

昔金陵有病蠱而將絕者。有良醫來自霍丘，一鍼之而蘇，再鍼之而起，五進之湯液而愈，人相傳以爲神。於是富貴之家有疾者，厚其金幣而致之館。凡有疾者奔趨之而不得其閒，無疾者亦皆願識其面焉。客有頌言於唐子者，曰：「其術之神若是，其所居之鄉復何疾病之憂！」

唐子曰：「若子之言，是致疾之媒，戕人之斧也。使人恃醫而不謹疾，以至於喪其身者，必子之言也夫！夫良醫者，不祥之人也；館良醫者，不祥之家也。」

「人惟自傷則中虛，中虛而後有疾，有疾而後求醫。至於求醫，蓋亦危矣；雖生也，其不與於死也有幾！無自傷則中實，中實則無疾，雖有扁鵲，無所用之。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此六者，自外寇者也。人有五情：思、氣、味、飲、色也，過則爲菑。思淫心疾，氣淫肝疾，味淫脾疾，飲淫肺疾，色淫腎疾。此五者，內自賊者也。五賊日蝕，則漸傷而中虛，以成內疾；其或六寇乘之，以成外疾。於是不惜多金以求良醫。不幸而醫不良，不能除疾，或反益其疾而致死。卽有良醫，石鐵毒熨以攻其外，湯液酒醪以攻其內；疾雖除而剗刺肌膚，動傷經脈，已大其創而不易復矣。」

「是故君子以父母之身，常謹於疾，唯恐或傷。無傷則中實，中實則五藏時序，菑害不生。卽

天地不平，六氣偏淫，堯水湯旱出其時，北凍南炎易其候，苗殃流行，疫癘時作，而不中於謹疾者之身，中實故也。若是，則豈惟無疾，亦且長年。

「嘗聞古有真人，修身不死；今雖未見其人，而其道在是矣。惟道無神，技乃有神。神以有所救而見，無所救，何神哉！」

唐子爲是言也，人之聽之，忽焉若弗聞也。是時魏叔子在吳，有以唐子之言告之者，叔子動容曰：「唐子之言，非管論養生也，其可以達於治天下乎！」

「天下之亂有二：內賊、外寇是也。虐政亟行，厚斂日加；又遇凶歲，米麥不登，家室罄懸，民無所顧賴。始則一人爲竊，既而十人爲盜；繼則望風蠶起，千百爲賊，剽掠鄉聚；久則數萬人爲軍，稱帥稱王，攻城殺吏，而亂成矣。若使茅屋之中，有數石粟，數匹布，婦子飽暖，相爲娛樂，孰能誘之蹈不測之禍以爲奸雄之資哉！蓋內賊之起，皆由於國家空虛也。虐政亟行，厚斂日加；又遇凶歲，米麥不登；邊境蕭條，餽饋不繼；戍卒逃亡，將帥貳心；於是四夷日夜窺伺中國，以圖獲利。始則小侵，驅掠牛羊；既而深入，獵子女玉帛；久則轉戰中原，攻圍京師，而亂成矣。若治國有道，政事修明，農賈樂業，衣食滋殖，德洽中國，撫有四夷，則蠻貊不得我釁，必且奉貢和好，長爲外藩矣。蓋外寇之入，皆由於國家空虛也。」

「內外釋騷，君臣憂懼，博求智謀之士，勇武之夫。於是穰苴之屬乃至矣；拜爲上將，受命而出。祕謀奇計，出入鬼神。誅賊於內，以次掃除；禦寇於外，一月三捷。獻俘告廟，君臣相賀。」

宗廟社稷，危而復安。若非得良將而用之，何以有此功烈哉！然當是時，父兄子弟，肝腦塗地；輿尸載傷，哭聲滿野；城堡毀墮，田土荒蕪；百千里之間，不聞雞犬之聲。國家之福，百姓之禍也；朝廷之所賀，仁人之所弔也。勿謂亂已，其亂方大；勿謂疾平，其疾方深。然則是良將者，不祥之人也；尊良將者，不祥之朝也；非君子之所願也。

「是故明德之君，不侈其尊富強大也。以爲我實民之父母，民實我之男女，唯恐其衣食之不足，居處之不安，日夜念之不忘。其大臣必用忠厚之人；其外牧必用慈惠之人；與我同憂，與我同愛。勸農功，課桑麻，厚蓄積，懲奢靡。雖有凶年，民不知菑。穀不可勝食，財不可勝用，而天下大富矣。衣食足而知廉恥，廉恥生而尚禮義，而治化大行矣。然而明主不自滿也。既厚之以生養，又承之以節儉；卑前殿，陋後宮，布衣，蔬食，陶器，素輿，猶歉然不敢自安，恐厲民以自養也。於是富日益富，安日益安。中國之民，和樂相忘；遠夷之君，慕義永服。繼世之子孫，苟非不肖，謹守成憲，雖千百世無變可也。當是之時，甲兵斂於武庫，良馬僅供服乘。雖有穰苴之將，無所用之。以此養生，以此治天下，皆長久之道也。」

唐子聞之曰：「叔子誠知言哉！」

## 有歸

人之生也，身爲重。自有天地以來，包犧氏爲網罟；神農氏爲耒耜，爲市貨；軒轅氏陶唐氏有

虞氏爲舟楫，爲服乘，爲杵臼，爲弓矢，爲棟宇；禹平水土；稷教稼穡；契明人倫；孔氏孟氏顯明治學，開入德之門；皆以爲身也。

聖人好生之德，保人之身，日夜憂思，不遑寧處，羣生各遂，以迄於今。今吾與衆君子衆庶人，處此安樂之居，行於仁義之途，孰非十聖人之功哉！奚啻十聖人哉，若湯武以及漢宋之祖，救一時之民，保數世之安，其功亦大矣。奚啻商周漢宋哉，凡一代之興，世雖多亂，亦有賢君，賴以小康。其時守一方，惠一邑者，皆有功於人者也。奚啻是哉，卽不吝施者，飢與之一飯，寒推之一衣，亦有功焉。道者，道此；學者，學此；豈有他哉！澤被四海，民無困窮，聖人之能事畢矣，儒者之效功盡矣。

然猶有說焉：聖人保天下之身，無異於保己之身；聖人保己之身，則不同於保天下之身。治天下而天下治矣，功在天下，已於何歸！生盡，其遂盡乎；身亡，其遂亡乎？如徒以身而已，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九十六刻，一刻之間，萬生萬死。草木之根枝，化爲塵土；鳥獸之皮骨，化爲塵土；人之肢體，化爲塵土。忽焉而有，忽焉而無。天地成毀，雖不可見，當亦無異於人物焉。聖人小不同於人物之無知，大不同於天地之無爲，而謂其滅則俱滅焉，必不然矣。不知，不智；知而不言，不仁。孔孟豈有不知，何爲不言？非不言也，不可言也。

聖人治天下，治其生也。生可治，死不可治；故生可言，死不可言也。纓麻饗祀，事死也，非明死也。聖人若治死，必告人以死之道。則必使露電其身，糞土富貴，優偶冠裳；則必至於政刑無

用，賞罰無施；則必至於君爲虛位，世無所主。夫天下之智者一二，愚者千萬；爲善者少，爲惡者多。而生死之理，又不可以衆著。君既爲虛位，世既無所主，智不勝愚，善不勝惡。惡者起而爲亂，如鳥搏獸噬，莫爲之救。卽有一二能修者，亦無以立於天地之間，生人之道絕矣。是故聖人以可言者治天下，以不可言者俟人之自悟。於是智愚善惡，皆可從治。然則孔孟不言，非以是故而奚故哉！甄也生爲東方聖人之徒，死從西方聖人之後矣。

## 潛存

聖人之道將行，其必天達之，人薦之，而後得聞於時以行其道。是故伊尹以人聞，傅說以夢聞，太公以下聞。厥後聖人道衰，天命不佑，治道不興。以孔子孟子之聖，夢不以告，卜不以告，人不以告，而終於困窮，况其次焉者乎，况其下焉者乎！甄，下士也。貌樸而言訥，人皆易之，以爲窳焉而不知天下之務者也。學非今學，言非今言，人皆略之而不與之言，而亦不得有言也。天薄吾貌而違吾才，雖欲買所長，豈可得哉！吾少不知學，四十而後志於學。竊聞聖人之道而略知聖人治天下之法，勤於誦讀，篤於籌策。雞鳴而興，夜分而寢，以度才權世，可以一試矣。如或知我，懷此以往焉可也。

聲弘嘗問於我曰：「先生可以爲相乎？」曰：「不能也。吾褊而不能忍，隘而不能容，明而遲於決，不足以任之矣。」然則先生何所長？」曰：「吾不能身任，而能進言。使我立於明主之



側，從容咨詢，舍其短而用其長，以授之能者而善行之，可以任官，可以足民，可以弭亂，不出十年，天下大治矣。」

曰：「自漢及明，良臣衆矣；先生可方於古之何人？」曰：「皆非吾之所及爲也。自堯舜以下，其言渾矣。孔子乃明言之，孟子又益顯之。自聞孟子之言，而後知聖人之治天下，其事庸，其用近。如布帛之必不可暖，穀肉之必不可飽；婦人孺子皆可聽其言而知之；一曲之士皆可遵其言而用之。甄雖不敏，願學孟子焉。四十以來，其志強，其氣銳，雖知無用於世，而猶不絕於願望。及其困於遠遊，厄於人事，凶歲食糠糲，奴僕離散，志氣銷亡，乃喟然而歎曰：『莫我知也夫！』不憂世之不我知，而傷天下之民不遂其生。鬱結於中，不可以已，發而爲言。有見則言，有聞則言。歷三十年，累而存之，分爲上下篇：言學者繫於上篇，凡五十篇；言治者繫於下篇，凡四十七篇；號曰潛書。上觀天道，下察人事，遠正古跡，近度今宜，根於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謀其政，非虛言也。」

聲弘曰：「先生之言，不身見之；傳諸其人，可以爲王者師矣。」曰：「吾何敢當子之稱。吾言之附於聖人之言，譬細流之赴江海，小大雖殊，其爲水則一也。書紀帝王之政；易明吉凶之理；詩知人情，得政宜；禮鑒三代之經緯；春秋辨邪正，以合於先王之禮。孔氏孟氏之門人，述其師言，明白簡易。六籍混成，得之以辨；古聖之言不顯，得之以燭。聖人之學，莫明於斯矣。至聖至神莫能外，愚夫愚婦皆可行，豈有所不及者乎！是故譬吾之所言，如江海細流，固有然矣。不敢妄

續聖人之言，又安敢自異於聖人之言哉！君子不爲無用之言。吾之言又譬諸一瓢之汲，可以飲食；一車之力，可以灌溉。竊有微用，不敢讓焉。」

聲弘曰：「先生所言，治化之大，性命之微，無所不備。苟非身至，何以知之！吾未識先生所造，其亦廓然於聖人之道者乎？」曰：「不然，吾之學聖人之道也，猶未至京師而向往者也。身始出門，而望數千里之遠，雖未及至，而道由里數門入，備問而熟聞之，如既見之者。然苟非知之，其何以行。」

# 唐甄詩文錄

## 詩

### 嶽陽

嶽陰阻幽谷，嶽陽臨平原。驅車至嶽陽，始知太嶽尊。高哉徂徠山，拱立若臣鄰。白日拂壤過，青陽自天分。古者明堂位，東北朝冢君。青旂駕鸞輅，音容若猶存。封禪雖非禮，雄略奏功勳。代序誠難作，管氏徒空聞。浩浩留太古，巖巖表厚坤。東宿百里外，回首蔽天雲。

### 後寫懷

姑蘇城上烏，日夕城上啼。空巢在高樹，飛向何處棲？疇昔高樓上，歡宴世所稀。佳人坐調琴，良夜醉無歸。河梁左右望，悲風正悽悽。誰云佳麗地，宛轉忽已非！游子哀江南，欲去不能違。

### 今夕

今昔金始伏，堂下無暑侵。却塵司馬書，欲效梁父吟。明燈堂上張，美酒堂下斟。炮鼈展談笑，偃

臥復披襟。露沾叢桂枝，風以<sup>⊙</sup>高樹林。河漢東南注，光景夜沈沈。伐鼓青帝殿，代以考鐘音。宮商動風氣，忽焉感我心。幽懷難具陳，慷慨寫鳴琴。勸君更進酒，良夜殊未深。

王秋山絹作蔡文姬歸漢圖

天下畫手皆用筆，秋山妙技獨不爾。絹剪五色爲丹青，起人喚作秋胡子。秋山却不寫秋胡，偏寫文姬歸漢圖。生見蛾眉悲憤面，白馬漸轉燕山隅。一兒人抱一兒行，誰氏之子中郎孫。手持桃子走且啼，兩地模糊不辨聲。漢馬南行北馬立，貂鬣隱見連珠泣。南望不願燕山還，北望不願玉關入。腸斷嬌兒招手呼，疑是靡蕪戀故夫。

鐵門行

鐵門山上鷄夜鳴，鐵門山下人夜行。一驛一驛如流星，馬首唯有春月明。春月射人光似劍，拂面風霜看不見。九州春暖杏花殘，獨有秦關春月寒。非是秦關春月寒，可憐馬上衣裳單。馬上傷懷祇自知，萬里乞食一孤兒。

清明上河圖

⊙「以」字疑誤，或當作「吹」。

短褐書生餓欲死，躍馬長安今已矣！班生妙寫西賓辭，常恐誦之淚如水。風雨晝晦鼃鼃翻，求食不得臥江關。六百年前佳麗地，忽忽移來絹素間。乾坤改色照眉睫，此身忽變爲蝴蝶。結束錦帶據雕鞍，笑入梁都縱游俠。彩虹橋跨綠楊津，肩摩足躡何紛紛。人聲雜遝不可辨，馬上時驚冠切雲。畫閣◎筵篔新調響，別院鞦韆◎笑語聞。恍如醉歸踏九市，不知身病臥江濱。自從猿鳥秋夜哭，至今宮闕埋沙土。麗景流傳張擇端，摹得此卷仇實甫。畫手果然前輩殊，直是英雄墮淚圖！翠羽明珠皆美女，長佩高冠無醜夫。區區洛下諸老翁，委蛇帝座何從容。蘇家豎子弄柔翰，罷朝照耀金芙蓉。當時此草榮名早，春日風流東郊道。長翻舞袖唱新詞，都人觀者歎絕倒。人生貴賤隨所遭，未必娥眉較我好。春來無處無春花，移栽京洛皆瑤草。安得張仇更抽毫，畫作陶潛餉東臯。亂捲十文金碧影，擲向山前野火燒。

### 半塘紅行

塘上青光青淩亂，紅花紅樓紅一半。一半紅中歌舞繁，十五年前今不見。閣邊常繫渡湖船，常渡佳人到閣邊。楊家歌舞第一部，夜夜醉倒金樽前。中有南京教坊妓，低燈蛾眉暗理絃。新翻宮詞隨手彈，月落纔度十三篇。其人姓李名不紀，我常戲喚女龜年。其時兵革始休息，猶歎兩湖◎尙鋒鏑。十餘年後應太平，復見繁榮如慶曆。今到楊家尋昔游，依然紅花映紅樓。壁間珠網舊簫管，牆邊苔臥破筵篔。石家更比阮家貧，無復深杯相勸酬。半塘紅上眞愁絕，悵望傷心非一轍。若還淳樸去繁

◎「畫閣」，原鈔本作「畫閣」，今改。

◎「鞦韆」，原誤「報韆」，今改。

◎「兩湖」原作「西湖」，今改。

華，昔日風流何不說！

丹青引

黃鸝不到江頭樹，紅藥未染階前露。嬌語濃香何處來，誰知早向輕帆度。湘妃手中拏芙蓉，青鸞飛入婕妤宮。直是美人身自寫，仇英呂紀難爲功。新花翠羽光凌亂，莫道東家未拂面。請君細玩此圖中，西施舞態端然現。

廣武山看月

廣武山前月，悲涼萬古情。山留百戰地，月照一孤城。天遠春星淡，沙明玉露清。書生何所事？徒作夜烏鳴。

新泰縣南午食

遙望縣南舍，白烟上綠槐。香醪一繫馬，春雨四山來。魯道添清過，敖峰洗碧開。芳菲入醉眼，更勝望徂徠。

①「情」，原誤「清」，今改。

②「烏」，原誤「鳥」，今改。

高唐州北四十里阻雨

自非京洛客，霖雨阻幽州。百里懷三輔，孤燈伴九秋。馬嘶櫪下苦，雁過海邊愁。欲待明星發，樽前已白頭。

澠池道中懷高霖公

澠池東去鐵門西，綠滿千山七十溪。曲水橋邊匹馬渡，重楊店側一鷺啼。無衣昔感關中月，有記重尋澗上題。回首斜曛人不遠，闔山應共草萋萋。

都下遇王子奇至自漢陽

黃鶴樓邊別故人，梅花五落楚江濱。十年結客朱家俠，一夕逢君范叔貧。燕市同游難再得，天涯暫聚且相親。共憐頭白風塵際，杜曲無田誤此身。

湖濱

湖濱夜語月方生，爲擬當年離別情。暮渡湘江聞鼓瑟，朝游洛浦聽吹笙。瑤臺安得移秦地，銅狄終須去漢京。試看園林花葉茂，秋風黃落玉堦平。

①「店側」原作「店例」，今改。

### 柳下傷秋

不堪塞雁夜哀鳴，一葉飄零到上京。繡戶彈箏傳別怨，羽林吹角起邊聲。洛陽才子傷時淚，楚國騷人搖落情。願得鸞身七校裏，健兒牧馬勝書生。

### 遇越國公胄子胡星卿年八十有三過其竹屋賦贈

三十餘年別舊京，舊時王謝曲池平。皓顏坐上逢公子，隆準人中識帝甥。故宅樓臺幽夢遠，漢家陵墓冷烟橫。從來興廢尋常事，竹屋逍遙足此生。

### 景州興福寺立秋

鍾山殘臘辭家日，古寺迎秋落葉天。夢越烟波纔半載，心驚節候已經年。寒衣攘練青溪女，蚤穀輸租浦口船。獨有空閨貧婦嘆，倚欄日望遠人還。

### 興化縣城上登覽

孤城野水望黃昏，秔稻菰蒲一水痕。風急直愁滄浪入，秋高常畏大淮奔。魚龍帶雨回中澤，鸚鵡衝烟過北門。來日憂懷何處遣？菱荷香滿泛前村。



## 讌集作

青山却坐對金貂，常得傾城一顧嬌。自嘆絳侯身未老，可憐醉後善吹簫。

## 薄命詞

春到江南淚濕衣，深闌燕子正雙飛。却憐楊柳關山道，馬上琵琶遠送歸。

以上錄自四川大學圖書館藏抄本，費經虞撰、費密補撰之劍閣芳華集卷十七，頁十一—十六

## 文

### 唐階泰墓表

唐甄

階泰字亨子，號瞿瞿，達州人。子大陶爲墓表曰：

參議剛毅明達，有權略。崇禎中，天下大亂，嘗會試道漳、衛間，宿旅舍。夜半，主人大呼賊至，火燎檐明，同旅皆懼服。參議乃左手執主人手，右手拔刀曰：「賊入，先斬汝，後與賊戰！」其妻曰：「客勿動也！我出視之。」又曰：「非賊也，過兵去矣！」明日，僕夫道問：「執主人手而賊退，何也？」參議曰：「主人不告語而疾呼嚇我，必賊黨。我執主人，退賊必矣。」

舉進士，除吳江知縣。當是時，朋黨附勢相傾，參議獨立無所與。太僕卿某者，罷官家居，巡

撫、都御史以下往候其門。參議疾之，詣府獨不造。吏固請曰：「今不往拜，禍且至矣。」參議怒曰：「有言拜某者撻三十！」舟將行，某使使來言曰：「願得一見，請稍留。」參議不許，使者反以告，某大怒。歲庚辰，拾遺誣參議，貶江西按察司經歷，則某爲之也。

入爲北都察院經歷。癸未會試，周鍾以文見出，門人許延邵問曰：「鍾之文何如？」參議感然變色曰：「甚善，乃殺氣伏焉。大則國家當之，小則其身。」果帝後罹難而鍾見殺。

是時寇在汝、邲，參議朝，聽言聞政，皆門戶之爲也，若無寇焉者。參議嘆曰：「國將亡矣，不去且不免。」北職方司官美，南精膳司官惡，參議將遷職方，請改精膳，人皆笑之。參議曰：「諸公毋侮我，異日南奔，我爲主人。」明年，京師陷。大陶舅氏 李長祥嘗曰：昔參議之南也，辭於朝，出承天門，倚門柱，涕泗沃頤濡哀。我扶之上馬過市，策而前，問曰：「公昔雖痛無淚也，今亦何痛之深若此？」參議不答，良久曰：「我亦不知涕淚之何出也！」

南京破，避於山陰，徙沃洲之山，耕牧南州，入居新昌。有言參議通反者，密檄且來捕。故御史何綸牽其二子去，匿之。家人皆哭。參議笑言如常，偃臥堂上，使童子俯服，遂軒寢，家人稍安。及暮，有客至，揖曰：「賀公無事矣！」參議笑曰：「敬謝客。」其處危難，嘗如此。北還渡浙江，居吳江，憂憤病卒。

參議嘗遷禮部祭祀司郎中，擢廣東海北道參議，未之官。

參議既卒七年，家貧無所得，大陶乃學爲時文，還蜀鄉試，名榜中。仕長子知縣十月，革爲

民，貧益甚。

昔我祖處士瑜當明成祖時以通五經薦，召見，成祖命以官，辭曰：「臣老矣，不能爲陛下任使也。」三辭，乃許之。於是賜璽書遣歸，命其子孫之試爲吏者署籍爲儒。瑜歸築堂，命曰「儒籍堂」。瑜之後○曰憲，曰鯤，試於鄉，中第二，大怒曰：「鯤文乃爲人下乎！」終身不復會試。或勸之，輒怒曰：「吾不可以再屈。」瑜之三世曰仁，正德間爲兵科給事中。劉瑾亂命，仁劾之，廷杖八十以死。仁生錦舟，與父同榜進士，自御史出爲陝西參政。劉瑾既殺仁，錦舟罷官去。錦舟生居于外外，繼凱，繼凱生椿，事繼母孝，賜七品服。椿四子，長自華，次自彩，爲臨安知縣，贈太常寺少卿。自華生參議及階豫。歲乙酉，大兵至錢塘，自彩與階豫聚衆臨安山中，被擒，自彩謂階豫曰：「我死子逃。」階豫曰：「我義不使叔父獨死。今自死山谷中，誰知者，曷若踐血大都之市乎！」於是偕至錢塘。自彩引軛擊帥不中，縛，將殺之。階豫大呼曰：「何不并殺我！」遂支解自彩，斬階豫。

四川大學圖書館藏抄本劍閣芳華集卷十四，頁五一八

### 奉送可師誼兄出塞省親序

可師之父安城君流寧古塔，母亦從往。寧古塔去京師四千餘里，近長白山、烏龍江，中土之

○「後」，原本作「復」，今改。

人，非流不至。可師將往省親，傷其行，皆賦詩送之。謂余善爲文，請贈以言。嗚呼，蓋亦難乎其爲言矣！將道其征途之遠乎？非行役也。將美其孝思乎？非就養也。將幸其晨昏之得遂乎？非恆省也。朋友之愛，莫能助之。朋友之忠，莫能益之。則且奈何！詩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則亦慰之而已。

昔者魏雪竇、錢允武爲奸僧誣，致於反獄。允武自獄中以書屬之安城君曰：「以幼子累君」。其書爲邇者所獲，訊允武夫婦安城君所在，刑極殘毒，終不言。允武夫婦爲安富年少子也，其義固足尙也。安城君聞之，曰：「彼能信我而屬我其子，今以我故，幾死於刑，是速其死也。」遂自詣獄。獄成，流寧古塔。夫委身以急友難，豈非天下之義士哉！士而不義，雖生何爲？安城君足以俯仰無愧矣！此其可慰一也。

安城君，傑士也，其才無往不利。彼守疆之將軍尊之爲上客，軍中之事亦嘗咨之。彼土民人凡有爭訟，輒就質之，一言畏服，不復相爭。其在彼也如是，箕子之風，管寧之跡，於今猶可睹焉。此其可慰一也。

安城君之季子生於彼土，教之讀書，有俊才。將軍召入幕府，凡章奏文書，皆其手澤。安城君嘗採山校獵，多得人參、貂皮，與中土之賈爲市，致富累千金。營田園，結婚姻，長子孫，亦足以自樂矣。此其可慰一也。

今之人宦遊遠買，有沒身不歸，而子孫不得終養送死者多矣，何必異役乎！可師兄弟年少力

強，能狎鞍馬，冒霜雪，可以更休迭出，往來無間，非常辭永訣者也。此其可慰一也。

可師行矣！往見父母，不能久留奉養，當復旋歸。父子之間，詳味吾言，勿復憂思抑鬱，各傷其心。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又曰：「人生安樂，不知其佗。」此吾區區送行之意也，復何言哉！

己巳三月二十五日夔州唐大陶序

吳中文獻小叢書之十四，楊大瓢先生雜文殘稿附楊大瓢出塞省親詩文卷

## 海氏廟記

君子之言，以章美也，亦所以風也。海氏，徐人也，而顯節於常。氏美，句有強者誘離其夫，將犯之。自知不免，裳衣履襪彌縫各一<sup>①</sup>，而自殺於舟中，不及於污。有司論強者罪死。繫獄後，以赦免。常人葬於龍嘴，即墓左廟焉。此其事也。

邯鄲鄭衛之女，古所稱美也。曳裳蹇綯，揄袂<sup>②</sup>飄風。倉庚啾啾，姍孌郊衢，男女相錯。司馬遷曰「目挑心招」，相如曰「色授魂與」。男子不制，莫之爲耻。雖有剛者，亦蠱惑喪志。淫佚之行，風所成也。唐子入秦，道南鄭，——南鄭，鄭也——宿於東門之舍。同旅者有窺主婦於房，婦告主人，仗挺而出，幾殺窺者。邯鄲之道，朝歌之邑，七年三過，不見婦人。所聞周漢之風，蔑於今

①「各一」疑爲「合一」之譌。

②「袂」，原誤「挾」。

矣。然則女子無知，漸於流風，非其罪也。

徐濱河，土薄俗厚。女子尙貞，無失行。聞海氏有行在塗，雨立不避舍。雖志也，亦其風使然也。使其身殉於鄉，亦無所表異矣。作廟致金，速於徵發。賢愚拜觀，婦女祈請，肩摩不絕。童歌里謠，徧於吳越。是可以爲風乎！

唐子曰：然。海氏之行，吾不以風女子，而以誅丈夫。詩美共姜，春秋褒紀叔姬。女子微也，何爲著諸經，班於君王賢人乎？觀其夫，乃知聖人重女子之節也。請舉事以實之。昔者祝佐高辛氏，光耀天下。其後建楚也，千有餘歲，至考烈王而黃歇竊之。伯益治鳥獸草木，開稷契之績。其後建秦也，亦千歲，至莊襄王而呂不韋竊之。平嬴之宗，固於衡華，枉席一邊，遂殄其祀。考烈莊襄，實誰之父？負芻政亥，實誰之子？恬斯驚賁，實誰之臣？百什鬼神，繞咸陽，降鄢郢，號哭而不得飲食，項籍王翳之兵，不爲毒矣。既有於國，亦有於家。丈夫稍有知識者，能不戰懼於斯！

國學扶輪社宣統元年石印，沈粹芬等編國朝文滙甲集卷十三，頁十二

### 徐華國傳

徐元英，字華國，吳江人也。大父誥，父士烈，及華國之身，三世以剛直傳。華國爲人尤仁厚。少貧，與二弟仲、季分田。仲曰：「季田腴，必易之。」相爭不決。華國謂仲曰：「我田亦腴，可畀汝，毋與季易。」於是兄弟以和。其教授生徒，有不率教者，則爲之憂悒不食。弟子皇懼改

過，乃色喜。是以教行而從之者衆。當出，有坐而拱之者。則謂之曰：「拱者，所以爲敬也。君既不爲我起，何以拱爲！」其人慚謝。里中無賢不肖，皆曰：「徐君長者也。」有富者欲以女妻之。華國曰：「非吾姻也。」及吳氏庚帖至，不發緘，照放日中，識其姓，曰：「此吾妻矣。」遂娶之。生三子，長荊、次崧、次良。華國曰：「吾唯一子耳。」荊、良果殤，惟崧成立。人怪而問之。曰：「君預知妻姓吳氏，惟有一子，其故何也？」華國曰：「吾昔夢神人使吏與我一牒，有文曰：『室吳氏，年終四十三，子兩耳佳。』兩耳，一人也，天定之矣。」及病革，家人請禱。不許。曰：「命乃在天，何以禱爲！」遂卒，年果四十三。

華國屏居東郊，其地多荒冢，有鬼數迷人，有至死者。向暮，人不敢過其處。一日，華國夜歸，聞桑中空舍，有若魘呼聲。疾趨視之，見一人轉側於地，土塞其鼻將死矣。乃負歸，救之得活。生平勇力過人。有石臼重三百餘斤，人不能舁，華國携之而趨，如挈餅然。有悍馬逸入田中，踐食禾稼，牧者不能羈。華國聞之，徒手往，捽其鬣而繫之，以歸於廐。其勇力如此。

唐子曰：人有恒言，「邪不勝正」。子屢徵之，則不然。若華國奪人於惡鬼之手而生之，豈果以正勝邪？夢有徵者，亦偶耳！牒言明告，畢生皆協，抑又何也？兩耳爲一人，其占巧矣，然猶未盡。以予觀崧之困窮，無所成就，而名聞於世，則兩耳之言，又且盡崧之終身矣。豈不異哉！

同上國朝文匯甲集卷十三，頁二十一—二十三

## 附 唐階泰詩鈔

### 客中行

嶺木巢修鶴，白浪噴長鯨。饑飽狗所安，山川意未平。我思往來事，寡念靜慧營。閨戶自得朋，濁醪還共傾。每飯歷三眠，殮寢如率更。頻年讀書史，不記古人名。出門緊曳革，虛弓避良贏。王弘已辭郡，于迪亦遺榮。慳哉監河侯，何不早歸耕？環堵滋毒罔，田疇臥野麀。前徒失旁正，之子欲何征？周田及漢祿，舊夢與新鯖。人非鷹鷂疾，鮮不寒餓並。我用將何用？徒作哀鴻鳴。

### 舟中寫懷

木葉猶自持，中懷亦已悴。杳杳望浮空，高歡欲浚地。野水夾泥畦，疲馬慘不恣。放舟尋伊人，富故憑以異。蘆老可結茨，松柏匪其貴。白日發微涼，小草學東拜。萬物從此淡，我躬渺如芥。雄心爲命降，風雷同一喟。留得舊鬚眉，相逢不相怪。所向無知己，之子欲何適？



偶作

杭州四月春，火雲玖葉燥。一夜風雨寒，碎散勿復道。萬物不違時，且莫論醜好。逢時不逢天，香色有餘懊<sup>①</sup>。何況此時花，無端發奇藻。怪哉七七子，手中出玄造。仙鬼福物難，壽命何可保？譬復剪綵者，終爲爨下藁。安得不老瓊，采采可盈抱。

中秋家宴

客歸子可歌，月去奈秋何！移席東牆下，傳杯一鳥過。剩將雲氣白，留照病顏酡。了却今宵意，三秋已半多。

晨興<sup>②</sup>

布被不相戀，夢來忽自添。溪聲入夜大，風性到門嚴。嵐氣生圖史，晨光照瓦簷<sup>③</sup>。秋心何可說，捲幔一峰尖。

<sup>①</sup>「懊」，疑當作「懊」。

<sup>②</sup>孫謝蜀詩卷十二亦收此詩，字句多有不同，附錄如下，布被難相戀，晨光滿畫檐。江聲侵枕

亂，風信到門嚴。潤自聲高閣，涼偏媚短衫。秋心無可語，卷幔一峰尖。

<sup>③</sup>「簷」原誤「蒼」，今改。

元日村中

人家一掌數，古瓦靜無烟。小道猶爭拜，新衣不記年。酒名老自可，餽越歲還鮮。面面相看熟，忘懷□□□。

蘇州僦居不得有感<sup>①</sup>

不是碧山妒，如何鬼市驕。壓鵝匪我力，鶴鼠笑人勞。十二峰猶在，六千路未遙。獨憐朱戶月，滿壁映弓刀。

霜降<sup>②</sup>

側側聞鷄過，何人報早霜？椎牛享騎士，得獸犒豺狼。寒憶鍾山草，悲生冀北桑。令威如未老，歸雁可同行。

<sup>①</sup>孫澍蜀詩卷十二亦收此詩，唯一二句作「那有神師降，空聞鬼市驕」。三句「匪」作「非」，五六句作「十二樓還在，三千路不遙」。與此稍有不同。

<sup>②</sup>孫澍蜀詩卷十二亦收此詩，字句多有不同，附錄如下：祝祝聞鷄過，糾糾或履霜。椎牛宴兜象，磔犬祭豺狼。雲際開雙闕，江邊列萬航。龍騎宜內殿，陸釋賜汾陽。

偶作

桑者閒閒葉滿檐，應知鳩醉笑蠶愁。過來強仕已添七，算到知非不待三。奔馬久輪元放展，狂言何必次公酣。晚年學道無多得，貧賤于今不自慚。

病足

放浪空堂一几橫，牙籤猶伴老書生。漫移茗火依花砌，却敞爐烟帶雨烹。次第三餐閒數米，參差百草盡知名。過門車馬休相問，明日登高去不成。

飲楊怒飛小閣

有客懷思不肯留，主人指點過荒丘。便教出手輸三局，却喚加觥下九籌。宿鳥啼從歌板發，晴魚飽帶墨痕游。好山此日何人管，收拾湖天下小樓。

以上錄自劍閣芳華集卷十四，頁八一十

# 附錄

## 關於唐甄及其先世的資料

唐鑄萬傳

楊寶

唐大陶字鑄萬，蜀之達州人。其父階泰，啓禎間爲吳江令，累遷廣東海北道參議。會國變蜀亂，不能歸，遂家吳江。大陶樸略負氣，無所好，獨好爲文。文師戰國策、子史。順治丁酉舉於鄉，會試不第，謁選長子知縣，日爲文不事事。未一歲，罷歸，益發憤爲文。久之，遷郡城。無子，有一女。貧困，食不繼，每舉家闔門臥。出則衣敗絮，蒙單繒於外，悵悵行市中，而爲文不輟。然亦無知之者。己未夏，寧都魏禧以文名當世，辭聘避吳門楓橋吳傳鼎家。楓橋去城十里許，大陶平旦盟沐，懷所著衡書，自持刺往訪之。及門，日已午，門者相其衣冠，受其書與刺而謝之。大陶餒不能行，雖去，猶徘徊橋上下。禧方袒裼臥竹床納涼，見其書，讀之至五行，驟然起，呼門者追客，必使返，而大陶猶在。禧衣冠迎入，扶大陶坐堂上，而自拜於堂下，曰：「五百年無此文矣！」因呼傳鼎具食，共讀之。讀竟付梓，而衡書始著。然吳人論文者宗歐陽公，而詩則宗蘇、陸，大陶皆不喜，日與吳人牴牾。蜀撫姚絳虞奏驅蜀人歸蜀，大陶乃變姓名曰甄，出入避人，而因益甚。其友姜賓節、汪撰勸之賣文，不聽。撰持買者金，給大陶至其家，示以金，閉之室中強之，乃一應。然後

復給之，不來矣。實節薦之故江蘇布政使顧獻徵，徵延於家，欲贈妾以生子。一日，祭其所親，屬大陶代爲文，大陶怒曰：「吾其爲人作祭文者耶！」拂袖歸，因如故，而其文益有名。年已七十矣，張貴勝爲之歛錢納一婢，十餘日沒，然終無子。其女歸華亭諸生王聞遠。所著有潛書若干卷，潛書者，衡書之所改名者也，詩集若干卷，春秋述傳若干卷，雜文若干卷，日記若干卷。

大瓢山人曰：唐子每與余論文，輒貶韓、歐。余不服，唐子曰：「譬之登山，歐、梁甫也，韓、天門也，左、國、子、史，則登封、日觀，天下在其目前，烟雲生於足下，何有於天門，何有於梁甫！夫登封、日觀皆大道，一努力即至，不難於天門、梁甫也。今語登岱者令其止於梁甫、天門，則必怒；而爲文則止於韓、歐焉，豈不爲登岱者所笑耶！」余雖心是其言，然望韓、歐猶在天上，况左國乎！余嘗三登岱，思唐子言，輒汗下不止云。

吳中文獻小叢書之十四，編大瓢先生雜文殘稿頁二十四

### 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一十五則

王聞遠

先生姓唐氏，諱大陶，字鑄萬。順治丁酉舉人，仕爲山西潞安府長子縣知縣。後更名曰甄，別號圃亭。

先生生於西蜀夔州府之達州。幼即岐嶷不凡。八歲，從父亨子公諱階泰爲吳江令。時張獻忠寇蜀，蜀地爲赤，不得返故鄉，遂家吳焉。

先生十四五歲，即嗜古學，精進淬礪，不拘拘於師說。落筆卓有端緒。善爲歌詩，集中如散病、獨飲、春遊諸詩，皆少作也。附居舅氏李研齋家。太夫人督課甚嚴，故先生有「晝當課其文，夜當課其詩」之句。

先生至性孝友，色養愉愉，中外無閒言。其侍親疾也，親嘗湯藥，衣不解帶。及居喪，獨處殯室三年，枕塊席苫，動循古禮。痛故鄉不可問，遂卜地葬於吳門之虎丘戴家浜。與弟妹情誼敦篤，不分爾我。弟早沒，遺女幼稚，先生撫之，愛逾己出。長，字宜興周用章，親故皆以爲先生長女，不知其爲姪也。處夫婦，琴瑟諧好，相敬如賓，五十餘年，無失言失色焉。

先生居室，先營祠屋。雖生女，必抱而廟見。新必薦，時物必獻。出與宴會，有未薦未獻者，雖美弗嘗也。歲當分至，先致齋三日，竭誠致敬，然後享祀。忌日不飲酒，不御內，不見賓，不衣色服，曰：「禮嚴終身之喪，殆謂是也。」

先生狀貌短小，鬚眉疎秀。樸學實行，不尚文飾，訥訥然似不能言者。然剛直亢爽，不肯掩炯隨俗。意所不洽，千夫莫回也。與曹偶談詩文，論往事，稍稍不合，輒爲裂眦頰顏而爭。人有過，多面折之，雖當路貴顯，無所諱也。人每以是敬憚之，亦以此取憎於人。

先生與人交，凡患難有無，必與共焉。李條侯困於京師，先生貸而與之二百餘金。後自處貧窘，終未嘗責其償也。與曾青藜友善。青藜沒，寡妾弱息，異鄉無依，遍乞於友以給養之。魏叔子，先生之知己也。聞叔子訃，爲假吳氏之堂，設位舉喪，陳五形篇以奠。哭之慟，曰：「從魏子之愛

也。」

先生臨財介然不苟。凡遊於四方，不輕有所干，曰：「取與，君子之大節。乞吏鬻獄，今之敵風，我不忍爲也。」

先生家素貧，求爲祿養。歸試於蜀，舉孝廉，即就吏部試。爲長子令甫十月，以逃人註誤去職。先生之治長子也，首先蠶務，導民樹桑，以身率之，日省於鄉，三旬而樹桑八十萬本，民業利焉。其俗很鬪鬪訟，先生拘據明敏，剖決如神。夾棍非刑，廢置不用。民化其德，獄訟衰息。月試多士於學宮，得李某等二人，皆登第爲名儒。都御史達良輔，稱先生爲山西循良之冠。至今民有遺愛云。

先生僦居吳市，僅三數椽，蕭然四壁。炊烟嘗絕，日採廢園中枸杞葉爲飯。衣服典盡，敗絮藍縷，陶陶焉振筆著書不輟，曰：「君子當厄，正爲學用力之時。窮阨生死，外也，小也，豈可求諸外而忘其內，顧其小而遺其大哉！」

先生晚年與蔡息關先生講道，宗陽明良知之學，直探心體，不逐於物。其往復書劄有曰：「處心不可如水火。水逆則激，火鬱則死。心運於中，不因乎物，孰得而鬱逆之者！」先生嗜酒，日索飲於友朋家。自講學後，謂「羣飲宴樂，雖良友亦散道心」，遂不輕與筵謙。

先生貫綜經史，揚權風雅，非秦漢之書弗讀也。謂「唐宋以來，文章冗弱靡曼，不克舉秦火於天下，當舉秦火於私家」。其著書，不肯一字襲古，曰：「言，我之言也；名，我世所稱之名也。今人

作述，必襲古人之文，官爵郡縣，必反今世之名，何其猥而悖也！」乃研精覃思，著衡書九十七篇。天道，人事，前古，後今，具備其中。曰「衡」者，志在權衡天下也。後以連蹇不遇，更名潛書。外著毛詩傳箋合義、春秋述傳、潛文、潛詩、日記各若干卷。寧都魏叔子見先生潛書，曰：「是周秦之書也，今猶有此人乎！」每接賓客及致書於人，必稱唐子之文掩漢而上之。華亭高讓苑，讀潛書，極賞其奇。嘗遇先生於黃鶴樓，握手談心者累日。先生詩有「見譽何太高，鞠躬不敢當」之句，酬讓苑也。吳江徐虹亭盛稱先生之文，推爲當代作家第一。宣城梅定九見先生所著諸書，情人盡錄之，曰：「此必傳之作也，當藏之名山以待其人耳。」先生所著書藁，遠遊必攜。每乘舟，輒語僕曰：「設有風波不測，汝先挾我書藁登岸，然後來救我。」一日，鄰人失火，先生懷書遠避，餘無所戀也。其自爲珍愛如此。四方雅慕先生文名，乞言者雖卑辭厚幣，不稔知其人之品槩，不許也。其不肯輕有獎借又如此。

先生晚年無子，良友助金買妾，姦徒以有夫女給之。娶之夕，女道其故。先生即令寢他室，詰旦，呼其父攜去，命即嫁之。嘆曰：「我兩娶妾而無子，今又爲姦人所欺。家貧年邁，無力再娶。五經之澤，至我而斬。雖命實爲之，負罪何極耶！」先生襟懷高曠，獨思後嗣無人，必潸然出涕焉。先生見蘇郡之西郊，有以孔子爲土地神者，與尤悔庵告之當事，協力除之。嘗遊金壇，時歲饑，民多餓死。先生請邑令某籍死者之數，告於上官，並請賑之，不從。明日復請曰：「今歲災田之租，緩徵其半，來年帶徵。子於漕粟半徵，存貯之米反全徵之，奈何蔽於奸吏而不速改乎！」令



不得已，遂上請緩徵之數。崇明令崇龜朱公，七十無子，已絕意子嗣。先生以大義責之曰：「異鄉絕嗣，人鬼俱恫，奈何置若罔聞知也！」崇龜因而著婢，替年舉子焉。前癸未進士朱友同，蜀人也，僑吳而沒，厝於陽山之麓。年久棺腐，先生憫之，爲乞長興令武韓曹公葬之。擇地近先生之先壘，曰：「我歲時祭掃，便於瞻拜，且可絕日後樵採。」葬之日，烈風大雪，先生觸冒寒氣，成嗽疾，半載不瘳，竟以是終。

先生生於前崇禎庚午年二月戊寅，卒於康熙甲申年二月乙酉，享年七十有五。原聘蜀之冉氏，早歿。再聘蜀之王氏，未娶遭難死。後娶吳江顧孺人。子一，早殤。女三：長早殤，次曰柚，許字蘇州吳某，未嫁卒，又次曰安，適聞遠，俱孺人出。幼曰穀，妾出，早殤。暮年無嗣，乃以吳江沈氏子爲養子，名衷。先生沒之明年，翰林何屺瞻聞之，知先生貧不克葬，啓請於八親王。王賜白金五十兩，命葬之。歲乙酉十月乙巳，祔葬於參議亨子公之墓。唐氏先世，具詳參議墓表，茲不載。

### 清史列傳唐甄傳

唐甄，字鑄萬，四川達縣人。父階泰，明吳江知縣。甄性至孝，侍親官舍。親疾，衣不解帶。及居喪，獨處殯室三年，枕塊席苦。痛故鄉淪陷，遂卜地葬吳門之虎邱。順治十四年舉人，選山西長子縣知縣。導民蠶桑，以身率之，日省於鄉，三旬而樹桑八十萬本，民業利焉。甫十月，以逃人

註誤去官。傲居吳市，僅三數椽，蕭然四壁，炊烟嘗絕，日採廢圃中枸杞葉爲飯。衣敗絮，陶陶然振筆著書不輟，曰：「君子當厄，正爲學用力之時；窮阨生死，外也，小也。豈可求諸外而忘其內，顧其小而遺其大哉！」乃研精覃思，著衡書。曰「衡」者，志在權衡天下也。後以連蹇不遇，更名潛書。書分上下篇：言學者爲上篇，始自辨儒，終於博觀，凡五十篇；言治者爲下篇，始於上治，終於潛存，凡四十七篇。其自述曰：「上觀天道，下察人事，遠正古迹，近度今宜，根於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謀其政，非虛言也。」寧都魏禧見而歎曰：「是周秦之書也，今猶有此人乎？」康熙四十三年卒，年七十有五。又著有毛詩傳箋合義、春秋述傳、潛文、潛詩、日記。

中華書局鉛印本清史列傳卷七十，文苑傳一，頁四十三

### 地方志及其他文獻中唐甄小傳選錄 七則

大陶，達州人，階泰子。順治甲午舉人，官長子知縣。寓姑蘇，以文章名天下。江右魏叔子極推所著潛書百餘篇，江南學院張廷樞序而刻之。雜文百餘篇，尙未刻。卒於姑蘇，無子。

四川大學圖書館藏抄本劍閣芳華集卷十七，頁十一。

唐大陶，四川成都人。康熙十年，以舉人知長子縣。雅擅文學，尤長於言兵，洊任以經術飾吏事。

雍正山西通志卷九十一，名宦。此後山西通志、潞安府志及長子縣志均略同

唐大陶，字鑄萬，四川達州人。父階泰，崇禎中爲吳江知縣，後以禮部郎致仕，挈大陶寓居吳江，齋志以歿，家族燬於賊。大陶以順治十四年舉人知長子縣，即罷歸，僑寓郡城西之楓橋，往來邑中。爲人高潔英奇，好古博學。晚年奮以聖賢爲歸。所著文氣充詞達，有裨於學術治道。寧都魏禧見其文，讀未半而拜之曰：「五百年無此作矣！」其文名衡書，後改名潛書，潘耒爲之序。大陶家酷貧，年七十餘卒，無子。本遂初堂集、啼髮集。

乾隆吳江縣志卷三十六，寓賢

唐甄，原名大陶，字鑄萬，四川夔州人，僑寓崑山。順治丁酉舉人，官長子知縣，有潛書及圃亭集。

皇朝經世文編姓名總目

唐先生甄，原名大陶，字鑄萬，奉節人。幼沈靜，獨好理學。順治丁酉舉於鄉，官山西長子知縣。以經術飾吏治，在官多善政。未久其位，寓崑山，蕭然絕炊爨，怡然不介於意。平日淹貫經史，熟習掌故，非三代兩漢之書弗讀也。其學以良知爲宗，負用世才而罕所知。著有潛書九十七篇，所論屯餉、馬政、保甲、刑律、兵制、兵法、地利、水利、塞防、海防、蠻防、苗防，皆切中當時利弊，可見諸施行。寧都魏叔子善其書，爲之延譽。及叔子歿，先生呈其文祭之，以叔子固知己也。其文多載經世文編中。又著有毛詩傳箋合義、春秋述傳、圃亭集、日記諸書。卒年五十餘。

戴綸誥四川儒林苑傳

唐甄，一名大陶，當以字行，更字鑄萬，四川夔州人。順治丁酉舉人，官長子知縣。罷還，流

寓吳中，有圃亭集。別著潛書，仿周秦諸子，與文體稍異，故未錄。

國朝文匯甲集卷十三，目錄

唐鑄萬，名甄，原名大陶。順治丁酉舉人，任山西長子縣知縣。長子雖小邑，然民俗刁悍，號稱難治，故宰斯土者率尙嚴酷以立威。甄至，惻然憫之，夾棍非刑、廢而不用。未期年，令行禁止，奸宄亦伏。且地瘠民貧，賦稅多逾期限，獨所轄璩里，五月畢納，蓋利蠶也。甄於是使璩里之民爲諸鄉師而往分種焉。己則親行村野，察其勤惰，獎勵與督責並施，三旬得桑樹八十萬。惜爲治未竟，因逃犯事誣誤罷官。貧不能歸，遂致流寓江南，賣文爲活。然敦尙節概，不妄干求。雖餽粥不繼，日食三糲七糠，意泊如也。及與魏叔子、王崐繩、顧景范諸人交，討論切磋而學業益進。所著潛書，分上、下篇行於世。又著有毛詩傳箋合義、春秋述傳、圃亭集諸種若干卷。

民國建縣志卷十五，人物門，宦業

附

### 外甥唐大陶至

姚淑仲

扁舟到毘陵，天涯嗟爾至。當軒置尊酒，雲盡月下地。對月語重重，此會良不易。今日吾家客，明朝烟水次。

姚淑仲海棠居詩集初集，頁三。吳興劉氏求恕齋叢書本

## 亡友

楊賓

唐鑄萬

初名大陶，後名甄，四川達州舉人，長子縣令。

唐侯達州彥，未老輒棄官。移家到吳市，乞食行蹒跚。論詩崇初盛，作文鄙歐韓。以此觸時忌，遂不免饑寒。蜀人議歸蜀，豪滑多索瘢。變名且避地，八口乃得安。易堂魏叔子，砥柱障狂瀾。一見輒拜倒，叔子見其衡轡，設座拜之。謂當主文壇。羣吠乃闐寂，聲價等與璠。洛陽紙徒貴，終不飽一餐。名爲天所恡，得即多傷殘。不見蔡中郎，僅有一女看。鑄萬有一女，字玉聲弘。

楊賓耕夫氏，唾髮堂詩集卷一，頁三十三—三十四，亡友。其前

有序云：「余素以友朋爲性命。友而云亡，痛孰甚焉！賭墅酒壚，

香容猶在。擇其尤者，得四十七人。人詠一章，聊以志感。」

## 送唐鑄萬移家金陵二十韻

朱鶴齡

江雲覆春渚，荻岸風飄颻；念子始波濤，旅泊何時休！子昔來武林，笑言未三秋；花嶼共巾烏，雪離交唱酬。歛焉處衰絰，生理攢百憂；愧無監河粟，周子食指稠。交態非獨今，志士當自謀；葛帔憐孝標，俗薄有此不？子今往因人，因人慎所投！刈薪毋枳棘，掬水毋池漚；枳棘難爲爨，池漚豈成流。嗟我薄遲暮，畏人寡朋儔；親子十餘載，形影常相求。蒿里方永錢，河梁

重離愁，撫存兼悼往，雙淚不可收。魯酒缺倉卒，把袂聊淹留。玄甲未云解，大江高浪浮，豺虎滿周道，豈惟戒陽侯。長年正五兩，轉眄成阻修，行矣自勉愛，音書遲（去）江郵。

王玠右曰：眞摯之情，浮動行墨，中間忽入樂府調，頓挫激昂，意味淵水，讀之使人留連。

朱鶴齡長儒，愚菴小集卷二，頁三。燕京大學圖書館一九四〇年校印本

### 唐階泰墓表 見本書頁二二三

唐 甄

### 地方志及其他文獻中唐階泰小傳選錄 四則

唐階泰，字瞿瞿，達州人。崇禎十年由進士授吳江縣。尙寬大，不爲急切，以文雅緣飾吏治。性不好簿書，每進文學名士飲酒論文。雖文檄雜沓，階泰晏笑自若也。階泰出漳浦黃道周之門。道周負盛名，爲士林首，及門皆知名之士。階泰議論上下，爲一時勝流所推。不喜趨附津要。尋補寧國府推官，升禮部員外郎，即謝歸。寓居吳江，蕭然堅臥不出，未幾卒。

乾隆吳江縣志卷二十三，名宦，別錄

唐階泰，字亨子，一字瞿瞿，四川達州人，進士。時朋黨方熾，階泰獨立無所與。由吳江令調江西按察司經歷，入爲都察院經歷，轉南祠部。鼎革即隱。

寶香山人卓爾堪子任選輯明末四百家遺民詩卷五，目錄

唐階泰，字亨子，號瞿瞿，達州人。剛毅明達，有權略。崇禎中進士，除吳江知縣。時朋黨附

勢相傾，階泰獨立無所與。貶江西按察司經歷，入爲北督察院經歷。流寇在汝郊間，階泰朝，聽言聞政，若無寇焉者，歎曰：「國將亡矣，不去且不免。」明年，京師陷。避於山陰，徙沃洲，入居新昌。尋還浙，居吳江，病卒。嘗遷禮部祠祭司郎中，擢廣東海北道參議，未之官。

嘉慶四川通志卷一百四十九，頁五十四，人物，引劍閣芳華集。

章日焄……崇禎七年舉進士，知吳江。……百廢俱舉，……痛抑豪強。……九年夏，陳婦事起，松江士大夫闕然歸咎。主者嗾御史疏糾，而邑中不肖紳與孝廉又比修前隙，蜚語流傳，日焄一無所辨，惟力求去。舟次胥江，中暈而卒，年五十有四。其後達州唐階泰代爲縣，嘗痛其誣，爲上書訟於兩台，識者韙之。階泰字瞿瞿，崇禎十年進士，爲令亦有聲。仕至禮部員外，後寓吳江，卒。

同治蘇州府志卷七十二，名宦，引松陵文獻。

## 唐棣之墓誌

黃道周

洪思曰：「燕都破，士餓死報國者，秀才許炎、貢士唐自華二人耳。弘光初，炎獨贈官。」蜀達州唐氏，世稱儒者。其先爲浙蘭谿人，元末官於蜀，遂居達州。永樂時，有唐瑜以五經薦。上錫之璽書，予儒籍。故獨以儒籍名，世罕儷焉。自五經七傳至椿，生自華，字棣之，別號西，是爲封公。

公儷，善文章，七困場屋，乃舉明經。又逾年，乃子亨予成進士。時李賊由陝西出潼關，蹂

躡豫州，遂分三路入川，聲言四十萬，會於達。達勢岌岌，公携老少奉大父避山中，身率健丁五十餘人，持長弓、勁弩、神器鎗伏於林莽，佯遣老少行餌賊。賊猝過，刼之，伏兵俱發，大殺賊。賊疑不敢上，從他道去。公乃入城，奉大父歸，與羣父老守令議戰守具甚設，所爲培壘、精糧、選銳、扼要甚備。故自甲戌闖賊蹂蜀以來，諸郡邑望風破而達獨無恙，皆公之力也。

公既以明經就廷試，撫按交薦公邊才，宜授樞屬。公自以父年高，不樂遠仕，歸養四年而王父乃歿，公廬於墓。又三年，乃召子弟告曰：「吾今可以許國矣。吾將破萬金之產輸朝廷，以疆場從事。即不幸膏草裹革，猶強於兒女手中。」方是時，獻賊已破荆、襄，奪棧道，踐梁、萬，出入夔關，如播髮頭上。諸子弟勸公曰：「今中國事甚壞，不可復支，保鄉井當爲第一，他盡瘁者付亨子可耳。」公俯首是之，不答而中甚瘁。

又亡何，獻賊上渝江，破重慶，而闖賊亦已陷成都。蜀中大潰，浸有傳燕京事者。公北面大慟，曰：「吾安能以區區鄉井，畢朝廷之賜乎！」遂却食三日。時亨子爲南膳部報方至，親友往慰。公叱之曰：「燕都有變，禍在吾君，兒輩何足聞也。」於是搖、黃寇與獻賊雜蹂川東，公携家退守達，而捍城寨亦破。公仰天歎曰：「吾不死於賊，命也，顧茲斗大孤城終非我有，吾不從先帝烏號，寧從先人陶陶地下。」蓋又不食數日，乃卒。

公之臥也，或勸之從亨子趨南都者，公曰：「已矣，國破君亡，吾輩當死。吾年逾六十，又有子幸不死。五經之塋，不可遷也。吾安能碌碌累兒曹爲！」



黃石史曰：世何患無材，漢魏之末，遘難，不數年，豪傑磨勵，往往自奮。若龐萌、田子春、太史子義之流，皆率鄉閭，部署子弟與強敵抗，屹一敵國。世何患無材，患無其心耳。

子問問亨子：「乃公細行何如？」曰：「慈孝細謹人也。家有祖屋，與叔祖母李共之。李悍，莫當處者。公獨携家往，李怒，頻麾之出。公長跪請曰：『以祖母老，獨居，夫婦來備灑掃，無異也。』居數日，諸畜踐堂中，公善視之，牛馬與芻，彘與糟，鶩與糝。李遂歡，益用底豫。公既自營，以分宅給諸弟。鄰有黠族，自張其券，欲售公。公婉謝之，遂有惡聲。公乃鑿溝三尺，砌屏三丈斷之，署其樓曰：『欲問青天憑閣近，不貪外地砌屏高。』其操適如此。

公有弟四人，及妹昏嫁，皆公主之，同爨此間。公有子二人，長即亨子，爲禮部郎，稍遷臬憲；次階豫，選貢士。有孫三人。階豫將入蜀營葬，亨子請吾先爲之銘曰：

田疇何人，不賣盧龍。史慈何人，亦鞏厥宗。達州區區，存於唐公。秉德彊固，以峨以龐，俎豆干城，勒於鐘鏞。五經之世，八世乃大。辭彼屬樞，以建閭闈。顧念京社，喟然發慨，齋志殞身，以示無外。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二十二，明黃道周著黃石齋先生集卷十五

### 唐自彩傳 唐階豫傳附

李長祥

唐知縣，名自彩，字西望，達州人。貢生，浙江臨安縣知縣。自彩爲人木訥，然頗喜聲色，亦

非人之喜之者也，人以是譏之，以爲居官不知其何如。及往治臨安，則神明也。尤介正，不可以犯。

甲申之變，私憶廷臣某當殉，某當竊門者行，某當媚行附麗賊。久之，跡所著，見多不合。歎曰：「人之難知也，如是哉！使非國家有大變故如今日，則賢人君子之名，不爲不肖之終據之者，寡矣；而賢人君子，其實之不論沒於不肖之羣，又寡矣。悲哉！」

南都再變，浙西且俱下，自彩匿山谷。會與江東通，江東與定期以兵逆。自彩度期至，即顯出殊諭，諭臨安故時吏，俾無出庫藏，將有用也。吏駭愕，報令。令飛聞省會，數百騎即來，而逆兵不至，遂被逮到官所。見之，即大聲奮罵。顧地上有石，取擊官。不中，中案，案所有皆碎。一時堂上皆驚恐，支解之。

唐階豫，任也。參議階泰弟。素豪邁，與東鄉冉公子善。本以參議出蜀，阻兵，久隨參議。參議渡會稽，願依自彩臨安，同匿山谷。騎至，猶可得他路竄去。僕速之，則曰：「背叔父乎？何忍矣！」遂並逮去。中途騎憐階豫，謂「爾無與，爾去。」階堅欲隨自彩。自彩死。並階豫死焉。李長祥曰：「……冉麟非有王事，徒殞身鄉里。然罵賊者也。唐氏則萬夫之勇矣。天地皆震動與，鬼神泣與，烈哉！烈哉！『鼎鑊甘如飴』，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今又見之焉，又不一其人，又皆產於一處。嗚呼！達何多賢也！」

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本天問閣集卷中，頁二十一十六。

王僉事、冉通判、唐知縣列傳

## 唐自綵傳

溫睿臨

臨安令唐自綵，字西望，四川達州貢生，爲兵部侍郎階泰從父。崇禎末，授知臨安縣事，無錫過俊民方爲訓導。自綵居官廉，多惠政，尤振興文教，與過俊民最相得。臨安乃山縣，俗醇樸易治，自綵政暇則與俊民飲酒賦詩，士民愛信之。

大兵至浙，大吏皆迎降，邑人震恐。自綵歎曰：「臨安彈丸地，以戰無兵，以守無食。且爾民素不習武事，無徒苦父老爲也。冊印俱在，聽邑人之所爲，我老矣，豈復北面事二姓哉！」與從子階豫携家人入梅鄔，俊民亦同匿。士民遂齎冊印赴省，大帥問曰：「若令安在？」曰：「唐令尹，賢父母也。憐我民之被干戈，不能守土，已入山隱矣。」帥曰：「果賢耶，我還汝令。汝曹迎奉之，我必不遣他吏也。」民乃入山迎自綵，堅不可。閱兩月，帥聞自綵終不出，下教置令。新令至，欲自媚，詭言自綵受魯王敕山中，陰集兵爲變。總督張存仁遣兵捕之，俘其家。

是時八月值下丁，俊民語山中諸生曰：「我爲學博，猶廟祝也。我在，可令夫子缺一祀乎？」刑牲具醴，侵晨入城。甫初獻而執唐令之兵至，見有峩冠博帶執笏堂上者，問何人，曰：「學官也。」因前繫之。俊民大罵，殺於功臣山下。

自綵至，不屈。經略洪承疇曰：「昔有宋受命，吳越納土，臨安故事也。汝毋自苦，吾知汝賢，故不加兵。縣民德汝多矣，行且薦於朝。」自綵曰：「士各有志，安用相強。」承疇指其下

曰：「獨不念少妾幼子乎！」曰：「大丈夫豈以子女易大節！」

當自綵被執時，麾其從子階豫走，不聽，至是卒同死。其妻大呼曰：「主死妾願從，官若憐我幼子，有乳媪在。」延頸受刃。幼子既長，遇蜀人挈諸歸。閩中贈自綵太常少卿。階豫字敬之，亦貢生，贈博士，而過俊民竟無爲請諡以卹其後者。

溫審臨南疆釋史卷二十三，列傳卷二十七，守土諸臣傳。半尸居士排印本。明史稿、明史、石匱遺書、前明忠義別傳、崇禎忠節錄、小腆紀傳等均略同。

### 臨安死事傳

屈大均

臨安死事曰唐自彩「彩」明本傳作「綵」

唐自彩字西望，達州人，以舉人知臨安縣。敵至，自彩懷印而行。聞浙東起義，遣人齎疏奏聞魯監國，願爲內應。監國特加監軍兵備副使，仍理縣務。自彩乃發硃票諭臨安胥吏，取庫銀三千以爲募兵之需。時敵知縣已泄任，爲所發覺，急遣騎襲之。自彩冠帶南面立，被詰不屈，顧地上有石，取擊敵官。不中，中案，案所有物皆碎。左右大驚恐，支解之。子方二齡，從子方十齡，同日遇害。又從子階豫向依自彩「借」明史自綵傳作「階」，匿山谷間，騎至，不肯去，曰：「吾不忍背我叔父也。」至中途，騎憐階豫與「與」陳本作「辜」，釋之，堅不肯去，並死之。事聞，監國贈自彩太僕寺卿，諡忠愍，子祭葬，磨一子入監讀書。

屈大均曰：語曰「知死則必勇」，信哉！唐公以石擊敵官，誤中几案，有必死之心，斯有必死之事，誠不患其傷於勇也哉！

廣東叢書影印鈔本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卷七，頁二百三十四

### 前侍郎達州李公研齋行狀

全祖望

研齋李公天問閣文集四卷，皆丙戌以後之所作也，杭人張君南漪得之吳估書肆。侍郎於文不稱作家，然而舊聞軼事，有足疏證史案者。此桑海諸公集所以可貴也。侍郎通籍甫一歲而國亡。顧自其爲孝廉，捍禦里社，以至轉徙鮫宮蠹屋之間，側身軍旅者十七年。明史既不爲立傳，而世亦莫知其本末。若人溫睿臨雖嘗爲立傳，然寥寥不詳。予家浙東，乃侍郎從亡地。先太常公一門皆嘗共事，故頗悉之。及鈔斯集，益得以舊所聞，互相考見。乃爲之狀，使異日補注明史者，有所徵焉。

按侍郎諱長祥，字研齋，四川夔州府達州人也。諸生素之曾孫，永昌通判璧之孫，諸生爲梅之子。生而神采英毅，喜言兵。是時獻賊從橫蜀中。侍郎練鄉勇，躬擐甲冑，以助城守。自癸酉至壬午，賊中皆知有侍郎名。癸未，選庶常。時沈自彰任吏部，方蒙上眷，薦之，謂當援劉之綸之例，破格不次用之，使備督師之選。或問之曰：「天子果用公督師，計將安出？」侍郎歎曰：「不見孫白谷往事乎？今惟有請便宜行事，屏邸鈔不寓目。即有金牌，亦不受進止，待平賊後，囚首闕下，以受斧鉞耳！」聞者吐舌。而同里井研，方爲首輔，欲引之爲私人，侍郎不可，故不得召見。賊且

日偏，侍郎上疏請急調寧遠鎮臣吳三桂，以兵拒戰都城下。有新進士袁疆者，具將才，可令輔之。而令密雲鎮臣唐通與臣從太行入太原，歷寧武、雁門攻其後，首尾夾擊，賊可擒也。思宗下其議，未定，密雲帥已至，詭請守居庸關，則放賊直抵昌平。侍郎上疏請急令大臣輔太子出鎮津門，以提調勤王兵。皆不果行，而京師潰。侍郎爲賊所縛，遭擄掠，乘間南奔，方改監察御史巡浙鹽，而南中又潰。因起兵浙東，監國加右簽都御史，督師西行，而七條沙之師又潰。王浮海，侍郎以餘衆結塞上虞之東山。時浙東諸寨林立，顧無所得餉，四出募輸，居民苦之。獨侍郎與張翰林煌言、王職方翊，且屯且耕，井邑不擾。監軍華夏者，鄞人，爲侍郎聯絡布置，請引翁洲之兵，連大蘭諸寨，以定鄞、慈五縣。因下姚江，會師曹娥，合僞山諸寨以下西陵。僉議奉侍郎爲盟主。刻期將集，鄞之謝三賓告之，大兵急攻東山。前軍章有功者，故會稽農也，饒銳敢戰，所將五百人，皆具兼人勇，累勝。大兵以全力壓之，不支，被擒，拉脅決齒，垂斃，猶大罵而死。時有百夫長十二人，故嘗受大兵指爲閒。至是，中軍汪彙與十二人期以次日縛侍郎入獻。晨起，十二人忽自相話：「奈何殺忠臣？」折矢扣刃，誓而偕遁。汪彙追之不及。於是浙東沿村接落奉檄，有得侍郎者受上賞。侍郎匿丐人舟中，入紹興城，居數日，事益急。遁至寧之奉化，依平西伯王朝先。朝先亦蜀人，華夏曾爲侍郎通好，訂昏姻焉。得其資糧屣屨之助，復合衆於夏蓋山。一日，泊舟山下，有龍挾雷電將上天，蕩舟，士卒皆懼。侍郎令發大礮擊之，雷電愈甚，水起立。侍郎神色自如，俄而晴霽。由健跳移翁洲，則入朝。加兵部左侍郎，兼官如故。侍郎言於王，請合朝先之衆，聯絡沿海，以爲翁洲

衛。張名振不喜，襲殺朝先，侍郎僅而免。辛卯，翁洲又潰。亡命江淮間，總督陳公錦得之京口。都統金礪、巡道沈潤力主殺之。陳獨不可，釋之，乃居山陰澗谷中。尋遊錢唐。然大吏以爲終不可測，更安置江寧。

初，侍郎之在寨中也，寄孥上虞之趙氏。及寨潰，相傳侍郎已殲。其夫人黃氏，聚其家人，謀共死。有僕婦曰文鶯，夫人婢也，曰：「夫人當爲公子計，以延李氏香火，惡可死！」曰：「然則奈何？」曰：「婢子死罪，願代夫人，以吾女代公子，俟死於此，而夫人速以公子去。」夫人泣曰：「安忍使汝代我死？」曰：「小不忍，最害事。」速驅之。而山中有羅吉甫者，時時遊侍郎門下。至是，奔至曰：「夫人公子，我則任之，雖以是死甘心焉。」於是夫人抱其子畝拜吉甫，且拜文鶯。文鶯曰：「夫人休矣，捕者行至矣。」甫出門，捕者至，以文鶯去。有徐昭如者，亦義士。不知夫人之脫，約死士謀要之。既乃微聞其非真也，遂止。吉甫既匿夫人，知朝先之與侍郎姻也，乃以夫人母子往，則侍郎已先在焉。相見慟哭。爲言文鶯一木訥女子，今若此。而文鶯被逮，居然以命婦自重。雖見大府，不肯少屈，莫不以爲眞夫人也。時例應徙遼左。按察使劉公自宏者，淮人，一日五鼓，傳令啓城門，命吏以文鶯就道，不得少待。或曰：劉蓋憐侍郎之忠，亦壯文鶯。密取歸養於家，而以囚中他婦代之云。而侍郎之自翁洲亡命也，又與夫人失。及居山陰，則夫人又自海上至，得再聚。

侍郎既羈江寧，夫人已卒。總督馬公陽禮之，而終疑之，曰：「是子然者誰保之？」侍郎微聞

之。時江寧有閩秀曰鍾山秀才者，善墨竹，容色絕世。乃娶之，朝夕甚昵。馬督私謂人曰：「李公有所戀矣！」未幾，侍郎承守者之怠，竟去。由吳門，渡秦郵，去河北，遍歷宣府、大同。復南下百粵，與屈大均處者久之。天下大定，始居毘陵，築讀易臺以老焉。子過毘陵，累訪其子孫，無知者。侍郎行狀如右。吾讀天問閣集，頗疑侍郎蜀人，而其論楊武陵多恕詞。甚至比之孫白谷，而委過於撫臣邵捷春。何其與衆論不同歟？又論周陽羨忌陳新甲而殺之，以新甲爲枉死，恐亦未必然。要之大節如侍郎，不免以愛憎之偏持論，證史之所以難哉！

全祖望鮑培亭集外編卷九。國學基本叢書本第四冊，七七七一七八〇頁。李瑤南疆釋史據遺、清史稿、李振國朝著獻類徵、錢謙益明詩記事等均略同。

### 冉麟傳

李長祥

冉麟，字瀛海，達州東鄉縣人。繇貢生考通判，歸里，徙達州家焉。

先世貴顯，麟以豪侈聞全夔。全夔之人莫不知有冉公子。而能折節讀書。初與僉事王世琮學書相善，麟規模柳公權。世琮曰：「何不通諸家？」麟曰：「吾尚骨耳！」聞之者異之，以爲冉公子乃爲此言。

北上廷試，得通判。其時流賊之在蜀者，種類蔓衍，包山寨谷。張獻忠又出入無定勢。麟有兩母在，於是歸焉。

東鄉城小卑薄，達猶固。蓋達扼東、北兩川，固要害處。城又阻水距賊，然賊之創蜀必經之。



舊設巡道，有兵。至是，又益兵。又人自爲計，起義兵三千。庚辰，張獻忠破夔關入。督師楊嗣昌大兵追獻忠，戰開縣，戰敗。總兵賀人龍、黑雲龍、猛如虎、虎大威、方國安五大鎮兵皆敗。獻忠直壓達州，先聲震驚，人喪魂魄。義兵奮厲，佐官兵死戰守城，獻忠去。自是達益壯，鄰縣之避賊者，謂莫如達，多來，麟遂亦來。

有戎柱國者，壯士也。領義兵一軍，而全軍事多賴之。壬午，參議唐階泰父自華以參議貴，惡柱國於巡道馬乾。猝不意乾杖殺柱國。軍中大譁，昇棺唐氏。唐氏家殷富，私軍中要領之人，得兵戰。然怨憤常有言。城中恐懼，外來人又相望出達去。麟又去。其後柱國黨因甲申之變，卒引賊破達，指示焚殺。自華已沒，其家陷焉。

麟既去，往東鄉之羅頂寨。寨四面皆壁立，鑿一路上，唯無水，水自下取上與仰雨而已。雨不至，賊在下，下取水不得上，即困，即無有孑遺。故蜀之民，恐賊即上寨。寨高不可伺，賊怒數莫可如何。然莫有一寨全者，人皆死。麟往羅頂寨，携妾婢豔人目，金幣充積不得秘。賊伺守不去。水絕，麟告母曰：「殆矣！無活路矣！兒往說賊，儻活母，幸也。」於是往。其長子泣，欲隨往。往即執麟。麟大罵死。其子，富貴家子弟，姣好，賊欲留之不殺。則亦罵曰：「吾父死，我安肯活！」益大罵。賊怒，並誅死。麟父子死，母遂死。寨上人舉火盡焚死。……

李長祥曰：「……再麟非有王事，徒殞身鄉里。然罵賊者也。……嗚呼！達何多賢也！」

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本天問函文集卷中，頁十一—十六，

王僉事、冉通判、唐知縣列傳

## 關於唐甄著作的介紹與評論

唐鑄萬潛書序

楊賓

今之言古文者，莫不學唐、宋八家；若左、國、子、史，則鮮有學之者。夫世之爲文者，豈不知左、國、子、史之勝于八家者？大抵以其體制不同，不可施於應酬贈答之間；又深厚閎肆，變化無端，學之頗難爲功。不善學者，不爲宋子京、王元美之佞屈聲牙，則爲趙蕤、契嵩之荒野怪僻，不若八家之門戶顯然，如習禮於庭者，坐作拜跪周旋，皆有一定之節，可以終身用之而不變，故畏難而樂易者多趨焉。

唐子鑄萬獨喜孟子、戰國策、管、列諸書，讀之終身不倦。家貧，居陋室，不能容膝，每與其細君櫛比針黹共一席，是以多沾污而不完。然丹碧青黃，圈點重復無隙處。而其揣摩簡練，言淺而意深，力雄而氣厚，得國策、諸子之神，而無趙蕤、契嵩之病，言八家者無能及也。然亦不爲八家應酬之文，是以忌之者每指爲縱橫長短之文而詆毀之，不知其爲之也難，積之也久，而光怪陸離有不可掩者。初刻十二篇，名衡書，四方爭購之。其後文益多，以其名類於老泉之權書，更之曰潛書，而不能卒刻，世之人莫得而見焉。唐子歿，有何庶常屺瞻者言于皇八子，以數十金爲之營葬。金至吳而唐子已葬，其婿王子聲宏歸其金。屺瞻復爲之進言，於是刻其潛書之未刻者。

昔司馬長卿爲武騎常侍，其文不彰。乃從鄒、枚之徒游，見知於梁孝王，而其文始大著。今唐

子何不幸而歿於數年之前，不得從配瞻諸君，使其文見知於皇八子，得比於長卿子虛之賦。然猶幸而知其文於身後而爲之刻行焉，是又言八家者之所求而不得者也。唐子亦可以慰矣！

吳中文獻小叢書之十四，楊大瓢先生雜文殘稿，第一頁

## 唐鑄萬文集序

楊賓

造物者恠與人以名，故享名者多困折而不利，而於文爲尤甚。左丘明盲，屈原沉汨羅，司馬遷下蠶室，班固瘞死，董仲舒下吏，賈誼譎長沙，揚雄投閣，蔡邕誅，兩人皆無子。陸機、范曄誅戮，魏收天絕，王勃、李白俱沒於江，杜甫流離以死，柳宗元卒貶所。韓愈、歐陽修、蘇軾雖顯達，然亦屢遭廢斥。此其最彰明較著者也。夫文之未成者無論已，成而掩抑埋沒於糞壤者，古今來不知凡幾。幸而有一二人焉，發露而出，則又困折而不利之。或使之窮，或奪之筭，或不得良死，甚者爲若敖之鬼焉。然則人亦何所利而爲文，享此虛浮不實之名，以犯造物之忌哉！

唐子鑄萬，蜀人也。從其先人官於吳，遂家焉。自其少時即能文，文之外不知其他。舉孝廉，爲長子令，一年而罷。無聊，益發憤爲文。人莫之知。易堂魏叔子來吳，見其衡書，設座拜而刻之，而名始出。然不足以救其窮，無所得食，往往闔門而臥，出則披敗絮，蹣跚吳市中。入廣座，終席不發一語。有進而與之言者，唯唯而已。不甚答，亦不問其爲誰也。而與之論文，則刺刺不已。即其所聞見可以爲文助者，必默識而深思之。故凡天時、人物之變，以及街談巷語，無不入乎

文。文日益有名，而遇日益以困。無子，僅一女。友人釀金爲納一婢，亦終不能有子。遂窮老以死。

嗚呼！文亦何用於世，名亦何益於唐子，而使之困折不利，至於如此之極哉！吾甚爲造物者不解也。雖然，唐子吳下一羈旅耳，使其仕宦而達，碌碌焉富貴，子孫森森如玉立，而無文表現以死，若此者，當今何限！要亦同於飄風腐草，烟消灰滅已耳。海內之人士，亦烏知有所謂唐子哉！今其文如五金之入洪鑪，非一寶之光怪，百川之會滄海，非一水之波瀾。混混乎莫知其源，浩浩乎莫測其深且大而何所底止。海內之稱能文者，必曰唐子，唐子，則其名爲何如也？夫文之名於後世者，在當時或不甚重。如揚雄之太玄，人皆忽之，且有欲取以覆瓿者。今唐子之文傳於今者已若是，其必傳於後，如蔡、陸、韓、柳，又何疑焉！

唐子歿後之□年，其女之婿王君聲弘集其文以示余。余與唐子爲忘年交，即所謂相對論文而刺刺不已者也。既爲之作傳，因序其集而歸之。造物者付人多不全，況名其所尤悛者也？而獨以之豐吾唐子，則雖有所尙，亦理之必然者，又何必以因折不利爲吾唐子恨耶！是爲序。

北京圖書館藏抄本，山陰楊賓耕夫氏著晞髮堂文集卷一，頁十五—十七

### 書唐鑄萬潛書後

王源

烈皇帝以仁儉英勤之主，遭家不造，慘徇社稷，亘古未嘗有。無論稍有人心者莫不痛悼流涕，即

盜賊亦無或從而詆之者。獨從賊之徒爲賊草僞詔，有「獨夫授首」之語，因而降賊諸叛暨逆案羣姦與其徒肆爲訕謗，且筆之書，總無事實。而草野無知，或爲所罔。先君子痛之憤之，著崇禎遺錄以辨其誣，源嘗上之史館，近亦頗知流言之爲僞矣。

夔州唐鑄萬，名大陶，順治丁酉科舉人。爲長子知縣，十月而罷。而自述其先，亦世受國恩，變後亦有仗節死義與高蹈不仕者。乃於其所著潛書中盛毀烈皇，暗目爲獨夫，似與從賊之徒相倡和者。又謂遇難諸臣不必死，死爲過。又謂亡國之罪，在君不在臣，以爲罪在臣者，皆溺於忠孝之言也。種種悖謬，真不可解。

予曩聞其潛書甚佳，未之見。又聞其高岸寡許可，而獨賞予文。及其歿數年，予友楊耕夫及其婿王聲宏以其書贈予，而請予誌其墓。予讀之，初見其論學、論兵諸篇，卓識偉論，非近代所有，文亦駕唐宋而上，爲之狂喜。誌墓之文，鬱勃洋溢於胸不可遏。及見詆誣烈皇，屢著於篇，遂廢然髮指，不敢應其請。儻早見崇禎遺錄，或不致此乎，惜哉！然予知其文必傳，恐聖明被其誣而又無人爲之刊削之也，不得已書此以折其悖且妄，而與天下後世共見之。

續編叢書本居業堂文集卷二十，頁九一十

####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衡書提要

衡書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唐大陶撰。大陶字鑄采，夔州人。書中自稱官長子時事，蓋嘗爲長子縣知縣也。

是書凡核儒、仁師、五行、審知、利才、釋孟、受任、抑尊、權實、賤隸、貞隱、明悌、富國十三篇，大抵學莊列之寓言。如核儒篇稱冉有爲魯將，與齊兵戰，敗，季孫欲誅之，懼而奔楚。子貢遊說吳越，反爲魯召兵，國幾亡。朱子進正心誠意之說，金人聞風而遁，遂恢復中原，並削平西夏。皆故繆其事實，以資嘲戲。蓋大陶生於明末，維其書多有激之談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二五，子部三十五，雜家類存目  
二·萬有文庫本第二十四冊，頁八十四

###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潛書提要

潛書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唐甄撰。甄字鑄萬。達州人，僑寓蘇州。順治庚子舉人，官長子縣知縣。

宋李觀先有潛書，今見盱江集中，甄此書偶同其名。凡分上、下二篇，而上篇、下篇又各析爲二，凡九十七目。大略仿論衡之體，自心性、治術以至處世淑身之理，無不具列。甄與魏禧友善，故其文格頗相類。然所載多據當時見聞，及友朋酬對之語。其尊孟篇頗詆伊川，法王、虛受、知行三篇，又力崇良知之學。皆未爲醇粹。

同上，頁八十八

## 李慈銘論唐甄潛書

得繆徠書，以新刻唐子潛書一部爲贈。……唐是康熙初夔人，名甄，字鑄萬，順治丁酉舉人，官山西長子縣知縣。其書分上下篇，爲四卷。上篇子目五十，下篇子目四十七。大率憤時疾俗，多寓經濟於議論。而文無根柢，傷於剽銳，亦間爲灑體，而彌不工。其論亦或迂謬不可行。如謂天子亦可效庶人夫婦居家之法，縫紉庖厨，數妾足以供之；灑掃糞除，數婢足以供之；入則農夫，出則天子；內則茅屋數椽，外則錦壤萬里，益顯天子之尊，而奄人宮女之患永絕。此足笑倒千人矣！然亦有快利可喜，且可以考見當日事勢者。前有韓城張尙書廷樞、吳江潘次耕兩序。

李慈銘越縕堂日記第四十三冊，荀學齋日記己集下，第六十八頁。

光緒十年十一月初八日戊申條

## 唐甄事迹叢考

李之勤

## 前言

唐甄是清初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但是，唐甄的著作完整地保存到現在的只有潛書一種，他的生平事迹，也因文獻闕落而很少流傳下來。固然唐甄的女婿王閔遠在刻印唐甄的遺著潛書時，曾撰有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一十五則，附於書後，但所述也非常簡單。這種情況，給深入研究唐甄的思想帶來不少困難。爲了彌補這方面的缺陷，在一九五四到一九五八年間，我曾注意搜集唐甄散佚的詩文和有關於唐甄及其先世的歷史資料，打算編寫唐甄的年譜或傳略。但因學力不逮，而又僻處西北，得書不易，所以見聞不廣，所得有限。再加另有其他工作，不能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時間，年譜、傳記均未編成，就半途而廢。爲了物盡其用，曾將所輯資料寄交專門研究我國思想史的老校長侯外廬先生參考。適逢中華書局準備重印潛書，遂提議作爲附錄介紹給潛書的讀者。只是這些資料來源不一，頗多彼此矛盾甚至錯誤之處，不稍作解釋，誠恐以訛傳訛，增加混亂。所以略事考訂，寫成「唐甄事迹叢考」以供讀者參考。

## 姓名及改名

唐甄原名唐大陶，字鑄萬，後來改名唐甄，別號圃亭，本係確鑿無疑之事。這點唐甄的女婿王



聞遠在所撰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中曾有明白交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把衡書的作者唐大陶和潛書的作者唐甄看成兩個人，而說「大陶字鑄采，夔州人」，「甄字鑄萬，達州人」，當然是明顯的錯誤。國朝文匯的編者既把大陶當作唐甄的另一名字，又說「當以字行，更字鑄萬」，也沒有把事實弄清楚。

但是，唐大陶爲什麼要改名，在什麼時候改名爲唐甄，王聞遠在行略中並沒作任何交代。只有唐甄的生前好友楊賓在其唐鑄萬傳中，對唐甄改名的原因曾有所說明：

「蜀撫姚締虞奏驅蜀人歸蜀。大陶乃變姓名曰甄，出入避人，而因益甚。」（楊大瓢雜文殘稿頁二四）

楊賓在亡友詩中，也同記此事。可見，改名的原因，是爲了躲避清統治者「驅蜀人歸蜀」政策的影響，而改名的時間，當在四川巡撫姚締虞「奏驅蜀人歸蜀」之後。

關於姚締虞任四川巡撫的時間，清史稿曾有記載：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七月乙亥，（四川巡撫韓世琦）憂免。八月庚寅，姚締虞任四川巡撫。」

……二十七年戊辰，六月壬寅，葛爾泰任四川巡撫。」（清史稿卷二〇一，疆臣年表五）

清實錄則詳細記載了姚締虞出任四川巡撫前後的情況：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八月庚寅，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姚締虞爲四川巡撫。」（大清聖祖仁

皇帝實錄卷一二一，頁二六）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九月甲戌，四川巡撫姚締虞陛辭，上諭之曰：『四川省當明末時遭張獻忠之亂，百姓凋弊，地亦荒殘。後又屢經賊變，人民愈加疲耗。爾宜正己率屬，愛養撫綏，俾遠方之人遂生樂業，以副朕簡用之至意。』」（同上書卷一二二，頁七）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六月壬寅朔，以左副都御史葛爾圖爲四川巡撫。」（同上書卷一三五，頁二一）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秋七月戊寅，禮部題，四川巡撫姚締虞病故，照例應給半葬致祭。

得旨：姚締虞居官素優，着給全葬。」（同上書卷一三六，頁八）

是姚締虞之爲四川巡撫，始於康熙二十四年八月庚寅，止於康熙二十七年六月以前卒於任所，前後不足三年。唐大陶改名爲唐甄的事，自應發生在這三年以內。

考姚締虞所以要「奏請驅蜀人歸蜀」，實以四川地區自經明末清初數十年戰亂之後，人口稀少，土地荒蕪，生產衰弊，每年錢糧所入，不敷本省開支。原來被稱爲「天府之國」的四川，這時地方經費竟仰他省協濟。所以姚締虞想用這種政治強制辦法，人爲的增加四川人口，促進四川農業經濟的恢復，以解決四川地方財政上的困難。至其「奏請驅蜀人歸蜀」的時間，則在其爲四川巡撫一年以後的康熙二十五年（公元一六八六年）：

「姚締虞……康熙二十四年，擢左僉都御史，任四川巡撫。民間締虞再來，皆大喜。時蜀之宦遊者多以故土荒殘，逗留異地。締虞具疏請令還籍，以實地方。並履勘田畝，令民自首糧

賦，戶口日以增。凡利弊之切民者，悉心調劑。卒於官，民追思之。〔統志列名宦。〕〔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一五，職官，政績，頁六〕

〔康熙〕二十四年，授四川巡撫。締虞先爲推官有聲，百姓喜其來。締虞至，榜上論事於廳事，嚴約束，禁私徵雜派，杜絕餽遺，屬吏憚之。疏言四川迭經兵火，荒殘已極。官戶鄉紳多流寓外省，雖令子弟復業，迨入學鄉舉，登仕版後，仍棄本籍他往。百姓見其如此，亦裹足不歸。若召回鄉官一家，可抵百姓數戶。紳宦旣歸，百姓亦不召而自至。今明察各屬流寓外省紳衿，請敕部移行，務令復業。從之。〔清史稿卷二七四，列傳卷六一，頁一二，姚締虞傳〕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夏六月戊午，戶部議復，四川巡撫姚締虞疏言，四川鄉紳，應回還籍。得旨，所奏甚是。四川土廣人稀，若居官者盡留他省，則川中人益稀少，愈致荒蕪矣。着如所請行。〔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二六，頁二四〕

這就明確指出，姚締虞「奏驅蜀人歸蜀」的時間在康熙二十五年（公元一六八六年）六月，唐大陶的改名唐甄，自當在康熙二十五年六月以後。

姚締虞「驅蜀人歸蜀」的政策，旣已由皇帝「敕部移行」於各省，各省地方官員自必凜遵無違。但流寓在外省的四川鄉紳、富戶如唐大陶家等，旣已久居外省，置有產業。而在四川原籍的田產，早在長期的戰亂中喪失。棄現有家園、田產而就故鄉之荒土，自非所願。而且千里迢迢，搬家一次，也勞費不貲。所以政府雖有命令，而流寓各省的四川鄉官，牽於本身的利害，自不會聽命即

行。所以姚締虞的建議雖在康熙二十五年即被批准執行，而到二十七年姚締虞死於任所，葛爾圖繼任四川巡撫時，康熙皇帝還諄諄告誡，要求「次第行之」。足見這個政策的執行情況並不理想<sup>①</sup>。

政府命令流寓各省的四川鄉紳還籍復業，而他們則利在不歸，設法求免，自會給執行命令的官吏和當地的豪強惡霸以威迫、勒索的好機會。唐大陶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不堪清朝官吏的勒索，迫害而改名爲唐甄的。不僅改名，還因而遷居。楊賓亡友詩「蜀人議歸蜀，豪猾多索瘵，變名且避地，八口乃得安」的詩句，就忠實而生動的反映了這種情況。

綜上所述，唐大陶改名爲唐甄的時間，當在康熙二十五年（公元一六八六年）姚締虞奏驅蜀人歸蜀後不久，這時唐甄已是五十七歲的老人。而其改名的原因，則爲逃避清政府官吏和地方豪強惡霸的驅迫、排擠和勒索。正因如此，所以在改名之後，避地遷居，杜門不出，除部份親戚友好外，人多不知唐甄即係原來的唐大陶。以致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作者錯誤地把唐大陶和唐甄當作兩人，而國朝文匯的編者也沒有把唐大陶、唐甄兩個名字之間的關係弄清楚。

① 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三六，頁七——八，言：「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秋七月丁丑，四川巡撫葛爾圖陸辭，上曰：「爾在歸院衙門辦事已久，何待指示，到任後唯當潔己而行。前任杭爾、姚締虞居官皆善，爾但照其行事可也。姚締虞曾奏四川籍紳遷居別省者甚多，應令伊等各歸原籍，則地方富庶，與貧民亦有裨益。此事爾其次第行之。四川荒土甚多，爾當募民開墾。又聞彼處軍糧往往不能應時速給，爾到任必須給發以時，毋致延誤。」葛爾圖曰：「四川錢糧止四萬，因各省協濟不至，以致有誤。」上曰：「運送軍餉皆有定限，一到即行給散，何致遲誤。」」

## 籍貫

唐甄原籍爲四川達州，也就是現在四川省的達縣，實爲確切無疑的事實。唐甄的女婿王聞遠在所作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中說：

「先生生於西蜀夔州府之達州。」

稱之爲達州而且在達州前面加上夔州府三個字，這是因爲按當時的地方行政區劃，達州屬於四川省夔州府管轄的緣故。

按清時地方行政區劃，大致分省、府、縣三級。而在省以下，除了府和縣以外，又有州和廳的設置。州之屬於各府的，地位相當於縣而稍高，叫散州；州之直屬於省的，地位相當於府而稍低，且多兼轄數縣，稱爲直隸州。據民國達縣志，達縣在清初爲達州，屬夔州府管轄。到雍正六年，始升爲直隸州，不再屬夔州府。及至嘉慶七年清政府鎮壓了白蓮教農民大起義以後，又改爲綏定府，並設達縣作爲綏定府的首縣。所以，在雍正六年以前，提到達州時可以加上夔州府字樣以表示其隸屬關係，達州人一般也可以稱爲夔州人。在雍正六年以後到嘉慶七年這段時期，就不能再加夔州府字樣，達州人也不應稱爲夔州人了。到嘉慶七年以後，達州人則只能稱爲綏定府達縣人，達州已是過時的舊稱，夔州更是與達縣沒有直接關係的另一府的地方了。

根據這種情況，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衡書提要、皇朝經世文編的姓氏總目和國朝文瀛中

的唐甄小傳，都不加區別的說唐甄爲夔州人，實與事實不符。因爲這時達州已不屬於夔州而分別成爲達州直隸州、或綏定府的達縣了。至於四川儒林文苑傳竟因夔州府治在奉節縣而把唐甄說成爲奉節縣人，更是明顯的錯誤。

另外，又有認爲唐甄原籍在四川成都的。在唐甄曾作知縣的山西的地方志中，從山西通志到潞安府志、長子縣志，不論雍正、乾隆或光緒年間所修的，都說唐甄是四川成都人<sup>①</sup>。奇怪的是嘉慶年間所修的四川通志也陷於同樣錯誤，把唐甄的原籍說成四川省成都府成都縣<sup>②</sup>。這點民國達縣志已提出糾正。

### 先世

唐甄的著作得以保存到現在的只有潛書。但潛書主要是言學、言治之書。所以對於其政治經歷和晚年家庭經濟情況雖時有聯繫，而對其先世却很少提及。徧閱潛書，談及先世的有四處。其中兩處談其祖父之事，一在一八〇頁五行篇，一在一九三頁仁師篇。另外兩處談其父親之事，一在一七〇頁耻奴篇，一在八八至八九頁獨樂篇。但就是在這四節中，連祖父、父親的名字都沒有交代，更不要說其他了。

① 參考雍正山西通志卷九一，頁三二，名宦；乾隆潞安府志卷一七，頁七四，政績；光緒長子縣志卷一一，頁一三，宦績記。

② 參考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八，選舉，舉人，和同書卷一五三，頁一，人物，國朝成都府成都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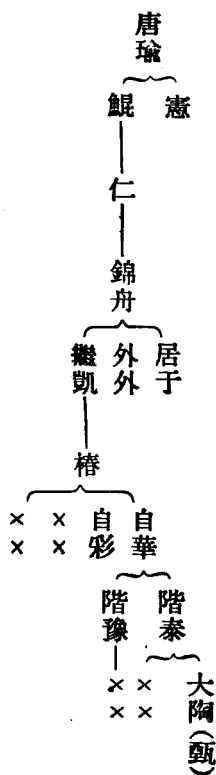
王聞遠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和楊賓唐鑄萬傳在介紹唐甄家庭情况和少年生活時，始言及唐甄的父親爲唐階泰，舅父爲李研齋。但對唐階泰，僅言其字亨子，天啓、崇禎間曾爲吳江縣令，累遷廣東海北道參議。對李研齋，則僅見其名而無任何事迹。

王聞遠在行略中根本不談唐甄的先世是因爲「唐氏先世，具詳參議墓表」。而廣東海北道參議唐階泰的墓表，大概王聞遠認爲是流傳頗廣，人人皆知之作，所以不再重複。但這却給我們沒見過唐階泰墓表的人造成很大困難。

唐階泰墓表的全文，雖然至今尙未發見，但是劍閣芳華集在介紹唐階泰的生平時，曾節錄了墓表的主要部份。幸而墓表中追溯達州唐氏先世的一部份，還相當完整地保存在這個節錄中。茲錄其原文如下：

「昔我祖處士瑜，當明成祖世以五經薦，召見。成祖命以官，辭曰：『臣老矣，不能爲陛下任使也。』三辭，乃許之。於是賜璽書遣歸，命其子孫之試爲吏者署籍爲儒。瑜歸築堂，命曰「儒籍堂」。瑜之後曰憲，曰鯤。試於鄉，中第二，大怒曰：『鯤文乃爲人下乎！』終身不會試。或勸之，輒怒曰：『吾不可以再屈。』瑜之三世曰仁，正德間爲兵科都給事中。劉瑾亂命，仁劾之，廷杖八十以死。仁生錦舟，與父同榜進士，自御史出爲陝西參政。劉瑾既殺仁，錦舟罷官去。錦舟生居于、外外、繼凱；繼凱生椿，事繼母孝，賜七品服。椿四子，長自華，次自彩，爲臨安知縣，贈太常寺少卿。自華生參議及階豫。」（劍閣芳華集卷一四，頁七）

把上列材料列成世系表，大致如下：



唐瑜的先世原爲浙江蘭谿人，元朝末年，因官於蜀，定居於四川達州。由此可見，四川達州唐氏，並不是一般小地主，而是顯貴的官僚大地主家庭。食廩入學，中舉人，成進士以至爲官者世代不絕。其中除知縣是正七品外，郎中爲從五品或正五品，參議是從四品，太常少卿是正四品，參政是從三品，均爲封建王朝的中級官吏。

唐甄的家庭在明代是達州的顯貴家庭，由其所建牌坊之多也可看出。根據民國達縣志的記載，清時所知建於明代的牌坊有十五座，經過重修而民國尙存者有四座，總計十九座。其中爲唐甄一家而建的就有五座，佔全縣牌坊總數的四分之一以上，其名稱分別爲：

躍龍坊，爲唐仁建。

○參考黃道周唐棟之墓志和潛書獨樂篇。

○參考明史卷七十五，職官志。



亞元坊，爲唐錦舟建。

鯤奮天池坊，爲唐鯤建。

鳳鳴朝陽坊，爲唐仁建。

給諫坊，爲吏科給事中唐仁建。

（民國達縣志卷一，頁二一—二四，建置門，坊表）

唐甄的先世，如唐瑜之隱居不仕，唐仁之抗奸攘性，都不失爲封建地主階級中的正派人物。但距唐甄已遠，而又書闕有間，資料甚少，可不具論。茲將其祖父唐自華、叔祖唐自彩、父親唐階泰的事迹，參考有關資料，略事考證，補充於後：

一、關於唐甄的祖父唐自華，前已言及，唐甄在潛書中曾兩次提到。皆係表彰唐自華在明末農民起義軍進入四川時，不惜毀家紓難，組織地主武裝與農民軍對抗。黃道周爲唐自華所作的墓誌，則除了泛叙達州唐氏的來歷，唐自華的爲學、辭官以及處家的「慈孝細謹」外，也着重通過他組織地主武裝與農民軍對抗到底，死而後已的事實，來誇耀他在鎮壓農民起義上「好奇謀而善用兵」，表彰他對明王朝封建政權的忠誠。

唐自華爲對抗農民起義軍而組織地主武裝，大致開始於崇禎七年前後。這除墓誌「自甲戌闖賊蹂躪以來，諸郡邑望風破而達獨無恙，皆公之力也」的話可資證明外，又可從唐甄舅父李長祥組織地主武裝的時間得到旁證。關於李長祥之起兵，嘉慶達縣志云：「崇禎甲戌春，張獻忠潰夔關，四月

初旬，攻達州城連五晝夜。……是時達城五門，各起義兵。李長祥，達州人，赴京都會試，至襄陽，遇賊回州，亦起兵千人，殺賊守城。賊攻不克，引去。」<sup>①</sup>李長祥亦曾自言：「予自癸酉鄉舉，流賊即大創蜀。予聚豪傑，畜銳士。賊常數十萬憑城，不時戰御，服介胄不得怠者，歷有年所。」<sup>②</sup>崇禎甲戌，實即崇禎七年（公元一六三四年）。自此至崇禎十七年甲申唐自華之死，前後十一年間，唐自華所對抗的農民起義軍自非一支，所經歷的戰役自也不在少數，而其以少數伏兵使農民起義大軍疑而不攻達州一事，却同為唐甄和黃道周所樂道。但所不同的，唐甄潛書中明明說是「張獻忠數十萬之衆」<sup>③</sup>，但在黃道周所作的墓志中「分三路入川，聲言四十萬衆，會於達」的却變成李自成所領導的農民軍了<sup>④</sup>。唐甄潛書中的記載，當然是得自其父親唐階泰和家人親友的轉述，黃道周所寫的唐自華墓志，其材料來源也完全是得自既是唐自華的兒子，又是黃道周的門生的唐階泰，這點黃道周在墓志中就已說明。同一來源而主要事實互相矛盾，不知何故。

結合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地點等條件來考察，明末李自成和張獻忠所領導的農民軍主力進入四川先後共有三次，其中李自成一次，張獻忠兩次。李自成率軍入川的時間，是在高迎祥戰死陝西盤屋，李自成被擁戴為闖王的第二年，也就是在崇禎十年冬十月到十一年春二月之間（公元一六三七—一六三八年）。所經過的路綫大致是從陝西南部和甘肅南部交界地區的羌強，沿嘉陵江南下取廣

①嘉慶達縣志卷二十六，武功。

②天問閣文集卷四，讀易台自序。

③潛書，頁一八〇，五形篇。

④唐棟之墓

元，西南入劍閣，經綿陽而圍成都。在成都受到明王朝洪承疇大軍的打擊後，又由川北、甘南而入陝南。主力並未經過四川東北部的達縣。張獻忠部農民起義軍的第一次入川，是在穀城再起的第二年，崇禎十三年夏到十四年初（公元一六四〇—一六四一年）。所經過的地區則為從湖北、四川交界的武陵山區，西經夔州、開縣、達州、廣元、閬州、劍閣，綿州而趨成都，旋南折永州、瀘州、內江一帶，再北趨德陽，東經南充、達州、夔州入湖北歸州、當陽，北上而陷襄陽。張獻忠部農民軍第二次入川，已是崇禎十七年正月（公元一六四四年），其行軍路線，係由湖南長沙，沿湘江北上，由岳陽渡江，溯江西西北經荊州、夔州、萬州、忠州而圍重慶。攻下重慶後，又西北上以取成都，建立大西國。在這次入川時，張獻忠的主力係沿江而上，也沒有經過達州。所以，從時間上看，雖然李自成之入川與黃道周所記唐自華以達州地主武裝對抗農民軍的時間相近，但從行軍路線上看，則只有張獻忠部農民軍第一次入川時，主力經過了達州。所以唐自華所對抗的農民軍當以崇禎十三年入川的張獻忠部可能性最大。

除此以外，唐甄的舅父李長祥在所著冉通判傳中，也曾明白指出這次入川的農民軍是張獻忠所統領的，入川的時間也正好是崇禎十三年庚辰：

◎參考談遷國權卷九六，頁五七九—五七九九，李文治晚明民變，頁一〇一一—一〇二。

七七一—五八八六，李文治晚明民變，頁七八—八五。

◎參考李文治晚明民變，頁八九—九一。

◎參考談遷國權卷九七，頁五八

之墓志中把李自成入川的時間定於唐階泰中進士時及稍後，而唐階泰之中進士在崇禎十年（公元一六三七年）。

「庚辰，張獻忠破夔關入。督師楊嗣昌大兵追獻忠，戰開縣，戰敗。總兵賀人龍、黑雲龍、猛如虎、虎大威、方國安五大鎮皆敗。張獻忠直壓達州。先聲震驚，人喪魂魄。義兵奮厲，佐官兵死戰守城，獻忠去。自是達益壯。」

李長祥是崇禎十三年和唐自華一起組織達州地主武裝的重要人物之一，所記爲其親身經歷，自應較黃道周得自傳聞者爲確。所以黃道周記唐自華對抗李自成農民軍一事，可能爲對抗張獻忠農民軍之誤。至於李長祥參加此次達州地主武裝對抗農民軍之事，嘉慶達縣志曾有記載：

「崇禎庚辰，楊嗣昌督師駐夔陵，征張獻忠。是歲，張獻忠復入夔關，總兵方國安潰，以五騎走達州城，賊遂攻達州。時長祥會試不第歸，有土司兵千名，借與總兵二百五十名，共禦賊，俱敗。復借三百與總兵，共守東西城。相持五日，賊遁去。」（嘉慶達縣志卷二六，頁二，武

功）

二、唐甄的叔祖唐自彩，明史卷二七六有傳。但不僅文極簡略，祇記清兵南下，南京失守，南明福王政權滅亡時，唐自彩以浙江臨安知縣不屈死事一事。對於唐自彩聚衆抗清的事跡，還記作「有言其受魯王敕陰部署爲變」，不予實書。這樣就使人無從斷定，是眞有其事因而被人告發，還是實無其事而被人誣陷。徐鼎小腆紀年和溫睿臨南疆釋史記載此事，筆法也均與明史相同，惟多明亡後清軍會召降自彩而自彩不從，以及自彩爲政深得民心二事。至於自彩之被捕死義，則認爲係清所委派的新令「欲自媚，詭言自彩受魯王敕山中，陰集兵爲變」，欲以陷害自彩，自彩被執不屈的結果。但據劍閣

芳華集所引唐階泰墓表和李長祥唐知縣傳，則暗通魯王，聚衆抗清，皆係實有其事。而且被擒之後，尚有以石擊清帥之事。

「南都再變，浙西且俱下，自彩棄縣匿山谷。會與江東通，江東與定期以兵逆。自彩度期至，即顯出殊論，論臨安故時吏，俾無出庫藏，將有用也。吏駭愕，報令。令飛聞省會，數百騎即來，而逆兵不至，遂被逮到官所。見之，即大聲奮罵。顧地上有石，取擊官。不中，中案，案所有皆碎。一時堂上皆恐，支解之。」（天問閣文集卷中，頁三）

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卷七所記更爲確切具體：

「唐自彩字西望，達州人，以舉人知臨安縣。敵至，自彩懷印而行。聞浙東起義，遣人齎疏奏聞魯監國，願爲內應。監國特加監軍兵備副使，仍理縣務。自彩乃發殊票諭臨安胥吏，取庫銀三千以爲募兵之需。時敵知縣已洩任，爲所發覺，急遣騎襲之。自彩冠帶南面立，被詰不屈。顧地上有石，取擊敵官。不中，中案，案所有物皆碎。左右大驚恐，支解之。……事聞，監國贈自彩太僕寺卿，諡忠愍，予祭葬，廕一子入監讀書。」

又自彩，明史本傳和小腆紀傳、南疆釋史等均作自綵，當以彩爲是。

三、唐甄的父親唐階泰，字亨予，號瞿瞿。根據唐甄所作的墓表，唐階泰於崇禎十年舉進士，授吳江知縣，貶江西按察司經歷，入爲北都察院經歷。十六年，升南精膳司郎中，又遷禮部祠祭司郎中，擢廣東海北道參議，未之官。南都之變，避居於浙江山陰，徙居新昌，後又還寓吳江，憂憤

病卒。其病卒的年代，當爲清順治七年庚寅（公元一六五〇年），因爲唐甄潛書頁八九獨樂篇記其父死時事，有「當是時，唐子之年二十有一焉」的話。據行略唐甄生於明崇禎三年庚午（公元一六三〇年），故唐甄二十一歲時，適爲順治七年也。同時，唐階泰卒於順治七年，也可由唐階泰墓表得到印證。墓表說：「參議既卒七年，家貧無所得，大陶乃學爲時文，還蜀鄉試，名榜中。」據行略，唐甄爲「順治丁酉舉人」。丁酉爲順治十四年（公元一六五七年），上推七年，正好也是順治七年。至於唐階泰的壽限，雖史無記載，但大致當在五十歲左右，劍閣芳華集載其偶作一詩云：「過來強仕已添七，算到知非不待三。……晚年學道無多得，貧賤於今不自慚。」按禮記曲禮：「四十曰強而仕。」過來強仕已添七，自然表示作詩時已滿四十七歲。又按淮南子原道訓有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的故事。是「算到知非不待三」，也在表示四十七歲。可知唐階泰作偶作一詩時正好四十七歲。再由詩中「貧賤」、「晚年」字樣，知作此詩時唐階泰已隱居不仕。而唐階泰之隱居不仕，據墓表，在「南京破」以後的順治二年（公元一六四五年）。至順治七年，死於吳江。由此推斷，唐階泰的壽限大約在五十歲上下。

唐階泰的事跡，劍閣芳華集所引墓表曾有詳細的記載。從其給予唐甄的影響的角度看來，值得注意的有下列數事。

其一爲唐階泰在明朝居官操守自持，不附權貴。乾隆吳江縣志曾言其「不喜趨附津要」。劍閣芳華集所引墓表更列舉了生動的事例：

「舉進士，除吳江知縣。當是時，朋黨附勢相傾，參議獨立無所與。太僕卿某者，罷官家居，巡撫、都御史以下，往候其門。參議疾之，詣府獨不造。吏固請曰：『今不往拜，禍且至矣。』參議怒曰：『有言拜某者撻三十！』舟將行，某使使來言曰：『願得一見，請稍留。』參議不許。使者以告，某大怒。歲庚辰，拾遺誣參議，貶江西按察司經歷，則某爲之也。」（劍閣芳華集卷十四，頁五一—八）

其二爲唐階泰係明末理學大師、抗清名臣黃道周的門生。乾隆吳江縣志名宦別錄言：「階泰出漳浦黃道周之門。道周負盛名，爲士林首，及門皆知名之士。階泰議論上下，爲一時勝流所推。」

黃道周爲唐階泰的父親唐自華所寫的墓志的語氣，也可反映出黃道周與唐階泰關係的親切，唐甄的舅父李長祥也有與黃道周論學論政的文章<sup>①</sup>，這對於唐甄思想的發展，可能有所影響。其三爲唐階泰在明亡以後，隱居不仕。唐甄在潛書獨樂篇中曾言：

「昔者明之亡也，唐子從其父避於南洲。……舅戰石郭，乃去之而居五湖之濱。」（潛書頁八八—八九，獨樂篇）

舅當爲唐甄的舅父李長祥，石郭不知地在何處，戰爭情況也不可詳考。爲何舅戰石郭，唐階泰就離開其避難隱居的浙江新昌而遷到五湖之濱，江蘇吳江，唐甄也未交代。實則當清軍南下江浙之後，

① 上黃石齋先生書，見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三。

魯王以海仍據舟山，而李長祥、王翊等曾分別據浙東大蘭、東山等寨，聚衆抗清。在清軍與浙東義師戰爭中，唐階泰曾被懷疑與抗清義軍有聯繫而遭到迫害。唐階泰墓表會詳記其事：

「南京破，避於山陰，徙沃洲之山，耕牧南洲，入居新昌。有言參議通反者，密檄且來捕。故御史何綸牽其二子去，匿之。家人皆哭。參議笑言如常，偃臥堂上，使童子俯服，遂寢，家人稍安。及暮，有客至，揖曰：『賀公無事矣！』參議笑曰：『敬謝客。』其處危難，嘗如是。」（劍閣芳華集卷十四，頁六）

其四爲唐階泰隱居江蘇吳江時，曾爲吳江朱鶴齡長儒的老師，朱鶴齡的愚菴小集中，有老師唐瞿過訪一首：

隱几何人問鷓冠，忽來仙舫繫魚竿。  
逢迎止覺兒童樣，粗糲猶堪長者餐。  
移簟接涼花氣永，吹燈受月夜聲殘。  
相看短鬢饒悲滯，休訴人間行路難。

（愚菴小集卷五，頁二）

最後，關於唐階泰的著作，史無明文，不可詳考。達縣志曾收有所作九台山寶光寺重修八字碑記一篇<sup>①</sup>，爲一般應酬之作，意義不大。劍閣芳華集曾選錄所作詩十一首。其中蘇州儼居不得有感，又曾被選入明末四百家遺民詩和蜀詩<sup>②</sup>，晨興和霜降二首，也曾被選入蜀詩<sup>③</sup>。但字句間有很大差

<sup>①</sup>民國達縣志卷十，頁六二，禮俗門，寺觀。

<sup>②</sup>見卓爾雅明末四百家遺民詩卷五，孫樹蜀詩卷十二。

<sup>③</sup>見孫樹蜀詩卷十二。



別。從這些詩中，不僅可以看出唐階泰曾寓居蘇州、杭州，晚年學道，生活貧困，而且在很多地方都明顯的表示出唐階泰在國亡家破後追念故國的感情，不僅有助於瞭解唐階泰晚年的生活和思想，而且也會有助於進一步研究唐甄在那些地方更多的受到唐階泰的影響。故特錄附唐甄詩文錄之後以供參考。

### 爲長子知縣的時間

關於唐甄的仕宦經歷，最重要的是曾任山西省路安府長子縣知縣。關於這點，王聞遠西蜀唐圖亭先生行略和楊賓唐鑄萬傳都有記載：

「先生姓唐氏，諱大陶，字鑄萬。順治丁酉舉人，仕爲山西路安府長子縣知縣。……」

「先生家素貧，求爲祿養。歸試於蜀，舉孝廉，即就吏部試。爲長子令甫十月，以逃人誣誤去職。」（潛書頁二〇七—二〇八）

「唐大陶字鑄萬，蜀之達州人。……順治丁酉舉於鄉，會試不第，謁選長子知縣。日爲文不事事，未一歲，罷歸。」（楊大瓢雜文殘稿頁二四）

其他各書言及唐甄經歷，多依行略，故所記大致相似。

長子知縣是唐甄在封建政權中所會擔任的最高職務。雖然任期甚短，僅十個月即罷，而且在任的具體年月，上列資料也沒說明，祇知在順治十四年丁酉（公元一六五七年）唐甄中舉人以後。

但由「舉孝廉，即就吏部試」和「會試不第，謁選長子知縣」的記載，也可推知唐甄之進入仕途，由舉人而知縣，是經過一定的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的。行略於敘述唐甄「爲順治丁酉舉人」之後，緊接着就說他「仕爲山西潞安府長子縣知縣」，乃舉其曾擔任的最高職位而言，此係紀傳體文章在無需備舉時的通例。絕不能因此就以爲唐甄中舉人之後，立即被任命爲長子知縣。也不能認爲任長子知縣一事，便可概括唐甄仕宦生活的全部。

也許因爲資料不足的緣故，後世學者在談及唐甄的政治經歷時，常常祇舉這兩件事，而且連舉這兩件事，似乎中舉人和爲知縣在時間上緊緊連接。有的甚至以此作爲說明唐甄不樂仕進，「制行高潔」的根據。如潘耒唐鑄萬潛書序即曾說：

「唐鑄萬先生，賦資英果，制行高潔，舉於鄉，一爲令，即罷歸。」

有的又更進一步，認爲出任長子知縣，是唐甄生平第一次，同時也是最後一次的出仕。並把長子知縣之被罷免，看成是唐甄歷史上的一條分界綫，說明此後唐甄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已與封建統治階級決裂，而轉變成爲一個老百姓。我認爲這種看法所依據的歷史事實的可靠程度是有問題的，推論本身也難免引人懷疑而缺乏說服力。

懷疑的根據是下面兩方面事實。其一是唐甄在任長子知縣罷職以後，並沒有就立刻要脫離封建統治階級的地位，而仍然企望能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甚至是很高的政治地位，來施展其生平抱負。其二是自中舉人至爲長子知縣，中間隔了十四五年的時間。經過十四五年的努力追求，才達到

了長子知縣這樣的政治地位。所以這十四五年的時間也應該列在唐甄的仕宦經歷之中。

關於第一方面，我們可以從下列三點得到說明。

(一)唐甄失掉長子知縣的職位並非自願辭職，而是被罷免、革職。行略說「爲長子令甫十月，以逃人誣誤去職」。唐甄自己在潛書中也說其治長子是「爲治未終」，「一年而罷」，「爲知縣十月而革爲民」<sup>①</sup>。從這些話中也可看出唐甄對自己政治生活的不順利，事後是仍懷着很大程度的不滿的。所以縱使唐甄在仕途失利之後，可能產生也事實上已經產生了歸老田園不求仕進的消極情緒，也很難設想由罷職一事就會直接產生要求脫離地主士大夫階級的地位而願作老百姓的思想。

(二)唐甄自罷長子知縣之後，並未對仕宦絕望，而仍企圖上進。這由其關於個人政治抱負和政治經歷的自述中可以看出。

「當是時（按，即順治七年，公元一六五〇年，唐甄的父親唐階去世時），唐子之年二十有一矣，欲得志於天下。嘗讀漢書，至嚴光傳，勃然大怒，推几而起，投書於地，罵之曰：『猾賊！我知汝折辱至聖，爲王莽報仇者也。』……當是之時，氣蓋天下，上望伊呂，左顧蕭張，豈不壯哉！母老，無食，乃出而遠遊。度熊耳之山，幾爲虎傷，因於會稽，危於大別之江，宦於長子，再辱於燕，阨於滑、衛、汝、灤之間。如是者二十餘年，卒無所得食。」（潛書頁八九，

獨樂篇）

①參考潛書頁六二，知言篇，頁一五九，省刑篇，頁八八，守賤篇。

上引資料說明，二十餘年中，唐甄爲實現其政治抱負，爲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跑遍了現在的河北、河南、山西、湖北、安徽、浙江、江蘇等許多地區。唐甄這些年中在這些地區的活動，都應該列於唐甄的仕宦經歷中。尤其「宦於長子」之後的「再辱於燕」、「阨於滑衛汝澠之間」，所指當係長子罷官以後，唐甄在繼續追求政治地位的活動中一再遭受打擊的事實。由此亦可知長子罷官以後唐甄並未立即脫離仕途。

(二)不僅長子罷官以後，唐甄並未絕望於仕進。就是在連蹇不遇、潦倒窮困、蟄居於吳市，饑寒交迫的晚年，仍「陶陶焉振筆著書不輟」，「如在其位而謀其政」，「志在權衡天下」<sup>①</sup>，幻想仍有得以一試其抱負而爲「王者師」的機會。這在潛書的最後一章中，有清楚的自白。

「吾少不知學，四十而後志於學。竊聞聖人之道而略知聖人治天下之法，勤於誦讀，篤於籌策。鷄鳴而起，夜分而寢，以度才權世，可以一試矣。如或知我，懷此以往焉可也。」

「聲弘嘗問於我曰：先生可以爲相乎？……曰：吾不能身任，而能進言。使我立於明主之側，從容咨詢，舍其短而用其長，以授之能者而善行之，可以任官，可以足民，可以弭亂，不出十年，天下大治矣。」

「……自堯舜以下，其言渾矣。孔子乃明言之，孟子又益顯之。……甄雖不敏，願學孟子焉。四十以來，其志強，其氣銳，雖知無用於世，而猶不絕於願望。及其困於遠遊，厄於人事，凶歲

①王闓遠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

食糠粝，奴僕離散，志氣銷亡，乃喟然而歎曰：「莫知我也夫！」不憂世之不我知，而傷天下之民不遂其生。鬱結於中，不可以已，發而爲言。有見則言，有聞則言。歷三十年，累而存之，分爲上下篇。言學者繫於上篇，凡五十篇；言治者繫於下篇，凡四十七篇。號曰潛書。上觀天道，下察人事，遠正古跡，近度今宜，根於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謀其政，非虛言也。」（潛書頁二〇四—二〇五，潛存篇）

是唐甄在七十歲的晚年，雖生活窮困，無衣無食，而政治上也沒有再被用的希望時，仍「不絕於願望」，而在期待「一試」的機會。並爲此而勤勤懇懇，著書立說，以待「明主」的採擇。

關於第二方面，首先要解決唐甄任長子知縣的年月問題。

唐甄任長子知縣的年代，王聞遠行略和楊賓唐鑄萬傳均失載。山西通志、潞安府志和長子縣志等地方志中雖有記載，亦說法不一而多相互牴牾。雍正山西通志言「康熙十年任」（卷八一，頁三七，職官，潞安府長子縣歷任知縣表）。乾隆潞安府志也說「康熙十年，以舉人任長子知縣」（卷十七，頁七四，政績）。但光緒長子縣志則言唐甄爲長子知縣在康熙六年（卷一，頁三，職官表）。二說究以何者爲是呢？

按唐甄在潛書中言及其爲長子知縣事，經常談到當時山西省的最高行政長官是「都御史達良輔」，而達良輔實爲清初各省巡撫所兼帶的中央官銜。而達爾布之爲山西巡撫，

○見潛書頁一〇七考功篇，頁一二二爲政篇。

則在康熙八年到康熙十五年之間。這點清史稿、清實錄和山西通志中均有記載。清史稿卷二〇二，驛臣年表五云：

「康熙八年己酉，山西（巡撫）覺羅阿塔，九月癸丑降。十月乙丑，馬雄鎮山西巡撫。  
十一月己亥，達爾布代。

「康熙十五年丙辰，山西（巡撫）達爾布罷。」

雍正山西通志卷八〇，頁二，職官和光緒山西通志卷一三，頁二，職官譜四，均有相同記載。清實錄所記達爾布初任山西巡撫的經過更為詳細：

「康熙八年九月癸丑，山西巡撫覺羅阿塔，以品行不正，降四級，隨旗行走。十月乙丑，以內國史院學士馬雄鎮爲山西巡撫，陞山西布政使達爾布爲陝西巡撫。

「十一月己亥，……原任山西總督莫洛、陝西巡撫白清額已經甄別處分，本當不復任用，特順輿情，免其處分。莫洛、白清額俱着復還原官留任。……達爾布着改爲山西巡撫，馬雄鎮着候缺另用」。（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三一，頁一一、一四、一八一—一九）

既然達爾布爲山西巡撫的時間在康熙八年到康熙十五年之間，而唐甄任長子知縣時，適達爾布正以都御史巡撫山西。則唐甄之爲長子知縣自不可能在康熙六年，而只能在康熙八年到十五年之間的康熙十年（公元一六七一年）。

那麼在康熙十年以前，順治十四年中舉人以後的十四五年間，唐甄作了些什麼事情，有無政治

活動呢？現在尙未見到確實資料。但楊賓唐鑑萬傳既說他「會試不第，謁選長子知縣」。王聞遠行略亦言「舉孝廉，即就吏部試」。則唐甄於順治十四年中舉人之後，當於次年赴京會試。會試不第，參加吏部考試而分配了官職。

按清史稿卷一一〇，選舉志五，推選，參加吏部考試的舉人可以按考試成績分別授予「內閣中書、國子監學正、學錄、知縣、學正」。唐甄參加吏部考試後分得何職，史無明文。但如分配於各省，則不可能高於知縣。就是分配爲知縣，亦須候補待缺。而在待缺候補的時期，又常常有可能被委派擔任其他臨時差遣。所以，誤以爲唐甄中舉人以後短期中即擔任了長子知縣，或以爲任長子知縣是唐甄歷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出仕，以及由此而推論出的唐甄不樂仕進或唐甄在長子罷官後，就自然在意識上明確的要求與統治階級的地位分離，不願作士大夫而願作老百姓等說法，都是缺乏歷史事實的根據的。

### 家庭經濟情況的變化

唐甄在自己的著作中，經常談到自己家貧。尤其在談到其晚年家庭經濟狀況時，甚至說貧到親死不克葬，豐年而家人恒饑，凶歲則糠粃不具。在其親友王聞遠、楊賓的記載中，也多言其晚年潦倒窮困，無衣無食。這種生活實踐，自然不能不對唐甄的思想發生影響。

但這生活窮困，是唐甄晚年、至少是中年以後的情況。

其實，唐甄的家庭就其幼年生活的達縣老家來說，理應被認為是一個相當大的官僚地主的。依前引劍閣芳華集唐甄所作唐階泰墓表和黃道周所作唐自華墓志的記載，達州唐氏原為當地有數的仕宦家庭。唐瑜以五經被徵，唐瑜曾任知府，唐錦舟仕至參政。就以唐甄的父、祖二輩而論，祖父唐自華官為郎中，叔祖唐自彩官為知縣，贈太常寺少卿，父親唐階泰以進士為吳江知縣，都察院經歷，南精膳司郎中和廣東海北道參議。其中知縣為正七品，郎中從五品，參議從四品，都是封建王朝的中級官吏。

適應着唐氏在封建王朝的官位，唐氏在達州的家產自然不會很少。雖然我們並沒有掌握着說明唐氏家產的詳細資料，但是唐甄的舅父李長祥即曾明言「唐氏家殷富」<sup>①</sup>。黃道周唐棣之墓志也說唐自華曾自稱有「萬金之產」。由唐甄自述其祖父唐自華破家財組織地主武裝的情況，也可推知大概。

「昔者唐子之大父郎中，好奇謀而善用兵。當是之時，張獻忠數十萬之衆三道趨成都，屠梁萬，將道達而西。達之守號稱萬人，實不甲之卒不滿千人，其守將欲棄城而走。……郎中曰：『寇心爭利大都，其行甚疾，奚用小邑緩其行？是可以疑之，使之他道去也。寇去，吾及暇以修備，禦之易矣。』乃率其私卒之敢死者數百人，踰斗磴而上，伏於鬪隘。賊之前軍笑歌徐過，大呼突擊之，斬首數十。賊驚，敗退。……」

① 參考天問閣文集卷中，再通判傳。



「郎中乃發其藏，有穀萬斛，火穀五千，麥如之，桐膏千羅，臘千斤，鹵千兩。招士修具，三旬而備。寇反，城不可附矣。其後三攻三却之，城無墮堞焉。」（潛書頁一八〇，五形篇）

唐自華能够一下子拿出這麼多私財——包括農產品和副業產品來招士修具，當然足以說明他並不是一個普通的中小地主，而是一個從事多種農業和副業經營的大地主。因為依照當時農業比較發展、平均產量較高地區畝收一石的徵收地租通例計算，唐自華的存穀數量（當然其存穀的來源應是地租收入）也相當於萬畝以上的大地主了。再加上種火穀、種桑的田地，種桐樹、種臘樹的山林，唐自華所佔有的土地當有數萬畝之多。實際上，如果沒有這麼多土地財產，也沒有力量贍養多至「數百人」的「敢死」的「私卒」，自更無力招誘更多的破產流亡農民來擴大他的地主武裝了。

唐甄的家庭是達縣富有的官僚大地主，由唐甄的舅父李長祥和唐甄的岳父冉麟家的經濟情況和社會地位也可得到證明。因為當時男女婚娶，是最講究門當戶對的。

李長祥的家庭也是達州有名的官僚地主。李長祥在中進士、為庶常之前，就曾以地主士紳的地位組織衆達千餘人的地主武裝，前後十餘年中，以鎮壓農民起義的堅決和頑強而深得地主階級的贊許。以致一中進士之後，就被議「破格不次用之，使備督師之選」<sup>①</sup>。在李長祥以前，達州李氏之為官僚顯貴，也和唐氏一樣，可以追溯到宋朝。而在李長祥以後，據其會中進士的四世孫李淳為祖

①全祖望鮑琦亭集外篇卷九，前侍郎李公研齋行狀。

父李樸所作的墓表，其父兄、伯叔、子弟也都或爲明經、或爲增生、廩生、庠生……，總之，不僅是地主而且還有所謂「功名」<sup>①</sup>！

至於唐甄的岳父冉麟，其家庭更是川東一帶著名的官僚大地主。李長祥曾稱冉麟「先世顯貴，麟以豪侈聞全夔。全夔之人莫不知有冉公子。」<sup>②</sup> 冉麟也曾參加了達州地主武裝。李長祥在記其因對抗農民起義失敗而逃難時，亦稱其「携妾婢豔人目，金幣充積不得秘。」<sup>③</sup>

由上述資料，可以說明唐甄的達州老家確實擁有大量的土地財產，而八歲以前的唐甄，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官僚大地主家庭中，根本不會感覺到貧窮是什麼滋味的。

崇禎十年（公元一六三七年），唐甄八歲的時候，因爲父親唐階泰以進士而被任命爲吳江知縣，就離開了達州老家而隨父赴任。此後，一直到公元一六四五年清兵攻破南京，南明福王政權滅亡，一直隨父宦遊各地。由江蘇而江西，而北京，而南京。這期間唐甄所過的生活，自然也是地主官僚家庭的生活。

一六四五年南京城破以後，唐甄初則隨父避難於山陰鷄山（今浙江省紹興市），旋又南遷新昌（今浙江省新昌縣），寓居新昌的南洲、沃洲等地。唐甄曾自述這時的生活說：

① 參考民國達縣志卷十，頁三六一—三七，禮俗門，寺觀，周德純撰重修李氏宗祠碑記。和嘉慶達縣志卷四十，頁八三一—八六，藝文，

李淳撰處士李樸墓表。

② 李長祥天問閣文集卷中，冉通判傳。

③ 同上。

「昔者明之亡也，唐子從其父避於南洲，有田一頃，有圃五畝，有竹延山三里。父食鷄豕，奴牧羊耕灌，春葛蕨。將以爲石、丁氏也。」（潛書頁八八—八九，獨樂篇）

即使在逃難在外的情況下，唐甄的家產還是田以頃計，圃以畝計，山以里計，羊以羣計。而耕、灌、春、牧等勞動，也均由奴僕擔任，唐甄本人和他的父親並不直接參加生產而專「食鷄豕」。而且唐甄家的奴僕還不止一人一家，所負擔的任務也不光是耕、灌、春、牧等直接生產勞動，這由唐甄談到其家內奴僕時常用「諸僕婦」一詞，和同時又養着專供家中使令的童子和專司「荷戈」以衛其家的「勇士」可以推知①。

其後，唐階泰因其叔父唐自彩、弟弟唐階豫在臨安抗清不屈被殺害，姻戚李長祥仍在浙江沿海堅持抗清斗爭，而自己也被清朝統治者所懷疑，就把家搬回其曾爲知縣的吳江。在吳江，唐階泰是否置有田產不得而知，但由其臨死時還準備遷往浙江上游的金華一帶作久居之計②，仍可說明唐階泰在這時還有置產以備定居的力量。

唐階泰死後，唐甄自稱母老、無食，但仍有力量「出而遠遊」③，回四川原籍考舉人，到北京考進士，去長子當知縣。二十年中，走遍了除廣南以外的全國各省④，過的當然也是官僚地主家庭的生活。雖然比起達州的老家來，這時不能不稱爲是小地主了。

① 參考潛書頁一〇七，耻奴篇。

② 潛書頁八八—八九，獨樂篇。

③ 同上。

④ 同上書頁三八，無助篇。

在長子罷任，政治失意，歸返吳江，再遷蘇州之後，唐甄的家庭經濟生活，和以往比較起來顯然是越來越窮困了。但直到他賣田經商之前，仍有蘇州近郊之田數十畝佃耕與人。用唐甄自己的話說，雖然「大熟則餘十八石，可爲六口半年之用，半熟則盡稅無餘，歲凶則典物以納」，但到底還處於「將及於凍餒」而不是饑寒切膚的境地，仍然不失爲一個小地主，而且還養有奴僕<sup>①</sup>。

其後，唐甄由於田薄賦重，賣田而經商。經商失敗，又由經商而爲牙，還能過着「買客滿堂，酒脯在廚，日得微利以活家人。妻奴相保，居於市廛，日食不匱」<sup>②</sup>的中等市民階級的生活。

及至經客失金而唐甄被控，「器物需盡，無以償之。於是客無至者，產失而行廢，食盡而禍起」<sup>③</sup>，唐甄這才真正的接觸到所謂饑寒貧困的生活。

但在官僚地主家庭中生活慣了的唐甄，生產勞動素所未習，又復年老力衰。所以餬口之道，仍然只有坐館授徒、爲賓爲幕或著書賣文，走封建社會落魄士大夫的老路，過着極端窮困的生活。這點在唐甄的親友和唐甄自己的著作中都有很多反映<sup>④</sup>。

所以，整個說來，唐甄的家庭經濟狀況是逐漸走下坡路的，由官僚大地主家庭而下降爲普通地主。由中小地主而經商爲牙，及至經商而「盡亡其貲」，爲牙則「客無至者，產失而行廢」的時候，唐甄才變成沒有固定收入的落魄文人。所以，在唐甄四十歲以前雖常言家貧、無食，實際上只是

① 潛書頁八五，食難篇。

② 同上，頁八五—八六，食難篇。

③ 同上，頁三五，恒悅篇。

④ 參考楊賓唐鑑萬傳，唐鑑萬

潛書序，唐鑑萬文集序，王闈遠西蜀唐圖亭先生行略和潛書食難篇，善施篇。

官僚地主們口中的貧和窮，是與以往官僚大地主家庭比較而言的，真正窮困的滋味唐甄在那時是體會不到的。所以籠統的認爲唐甄家庭貧困，原是一戶小地主，也是不妥當的。

## 卒年

唐甄的生卒年月和葬埋經過，王聞遠在所撰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中本有詳細記載：

「先生生於前崇禎庚午年二月戊寅，卒於康熙甲申年二月乙酉，享年七十有五。……先生歿之明年，翰林何妃瞻聞之，知先生貧不克葬，啓請於八親王。王賜白金五十金命葬之。歲乙酉十月乙巳，祔葬於參議亨子公之墓。」

王聞遠爲唐甄的女婿，唐甄死而無嗣，王聞遠實亦唐甄的唯一親屬。唐甄之葬及潛書的刻印，遺稿之整理，皆由王聞遠經手。所知理應確實無疑。

但是，在同一部由王聞遠經手刊刻的潛書書首的張廷樞序言裏，却有不同的記載：

「余校試雲間，焚膏稍暇，緬想二陸之文章，迄於啓禎之季，陳夏諸公，振興風雅，執牛耳於壇坫之上，徘徊者久之。華亭王生聞遠，持所刻潛書來謁，謂爲唐君鑄萬所撰。……昔李漢序昌黎集，比於武事摧陷廓清之功，當時歎其篤論。李蓋韓之丈夫而及其門者也。王生婿於唐不自言，乃徵引一時能言者以表彰唐氏之遺書，其亦有漢之心也夫！」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季秋，江南督學使者韓城張廷樞序。」

張廷樞在序中明明說他所看到的潛書是王聞遠所刊刻的刻本，並稱王聞遠爲唐甄的潛書求序是「徵引一時能言者以表彰唐氏之遺書」。所以張廷樞寫序時理應在唐甄的潛書刻印以後。依楊賓唐鑄萬潛書序，潛書的刊印在唐甄既葬以後，依王聞遠的行略，唐甄之葬在唐甄去世後一年，也就是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公元一七〇五年）十月。所以，張廷樞爲唐甄潛書作序的時間最早也不應在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以前。但序末却標明寫序的時間是「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季秋」。比楊賓所言潛書的刊刻時間早了兩年多，比王聞遠所言唐甄的卒年還早一年多！同是王聞遠經手刊刻的一本潛書，前面的序文和附在後面的行略關於唐甄卒年的記載竟會這樣不同，實在令人費解。

說張廷樞的序文有誤？唐甄不死，潛書未刻，何至王聞遠爲潛書求序？那能會持所刻潛書求序？而且王聞遠在爲潛書求序時不說唐甄已死，張廷樞自不會稱潛書爲「唐氏之遺書」。而且康熙四十二年，也正好是張廷樞任江南學政的時期。因爲清史稿卷二六四張廷樞傳記張廷樞任江南學政，正在康熙四十一年到四十五年之間。

「張廷樞字景峰，陝西韓城人。……康熙六年進士。……三十八年，以侍讀主江南鄉試。四十一年，以內閣學士督江南學政。四十四年，聖祖南巡，賜御書冠服，四十五年，遷吏部侍郎，充經筵講官。」

說王聞遠行略記載有誤？王聞遠以女婿之親爲唐甄整理遺書，刊刻遺著，並遍求名人爲唐甄作傳記、墓誌、序文，並自作行略以爲求人作傳作序的根據。行略如有錯誤，那裏還有更直接的資料可信呢？

卒年記載不一，當然會影響唐甄的生年、壽限、葬時和遺書刊刻的年月。但資料缺乏，難定是非，只好存疑以待將來詳考了。

### 遺著要旨和潛書的刻印

唐甄的著作，據王闕遠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的記載，除潛書外尚有毛詩傳箋合義、春秋述傳、潛文、潛詩、日記各若干卷。楊賓唐鑄萬傳則云：「所著有潛書若干卷；潛書者，衡書之所改名者也；詩集若干卷，春秋述傳若干卷，雜文若干卷，日記若干卷。」是詩集就是潛詩，雜文就是潛文。另外楊賓有唐鑄萬文集序，當係就潛文或雜文而編集者。此外，皇朝經世文編姓氏總目和國朝文匯關於唐甄的介紹，都說唐甄著有圃亭集。到底圃亭集只是文集還是包括詩集，也不得而知。

唐甄的這些著作，除潛書外大致均未刊印，至今多已失傳。但其要旨，由唐甄潛書自述和其親友言論，尚可知其大概，茲將衡書和潛書的刊刻經過和其他各書要旨分別介紹於後。

#### 一 衡書和潛書的刊刻經過

潛書原名衡書，是唐甄著作中完整地保存到現在的唯一一種，也是唐甄著作中最重要的一種。他的學術思想和政治主張，均見於此書中。關於潛書的編著動機、主要內容，唐甄在潛書的最後一篇潛存中會有明白的自述：

「甄，下士也。貌樸而言訥，人皆易之，以爲窒焉而不知天下之務者也。學非今學，言非今

言，人皆略之而不與之言，而亦不得有言者也。天薄吾貌而違吾才，雖欲賈所長，豈可得哉！吾少不知學，四十而後志於學。竊聞聖人治天下之法，勤於誦讀，篤於籌策，鷄鳴而興，夜分而寢，以度才權世，可以一試矣。如或知我，懷此以往焉可也。

「……自堯舜以下，其言渾矣。孔子乃明言之，孟子又益顯之。……甄雖不敏，願學孟子焉。四十以來，其志強，其氣銳，雖知無用於世，而猶不絕於願望。及其困於遠遊，厄於人事，凶歲食糠粃，奴僕離散，志氣銷亡，乃喟然而歎曰：『莫知我也夫！』不憂世之不我知，而傷天下之民不遂其生。鬱結於中，不可以已，發而爲言。有見則言，有聞則言。歷三十年，累而存之，分爲上下篇。言學者繫於上編，凡五十篇；言治者繫於下篇，凡四十七篇。號曰潛書。上觀天道，下察人事，遠正古跡，近度今宜，根於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謀其政，非虛言也。」

王聞遠在行略中也說：

「乃研精覃思，著衡書九十七篇。天道人事，前古後今，具備其中。曰「衡」者，志在權衡天下也，後以連蹇不遇，更名潛書。」

是潛書原名衡書。名衡書，表示其政治抱負「志在權衡天下」。改名潛書，則爲體現個人政治遭遇，連蹇不遇，只好潛存待試。然楊賓唐鑄萬潛書序則謂「初刻十二篇，名衡書，四方爭購之。其後文益多，以其名類於老泉之權書，更之曰潛書。」則其更名，又不完全是因爲個人政治生活上的連蹇不遇了。



至於衡書改名潛書的時間，雖史無記載，但理應爲很晚的事。因爲由王闓遠著衡書九十七篇的話，就可以推知在全書九十七篇完稿之後，仍然還叫衡書。改名潛書，當然更在其後。

關於衡書和潛書的刻印時間，王闓遠所作行略並無交代。張廷樞和潘耒爲潛書所作的序言中，也只說潛書爲唐甄的女婿王聞遠「所刻」或「哀集梓行」，至於刻印的時間和經過，也未言及。楊賓著唐鑄萬潛書序和唐鑄萬傳，始說明衡書的刻印係出於魏禧的介紹，時間在康熙十八年己未（公元一六七九年），這時唐甄正好五十歲。事情的經過，唐鑄萬傳記載尤詳：

「己未（康熙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年）夏，寧都魏禧以文名當世，辭聘避吳門玉楓橋吳傳鼎家。楓橋去城十里許，大陶平旦盥沐，懷所著衡書，自持刺往訪之。及門，日已午，門者相其衣冠，受其書與刺而謝之。大陶餒不能行，雖去，猶徘徊橋上下。禧袒裼臥竹牀納涼，見其書，讀之至五行，驟然起，呼門者追客，必使返，而大陶猶在。禧衣冠迎入，扶大陶坐堂上，而自拜於堂下，曰：『五百年無此文矣！』因呼傳鼎具食，共讀之。讀竟付梓，而衡書之名始著。」

此次刻印的衡書篇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凡十三篇，並列舉了十三篇的篇名。但楊賓唐鑄萬潛書序則謂衡書「初刻十二篇」，不知是否爲抄寫、刻印之誤。

至於潛書的刻印，則在唐甄死後。潘耒唐鑄萬潛書序即云：

「余未深交先生。先生沒後，其婿王生出潛書一編，屬余爲序。……」

「先生僑居吳中，酷貧無子，遺文將就湮滅，賴有佳婿哀集梓行，其可幸也夫，其可慨也夫！」

似潛書的刻印，僅賴佳婿王聞遠一人之力。但楊賓唐鑄萬潛書序却指出，王聞遠之刻印潛書，在一定程度會得到何屺瞻（名焯，號義門）以至康熙第八子胤禩的經濟幫助。

「唐子歿，有何庶常屺瞻者言於皇八子，以數十金爲之營葬。金至吳而唐子已葬，其婿王子聲弘歸其金。屺瞻復爲之進言，於是刻其潛書之未刻者。」

據行略，唐甄之死在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公元一七〇四年）二月，唐甄之葬，則在次年乙酉十月。既然所謂皇八子助葬之金在唐甄葬後始至吳，至吳後又先經王聞遠退回然後再轉來移作刻印潛書之用，則潛書的刻印，無論如何也不應早於康熙四十四年底，而應在康熙四十五年以後。

但張廷樞爲潛書所寫的序言中却說，在兩三年前的「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季秋」，就已經看到王聞遠「所刻」的「唐氏之遺書」潛書了。費密所著劍閣芳華集也有張廷樞刻印潛書的記載<sup>⊖</sup>，張廷樞序言所反映的潛書刻印時間和唐甄卒年均與王聞遠所作行略及楊賓所寫唐鑄萬傳、唐鑄萬潛書序、唐鑄萬文集序的記載不合，在討論唐甄卒年時已經提到，茲不再贅。至於劍閣芳華集關於唐甄和潛書的介紹，却包含着幾個嚴重錯誤：

一、唐甄的潛書只有九十七篇，這點唐甄在潛書最後一篇潛存中，王聞遠在行略中本來都有明確交代。劍閣芳華集却說「著潛書百餘篇」，與事實不符。

⊖劍閣芳華集卷十七，頁十一：「唐大陶，……著潛書百餘篇，江南學院張廷樞序而刻之。雜文百餘篇，尙未刻。卒於姑蘇，無子。」

二、根據費密的兒子費錫璜的記載<sup>①</sup>，費密卒於康熙四十年辛巳（公元一七〇一年）。唐甄之死、潛書之刻、張廷樞之爲江南學政，這三件事都是費密生前所不及見的。現在竟見於費密和其父親費經虞合編的劍閣芳華集中，豈不可怪？所以劍閣芳華集中關於唐甄的介紹，可能並不是費密的原文，而是經過了後人的修訂或補充的。

三、張廷樞雖曾爲潛書作序，但並沒有參與潛書的刻印，他所看到的是已由王聞遠刻印好的潛書，這由張廷樞序言中「華亭王生聞遠，持所刻潛書來謁」一語即可看出。所以劍閣芳華集中「江南學院張廷樞序而刻之」的話，也是與事實不符的。

## 二 其他各書要旨

### (一) 毛詩傳箋合義和春秋述傳

這兩部書公私書目都很少著錄，大概原稿並未梓行，旋即散失。惟唐甄在潛書頁六一—六二五經篇中，曾述其對詩和春秋的看法，並兼及其著書經過和二書的中心內容。茲節錄於下：

「近世之於五經，羣疑多端，衆說蠡起，不可以不定所從。……詩之序，必仲尼之徒爲之。以序言釋詩意，論世論人，言隱而意顯。大毛公及事荀卿，其去仲尼之世未遠也。其創爲傳也，尊序如尊經。小毛公又繼成之；鄭氏遵暢厥旨，詩之義大明。學詩者，舍毛鄭其奚從！

「至於左丘明，身爲魯史，其所記述，本末周詳，典禮彰明。仲尼取之以修春秋，丘明即史

<sup>①</sup>費錫璜實道堂文集卷二，中文先生家傳。費氏三書引。

爲傳，以明仲尼之褒貶，更無可疑。杜氏又推五禮，觸類而長之，以發傳所未發，春秋之義大明。學春秋者，舍左氏其奚從！……

「甄也老而知學，寡聞而善忘。於詩，患毛鄭之言大同而小異，說詩無兩是之義，擇其善者而從之，以便稱引，故於詩有言。於春秋，患左氏之言太簡，取觸類而長之義，以通其所未及，故亦有言。使養子寫以爲冊，忘則檢之。其於詩、春秋之旨，如聽家人之言，閭巷之語，更不勞我心思，妄起疑義。書未及爲也。甄老矣，禮書繁而未能讀，且徐俟之。至於易，……他日若有所受則爲之。不然，其亦已矣。」

觀乎此，當知二書之要旨矣。

### (二) 潛詩和潛文

潛詩、潛文，現亦未見傳本，當亦未刊印而散失。

潛詩，楊賓唐鑄萬傳作詩集，嘉慶四川通志卷一八七經籍，集部頁五，曾著錄「鑄萬詩集一卷。唐大陶撰」，惟未注明是刻本還是抄本。劍閣芳華集曾選錄唐甄遺詩二十首，當即潛詩之一部。

關於潛文，公私書目亦少著錄。劍閣芳華集曾言唐甄有「雜文百餘篇，尙未刻」，楊賓唐鑄萬傳說唐甄有「雜文若干卷」，當均指潛文而言。楊賓晞髮堂文集並收有唐鑄萬文集序一篇，說明此文係唐甄死後數年由其女婿王聞遠所編輯。可能亦是稿本而並未刻印。

### (三) 圃亭集

皇朝經世文編姓氏總目和國朝文滙都說唐甄著有圃亭集一書。是否即爲潛詩和潛文的合集，不得而知，惟四川儒林文苑傳在介紹唐甄的著作時，却無潛詩、潛文或詩集、文集之名而以圃亭集代之。至於圃亭集的刻印和流傳情況，也不清楚。只是在清末宣統年間編輯的國朝文滙，還收錄了唐甄的遺文海氏廟記和徐華國傳兩篇，並且說唐甄的著作「有圃亭集，別著潛書，仿周秦諸子，與文體稍異，故未錄」。由此看來，國朝文滙所收唐甄的兩篇遺文，可能即選自圃亭集，而唐甄的圃亭集，在清末尙可以看到。果係如此，則此書現在尙在人間，亦未可知。甚望熟悉近代圖書聚散情況的專家指示綫索，以便搜求。如能覓得，則對研究唐甄思想和明清學術當大有裨益也。

#### (四)日記

除王聞遠行略、楊賓唐鑄萬傳、四川儒林文苑傳外，著錄者只有嘉慶四川通志。「日記，無卷數，唐大陶撰。」（嘉慶四川通志卷一八五，經籍，子部，頁四九—五〇）亦未注明板本，當亦未見原書，僅根據行略而著錄者。

### 事迹簡表

明崇禎三年庚午（公元一六三〇年）

二月戊寅，唐甄生。

明崇禎七年甲戌（公元一六三四年）

唐甄五歲。祖父唐自華、舅父李長祥等始在達州組織地主武裝以對抗農民軍。

明崇禎十年丁丑（公元一六三七年）

唐甄八歲。父唐階泰是年中進士，爲吳江令，唐甄隨父之任，此後即隨父宦游各地。

明崇禎十三年庚辰（公元一六四〇年）

唐甄十三歲。父階泰罷吳江知縣，貶江西按察司經歷。祖自華在達州以地主武裝對抗張獻忠部。

明崇禎十六年癸未（公元一六四三年）

唐甄十四歲。父階泰在京以北都察院經歷，將升北職方司郎中，請爲南精膳司郎中，離北京赴

南京。舅李長祥是年中進士。

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甲申（公元一六四四年）

唐甄十五歲。李自成農民軍破北京，崇禎吊死煤山，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明福王即位南京。唐

甄父階泰仍居官南京，祖自華卒於達州老家。

清順治二年乙酉（公元一六四五年）

唐甄十六歲。五月清軍入南京，明福王政權敗亡。唐甄父階泰避難浙江山陰（今浙江紹興市），

旋又南遷浙江新昌（今浙江省新昌縣）。唐甄隨父避難浙江。叔祖唐自彩抗清死事於臨安（今

浙江臨安縣）。舅李長祥起兵於浙東。

清順治三年丙戌（公元一六四六年）

唐甄十七歲。五月，清軍過錢塘江，下浙東，明魯王入海。舅父李長祥以餘部結寨東山。

清順治四年丁亥（公元一六四七年）

唐甄十八歲。舅父李長祥與浙東義師謀襲寧波，事洩，敗入海。父階泰曾受牽聯，其後乃由新

昌遷居吳江。

清順治七年庚寅（公元一六五〇年）

唐甄二十一歲，父階泰病卒於吳江。

清順治十四年丁酉（公元一六五七年）

唐甄二十八歲，回四川參加鄉試於闔中，中舉人。

清順治十五年戊戌（公元一六五八年）

唐甄二十九歲，自四川經陝西、河南赴北京參加進士考試，不中，參加吏部考試，被分往山西。

清康熙元年壬寅（公元一六六二年）

唐甄三十三歲。魏禧始出游江淮吳浙。

清康熙十年辛亥（公元一六七一年）

唐甄四十二歲。仕爲山西省潞安府長子縣知縣，十月而罷。

清康熙十八年己未（公元一六七九年）

唐甄五〇歲，居蘇州，始識魏禧，並因魏禧之助而刊衡書。唐甄母卒。

清康熙十九年庚申（公元一六八〇年）

唐甄五十一歲，友人魏禧卒。

清康熙二十年辛酉（公元一六八一年）

唐甄五十二歲。葬父於蘇州。

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公元一六八三年）

唐甄五十四歲。葬母。

清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公元一六八六年）

唐甄五十七歲。蜀撫姚締虞奏請令四川鄉紳回籍，唐甄因而改名。

清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公元一六八九年）

唐甄六十歲，友人楊賓出塞省親，唐甄作奉送可師誼兄出塞省親詩序以贈之。

清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公元一六九三年）

唐甄六十四歲。顏學山提督浙江學政，唐甄爲其客。

清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公元一七〇四年）

二月乙酉，唐甄卒，享年七十五歲。

清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公元一七〇五年）

十月乙巳，唐甄葬。康熙第八子胤禩因何焯贈銀五十兩助葬。至則已葬，復贈銀助刊潛書。



統一書號：2018·36

定 價：1.35 元